武俠世界

斷玉謎（新派俠情江湖詭幻故事）　馬行空・著

風雨之日，血流如水；首級之內，暗藏炸藥，霹靂一聲，奪命亡魂，武林中四位高手相繼喪命，到底爲了甚麼？追查之下，原來是爲了一根平平無奇的斷玉條。到底那根斷玉條中，隱藏了甚麼秘密？



第28年

48

$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斷玉謎〕是馬行空先生撰著，故事一開始便是接二連三的兇案發生，少俠楚天舒和韋鳳珠，爲了伸張正義，不惜長途跋涉，歷經艱辛，爲袁、崔、金、洛四位前輩的遇害追查元凶，原來一切的兇案均是惡鬼幫所爲，惡鬼幫爲何要殘殺他們呢？他們手中所持有的斷玉條，內中又有甚麼秘密，值得惡鬼幫去搶奪呢？請細閱本文，即可知曉。

☆　☆　☆

馮嘉的司馬洛故事，素以情節曲折，緊張刺激，香艷見稱，今期的〔三屍一命〕完結之後，下期將刊出另一新作〔虎鬚〕，故事描述賈明的女兒賈美珍爲了她的弟弟的失踪而要求司馬洛幫忙，司馬洛發現賈美珍神經不大正常，決定着手探查，却遇上不少怪事，結果……請閱本文。

☆　☆　☆

下期本刊將登出的巨型小說〔鐵觀音〕是西門丁所著殺手傳奇故事，一批殺手被僱用作暗殺清廷走狗，誰知到頭來，殺手也被人追殺，最後更揭開一段江湖秘密。故事情節曲折，敬請參閱。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48期
（總號144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五元 ·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斷玉謎

風雨殺人 腦袋奪命

天上陰霾密佈，厚厚的黑霧彷似直壓下來，悶雷聲有如擂鼓一樣在厚密的雲層內悶響着，那種翳悶，就連河中的魚，也要浮上水面喘氣。

這種令人有喘不過氣來的天氣，持續了只有兩個時辰，有經驗的人都知道，除非不下雨，若下，必是一場暴雨，而那種令人難耐的翳悶，就會被雨水冲洗掉。

但就算是最有經驗的人，也不敢斷定這一場暴雨會在什麼時候爆發。

不過，相信所有的人，都希望這一場雨快下，越快越好。要不，只怕這場暴雨還未下，已經有人忍受不了那種翳悶及無形的壓迫感而發狂。

悶雷聲仍然一聲一聲地在層層的雲層內悶響着，似乎要把那層層的雲層擊破。

這場豪雨到底在什麼時候才會下？

＊ ＊ ＊

裘遇安負手站在大門的石階上，耳中聽着那一聲聲的悶雷滾動聲，心中恍似被一柄大鐵錘一下一下地敲擊在心中，有一種快要爆炸的感覺。

「他們怎麼還不來？」急促地吸了口氣，他情不自禁地嘟喃出聲。

一道電光驀地將天上那厚厚的烏雲割裂開來，閃耀了一下，令到裘遇安的雙眼不由瞇起來。

隨即，便是一下震人心弦的驚雷暴響聲。

那一下驚雷聲連續不斷地響着，令到裘遇安大感驚奇地抬起頭看一片陰霾的天空，但隨即，他便知道自己聽錯了，那不是雷聲，雷聲不可能連串地響起的，那根本就是一陣馬匹的奔馳聲。

而且，奔馳而來的，不是一匹馬，而是有好幾匹。

裘遇安那剎那臉上露出一抹喜色來，兩道目光急往蹄聲傳來的方向望去，同時口裏不自禁地嘟喃一句：「他們終於來了！」

嘟喃聲未歇，便遠遠地看到，有五騎馬飛馳而來，馬蹄敲打在地上，有如悶雷一樣。



「果然是他們來了！」裘遇安原本很緊張凝重的臉色，隨着舒出的那口氣，剎時放鬆下來。

就這一瞬之間，那五騎人已奔近了一大段距離，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五匹馬上的人，頭上都戴了一頂斗大的竹笠，身上披着一塊油布，由於馬匹奔馳的關係，全部向後飛揚着。

大概那是因爲還未下雨的關係，所以，馬上的騎士便沒有將那塊油布兩邊的帶子繫上，讓其飄忽着，那樣比較涼快一點。

由於馬上的人頭上那頂竹笠戴得很低，故此，在急馳中，很難看到那五個人的樣貌。

但裘遇安却可以肯定，那五騎人馬，正是他急切盼望其到來的五位朋友。

那是因爲不但人數相同，最重要的是，當先那一騎人馬腰上掛着的那柄長刀，正是武林中排名第十三的映日刀，對於這柄刀，他是再也熟悉不過的了，只因那柄映日刀乃是他在五年前，親手贈送給他的義弟——落魂刀崔朝相的，而且，身形衣着也十分相似，因此，他可以絕對肯定，那當先一騎人馬就是崔朝相——他結義多年，親逾手足的義弟。

在昨天飛鴿傳來的書信中，崔朝相寫得很清楚，會在今日帶同四位血性朋友，飛馬馳援，協助裘遇安共同渡過今日的危難。

因此，裘遇安自吃了午飯後，便一直焦急地站在大門前的石階上，等着崔朝相與他的四位朋友到來。

現在，終於等到他們趕來了。

「朝相——」裘遇安叫聲出口，人已抬脚向石階下走下去。

「大哥！」當先那騎馬上的崔朝相呼應一聲，右手在馬鞍上一按，一個身子凌空離鞍飛起，越過馬背，掠落在已走下石階的裘遇安身前。

而那匹奔馬恍似有靈性一樣，奔勢一窒，嘶鳴聲中，前蹄揚起，硬生生將勢子收住。

隨後的四騎馬上的人亦紛紛從飛奔的馬背上飛掠起來，越過馬首，凌空一翻，掠落在門前的石階上！

那四匹奔馬在一陣嘶鳴聲中，前蹄揚起，煞住奔勢。

裘遇安激動地伸出手去，欲執住掠落在他面前的崔朝相的手臂，同時歡聲道：「朝相，終於盼到你來了。」

崔朝相的雙手也在那剎那驀地疾伸出來，不過却不是執向裘遇安執向他手臂的雙手，只見他右手晶芒暴閃，飛射向裘遇安的咽喉，左手掌一緊，疾拍向他的心胸要害！

裘遇安在那剎那才警覺到情形不對，口中發出一聲驚叫，急切間身子向後急仰。

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

若換轉是一般的高手，根本來不及有所反應。

可惜，他的反應雖然快，但警覺得實在太遲了一點，何況，雙方的距離又是伸手可及的近距離之內，因此，他仍然閃避不了崔朝相的那兩下襲擊。

只聽「奪」的一下異響，那道閃射的晶芒已射入他的喉頭，硬生生地將他那一聲驚叫聲切斷在喉嚨內，同時間，「蓬」地一聲，他的心胸上也實實在在地捱了一掌，「蹬蹬」連退兩步，一屁股跌坐在第二級石階上，口中噴出一道血箭來。

崔朝相一擊得手，身形一偏，避過那道血箭。

那四個分別掠落在石階兩邊的斗笠人在崔朝相向裘遇安出手的剎那，亦已拔出兵器，作勢欲往裘遇安的身上招呼，但瞧到崔朝相已得手，便各自將勢子剎住。

崔朝相左手一轉，疾喝一聲：「殺！」

那四個斗笠人剎時身形一閃，撲入大門內。

裘遇安居然還未死，大概崔朝相那一劍沒有完全刺穿他的喉頭吧，只見他喉頭一陣咕嚕作响，發出含糊的語聲來：

「你……不是……朝……相……是誰……」這一說話，喉頭血湧更急，抬起來指着崔朝相的右手抖顫得更厲害。

崔朝相的手上赫然執着一柄軟劍，劍尖上一點腥紅，左手一抬一掀，將頭上那

頂斗笠掀脫下來，得意地狂笑一聲。「袭遇安，你現在才知道我不是崔朝相，太遲了！」

「你……果然不是……朝相……」袭遇安一句話未說完，便噴出一大口血來，一雙失去神彩的眼珠子幾乎瞪得快脫出眼眶，死死的瞪瞻着那個人的顏面。

那人將頭上的斗笠掀掉後，那張臉龐便完全暴露出來，確然不是崔朝相。

因爲崔朝相的臉上根本就沒有刀痕。

而那人的臉上，從左顴骨到鼻樑骨上，有一道形如蚯蚓般的疤痕。那不但顯得很觸目，也令人感到噁心。他的樣貌本就生得頗兇惡，加上那條疤痕，更增幾分猙獰。

從袭遇安的眼色，看得出他根本不認識眼前這個冒充崔朝相的人是誰，不然，他也不會問出：「你是誰」這三個字來。

那人臉上那道疤痕「蠕動」了一下，獰笑道：「袭遇安，你那位把弟與及那四位多管閒事的的傢伙，都已被我們的人在半路上截殺了，我當然不會是崔朝相了。嘿嘿，我裝扮得蠻相似吧？」

袭遇安這時候已躺在石階上，出氣多入氣少的，但仍然奮力說出一句話來：「……惡鬼……你們……是……惡鬼……」

語聲戛然而止，抬起的那條左臂也下子無力地軟跌下去。只是，那雙眼仍然大大地瞪着，不過，却變得空洞與渙散。

也就在這刹那，大門內傳來第一聲慘叫聲，可惜，袭遇安已聽不到了。

因爲他已死了。

緊接着，在一聲震天動地的擊雷聲中，响起了一陣打鬥聲與慘叫聲。

那個面有疤痕的人瞥一眼倒斃在石階上的袭遇安，身形一掠，撲入了大門內。

待到那五個人從大門內走出來的時候，裏面的一切聲响已沉寂下來，五個人的身上皆沾上了血漬。而除了那個面有疤痕的人外，其餘那四個頭上仍然戴着那頂斗笠。

一道駭電終於割裂了那厚密的雲幕，灰暗的天空同時爲之閃亮了一下，緊隨着，一聲震天價响的驚雷「轟隆隆」地响起來，震得那個面有疤痕的人臉色遽變了一下。

豆大的雨點，終於「滴達」有聲，疏落地打在地上。那泥地上，頓時現出一顆顆有如痲子般的凹痕來。

「走！」面有疤痕的人一揮手，彎腰撿回地上那頂斗笠，邊往頭上戴，邊掠向兩三丈外，沒有走散的馬匹。

其餘四人也緊跟着身子一動，縱掠過去。

又一下驚雷夾着閃電响起，那個面有疤痕的人與四名同伴先後掠在馬鞍上，一扯韁繩，五匹馬接連响起一陣嘶鳴聲，馬首一撥，朝來路洒開四蹄，馬蹄敲在地上，响起一陣如雷般的急驟沉响聲。

眨間之間，五騎已絕塵而去。

「霹靂」一聲，恍似天塌地陷一樣，雷聲過後，「嘩啦啦」的，就像天河倒瀉一樣，大雨傾盆而下。

這一場讓人期待已久的大雨，終於下了。

* * *

如川流般的雨水很快便將袭遇安身上的流下來的血漬冲洗得乾乾淨淨，只有仰躺在石階上的袭遇安，一任雨水的潑打，仍舊大瞪着那雙空洞凝住的眼睛，雨水自他的眼角以及臉頰淌流下來，微張着的口彷彿在向天發問：「天理何在？」

「霹靂」一聲，天上電蛇閃掠，急驟的雨勢彷彿被那一聲轟雷震得窒歇了一下。

這時候的情景，天地一片白茫茫的，彷彿從天上掛下了無數道白帘一樣，十步之外，便幾乎看不到景物。

一道電光撕開了那重重的帘布，只見一騎人馬從那撕開的雨幕中，奔馳而來。

而蹄聲已爲唏哩嘩啦的雨聲所掩蓋了。

那騎人馬浴在暴雨中，不但馬身濕透，人也濕透，馬上的人將頭臉伏在馬背上，以躲避急驟的雨點的打擊，因此，看不到馬上那人的面貌，只可以看到從他的頭髮及衣衫上，雨水如川流般流瀉下去。

那騎人馬轉眼之間，便已飛馳到石階之前，馬上的人一勒韁繩，那匹馬前蹄揚起，發出一聲嘶鳴，馬上的人已從鞍上掠了起來，身子一個斜翻，便翻掠在石階上袭遇安的屍體旁邊。

那人抹一下不斷地從臉上淌下來的雨水，定眼看清楚倒斃在石階上的人原來是袭遇安，不禁發出一聲低低的驚叫，急忙蹲下來，但隨即便站起來，臉上現出悲痛之色，吐出一句話來：「袭前輩，我來遲了！」

這時候雨勢雖然急密，但那人却竟不理會，仰起臉來，一任那有如砂石般打在臉上令人生痛的雨點打落在他臉上，一雙拳頭握得緊緊的。

那人的一身衣衫由於濕透的關係，緊緊地沿貼在身上，這就顯出他的身子頗精壯挺拔，濃眉虎目，鼻直口方，年紀大約不到三十，由於雙唇緊抿着，那樣子顯得頗爲沉毅。

忽然間，他一甩頭，髮上臉上的雨水被甩得點點飛洩出去，身子一個疾轉，直往大門內掠出。

大約頓飯工夫，倏地，他又從大門來走出來，臉上的神色顯得既沉重又悲憤，一雙手緊緊地拳握着，脚上彷彿拴了兩塊大石般，一步步從大門內走到石階上。

一步一級，走到袭遇安的屍體前，驀地仰起頭，發出一聲厲烈的長嘯！

恰好，一道閃電那刹那又劃破了雨幕，隨之，天邊遠遠地一聲沉鬱的雷聲，彷彿在呼應他那一聲長嘯。

跟着，他蹲下來，將袭遇安的屍體抱起來，走入大門內。

大門內是一個頗大的前院，走過前院，便是一座大廳，那人抱着袭遇安的屍體，穿過前院，一直走入大廳內。

只見大廳當中的地上，一排躺着十多具屍體，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數一下，恰好是十一具。

那人將袭遇安的屍體放在那排屍體的右首地上，然後，他站起來，怔怔地瞧着地上那一排屍體，好一會，也沒有動一下。

地上那排屍體有些水濕淋淋的，有的却一滴雨水也沒有沾上，不過身上却沾了

不少血漬，反之，那些濕淋淋的屍體，身上雖然有傷口，却一絲一點的血漬也沒有，那是因爲被急驟的大雨洗冲掉的關係。

一時之間，大廳內一陣沉寂，只有外面嘩啦啦的雨聲仍然無休止地响個不停。這場雨只怕不會在一時三刻之間停止。

那人仍然一動不動地站着，地上却濕了一大堆，半晌，他才深深地朝那排屍體鞠躬三下，咀裏極低地說了一句話，然後便轉過身，大踏步走出大廳，根本無視於那傾盆中的大雨，穿過前院，走出大門，在石階上一縱身，飛落在馬鞍上，接着一撥馬首，冒着大雨，朝來路飛馳而去。

* * *

袭遇安因何被殺，並且禍及滿門，那五個頭戴竹笠的兇手又是什麼人。暫時來說，都是一個謎。

而那個冒着大雨趕來，却來遲了一步的年輕人又是誰？這，暫時來說，也是一個謎。

不過，只要是「謎」，便總有一天可以解開的。

* * *

雨過天晴，天空就像被那場暴雨洗刷過一樣，明淨得不見一絲一縷白雲，只見西邊天際，一道七彩的彩虹飛架橫渡，殘陽映照下，絢麗耀目。

極目所及，一切的景物都顯得「新」且「淨」，令人爲之精神一暢。

但金玉廷面對這一片晚晴，心情却沉重得很，恍似壓了一塊大石在心頭一樣。

他絕對不是一個怕死的人。十多年前，有一次他曾經隻身獨鬥昔年武林中惡名昭著的雲夢七兇，結果，他雖然殲殺了七兇中的三兇，但也爲其餘四兇所困，並且身負十多處傷口，但他仍咬牙苦撐着，明知道再打下去，死的必然是他，他却連眉頭也沒有皺一下，最後，他終於被七兇中的三兇一劍刺倒在地，但他仍然連哼也沒有哼一聲，也沒有後悔獨自一人找上雲夢七兇，甚至連眼皮也沒有顫動一下，眼睜睜地瞧着四兇獰笑着、各舉兵刃，向他的身上劈砸斬刺落去。

——人生在世，總會一死，只要死得其所，何懼之有？

——這是他一向的信念。

結果，他沒有死在雲夢四兇的兵刃之下，因爲袭遇安與另一位好友洛十川及時趕到，不但救了他一命，也殲殺了餘下的四兇，助了完成了殲殺雲夢七兇的心願。

自此，他與袭遇安及洛十川便成了生死之交。

金玉廷是在兩天之前，接到洛十川飛鴿傳書，立刻離家趕來與他相會的。

洛十川在那封「鴿書」上，寫明約他在今日黃昏時份，於朝陽崗下的磨劍石旁相會，謂有極爲緊要的事相告。如今，他在這朝陽崗下的磨劍石旁足足等了有半個時辰，却仍未見洛十川趕來，不免令他心焦不已，因之，也「胡思亂想」起來；洛兄會不會在途中遇上什麼意外？否則，以他的脾性，就算是雙脚斷了，爬也會爬來相會的，除非……正是因爲想到他不願意想下去的情形，令到他心頭恍似壓着一塊大石，一片沉重。

而那種不祥的感覺，也隨着逐漸沉落下去的殘陽，越來越强烈。

倏地，他精神一振，目光一凝，急急往遠處遙望着。

眼前雖然所看不到什麼，但他的耳中，却隱隱地聽到一陣急驟的馬蹄聲。

他正是聽到那一陣隱約的馬蹄聲，心頭一動，猜想那可能是洛十川趕來，精神才爲之一振的。

馬蹄聲逐漸接近，响動聲漸大，終於，他望到遠遠有一騎人馬由一點而漸漸變大，如飛一樣馳來，眨眼間，便可以看到那騎人馬的衣色與毛色，雖然似未看得清楚馬上人的樣貌，但金玉廷仍然可以認出，馬上的人不是結義手足洛十川。

因爲洛十川的身形起碼比馬上那人高出一個頭。

「莫非那人是洛兄派來見我的不成？」金玉廷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那風馳電掣一般飛馳而來的人馬，心中暗自思忖着。

就這思忖之間，那騎人馬已飛馳近數十丈，金玉廷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騎人馬的樣貌。

那是一個他不認識的人。

他不由心生猶疑，緊緊地注視着那騎越馳越近的人馬。

那騎人馬瞬眼間便馳至金玉廷的面前，一勒馬韁，那匹馬在原地打了個半轉，橫在他的面前，穩穩地停了下來。

「閣下可是金玉廷金大俠？」馬上那年約三十多歲的漢子打量一眼金玉廷，問道。

金玉廷頷道道：「是。」也在打量着那個漢子。

這時候，他才看到，那漢子的左首拎着一個油布包裹。

「既然你就是金大俠，這個包裹是給你的。」那漢子說着便將手上的那個油布包遞給金玉廷。

金玉廷沒有立刻去接。

「那是什麼東西？」兩道目光從那漢子的身上落在那個油布包上，金玉廷似乎嗅到一絲淡淡的血腥味，不由心中悚然：「是什麼人要你將這個油布包交給我的？」

「布包內是洛十川的人頭。」那漢子毫不在乎地說：「是洛十川在臨死前，吩咐我將他的人頭割下來，帶到這裏來交給你的。」跟着揚揚那個油布包，「金大俠，你到底要不要？不要，我抛掉他。」作勢欲抛。

本來，金玉廷還有話要問那漢子的，聽那漢子那樣說又驚又悲痛之下，心已亂了，慌忙說道：「別抛，我怎會不要！」急忙伸手去接。

那漢子見金玉廷接過那個油布包，立刻便一抖韁繩，雙脚一踢馬腹，那匹馬嘶鳴一聲，昂首飛馳而去。

金玉廷口一張，正想問那漢子一句說話，那漢子已策馬飛馳而去，只好將到口的話吞了回去。

眨眼之間，那騎人馬便變成了一小點，瞬間在他的視綫內消失了。

金玉廷這才收回目光，轉落在手上的那個油布包上，臉上露出思疑的神色。

——那漢子才將油布包交給他，便飛馳而去，就算是別的人，在這種情形下，也會心中生疑的。

「這油布包的物件，眞的是洛兄的人頭?」金玉廷嘟喃一聲，眼定定地瞧着那個油布包。

而這時他也嗅出，那股血腥味是從手上的油布包透出來的。

「那個人到底是什麼人?」金玉廷嘟喃聲中，不由抬眼往那漢子馳去的方向，瞥望了一眼。

跟着，他便將那個油布包放在地上，然後抽出腰間的長劍，退開兩步，以劍尖挑斷束扎着那個油布包的繩子。

那根繩子一斷，束起來的油布包便一下子翻落下來，露出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來!

金玉廷目光一凝，隨即便悲痛地大叫一聲:「洛兄!」身子一動，急撲前去。

——油布包內露出的那顆人頭，赫然正是洛十川的人頭，金玉廷就算是瞎了眼，也能夠認出來!

洛十川看來是死不瞑目的——眉豎眼睜，掀唇露齒，好不恐怖。

金玉廷噗地一聲，撲跪在那顆人頭前面的地上，口裏狂呼一聲:「洛兄，是誰殺你的?」伸出雙手，去捧那顆人頭，臉上悲憤痛怒。

他才捧起那顆人頭，便倏地驚叫一聲，疾忙鬆手拗腰向後急竄出去。

也就是霎間，「轟」地一聲，那顆人頭爆炸開來，血肉橫飛洩射中，金玉廷才向後拗腰的身子也被炸得整個飛了出去，發出一聲慘厲的嘶吼。

那一下爆炸聲過後，洛十川的人頭已被炸得粉碎，而金玉廷也重重地摔落丈外的地上，渾身浴血，一雙腿只有少許的皮肉連着，將斷未斷的!

而他的雙手經已不見了，驚奇的是，他居然還未死，也沒有昏迷過去，在地上掙動着，流得一地是血，叫人不忍卒睹。

「是——誰——用這——種——手——段——殺——我——」猛地，他的身子挺了挺，張口發出這一聲撕心裂肺的呼叫聲。

呼叫聲遠遠地傳了開去，在空中迴响着，久久不歇。

而金玉廷也沒有再動。

但從他搐動的身子，顯出他仍未死。不過，一定劇痛得很厲害，只怕若是換上別的尋常人物，早已痛昏死過去。

不久，便有一條人影自遠處飛掠而來，轉眼間，便已掠近過來。

——此人好俊的輕功。

那掠來的人原來是個女子。

這從她婀娜的身形便可以看出來。

那女子很快便掠到金玉廷的身前，煞住身形，咀裏發出一聲低低的呼叫。

金玉廷的身子也在這時搐動了一下，閉起的眼睛倏地睜開來，注視着那女子。

那女子的年紀很輕，大約二十不到，模樣好美，美得叫人看上一眼，便會對她生出一份好感來。她大概是看到金玉廷那種手足殘斷的慘象，再加上一地的血肉，慘不忍睹之下，禁不住顏色驚變，驚叫出聲。

「姑娘，你是不是聽到我那一聲呼叫聲，趕來瞧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金玉廷定定地注視着那女子。

那少女眨着一雙透出驚惶之色的大眼，點點頭。

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金玉廷大大地喘了口氣，嘶啞地說道:「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那少女抿抿咀，說道:「韋鳳珠。」接又急急說道:「你……別說話，待我先替你將身上的傷敷扎好，才說話吧。」

金玉廷慘笑一聲，搖搖頭道:「姑娘，謝謝妳的好意，我……不行的了，我想……在還未咽氣前，拜托妳一件事……妳……答應麼?」

「前輩，只要我力能所及，我答應你。」那少女遲疑了一下才說:「未知前輩大名怎樣稱呼?」

「金玉……廷。」金玉廷語聲瘖啞地說。

「原來前輩就是大名鼎鼎的天雷劍金……前輩。」韋鳳珠顯得頗激動。「晚輩久聞大名……想不到……」下面的話，她忽然噤住不說下去。

她是不知怎樣說下去才好。

「姑娘，你既然聽聞過我的姓名……相信也聽聞過……虎拳龍爪裘遇安這個名號吧?」金玉廷看來已快到油盡燈枯之時，說這句話時，急促地喘了幾口氣。

韋鳳珠急忙說道:「聽聞過，裘前輩與洛前輩，還有你——金前輩，武林中合稱關洛三義，晚輩……」

「姑娘，難得妳年紀輕輕的……很好……我要拜托妳的是……請你盡快趕到洛水之東的桃源鎭……鎭外五里左右的裘宅……對他……說，我……與洛兄已先後被殺身亡……叫他千萬小心……」金玉廷說到這裏，胸膛劇烈地起伏着，張着口，急喘着，就是說不出聲來。

韋鳳珠似乎也看出金玉廷快不行了，她不覺有點着慌，急急道:「金前輩，你……怎麼了?」

金玉廷吐出一口血來，衰弱地道:「妳……答……應……麼?」一雙眼睜得大大的，巴巴地望着韋鳳珠。

韋鳳珠心中一酸，帶哭地道:「金前輩，我答應你!」

一頓，又急急地道:「金前輩，是誰殺死你與洛前輩的?」

金玉廷聽韋鳳珠說答應替他趕往桃源鎭，向裘遇安報訊，不由長長地喘了口氣，顯露出一種「心安」的神色來。

原來，他强撐着，並拚盡力氣發出那一聲呼叫，就是想有人在附近經過，聽聞他的呼叫聲，循聲趕來看個究竟，他便可以托之將他與洛十川被人殺害的消息帶給裘遇安，一來叫他小心提防，二來，也是最重要的——希望裘遇安能夠替他與洛十川報仇，如今聽韋鳳珠答應替他將口訊帶給裘遇安，他可說心願已了，人也隨之「放鬆」下來。

他却不知道，裘遇安亦已遇害，而且比他還要早。他若是知道，只怕死不瞑目!

「不……知……」他强撐着的那口眞氣一洩，頭一歪，頓時咽了氣。

韋鳳珠驟見金玉廷斷了氣，呆愕了一下，隨即驚叫道:「金前輩，金前輩……」

金玉廷自然不會再應她。

「金前輩，你放心去吧，晚輩一定會替你將口訊帶給裘前輩!」韋鳳珠垂下頭，朝金玉廷的屍體默禱了一會，然後，動手在地上挖了個土坑，將他埋葬了。

到她離開那坯黃土時，天色已黑下來了。

* * *

韋鳳珠趕了大半天的路，在黃昏時份，來到一座鎭集上。

抬頭看一下天色，距天黑還有一段時間，本來，她還想再往前趕下去的，但當她向鎭口的那家店舖的老闆打聽之下，知道在前面五六十里內，皆沒有鎭集可以歇脚，她便打消了趕下去的念頭，決定在這裏宿一晚，明天一大早才往前趕，相信在午後可以趕到桃源鎭。

她在途中的一座鎭集上買了一匹馬代步，因此，她才能夠在這大半天時間內，一口氣奔了百多里路。

策着那匹馬，她走向鎭口大街那家鴻賓客棧。

要了一間上房，沐浴過後，換上一身乾淨衣衫，韋鳳珠也懶得到外面去吃飯，吩咐一個店伙計將飯菜送到她的房中。

——趕了這麼大半天的路，加上從未如此急趕過，她感到疲累得很，只想早點躺在床上歇息一下。

說起來，她這一次離家外出，本來是奉了娘親之命，去探望一下她那位多病的姨母的，那知道却在半途上，由於一時好奇(聽到金玉廷那一聲狂呼聲)，遇上了金玉廷，答應替他將口訊帶給裘遇安，她便忘記了這一次出來，是要到姨母家去的，一心一意，只想着盡快趕到桃源鎭，找到裘遇安，不負金玉廷臨死之所托。

她雖然是一個女孩子，但那種俠義之心，却不輸於男子漢，而且，她的好奇心也很大，她極想知道，到底是什麼人殺死金玉廷及洛十川的。

對於關洛三義，她一向很欽仰，想不到却目睹三義之一的金玉廷慘死，就憑這一點，她也要替死去的金玉廷及洛十川出一點力。

吃過晚飯後，她便躺到床上歇息了。

翌日一大早，天才濛濛亮，她便離開了客棧，策馬直往桃源鎭馳去。

一口氣馳出三十多里，這時候，日頭已升起來，路上的行人也逐漸多起來。

爲免萬一衝撞上路上的行人，韋鳳珠只好將速度放慢下來，但仍然比步行快了幾倍。

縱是這樣，她在轉過一處樹林子的轉角處時，幾乎與一匹馳來的飛騎撞上了。

幸好，雙方皆手急眼快，反應及身手皆異常敏捷，就在兩騎即將撞上的刹那，各自往外一拉韁繩，分別朝路邊斜衝出去，兩騎幾乎是擦身而過的。

也幸好那一段路上沒有行人，不然，說不定會撞上。

兩馬匹幾乎是同時在衝到路邊時，被勒得前蹄揚起，昂首發出一聲嘶鳴，各自一個半轉，便穩穩地停在路邊。

而韋鳳珠與那一匹飛騎上的人，也在那刹那，同時半擰身，互相回望。

那刹那，四目相接，雙方似乎都被對方所吸引了，韋鳳珠本來想責備對方的，但話到口邊，却窒住了。

那馬上的人是一個三十不到，濃眉虎目，鼻直口方的年輕人，臉上自然地流露出一股沉毅的神態，正是這股沉毅的神態，吸引了韋鳳珠。

而那年輕人却是被韋鳳珠令人油然生出好感的美態吸引了的。

終於，兩人皆驚覺到失態而急忙將目光移開。

韋鳳珠的嬌靨上更是一陣發熱，心頭也如鹿撞般，一陣急跳。

「姑娘……沒有嚇着妳吧?」那年輕人吶吶地說。

瞧這年輕人的身材面貌，絕無疑問，正是兩日前，裘遇安一家被那伙斗笠人殺害後，冒雨趕到去，却來遲了一步的那個年輕人。

韋鳳珠自小便不是一個忸怩害羞的女孩子，但這一次，却不知怎的，感到一陣羞怯，閃了那年輕人一眼，語聲有點發澀地道:「你……沒……有……」

本來，她是想說沒有受驚的，但不知怎的，舌頭却不聽她的使喚，竟然說出相反的話來。

「姑娘，很對不起。」那年輕人仍然有點不大自然。「剛才幾乎撞上了妳。」一頓，讚道:「姑娘好精湛的騎術。」

「你也不賴。」韋鳳珠衝口說道。這句話出口，她才驚覺到自己原本不是要說那句話的，才平復下去的心頭，又急跳起來。

「姑娘既然沒有什麼事，在下急着趕路，請了。」那年輕人說着便朝韋鳳珠抱拳一拱。

「你——」韋鳳珠頓時像失落了什麼似的。「你小心點吧，前面行人頗多。」閃了那年輕人一眼。

「姑娘，謝謝妳的提點。」那年輕人終於忍不住目光一轉，深深地看了韋鳳珠一眼，然後一抖韁繩，雙腿輕挾馬腹，那匹馬便向前一竄，撒開四蹄，往前馳去。

「姓楚的，你去不了!」驀地，從那年輕人馳來的來路那邊，傳來一聲呼喝!

緊接着，便是一陣有如擂鼓般的馬蹄聲，彷彿自地底下忽然傳上來似的。

那年輕人被那一聲呼喝「震」得疾忙一勒韁繩，將胯下坐騎猝然勒停，扭轉身子往後一瞥，只見來路上有五六騎風馳電掣般飛馳而來，當先的三騎馬上的騎士，已自馬鞍上縱騰起來，越過馬首，向他掠撲過來。

他不由倒吸了一口氣。

因爲他一眼便認出那飛馳而來的五六騎人馬，正是他在這幾日極力擺脫的一批仇家，想不到仍然給他們追踪到來。

韋鳳珠看到那年輕人策馬欲去，心中不禁有一種失落了什麼的感覺，但她畢竟是個女孩子，臉皮較薄，不好意思表露出來，因此，她也只好懶懶地一抖韁繩，準備往前路馳去。

但那一聲驀然而來的呼叫，却令她不自禁扭頭瞥望，一看那來勢，頓時替那年輕人躭心起來。

——這段路上，就只有她與那個年輕人，而她姓韋而不是姓楚，因此，絕無疑問，那伙人是衝着那年輕人來的。

而且，她亦知道了那年輕人是姓楚的。

她要看一下，那伙人到底爲了什麼追截那姓楚的年輕人，因此，她不但沒有離去，反而將轠繩一扯，輕撥馬首，避到路邊。

也就在這刹那，那三個從馬鞍上縱掠飛撲的漢子，「沙沙沙」地從她的身旁上空掠過，緊接着，便是那幾騎奔馬。

* * *

那三個騰空撲掠的漢子，成品字形將那個姓楚的年輕人圍堵起來，其中一人一擺手中的鬼頭鋸齒刀，厲聲道：「姓楚的小子，老子們還以爲你飛天遁地了！嘿嘿，還不是教老子們追上了麼！」

姓楚的年輕人仍然挺坐在馬背上，一點也不驚慌，一雙虎目精光灼灼地掃了那三人一眼，冷然說道：「卓離魂，別以爲我怕了你們，你們却不識好歹，苦纏不休，莫非要我大開殺戒不成？」

「小子，小心風大閃了舌頭！」一個手拿白骨骷髏棒的漢子一晃手中那根以精鐵打造成一個骷髏頭的棒子，那骷髏頭上的七個小孔頓時發出一陣「嗚嗚」的銳嘯聲。「今日若不把你碎屍萬段，怎對得起死在你刀下的三位兄弟！」

就這刹那之間，另外的三騎人馬亦已從馬鞍上縱掠落地上，六個人，將姓楚的年輕人圍了個密密實實。

站在路邊的韋鳳珠一眼看到那個死眉死眼的漢子手上那根白骨骷髏棒，頓時神色微變了一下，心中暗忖：「他怎麼惹上了奪命骷髏歐陽燦這伙惡煞？」暗中替那年輕人捏了把冷汗。

而她也因此更加不想就此離去，准備在那年輕人與那伙惡人交手時，萬一不敵，好出手相助。

對於那年輕人，連她自己也弄不清楚，怎會一見他就像着了魔般，喜歡上他。

可惜她不是過來人，不然，就會知道，那叫一見鍾情。

姓楚的年輕人穩穩地坐在馬鞍上，掃了那六個漢子一眼。「幾位眞的要替惡鷲鄔連，白毛狠裔一略，毒蝎吳百公報仇？」

「姓楚的小子，這簡直是廢話！」另一個手握兩根只有三尺多長的尖齒狠牙棒的漢子獰聲道：「老子們不殺死你，誓不罷休！」

「好！」姓楚的年輕人喝一聲，接從馬鞍上騰身縱掠起來，接一翻，便從那個手握狠牙棒的漢子頭上翻掠過去，落在路邊的野地上。

那伙漢子還以爲他要溜，急忙叱喝呼叫着，紛紛閃動身形，掠撲過去，及至看到對方根本沒有逃，才沒有那樣緊張，但仍然將對方包圍起來。

姓楚的年輕人臉上含着一抹冷厲的笑意，瞧着那六個漢子一下子將他包圍起來，發出了一聲冷哼。

韋鳳珠瞧到那姓楚的年輕人似要與卓離魂，使狠牙棒及骷髏棒等六個兇煞動手，不禁心頭一緊，忙催馬走過對面路邊，注視着那邊的動靜。

奇怪的是，卓離魂等人居然沒有理會她，倒是姓楚的年輕人瞥到她催馬走過這邊來，眼中閃過一抹焦急之色，口齒微動，似要說話，却沒有說出來。

他是怕若開口要韋鳳珠離開這是非之地，會讓卓離魂這伙人，以爲他與她是一伙的，那豈不是替她惹上了痲煩？因此，他才隱忍着沒有向她說話。

他很清楚卓離魂這伙人的手段，務必趕盡殺絕。

「嘿嘿，你小子怎麼突然變得不怕死了？」卓離魂左頰的皮肉搐動了一下，眼中兇芒暴現。

「卓離魂，我根本就沒有怕過你們這伙牛鬼蛇神！」姓楚的年輕人傲然道：「既然你們一定要找死，我也不想你們像寃魂一樣纏着我，那只好成全你們！」

一頓，語聲一沉。「動手吧！」

「你他媽的，好狂妄的小子！」使狠牙棒的怒叱一聲，掄棒便向姓楚的年輕人兜頭砸落去。

那個使白骨骷髏棒的則悶聲不響，身形一伏一竄，「嗚」的一聲銳嘯，敲擊向姓楚的年輕人的右膝頭。

卓離魂也在同時間一挽那柄鬼頭鋸齒刀，攔腰掃斬向姓楚的年輕人！

這三個傢伙一出手，便將姓楚的年輕人的上中下三路都「照顧」了，無論那年輕人向那一個方向躲閃，也避不過他們三人的三路夾攻。

韋鳳珠在那邊瞧着，幾乎沒有驚叫出聲，幸好驚覺得快，急忙用手捂住咀巴，才沒有叫出聲來。

她實在躭心那個姓楚的年輕人，不能應付卓離魂三人的那一下夾攻。

因爲她自己就自信不可能應付得了。

也就在這刹那之間，她看到一道刀光自那年輕人的腰畔「飛」了出來，有如精虹般暴展開來，她只覺眼前一眩，便聽到三下幾乎是連在一起的碰擊聲，緊接着眼前一亮，便看到卓離魂三人被震得踉退出去。

但另外那三個漢子就在那霎間，身形一縱，飛撲猛擊那姓楚的年輕人。

那三人是成品字形凌空撲擊向那年輕人的。

而那年輕人一口氣還未喘過，那三名漢子的三股兵刃，分作劈、掃、戳向他的頭臉部位。

只要那年輕人中上一招，那他便完了。

那邊的韋鳳珠看到，忍不住又張大口欲叫，還好她一直捂住咀巴，不至叫出聲來。

姓楚的年輕人一個身子驀地有如潛龍升天般，疾轉着直拔向空，只見刀芒如輪閃轉，鏗鏘激响聲中，那三個漢子的兵器恍似劈、掃、戳擊在一塊鐵壁上一樣，被震得倒翻開去。

而那年輕人已一拔二丈許，接腰身一折，斜掠向卓離魂！

卓離魂才穩住身子，驟然瞥到那姓楚的年輕人有如兀鷹攫食般，疾速地俯衝下來，嚇得他神色遽變，張口發出一聲嘹叫，身子一矮，貼地橫竄出去，同時疾聲喝道：「放！」

喝聲中，只見兩片烏雲也似的物件，從使狠牙棒與白骨骷髏棒的兩個漢子疾揚

的左衣袖內飛了出來，飛射向那年輕人。

那邊的韋鳳珠看着，却不知道那兩片烏雲也似的物件到底是什麼暗器，不過，她却猜到，那必是什麼歹毒的東西。

那果然是一種極之歹毒的暗器，那年輕人一眼便看出來，那刹那他不但連眼色也變了，甚至也出了一身冷汗。

也因此，他眞眞正正地動了殺機！

霎那間他俯衝的身形倏地縮成一團，有如一塊大石一樣，猝然向下直墜。

本來，他的俯衝之勢已疾如激矢，加上他縮腿弓身，猛力向下一沉，其勢有如隕星飛墜一樣，簡直快得無已復加，「刷」地一聲，疾墜落地上。

那兩片「烏雲」嗡地自他的頭上交錯掠過，幾乎擦着了他的頭髮。

一片刀芒也就在那霎間有如爆散的烟花般爆射向那兩片烏雲。

那兩片烏雲登時有如撲火的燈蛾，投爐的冰雪般，紛紛跌墜落地。

而在那一大蓬爆散的刀光射向那兩片烏雲的刹那，姓楚的年輕人自地上標竄出去。

那兩片烏雲也似的物件跌落在地，一點點的有如甲虫一樣，大約有蒼蠅般大，通體墨黑，有一根尖椎般的尖咀，而那片地上的野草，本來還是青茁的，但這時候已變得一片枯萎。

這情形，只要稍有經驗的人都會看出，那一片野草是被毒死的。

也就是說，那些飛虫乃是一種劇毒之物。

原來，這種飛虫，乃是產自苗疆瘴毒之氣最盛的地區的一種虻蠅，据說，就算是一頭大水牛，只要被其輕輕叮上一口，那便會在一刻之間倒斃，若是人，被其叮一口，便立死無救。

這種虻蠅名爲尖咀毒虻，据說只有苗疆的百毒老祖，才能夠捕捉並蓄養起來，別的人對之簡直有如對猛獸般，避之則吉。連沾也不敢稍沾一下，更遑論捕捉。

這種尖咀毒虻，這麼多年來，只有在二十多年前百毒老祖爲了一個門下最心愛的女弟子，死於神刀門大弟子姚青鋒的刀下，大怒之下，自苗疆趕到神刀門，放出了尖咀毒虻，一下子便將神刀門毀了。也是那一次，令到中原武林人士知道有這樣其毒無比的毒物。

却不知道，卓離魂他們怎會弄到這種只有百毒老祖才能蓄養的苗疆尖咀毒虻？

* * *

那姓楚的年輕人，雖然從未見過尖咀毒虻這種苗疆劇毒之物，但他却聽師長輩提及到，因此，他還是猜想到，極有可能是那種毒物，驚駭之下，自忖不能在那刹那之間應付得了，因此他急避疾墜，以免被其叮上一口，幸好，險險避過了，並且以一招星花爆射，毀掉了那些毒物。

而他那一柄長刀，由於被他以深湛的內力震得粉碎，因此，只剩下了一截刀把，還握在他的手中。

一下子掠出二丈遠外，恰好標到一個手握短戟的傢伙身側，那傢伙大驚之下身子一個急旋，那柄短戟隨勢繞身掃了出去。

可惜，他却做錯了，他應該閃避，而不是加以還擊。

就在他的身形才疾轉的刹那，他的左胸上猝然被那原本射向他背側的刀把撞中了，疾旋的身形便陡地一窒，歪跌出去。

而他手上蕩掃起的短戟，也一下子被那姓楚的年輕人搶奪過去。

姓楚的年輕人奪戟在手，身形一挺，穩穩地站在地上，掃了卓離魂等人一眼，語氣中充滿殺氣地道：「卓離魂，你們怎會弄到苗疆百毒老祖的尖咀毒虻的？」

卓離魂等人原本以爲仗着那種苗疆絕毒之物——尖咀毒虻，便可以置姓楚的年輕人於死地，那知却爲對方的神功奇招所毁，一時之間，他們都感到有點不知所惜及震驚。

不過，他們幾人都是生性兇悍之人，他們並沒有退縮或是打算溜走，他們都下了決心，不殺姓楚的年輕人，誓不罷休。

「有錢能使鬼推磨，只要你肯出錢，有什麼是買不到的？」卓離魂傲然道。

「不過，据我所知，百毒老祖是不會爲了錢，而將尖咀毒虻賣給別人的。」年輕人道。

「小子，你未免太孤陋寡聞了！」使白骨骷髏棒的那個漢子道：「百毒老祖已死，苗疆百毒門的掌門人，如今已是百毒老祖的二弟子蠱神黎祿，他可不像百毒老祖那樣食古不化，自他當上掌門後，只要有人肯花錢，不要說買尖咀毒虻，就是買下百毒門，他也拱手出讓！」

「卓離魂，你們定花了不少錢，才能弄到那毒物吧？」姓楚的年輕人看一眼使白骨骷髏棒的漢子，及使狠牙棒的漢子兩人手上拿着的只有巴掌長大的鹿皮袋子，知道那兩個皮袋子正是用來盛載那些尖咀毒虻的。

「一萬兩白銀。」卓離魂道。

「赫，瞧你們這樣大手筆，似乎不將我殺死，誓不休的了？」姓楚的年輕人雙眉剔動了一下。

「你殺老子們三個弟兄，老子們若不將你斬殺，怎對得住死在你刀下的三個弟兄？」卓離魂咬着牙道。

「好！」姓楚的年輕人一揚手上的那根短戟。「看來，不是我死，便是你們命喪，這兩者之中，只可以擇其一！」一頓，加重語氣道：「既然如此，」而我又不想死，那只好成全你們了！」

「殺！」卓離魂不等姓楚的年輕人說完，一揮那柄鬼頭鋸齒刀，縱撲向姓楚的年輕人。

其餘四個漢子立刻呼應，向那年輕人撲擊過去。

五個人合擊一個人。

看這樣子。卓離魂他們似乎想以人多這一着，來擊斃姓楚的年輕人。

俗語有謂：雙拳難敵四手。那年輕人的身手雖然厲害，並且兩度於一招之間，便擊退卓離魂等六人的兩次撲擊，但這一次卓離魂他們可是五人齊上，姓楚的年輕人不知能否應付得了。

在一邊瞧着的韋鳳珠，不由緊張得握緊了拳頭，同時，也準備隨時出手援助那年輕人。

五股兵器分從五個不同的角度，挾着怪異的銳嘯聲，猛向那姓楚的年輕人身上

要害攻擊！

年輕人在那霎間陡地發出一聲厲叫，身形一矮，接驀地挾着一團戟光，有如旗花火箭般，暴射起來。

只聽一陣金鐵撞擊聲中，姓楚的年輕人硬是衝破了卓離魂五人佈下的刀棒鎚網，騰射上空中。

卓離魂發出一聲怪叫，第一個縱身騰掠起來，追上那年輕人。

其餘的四人亦紛紛呼嘯着，騰掠起來。

那邊瞧着的韋鳳珠，才喘過一口氣來，心頭馬上又揪緊了。

人在空中，變化自然沒有在地上那樣靈活，因此，在地上能夠應付卓離魂五人，在空中却未必應付得了。

更且，其中有兩個漢子在縱掠起來的刹那。抖手打出了兩把暗器。

那兩種暗器分別是棗核與黃蜂針。

這一次，姓楚的年輕人很難應付得了。

韋鳳珠已一手按在鞍上，準備隨時自馬上騰撲出去。

那年輕人的身形在那刹那，驀地急墜下去。

這一來，自然可以躲避過那兩蓬向他急射過來的暗器，但却跌落先後騰掠起來的卓離魂等五人的撲擊之中。

他這一下應變之法，是否有點失策？

韋鳳珠瞥看之下，忍不住張口發出一聲驚呼，同時自馬鞍上騰掠過去。

姓楚的年輕人這一跌墜之下，首先便遭遇到最先騰掠起來的卓離魂的攻擊。

卓離魂那柄鬼頭鋸齒大刀，猛地朝那年輕人的雙腿斜斬過去。

他這一招雖然未必可以將姓楚的年輕人斬殺，但只要能夠斬斷對方的雙腿，那麼，對方就算有天大的本領，也無法再施展，更逃不了，聽任他們宰割。

而且，攻其下盤，對方也很難應付，卓離魂這一招可說是陰毒之極！

但他却低估了那個年輕人。

就在卓離魂的鋸齒大刀，堪堪斬上姓楚的年輕人的腿上的刹那，年輕人手上的那柄短戟朝下一蕩，他的那條手臂與鋸齒刀便陡地斷飛出去。

卓離魂張口發出一聲慘叫。

年輕人左脚疾踹，踹踢在卓離魂的頸側上，又不但將他的慘叫聲踢「斷」，也將他踹得側滾着疾跌下去。

却恰好撞上那個狠牙棒的漢子身上，那漢子閃避不及，不好用狠牙棒將之砸飛，悶哼一聲，被撞得一個身子也打了個翻滾，直跌下去。

但另外兩個漢子却在這刹那，已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向那年輕人的要害擊去。

由於那年輕人是向下墜的，雖然他在一脚踹踢在卓離魂的頸側時，下墜的身形因之而窒凝一下，但那兩個漢子却是向上斜掠起來的，因之，兩下裏的勢道仍然很猛。

那年輕人的身形倏地極之怪異地扭曲了一下，那兩樣兵刃便以毫厘之差，自他的身上劃過，而他的短戟已噗地一聲，送入了那個使白骨骷髏棒的漢子的腰脅內，同時間，左拳也拍地一聲，擊在另一個使喪門劍的漢子的左肩頭上。

那個傢伙大叫一聲，手中的喪門劍鬆脫墜跌下去，而他的身子也橫飛斜跌下去。

使白骨骷髏棒的傢伙大概是當場喪命的關係，連聲也沒有叫一下，便隨着那年輕人順勢一送一鬆，帶着那柄短戟斜墜向地上。

韋鳳珠也就在這時候飛掠而至，但已用不着她出手，一個燕子廻翔，翩然飄飛向地上。

那年輕人也一個沒頭斛斗，翻墜落地上。

這其中的經過說起來雖長，實際上，那只不過是眨眼間的事情。

＊　＊　＊

使狠牙棒的漢子雖然在空中被卓離魂猛然撞上，但却沒有受傷，在跌落地上的刹那身形急翻，雖然有點狼狽，仍然能夠雙脚落地，不至跌得七葷八素。

脚才沾地，一眼瞥到那年輕人堪堪翻墜下來，一咬牙，閃聲不响的，連人帶棒，有如一支激矢般，縱身向對方飛撞過去。

那年輕人驚覺的時候，卻避已無及。

生死一髮之間，他只好行險着，一掌砸向滿是尖齒的棒頭！

掌棒相擊，只聽那年輕人發出一聲痛哼，整個人被撞得橫翻出去，手上洒落一溜血點！

那使狠牙棒的漢子却被震得握在雙手中的那根狠牙棒向後倒撞，奪地一聲，棒尾尖端倒插入他的腹腔內，幾乎從背後透穿出來，發出一聲慘厲的呼叫，垂垂地直摔落地上，由於他是背脊落地，因此，插入他腹腔內的棒端便被震得穿透了他的後背，插入泥土內，將他釘在地上！

而他的雙手緊緊握着那根狠牙棒，棒頭直指向天！

年輕人墜落在地上，脚步雖然不穩，總算沒有摔跌下去，左手掌上却鮮血汩汩而下。

原來，他雖然一掌砸向棒頭的刹那，運起了內勁，但仍然抵擋不了那些尖銳無比的尖齒，刺傷了手掌的皮肉，幸好沒有將手掌刺穿，但也痛得他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咬牙忍受着。

「唏，你受了傷啊！」韋鳳珠驚呼着，忘了對方是一個陌生人，急地撲奔過去。

那年輕人聽到她那一聲驚呼，似乎才驚覺韋鳳珠的存在，急扭頭瞥望，看到韋鳳珠一臉關切情急地奔過來，眼中閃過一抹異樣的閃光。

「姑娘，謝謝妳剛才的援手。」那年輕人吶吶地對奔到身前的韋風珠說，但馬上便從齒縫中吸了口氣。

韋鳳珠却急切地道：「先別說客氣話，快讓我替你將手上的傷口敷藥包扎起來！」說着，一隻手往身上取刀傷藥，另一隻手伸前去，執住了那年輕人的手腕，將之抬起來了。

那年輕人在被韋鳳珠執住手腕時，全身輕顫了一下，臉上也露出侷促的表情來。而內心却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異樣感覺。

那是因爲他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

被一個少女如此面對面執着手腕。也因此，他忽然感到掌上的傷口不怎麼痛了。

韋鳳珠却沒有發覺到對方的表情有異，專心一意地替他敷上傷藥，然後，從身上取出一方綉帕，替他將傷口包扎起來。

那年輕人怔怔地注視着韋鳳珠，那因爲他包扎傷口而俯垂下螓首，露出來的那一截白晰潤緻的頸脖，希望就這樣，一直被她執着手腕，永遠也不放開。

韋鳳珠替他包扎好，輕輕地吁了口氣，抬起頭來，溫柔地道：「還痛嗎？」

但當她的目光瞥到那年輕人帶痴的目光時，心中有如鹿撞般，急跳了一下，臉上「刷」地一陣熱辣辣的，飛紅上頰，慌忙垂下目光，同時鬆開雙手。

這刹那，姓楚的年輕人才察覺到，自己一時失態，實在有點那個，頓時感到侷促不安，急急說道：「姑娘……謝謝……你……眞好，我手上的傷口已不痛了。」

當他說到「妳眞好」三個字時，一張臉頓時臊得發熱起來。就連他自己，也不知怎會說出那句話來的。

韋鳳珠聽了他那句話，却有如喝了甘露般，心中甜絲絲的，心如鹿撞，羞怯得她幾乎說不出話來。「你……怎會惹上他們的？」

「我殺了他們三個人，他們便有如寃魂不散一樣，一直跟踪着我，非要殺我不可。」姓楚的年輕人聽她轉了話題，頓時輕鬆了一些，沒有那麼侷促了。「我之所以殺他們那三個人，乃是讓我撞上那三個人不但劫殺了一戶人家的所有男丁及老婦，還欲强暴那幾個年輕的女子，像這種有如禽獸般的傢伙，實在死有餘辜！」

一頓，忽然口吃地道：「姑娘……妳……請問妳……如何……稱呼？」

韋鳳珠聽着，幾乎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抬眼瞥了他一眼，忍着笑說道：「我姓韋，名叫鳳珠。」

「韋……姑娘。」他忙稱呼一聲。

「請問你又如何稱呼？」韋鳳珠終於忍不住抿嘴一笑。

「在下楚天舒。」年輕人忙說道。

「原來是楚兄。」韋鳳珠含笑瞥了自稱楚天舒的年輕人一眼，接眼珠一轉，說道：「楚兄這麼急匆匆的，不知是否有什麼急事？」

楚天舒猶疑了一下，才說道：「韋姑娘……在下因爲要趕着去找一個人，所以，才會放馬急跑……幾乎撞上了你，實在對不起。」

「你又沒有撞上我，說什麼對不起的！」韋鳳珠道：「楚兄是不是從桃源鎭那邊馳來的？」

「是啊。」楚天舒有點詫異地看着韋鳳珠。「韋姑娘這麼問，是……什麼意思？」

「楚兄，你放心吧，我沒有什麼意思的。」韋鳳珠瞧到他那種緊張的樣子，不由想笑。但他還是忍住了。「我還要到桃源鎭附近去找一個人，想向你打聽一下，認不認識那個人。」頓一下，補充地道：「因爲我要找的那個人也是武林人，我猜想你可能會認識。」

「妳要找的人是誰？」楚天舒好奇地問。

「裘遇安裘前輩。」韋鳳珠說道：「楚兄認識裘前輩麼？」

「韋姑娘，原來你要找的人是裘前輩。」楚天舒失聲說道：「在下還是從裘前輩的府上趕往一處地方去找人的！」詫異地瞧着韋鳳珠。

「楚兄，原來你認識裘前輩的！」韋鳳珠欣喜地道。

「韋姑娘，妳找裘前輩有什麼事？」楚天舒黯然問道。

「我是受金玉廷金前輩臨終前所托，趕往桃源鎭找裘前輩，將金前輩與洛前輩的死訊，告知裘前輩。」韋鳳珠不期然想到金玉廷臨死前的慘狀，一陣悽戚。

「什麼？」楚天舒神色驟變，失聲疾叫，情急地伸手抓向韋鳳珠的雙手，幸好他驚覺得快，慌忙縮回雙手。「妳說金前輩與洛前輩死了？」

韋鳳珠黯然道：「金前輩是在我的面前斷氣身亡的。至於洛前輩之死，我居然沒有看到，但却是金前輩在嚥咽氣前，親口告訴我的，那應該不會假的了。而我所看到的，金前輩似乎是遭到什麼人的暗算，被炸斷手脚……」

「韋姑娘，妳是在什麼地方遇到金前輩的？」楚天舒截口道：「請妳將看到的情形，詳細地說一遍，好麼？」

韋鳳珠點點頭。「我是在聽到金前輩的呼聲，好奇之下，循聲找到那裏——朝陽崗下的磨劍石旁，赫然發現金前輩渾身是血，手脚俱斷，身上也是負傷多處，倒在地上，附近的地上，散佈了一些血肉碎骨，地上也炸出一個土坑來。瞧那地上的情形，不用問，也看出那是被火藥暗器炸出來的，可惜，我忘了問金前輩是被什麼人，用什麼手法暗算他的。」韋鳳珠說到這裏，頓了一下，接將她看到的以及金玉廷所說的話，一點不漏地向楚天舒說出來。

楚天舒聽韋鳳珠說完，左手已不期然緊握起來，神色悲憤。「想不到金前輩與洛前輩也慘遭毒手！韋姑娘，不瞞你說，在下正是趕去找洛前輩與金前輩，將裘前輩的死訊告知他們，現在……不用去了。」

「楚兄，你是說裘前輩死了？」韋鳳珠驚聲問道。

「兩日之前，大概是在大雨將下之時被殺的。」楚天舒沉聲地道：「全家十數口，不論老幼男女，全都慘遭殺戮！」

「是什麼人幹的？」韋鳳珠悲悽地問。

「不知道。」楚天舒長長地吐口氣。「在下冒着大雨趕到裘前輩的府上時，只看到那些屍體！裘前輩是被人擊殺於大門前的石階上的，流出來的血，已被雨水冲洗得乾乾淨淨了，行兇的人亦逃之夭夭！」

頓一下，沉痛地道：「若是在下能夠早一點趕到去，說不定裘前輩一家就不會慘遭殺戮！」

揮舞一下拳頭，又說道：「雖然不知道是什麼人下的毒手，但從裘前輩與金、洛前輩俱被殺死這一點，在下懷疑那是同一伙人幹的。」

「楚兄，我也是這麼想。」韋鳳珠接口道：「不過，那些人爲什麼要殺害三位前輩呢？」

「這一點，在下也想不出來。」楚天舒蹙着眉頭說道：「若是知道，也就知道那是什麼人殺害三位前輩了。」

韋鳳珠點點頭。「楚兄，你怎會趕往裘前輩的府上的？」

「我是接到裘前輩的把弟——崔朝相崔前輩派人送來的一個口訊。要在下接到口訊後，立刻趕往裘前輩府上加以援手，卻沒有說發生什麼事，但在下卻猜到，必是發生了什麼緊要事，崔前輩才會相召在下，因此，在下馬不停蹄地趕往裘前輩府上，要不是在途中遇上毒蠍吳百公那三個傢伙的事，說不定在下便趕得及趕到裘前輩的府上……」

「楚兄，你別自責。」韋鳳珠柔聲道：「若是掉轉是我，也不會撒手不管，任由那三個禽獸幹出那種天理不容的慘事！」

「在下一定要查出那是什麼人幹的！」楚天舒晃動一下拳頭，「縱使上刀山，下油鍋，也要替裘前輩全家及金、洛兩位前輩報仇！」

「楚兄，我也要替金前輩他們三位報仇！」韋鳳珠急急接口道。

「韋姑娘，這——很危險的。」楚天舒有點爲難地說：「妳——一個女子家，還是回家去吧。免得雙親掛念。」

「你說什麼？」韋鳳珠鼓着腮幫子，生氣地道：「女孩子就不是人麼？你們能夠辦的，我們女孩子爲什麼不能？是不是看不起我們女孩子？」

楚天舒見韋鳳珠氣鼓鼓的，頓時着慌起來，急忙分辯道：「韋姑娘，在下……不是那個意思……在下怎敢看不起妳？在下只不過……只不過……恐怕有什麼……担待不起。……再說，妳已算得是將口訊帶到了，也算對得起金前輩，報仇的事，就交給在下去辦吧。」

「說來說去，你就是不想我跟你一起去替金前輩他們報仇！」韋鳳珠別轉了頭。「你是不是怕我負累了你？」

「不，不是！」楚天舒連連搖着手道：「妳的身手很不錯啊，只怕比在下還要高明……」

「好啊。」韋鳳珠接着截斷了楚天舒的說話。眼中閃着慧黠的眸光。「既然你這麼說，那就沒有理由反對我跟着你一起，替金前輩他們報仇了吧！」

楚天舒頓時被她說得無言以對，臉上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

「楚兄，怎麼不說話啊？」韋鳳珠嫣然笑道：「你不是又反悔吧？」

楚天舒吶吶着正想說話，韋鳳珠已搶先說道：「楚兄，其實你也是個聰明人，自然也知道孤掌難鳴這句話吧？正所謂多一個人，便多一份力量，萬一有什麼事，也可以互相照應，你說，是不是兩個人比一個人要好？還有，我差點忘了，若是遇上什麼事情，兩個人也可商量一下，你說是不是？」

楚天舒從來就不是一個能言善道的人，尤其是在女孩子面前。何況，韋鳳珠說的那番話也有幾分道理，因此，他根本無從反對，只好點頭說道：「韋姑娘說得極是、有道理，有道理。」

韋鳳珠高興得差一點跳了起來。「楚兄，我們現在首先要怎樣做？」

楚天舒其實也不捨得這麼快便與韋鳳珠分開的，他之所以對她跟着他去冒險，全是爲了她的安全着想，如今被她套住，無法反對，那自然樂意與她多些時間親近，說眞的，他在第一眼看清楚她的樣貌後，便已暗中喜歡上了她了。

「先去找崔前輩。」他想了一下，說道：「是崔前輩派人帶口訊給在下，要在下趕往裘前輩府上，協助應付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因此，在下猜想崔前輩必然會知道一些內情的。」

「崔前輩一定知道一些內情。」韋鳳珠眨眨眼，說道：「但崔前輩決不會不趕到裘前輩的府上，加以援手的，你說是不是？」

「對啊！在下怎麼想不到這一點！」楚天舒拍了胸袋。「照說，崔前輩應該比在下先趕到裘前輩府上的。」

「但你卻在裘前輩的府上，看不到崔前輩的人，是不是？」韋鳳珠見楚天舒惘然點點頭，便說下去道：「那只有兩個可能：一是崔前輩在趕往裘前輩府上的途中，遭遇了意外，甚至有可能已遇襲身亡！二是他自己也遭遇到什麼事故，忙於應付，抽不出身趕往裘前輩府上，因此，才派人請你走一趟。」

「但願是第二種可能。」楚天舒禱告般嘟喃一聲。「不然，連這一條綫索也斷了，那就不知從何下手追查了。」

「你知不知道崔前輩府上在那裏？」韋鳳珠瞧着楚天舒，等他回答。

「知道。」楚天舒道：「就在桃源鎮東南約五十多里外的三門鎮上。」

「事不宜遲，我們這就馬上去找崔前輩吧！」韋鳳珠邊說邊走向她那匹坐騎，「越快找崔前輩越好。」

楚天舒雖然不是一個能言善道的人，但卻是一個聰明人，自然聽出韋鳳珠話中的意思，他馬上變得焦急起來，恨不得一下子便走到三門鎮，見到崔朝相。

身形一縱，他急忙掠向仍在路邊，悠閒地啃着野草的坐騎。

他掠上馬鞍上，扭頭一瞥，看到韋鳳珠亦已縱掠上馬鞍上，便朝她招呼一聲：「韋姑娘，請跟着在下。」話聲未落，他已一撥馬首，催馬向來路急馳而去。

韋鳳珠輕踢一下馬腹，策騎緊隨其後。

＊　＊　＊

三門鎮這個鎮名的由來，凡是住在鎮上，或是附近四鄉八村的人都知道，那是因爲鎮上聳立着皇帝御昭欽准建造的三座貞節牌坊而得名的。

鎮上的人都以那三座貞節牌坊爲榮，並且津津樂道。

同樣，鎮上的人都對崔朝相很尊敬，也幾乎沒有哪一個不認識他的。

原來，崔朝相雖然不是首富人物，但由於他門下弟子不少，俱皆好打不平，時有俠行義舉，鎮上的人若有求到他的，只要能力所及，他從不推辭，而且，還替鎮上的人排難解紛、主持公道，因此，甚得鎮上的人愛戴。

崔家就在鎮北頭。

若要到崔家，必要經過一個大廣場，才能夠走到崔家的大門前。

那個大廣場是崔朝相指點門下弟子練功的地方，每天，都有弟子在練武。時常可以聽到那些門下在練武時發出的呼喝聲。

崔家若與大門前的廣場比起來，那簡直有如大巫見小巫，那只是一座小小的宅院，只有一進，但前後却有一個院子，那是崔朝相用來教導那些已登堂入室的弟子武技的地方。

崔朝相今年已四十出頭，却尚未娶妻，依然孤身一人，因此，他不想住太大的屋子。

楚天舒與韋鳳珠趕到三門鎮的時候，已經是晌午時份了。

才入鎮，兩人便感到氣氛有點不對，感到鎮上彷彿籠罩了一片愁雲慘霧般，居然看不到有人笑，看到的人都是愁眉苦臉的，就連那些小孩，也不在街巷內嬉戲，總之，給人一種沉重的感覺。

兩人雖然感到奇怪，却不好貿然向人詢問，事實上，無從問起，畢竟，那只是一種感覺而已。

趕了半天的路，兩人也實在餓了，便決定先去吃午飯，然後才去拜訪崔朝相。

在大街上找了一間飯店，自有小二代爲將馬匹拴好，兩人隨便找了一副座頭，招呼店伙過來，預備要些吃的。

一個店伙快步到兩人那張桌子前，劈頭一句便說道：「兩位客官，小店今日不賣酒，兩位若是要喝酒，對不起，請到別一家吧。」

不等兩人說話，又自說道：「其實，鎮上任何一家店子也不賣酒，只賣飯菜，所以，兩位若是誰要喝酒的話，除非到別的地方去，才有酒喝。」

兩人本來已感到鎮上的氣氛有點不對，如今聽那店伙那樣說，不由愕然相對一眼，隨即訝異地瞧着那店伙，楚天舒開聲道：「小二哥，爲何會不賣酒？」

「兩位客官，那是因爲鎮上的人都對他極爲敬重愛戴的崔大俠死了，鎮上的人爲了表示對他的哀悼，因此公議一連三日不賣酒，鎮上的人也不喝酒，今日是第二日。」那店伙記着面上已露出戚容。「兩位，不便之處，請多多包涵。」

「你說的崔大俠大名怎樣稱呼？」楚天舒心頭感到劇跳一下、疾聲問道。

「崔大俠大名朝相。」店伙肅敬地說。

「崔大俠怎會死的？」楚天舒神情劇震了一下，伸手一把抓住那店伙的手臂。

韋鳳珠亦震驚不已。

「唷！」那店伙痛得縮着身子叫出聲來，楚天舒才驚覺到，自己一時失態，控制不了自己，捏痛上對方，忙鬆開手，帶歉地說道：「對不起，捏痛了你。」

店伙一邊揉着被捏痛的地方，一邊說道：「崔大俠是在昨天早上，被人發現死在距鎮上約七八里外的一座林子中，除了崔大俠外，還有他的四位朋友。」一頓，奇怪地瞧着兩人，說道：「兩位客官莫非認識崔大俠？」

楚天舒點頭道：「不錯，我們是來找崔大俠的！」話聲中，楚天舒和韋鳳珠已霍地站起來，腳步急急地走出店外。

那個店伙呆了一下，在後面叫道：「兩位不吃飯了麼？」

楚天舒腳步不停，扭頭道：「不吃了。」

挖墓開棺搶奪斷玉

兩人來到崔家門前，便知道那店伙說的是實話。

崔家的大門聚了不少人，一個個都是面有戚容的，大門的兩邊掛了一對白燈籠，石階上站了幾個頭扎白布帶，身穿白衣的漢子，不停地向那些來吊祭的人招呼。

楚天舒以前曾到過崔家兩次，認出其中一人正是崔朝相門下二弟子魯明志。

楚天舒心頭彷彿壓了一塊大石般，與韋鳳珠棄馬走到大門左邊，將馬拴好，然後走到大門前，正想與魯明志招呼一聲，魯明志已一眼瞥到他，悲戚的臉露出一抹喜色，急急走下石階，邊對他招呼道：「楚兄，是你！」

楚天舒忙急走兩步，近上前去。「魯兄！」緊緊地執住魯明志伸過來的雙手。

「楚兄，你不是要到裘師伯那裏的麼？怎麼忽然來了這裏？」魯明志亦執着楚天舒的雙手，奇怪地望着他。「你不會是……莫非裘師伯那裏也出了事？」

楚天舒沉重地點點頭，「魯兄，我趕到裘前輩的府上時，裘前輩一家已遇害……我在翌日於大雨停歇後，僱人殮葬了裘前輩一家十三口，由於不見崔前輩趕往裘前輩那裏，因此便趕來這裏，……想不到崔前輩也……」

「楚兄，家師是在趕往裘師伯府上的途中，被人殺害的，與家師一同遇害的，尚有家師邀來的四位前輩。」魯明志悲沉地道。忽然省覺到還未招呼楚天舒入內，忙說道：「楚兄，請到裏面坐下再說。這一位是——」雙眼瞧着站在楚天舒身後的韋鳳珠。

楚天舒忙側了身，替兩人介紹道：「魯兄，這位是韋鳳珠姑娘，她本來是要趕到裘前輩那裏，告知金前輩與洛前輩的死訊的，在路上遇上我……便一同趕來這裏找崔前輩……」

「韋姑娘，金師伯與洛師伯都死了？」魯明志失聲驚叫道：「兩位師伯是怎樣死的？」

「金前輩是遭到暗算，被炸得手脚俱斷，傷重而死的。」韋鳳珠想到一下子有這麼多的人死了，心中一陣悽傷，神色黯然。「至於洛前輩是怎樣死的，我不清楚，是金前輩臨咽氣前，告訴我的，不過，極有可能也是遇害死去的！」

「楚兄，韋姑娘，請進去再說。」魯明志雙手緊緊地拳握着。

兩人點點頭，隨着魯明志走入大門，來到那間站滿了人的大廳內。

大廳當中，一列停放五具棺材，棺木的前面擺放了一張靈桌，其上擺放了五個香爐，以及一些祭品。

楚天舒與韋鳳珠沉默地上了香，朝那五個靈位三個鞠躬，默然退下，那跪在最前頭的那個漢子已站起來，走前去向楚天舒招呼。「楚兄，你來了。」

「趙兄，對於崔前輩的死，我很難過。」楚天舒道。

原來這個漢子乃是崔朝相的大弟子趙

聽，據說已得到崔朝相七八成眞傳侍，只要假以時日，便有可能青出於藍。楚天舒與他頗爲投機。

「楚兄，聽二師弟說，裘師伯全家已遇害，還有金、洛兩位師伯，是不是？」趙聰顯得很激動，語聲也帶有點顫抖。

原來，魯明志在楚、韋兩人上香致哀時，已悄悄向趙聰說出裘、金、洛已遇害的消息。

「是！」楚天舒沉痛地說道：「裘、金、洛三位前輩確是遇害死了，裘前輩一家十三口，還是我在昨天僱人殮葬了他們的。」頓一下，接轉望身旁的韋鳳珠道：「至於金、洛兩位前輩的死訊，乃是這位韋姑娘受金前輩臨終所托，本來欲趕往裘前輩處告知他的，可惜裘前輩却……可巧她在路上遇上我，便一同趕來這裏，本欲……那知道，崔前輩也遇害……」

趙聰深深地吸了口氣，說道：「楚兄，家師與三位師伯先後遇害，這其中說不定有甚麼陰謀。來，我們到偏廳去，坐下來研商一下。」

說着，作了一個請的手勢，當先向大廳的左邊走去。

楚天舒微一頷首，與韋鳳珠跟着走去，魯明志也跟着。

才走了兩步，魯明志忽然「哦」地低叫一聲，說道：「楚兄，我差點忘了問你們是否吃了午飯。」

楚天舒也不客氣——實在餓得很，說道：「魯兄，我與韋姑娘本來想吃了午飯才來的，聽那個店伙說崔前輩遇害，便立刻趕來……」

魯明志忙道：「楚兄，我這就去吩咐一聲，着人送些飯菜來。」說完，便轉身走回大廳上。

走在前頭的趙聰也扭轉身說道：「楚兄，韋姑娘，家師遇害……令到我悲痛……只顧着辦理家師的喪事，未能好好地招呼兩位，請兩位不要見怪。」

楚天舒忙說道：「趙兄千萬不要這樣說，我與韋姑娘怎會見怪呢！」

說着，已來到偏廳前，楚、韋兩人跟着趙聰走進去，才坐下來，魯明志便已匆匆走進來。對兩人說道：「楚兄韋姑娘，請忍耐一下，我已吩咐人送飯菜來，很快便送來。」

楚天舒與韋鳳珠忙說了聲：「謝謝。」

跟着，楚天舒便對趙聰道：「趙兄，崔前輩他們是被甚麼兵器殺害的？」

「家師與其他四位前輩是中了一種劇毒無比的暗器至死的。」趙聰握着拳頭道。

「是甚麼暗器？」楚天舒疾聲問。

「滅絕奪魂針！」趙聰一字字說出來。

「眞的？」楚天舒大感驚詫地道：「趙兄不會認錯吧？」

「絕對不會。」趙聰肯定地道：「楚兄，你瞧一下，看看是不是？」

趙聰在說話時，已伸手入懷中，摸出一個很細小的鐵盒子來，遞給楚天舒。

楚天舒伸手接過，小心地打開盒蓋，定眼地看着盒子內那幾根比一般的針大一些，但針身上卻有三條極細小的風槽，通體烏黑發亮的長針，吸口氣，抬眼瞧着趙聰說道：「這確是滅絕奪魂針！」伸手將那個鐵盒子遞到湊過頭來觀看的韋鳳珠眼前。

韋鳳珠卻從未聽說過有滅絕奪魂針這種暗器。因此特別感到有興趣，仔細地瞧看了好一會，才抬起頭，對楚天舒說道：「楚兄，這種針好怪異啊，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那麼幼細的一根針，居然會有三條透風的幼槽。又黑得那麼怪亮的，到底那是甚麼打造的？」

楚天舒將鐵盒子交還給趙聰，透口氣，說道：「這種歹毒的暗器，相信天下間，除了擁有這種暗器的那個魔頭之外，沒有人知道，那是用甚麼煉製成的。」

趙聰與魯明志同時點點頭，表示讚同楚天舒的說話。

「那麼，擁有這種暗器的人，是誰？」韋鳳珠好奇地問。

「滅絕神君上官陽謀。」楚天舒一字字說出來。

「是不是在五十年前，曾經將武林鬧得天翻地覆，幾乎將二帮五門七大派毀掉的那個滅絕老魔？」韋鳳珠的語聲帶顫，臉上的顏色驟變。

「就是他！」趙聰咬着牙說。

「但滅絕神君於二十多年前，便已經死了，而他也沒有傳人，滅絕奪魂針從此也沒有在江湖武林中出現過，到底是甚麼人得到了滅絕奪魂針，利用它來殺死崔前輩五人？」楚天舒似乎對於武林中的掌故秘辛所知頗多。

「這是一個謎！」魯明志說道：「因此，不可能從那幾根滅絕奪魂針之上，猜測出殺害家師的兇手是甚麼人。」

「趙兄，難道眞的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楚天舒雙眉略皺、瞧着趙聰。「譬如說，令師崔前輩難道連裘前輩發生了甚麼事，要邀請崔前輩等人前往援手的原因，有告知你們麼？」

「楚兄，關於這一點，家師倒是有告知我與二師弟的。」趙聰道：「不過，家師說得很簡略，只說裘師伯被『惡鬼』纏上，恐怕應付不了，因此，要家師前往相助，恰好蘇前輩四人到來訪晤家師，家師便邀他們一同前往，臨行之前，并派了九師弟去邀你相助。整件事情，我所知的就是這麼多。」

「『惡鬼』這個名稱，我還是第一次聽說。」楚天舒目光閃亮了一下，「這可能是一個人的外號。也有可能是一個組合的名稱，總之，極有可能就是這『惡鬼』殺害了裘、金、洛、崔四位前輩他們，這麼說這是一條綫索！」

一頓，掃了韋、魯三人一眼，問道：「有誰聽聞過『惡鬼』這個名堂的？」

三人皆搖搖頭。

「楚兄，我與大師兄及三師弟他們在得悉家師與蘇前輩四人遇害後，曾議論過一番，都認爲家師與蘇前輩四人之死，與『惡鬼』有關，如今楚兄你也這麼想，那可說不謀而合，我們可以從這方面追查下去。」

「但誰也沒有聽聞過『惡鬼』這個……東西的事情，根本不知道這是一個人還是一伙人，單憑只知道『惡鬼』這兩個字，如何追查？」韋鳳珠說出她的想法。

「我與韋姑娘的想法差不多。」趙聰說

道：「那恍似捕風捉影，無從着手。」

楚天舒卻不以爲然地說道：「有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既然傳出了『惡鬼』這個名字，那就表示有這麼樣的一個人或是一伙人。只要是存在的，那便一定可以查出來，是不是？」

「對！」魯明志道：「連鷄蛋那麼密，也可以孵出小鷄來，無論怎樣隱秘的人或事，總會水落石出的！」

韋鳳珠不禁頷首，說道：「說得是啊。」

趙聰却皺着眉道：「話雖如此，但在目前的情形下，如何着手追查？」

正說到這裏，有人捧着一盤飯菜進來，魯明志忙招呼楚、韋兩人。「楚兄，韋姑娘，你們一定餓了，先吃飽再說吧。」

趙聰也接口道：「兩位不要客氣啊。」

楚天舒與韋鳳珠也確是餓了。當下也不再客氣了，坐到桌子前，吃起來。

趙聰趁這機會，走到靈堂那邊看一下，剩下魯明志一個人陪着楚、韋兩人。

* * *

趙聰轉回來的時候，楚、韋兩人亦已飯畢。當下，四人又接上了剛才談說的話題。

「趙兄，事情的起因，可說是由裘前輩所引發的，那裘前輩應該對這件事情的內情有所知悉……」

楚天舒才說到這裏，便被韋鳳珠打斷了。「裘前輩一家十三口已被殺害，縱使他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也不可能說出來了，是不是？」

趙、魯兩人皆點頭表示同意。魯明志更洩氣地道：「那些兇手所以將裘師伯一家十三口盡皆殺死，大概就是怕裘師伯的家人中，有誰知道情由，才來個殺人滅口，那些兇手也可謂兇毒了！」

「魯兄，裘前輩一家雖然都被殺害了，沒有留下一個活口，但說不定他會留下一些綫索。」楚天舒說道：「譬如留下了書信甚麼的。我記得，那一日我冒雨趕到裘前輩府上時，宅子內有被翻搜過的痕跡，說不定，那些兇手就是想搜查一下，裘前輩有沒有留下有關那些兇手的綫索。」

「要是有，只怕也被那些兇手搜去了。」趙聰有點失望地道：「不然，他們幹得那麼絕，還不一把火，將宅子燒掉麼？」

「趙兄，別忘記那一日正下着大雨，若是放火，根本燒不起來。」楚天舒道：「無論如何，我也要到裘前輩的府上去搜查一下，那裏是唯一可以找到綫索的地方！」

「楚兄，我與你一道去。」韋鳳珠生恐楚天舒撇下她，急急說道。

「二師弟，你與四師弟三師弟陪同楚兄韋姑娘去吧。」趙聰道：「楚兄，可惜我要料理家師與蘇前輩他們的喪事，不能夠陪同你們前往裘師伯的府上找尋綫索……」

「趙兄，有魯兄他們陪我與韋姑娘前去，已足夠人手了。」楚天舒忙道：「但願能夠在裘前輩宅子內，找到綫索。」

「楚兄，打算在甚麼時候趕往裘師伯府上？」趙聰問。

「當然越快越好。」楚天舒道：「我眞害怕那些人爲怕幹得不夠徹底，轉回去，像魯兄所說的那樣，放把火，將裘府燒毀，那就無從找尋有關那些兇手的綫索了。」

「那麼你准備甚麼時候前去？」趙聰道。

「我想馬上便趕去。」楚天舒說着已作勢欲站起來。

「這麼急？」趙聰好意地道：「才到來不到一個時辰，不累麼？」

「趙兄，我恨不得立刻飛到裘府，找到綫索。」楚天舒站起身來。「我不想走到去時，看到裘前輩的宅子已變成一處廢墟。」

「那好吧。」趙聰也站起來。「我來就去吩咐他們替你們備馬。」

* * *

楚天舒與韋鳳珠魯明志等一行五人趕到桃源鎮外的裘宅時，看到的並非一處廢墟，但却是一片火海。

那時候正是晚霞染紅了天邊，看上去火光與晚霞都在燃燒成一片那樣，蔚爲奇觀。

五個人自然沒有那種心情欣賞這奇景，看着那一片火海，都怔住了。

半晌、魯明志第一個開口道：「不幸被楚兄說中了，那伙人幹得眞絕！」幾乎氣憤得一拳擂在馬頸上。

「這証明楚兄的猜測對了。」韋鳳珠呼口氣道：「那伙人確是不放心，恐怕會讓人找出有關他們的綫索來，因此轉回來，放一把火燒掉。

「都怪我當時想不及此，沒有仔細地搜查一下，不然，說不定已找到有關那伙兇手的綫索了。」楚天舒懊悔地說。

「要是我們早來一步，說不定會遇上那伙放火的人。」魯明志的五師弟尚振揚接口說道。

「楚兄，如今連唯一可能找尋到綫索的地方也毀掉了，我們怎辦？」魯明志扭頭瞧着楚天舒。

楚天舒心有不甘地望着那片火海，好一會，才無可奈何地說：「這時候趕回去已太晚了。暫時，我也不知怎樣做才好。我們還是先回鎮上，找家客棧投宿，然後再從長計議吧。」

魯明志與兩位師弟以及韋鳳珠都想不出該如何去做，便點點頭，表示同意楚天舒的主意。

五人於是默默地撥轉馬首，往桃源鎮馳回去。

五個人的心情都有點沉重，因此，誰也沒有開口說話，悶聲不响地策馬急馳着，只有擂鼓一般的馬蹄聲，陪隨着他們。

驀地，馳在最前面的楚天舒左手一抬，喝一聲：「停！」一勒韁繩，將馬勒停。

緊隨在後的韋鳳珠眼明手快，反應也快，疾忙往外一扯馬韁，堪堪將坐騎帶往右側斜竄出去，才沒有撞上楚天舒那匹坐騎，將馬勒停。

魯明志與兩個師弟跟得沒有那麼緊貼，因此，很從容地將馬匹勒停。

「楚兄，甚麼事啊？」韋鳳珠睜着一雙明眸，關切地看着楚天舒。

魯明志師兄弟三人也莫明其妙地看着楚天舒，等他說話。

「韋姑娘，魯兄，我忽然想到，有可能在一處地方，找到綫索也說不定。」

「甚麼地方？」魯明志與韋鳳珠幾乎是同聲說道，目光刹那一亮。

尚振揚與四師兄甘肅也為之精神陡振。

「就是龔前輩的屍體！」楚天舒說道：「說不定，綫索就在龔前輩的身上！」

韋鳳珠四人聽他那麼說，頓時愕了一下，難以置信地瞧着楚天舒，彷彿他說的是甚麼荒誕不徑的事情。

事實上，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那確是荒誕不徑的想法，安葬了的屍體還要被挖出來開棺翻動，那是對死人的冒瀆及大不敬，也是一種罪過，很多人連想也不敢想的。

甘肅就是這樣的人。「楚兄，龔師伯已入土為安，若是破墳開棺，冒瀆他老人家，豈不是令到他老人家死後也不得安寧？也是對他老人家的大不敬。」

「何況，龔師伯的身上也未必收藏有甚麼綫索。」魯明志接口說道。臉上顯出一副大不以為然的神色。「再說，楚兄你那日僱人殮葬龔師伯的全家時，應該已替龔師伯一家全部換穿上壽衣吧？龔師伯的身上就算收藏了甚麼綫索，也被『搜』下來，不會再收藏在身上的了。」

「魯兄，那一日我因為心急要趕到令師那裏報訊，所以，殮葬時很匆忙。只替龔前輩一家十三口換上乾淨的外衣，便入棺下葬了。內衣是沒有換的！」楚天舒說道：「挖墳開棺，移動龔前輩的遺體，雖然有點那個，但我相信龔前輩在天之靈，不會怪責我們的。我們可不是故意冒瀆他老人家的遺體，令他死不安息，而是要找尋綫索，替他以及幾位前輩報仇，相信他老人家在天之靈，也會原諒我們那樣做的。要是我們不能找到兇手，替他與幾位前輩報仇，他肯定會死不瞑目！」

楚天舒這一番話說得魯明志甘肅頓時無言以對，尚振揚本來也想說話的，但却咽回肚子裏。

因為楚天舒說的，大有道理。

韋鳳珠本來也不讚成開棺的，但聽了楚天舒那番話後，認為有道理，因此，第一個開聲讚同道：「楚兄說得對，只要能夠找到有關那伙兇手的綫索，龔前輩在天之靈，是不會見怪的。」

「三位認為如何？」楚天舒瞧了魯明志三人一眼，有點焦急地道：「天已快黑了。」

魯明志咬咬牙，頷首道：「好吧！」

楚天舒吐口氣，立刻撥轉馬頭。「那我們立刻趕去安葬龔前輩的墳地！」一來夾馬腹，催馬直往前馳去。

韋鳳珠四人忙亦撥轉馬頭，緊跟着馳去。

* * *

龔遇安一家十三口的棺木，是葬在崔家西南約里許外的一座土崗上的。

那裏是一片墳地。

五個人馳到那片墳地時，日頭已半沉下西邊天際天地交接之處，淡淡的暮靄已飄落在空中。殘霞就像餘燼般，一片暗紅，不復先前那麼絢爛。

一騎當先的楚天舒首先瞥望到土崗腰上有幾個人正在一座墳前，合力從挖開的墳穴內，將一具棺木弄上來。

那一日，他是看着龔遇安一家下葬的，因此，他一眼便認出，那幾個人所在的那座墳墓，正是安葬了龔遇安的地方。因此，他馬上便想到，那幾個人極有可能就是殺害龔遇安一家的兇手中的其中幾個，目的是搜查一下龔遇安的屍體是否收藏了有關他們的綫索。想不到他們想到的，對方也想到，而且比他們快一步動手，幸好，他們來得還不算遲！

他疾喝一聲：「快截住那幾個人，別讓他們跑了！」雙脚磕着馬腹，猛衝向土崗上！

韋鳳珠與魯明志四人這刹那亦已望到土崗上有人在破墳將墓穴內的棺木弄上來，他們雖然不知道那是否就是龔遇安下葬的墳墓，但聯想一下，那便不難想到那上面去，再聽到楚天舒那一聲喝，頓時確定是那回事，當下又興奮又憤怒，急忙催馬往土崗上衝去。

那幾個傢伙聽到馬蹄聲，起初還不大在意，及至聽到楚天舒那聲喝，才驚覺到，那五人是衝着他們來的，而他們正好已將墓穴內的那副棺木弄上來，放在墳穴的旁邊，雖然看到楚天舒五騎來勢洶洶，但他們顯然不想功虧一簣，不但沒有竄逃，其中三個人還朝楚天舒五騎撲迎上來，留下來的一個人則在動手弄開棺蓋。

撲向楚天舒的是一個大塊頭、手執一柄大刀，兇猛地一刀劈向楚天舒那匹坐騎的馬頭！

楚天舒居然不閃不避，猛衝向那個傢伙，那刹那一提馬韁，那匹馬嘶鳴一聲，馬首陡昂，前蹄揚起，飛踢在那個大塊頭的臉上！

而楚天舒就在坐騎前蹄揚起的刹那，一掌按在馬鞍上，整個人有如一片飛雲般，自馬上飛掠前去。

那個大塊頭被馬蹄猛踢在臉上，登時開了花，慘嚎一聲，往後倒跌下去。

楚天舒連頭也沒有回一下，凌空撲向那個正自將棺蓋弄開的漢子。

那個漢子一掌震飛棺蓋，便伸手入棺內亂摸，也不理會凌空撲來的楚天舒。

楚天舒口中疾喝一聲：「看打！」右手猛抖，作出發射暗器的樣子。

那漢子雖然伸手在棺內亂摸，但一雙眼却一直斜望着凌空撲來的楚天舒，耳聽目看之下，疾忙往下一蹲，欲躲避楚天舒抖手發射過來的暗器。

那知道楚天舒只是嚇唬一下那漢子，手上根本就沒有暗器！那漢子往棺木的旁邊一蹲，那正好中了他的「援兵」之計。

待到那漢子發覺上當時，楚天舒已「沙」地一聲，撲掠至棺木前的地上，刀光乍閃，隔着棺木疾斬向那漢子的頭頂！

那漢子嚇得慘叫一聲，慌忙側身歪倒在地上。

由於有那具棺木阻隔着，因此，那一刀便劈不到那漢子。本來，楚天舒是可以乘勢一掌劈在棺木上，落在那漢子的身上的，但他為恐弄損了棺木中龔遇安的屍體，因此，他不敢動那具棺木。

但那漢子却毫不理會，在躺下去的刹那，一肘撞在那具棺木上！

楚天舒冷不防之下，被撞得整個人向後飛跌出去。

那漢子隨即從地上竄起來，一掌再擊在已被撞飛出去的棺木上。

這一來，那副棺木便疾撞向飛跌出去的楚天舒。

楚天舒在那種情形下，別無他法，只好也反手一掌拍在那棺木上！

那具棺木刹時碎裂開來，一具屍體從棺木中掉落地上。

那個漢子雙手疾抓向那具屍體。

楚天舒在反手一掌拍向那具棺木時，便已藉勢向下跌墜下去，以免被散射出來的木塊擊中，而他在身形堪堪觸地的刹那，瞥到那個漢子雙手抓向那具屍體，他疾忙一刀掃斬出去。

他決不能讓那漢子毀掉那具屍體，撇開那具屍體的身上或許藏有他們所欲找尋的綫索不說，也決不能讓那具屍體有所損毀！

那漢子確實想毀了那具屍體，那樣，要是那具屍體的身上收藏有什麼秘密綫索的話，也會隨之而被毀去，那他們此來的任務也就完成了。那知道他的雙手才抓住那具屍體身上的衣服，心中方自一喜，脚下却驀地有如被一股旋風吹掠過一樣，隨即便是一陣椎心裂肺般的劇痛，忍不住慘叫一聲，身子也猛地歪跌倒落地上。

而由於劇痛的關係，令到他抓住屍體的雙手也不由一鬆，那具屍體便「砰」地一聲，跌落在地上。

也就在歪跌落地上時，那個漢子才瞧到自己的雙腿自膝下那一截，已整齊地斷掉了，斷口上湧流出大股的血來。

楚天舒也顧不了那具屍體上散發出來的那種腐臭，左手疾抓，便將那具跌落在地上，眼看着便往下滾跌下去的屍體抓住了。

至此，他總算鬆了口氣。

而那個漢子因為劇痛難當的關係，昏厥過去。

吐口氣，目光急掃，看到韋鳳珠與魯明志四人正與那幾個漢子還自纏鬥着，明顯地佔了上風，他不由放下心來，急忙轉回目光，落在那具屍體的身上，一眼便認出，那確是龔遇安的遺體。

他連忙默禱了幾句，然後說了一聲：「龔前輩，請恕晚輩冒瀆了。」便屏着一口氣，伸手在龔遇安的遺體上搜摸起來。

很快，他便從屍體的身上，摸出一小卷的油紙封着的物件來。

他急忙撕開那張油紙，露出的是一個紙卷兒。

他忙又將那個紙卷兒打開來。

那是一張只有巴掌般大的紙張，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了蠅頭小字，而在那紙卷兒的當中，還有一截只有燈蕊草粗細的玉條，大約一寸長左右。

他先不理會那根斷了一截的玉條，急急細看起那張紙來。

匆匆地看了一遍，不自覺地點了一下頭，然後將那紙依照原狀，將那根玉條包捲起來，妥貼地收入懷中，抬起目光掃瞥一下，看到魯明志師兄弟三人已將兩個漢子解決了，正撲過去幫忙韋鳳珠。

他忙對魯明志等人叫道：「韋姑娘，魯兄，留活口！」

原來，那兩個被魯明志師兄弟三人解決了的漢子，都已經死了，而那一個最先撲向他的大塊頭，被他的座騎踢爆了頭顱，亦已一命嗚呼；至於那個被斬斷雙脚的傢伙，很可能因為傷重之下，加上流血過多，亦會死去，為防萬一，最好能夠留下那一個漢子的活口，從而問出對方的來龍去脈。

那個漢子眼見其他四個同伴先後傷的傷，死的死，無論是怎樣兇悍的人，也不免心驚胆顫，想溜，已來不及，被魯明志師兄弟三人將他圍堵起來，聯手向他夾攻。

一個韋鳳珠他已經應付得很吃力，驟然間再加魯明志三人，頓時左支右拙，手忙脚亂起來，兩招不到，先是被甘肅的、「仙人指」在大腿上戳出一個血洞來，幾乎栽跌落地，乘勢身形一歪，避過魯明志的日月雙輪中的日輪倒飛，但肩頭上又被韋鳳珠乘隙刺了一劍，痛得他咧着咀，却就是沒有叫出聲來，論狠勁，他也算得上夠狠夠硬的了。

身形往地上一倒，那傢伙手中的鋼刀狠命地掃斬出去，同時一掌反切向自己的喉頭。

噹地一聲，他的鋼刀斬在尚振揚的八角鋼鎚上，「噹」地一聲，硬是被震得手臂發麻，虎口生痛，五指一鬆，手中刀被震飛出手。

而他的左掌也驀地一痛，被韋鳳珠的劍刺穿了，定在喉頭前約兩寸的地方，無法切向喉頭。

但那傢伙似乎一心求死，上身猛地一挺，撞向那截劍尖。

韋鳳珠眼快手急，倏地將劍抽回，令到那傢伙撞了個空，魯明志的日輪斜砸在他的背側上，直砸得他口中鮮血狂噴，歪倒在地上。

甘肅的「仙人指」飛快地點了那傢伙背上鳩尾、背心等四處大穴。

那傢伙刹時動彈不得。

韋鳳珠魯明志四人相視一眼，長長地吐了口氣。

此行終於有收獲。

楚天舒恰在這時縱到四人的身前，瞥一眼倒在地上的那個傢伙，對四人說道：「我們這一次總算有些收獲，這幾個人必定是殺害龔前輩一家十三口的兇手一伙的，一定要從這傢伙的口中，問出那伙人的來龍去脈！」

「楚兄，你不是從龔前輩的遺體上，找到一件東西麼？」韋鳳珠閃動着雙眼，瞧着楚天舒。「那是否對我們找尋那伙兇手極之有用的綫索？」

「是！」楚天舒道：「趁天未黑，我們先向這個傢伙查問一下，然後，待回到鎮上，我再拿給你們看一遍。」

「好！」甘肅接口道：「讓小弟將他揪起來！」

說着，一步走到那個漢子身前，劈胸一把將他的衣服抓住，一把揪起來，將他放在旁邊的一塊石上。

那漢子穴道被點，全身動彈不得，只好聽任甘肅的擺佈，半坐半倚在那塊石上。

楚天舒五人呈半月形，站在那漢子的前面，十道目光有如十支利劍般，「射」在他的身上了。

那漢子可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驚恐地轉着眼珠，在五人的臉上溜轉着。

「朋友，要生還是要死？」楚天舒直截了當地向那漢子發問。「你若是肯老老實實地回答我們的問話，我們保証放你一條生路；若你逞英雄，閉口不說，我們也不勉强你，馬上便走，讓你躺在這裏，慢慢流血枯竭而死！兩條路，任你選擇！」

其餘四人皆沒有再說話，只是默默地注視着那漢子。

那漢子在五人那十道淩厲的目光注視下，無法抵受得了那種無形的壓力，啞着聲急急說道：「我……我說。」

「你怎樣稱呼？」楚天舒問道。

「卡勇。」那人趕緊報上姓名，接着又不放心地問道：「你們眞的會放了我？」

「我們不是那種言而無信的小人！」魯明志沉聲說道。

「你們問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會知無不言。」卡勇急忙說道，同時，透了口大氣。

「你們掘開裘前輩的墳，到底要找些什麼？」楚天舒問。

「看一下他的屍身上，是否收藏了我們要找的東西。」

「你們要找的是什麼東西？」

「一根只有寸許長，只有燈蕊草般粗細的斷玉條。」

「那麼樣的一根斷玉條，是什麼東西這般重要？居然連死人也不放過？要挖墳開棺搜屍？」

「我——我也不知道那根斷了的玉條有什麼重要，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眞的？」魯明志插口問，一臉不相信的神色。

「你不是不想說了吧？」尙振揚臉色倏沉，狠狠地盯着卡勇。

卡勇惶恐地急聲道：「我說的都是實話，確實不知道那根斷玉條是什麼東西，你們信我吧！我已不能再回去，還隱瞞你們幹麼？」

「嗯！暫且相信你說的是實話。」楚天舒道：「裘前輩一家，是你們殺的麼？」

「是。」卡勇一口便招認。

「金玉廷前輩，洛十川前輩，還有崔朝相前輩等人，是不是你們一伙殺的？」

「是！」卡勇說時，將目光垂下，不敢看五人一眼。

「爲什麼要殺死裘前輩他們？」

「還不是爲了那根斷了的玉條。」

「那麼我師父呢？」魯明志插口問。

「你師父——」卡勇不明所指地瞧着魯明志。

「他師父就是崔朝相崔前輩。」楚天舒代魯明志說出來。

「他——只怪他多管閒事，所以，便殺了他們，免得他們碍手碍脚的。——」

「他……你……」甘肅幾乎衝口說出一句粗話來，幸好他警覺得快，才不敢說出句令到韋鳳珠臉紅的話來。「你這個傢伙，簡直該死！」揚掌便欲劈向卡勇的頭上。

卡勇嚇得連眼色也變了，顫着聲急急道：「你……你們不是答應放過我的麼？怎麼……」

魯明志手急眼快，伸手架住甘肅的手臂，口裏說道：「五師弟，別衝動。」

甘肅這才忿地收回手。

「你們怎會弄到滅絕奪魂針的？」尙振揚問。

卡勇眼見甘肅收回手掌，這才鬆了口氣，趕緊答道：「這……一點，我不大清楚，我只是聽說過有這種歹毒的暗器，却從未見過，不知道『鬼主』是怎樣弄回來的。」

「你說的『鬼主』，是什麼人？」楚天舒心頭一動，緊接問。

「鬼主就是我們的主人。」卡勇說時，眉梢跳動了幾下，眼中透露出駭怕的目光來。

「他大名怎樣稱呼？」楚天舒盯着卡勇。「可以說一下他的身材樣貌是怎樣的麼？」

「我只知道他叫『鬼主』。」卡勇囁嚅地道：「從來沒有聽人稱呼過他的姓名，帮中的人都稱呼他爲『鬼主』。他的樣貌相信沒有多少人見過，因爲他出現的時候，總是戴着一個青銅打造，異常猙獰的青銅面具，總是穿一件灰灰白白的長袍，身材不高不矮，我知道的就是這麼多。」

「你們那個帮會叫什麼名稱？」

「惡鬼帮。」

「帮主是否就是你所說的那個『鬼主』？」

「是。」

「帶人去殺裘遇安裘前輩的，是惡鬼帮中的什麼人？」

「右鬼使常雨。」

五個人在聽到卡勇說出「右鬼使常雨」五個字時，互相看了一眼，但都同時搖搖頭，表示從未聽聞過常雨這個大名。

就是「惡鬼帮」這個聽來頗爲恐怖的帮會，他們也是同樣從未聽過，這一次是頭一遭聽到。

「你們那個惡鬼帮一共有多少人？」

「這我不大清楚。」卡勇皺了眉說道：「照我估計，大約不超過一百人。」

「你們的鬼巢在什麼地方？」韋鳳珠插口問。想到那必是陰森森的地方，禁不住打了個冷顫。

「我從來沒有到過鬼壇所在地，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那你們總該有個落脚的地方啊？」尙振揚插口道。

「那當然有。」卡勇道：「我們這一次的落脚點，就在離此約四十多里外的一座莊院。」

「這麼說，你們是經常變換落脚的地方了？」

卡勇點點頭。

「那座莊院內，這時候總該還有你們的人在吧？」韋鳳珠開口問。

「有。」卡勇道：「右鬼使常雨與其餘的人都在那座莊院內等着我們回去，若是找到那根斷了的玉條，常雨馬上便將之送回鬼壇。」

「這麼說，常雨是知道鬼壇之所在了？」

「當然知道。」卡勇道：「只有鬼使，

才能夠進入鬼壇，像我們這種身份，是不能夠進入鬼壇的。」

楚天舒掃了魯明志四人一眼，說道：「魯兄，你們認爲怎樣？」

魯明志揮揮手道：「那個右鬼使既然知道鬼壇在那裏，那自然是馬上去找他，何況，他一定也比卡勇知道更多的秘密，楚兄意下如何？」

楚天舒頷首道：「魯兄，我正有此意，只有直搗鬼窟，才能夠將這件事情弄個水落石出！」

「楚兄，事不宜遲，我們這就馬上趕去，怎麼樣？」甘肅急不及待地說。

「甘兄，我也是這個意思。」楚天舒忽然瞧一眼韋鳳珠。「韋姑娘，我們這一次的行動，說不定會很兇險，妳還是留在鎭上，好麼？」

韋鳳珠却急急搖着頭說道：「不！我不會留在鎭上。你既然那麼說，我更應該跟着你們，多一個人，也多一份力量，是麼？」

「韋姑娘，話雖如此，但爲了妳的安全着想，妳還是留在鎭上吧。」魯明志道。

「魯兄，我若是怕危險，當初就不會答允金前輩，替他將死訊帶到裘前輩那裏，我若是爲了自身的安全留下來，却看着你們去冒險，那我還算是人麼？」韋鳳珠一副義不容辭的樣子。

「韋姑娘，那妳與我們一起去吧。」楚天舒知道不可能說服得了她，便不想再多說，同時，心裏也對她生出一份敬重之意。

「楚兄，裘師伯的屍體怎辦？」尙振揚開口道。

「這——」楚天舒怔了一下，隨即便有了主意。「裘前輩的棺木已毁，總不能就這樣草草將他葬回墳穴內。這樣吧，我們先趕回鎭上，到棺材舖去買一副棺木，請他們夤夜抬到墳地，將裘前輩的遺體裝殮起來，然後埋葬，你認爲如何？」

魯明志道：「很好。」

楚天舒於是轉對卡勇道：「朋友，勞煩你帶我們到那座莊院去！」

卡勇驚恐地道：「這——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的，求求你們，不要逼我帶你們去吧。」

「不成！」甘肅厲聲道：「只有你知道那座莊院在什麼地方，你一定要帶我們去！」

「卡勇。」韋鳳珠放緩了語聲道：「不用怕，我們會全力保護你的，除非我們都死了，否則，我担保你不會死，而且，只要你將我們帶到那座莊院，便馬上放了你，這樣，你總該放心了吧？」

「眞的？」卡勇不大相信地看了五人一眼。

「我們幹麼要騙你？」楚天舒道：「我們要找的是元兇主犯，決不會濫殺，你放心吧？」

卡勇沒有再說什麼。

那表示他已同意帶楚天舒他們到那座莊院去。其實，他是肉在俎上，簡直沒有選擇的餘地。

卡勇唯有老老實實地帶着楚天舒等人到那座莊院。

查出元兇惡鬼所爲

夜色黑漆漆的，給人一種悶沉沉的感覺。

有經驗的人都知道，這是下雨前的先兆。

楚天舒與魯明志五人在卡勇的帶領下，來到一座莊院前。

那座莊院不很大，雖然靠近大路，由於被一座樹林子遮擋着，所以，若是陌生人，不容易找到。

卡勇是帶着五人在距莊院還有一段距離時，便不走大路，繞路走到莊院的側面。

據他說，在莊院前面的那座樹林子內，一天十二個時辰皆有人匿在其中，監視着大路上的動靜，要是有什麼人不知就裏，走到樹林子前的那截路上，才走向莊院，都逃不過樹林子內那兩個人的目光，馬上偷偷地向莊院內的人發出警告。

對於那座莊院的情形，楚天舒五人都不了解，因此，只有聽卡勇的。

來到莊院的側面，卡勇便對楚天舒道：「楚大俠，我已將你們帶來這裏了，可以放我走了吧？」

楚天舒正想說話，甘肅已搶先說道：「不成，未看到那個什麼右鬼使之前，不能放你走，誰知你是不是胡亂帶我們到這裏來，目的就是想脫身！」頓一下，接又說道：「你急什麼，弄清楚莊院內的人就是我們要找的人後，自然會放你走。」

卡勇口齒欲動，想說什麼，又被魯明志搶截了。「你去將門叫開，我們立刻放了你。」

楚天舒本來打算就此放了卡勇的，但又覺得甘肅所說的未嘗無道理，而且，讓他賺門而入，也省却不少手脚，因此，他改變主意，對卡勇道：「卡朋友，你只要替我們賺開莊門，馬上放了你，決不食言。」

卡勇無奈地點點頭。

於是，一行便悄悄地潛到莊門，由卡勇上前去拍門。

卡勇很有規律地拍了兩次門，每一次都是接連着拍兩下。

一會，莊門內便有人低聲喝道：「月黑風高夜——」

卡勇馬上接口道：「惡鬼橫行時。」

門內那人邊拔開門閂，邊說道：「誰啊？」

「卡勇。聽不出麼？」卡勇馬上道。

「啊，原來是卡老哥。」門內那人邊漫聲應着，邊將莊門打開來。「找到那物事麼？」

「找到了。」卡勇隨口答，同時將身子偏開一點。

門一開，開門的人還未看清楚門外的人是否卡勇，楚天舒已自卡勇身邊一閃而上，一點指在那人的心窩上。

那人連哼也沒有哼出一聲，身子一軟，便栽跌落地。

楚天舒左手疾抄，一把將那人接住，以免他跌倒下去時，弄出聲响來，驚動了莊院內的人。

卡勇低聲道：「楚大俠，現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楚天舒一邊將那人放倒在門邊地上，一邊對魯明志道：「魯兄，麻煩你將他的穴道解開，放他走。」

魯明志沒有說話，馬上動手解開卡勇被點封的四處大穴，卡勇一刻也不稍留，馬上一溜烟地溜走了。

楚天舒與韋鳳珠三人，已閃掠入莊內。

幾個人也就在這刹那，從一座點着燭火的廳堂內走出來，當先一人邊急步向他們走來，邊說道：「胡大，你們回來了麼？找到了那樣物件沒有？」

楚天舒不知走在頭裏的那人是什麼身份，但却猜到，極有可能就是卡勇所說的右鬼使常雨，而對方口中所說的胡大，極有可能就是卡勇那一伙人中的頭目，因此，他含糊地答道：「回鬼使，找到了。」

當先那人大概就是右鬼使常雨，被楚天舒所說的好消息弄得高興不已，因此聽不出語聲有異，興奮地邊加快腳步，邊道：「好，好啊！終於找到了！是不是從裘遇安的屍身上找到的？」

「是！」楚天舒一邊悶聲應着，一邊也加快腳步迎上前去，希望能夠出其不意他一舉將對方制服。

只要能夠制服對方，對方又是那個右鬼使的話，那他們這一次可說是兵不血刄，便抓到了惡鬼幫的一名重要人物，那時，很多的秘密便可以解開了。

由於兩下裏走得很快，因此，兩人很快便迎上了。

楚天舒已暗中運勁，準備出手抓向那人的右手腕脈上點，一舉將之制服。

豈料就在這刹那，那人倏地腳步一窒，疾喝道：「咦，你們是什麼人？」

這可說功虧一簣，在這緊要關頭，終於被對方發覺他們不對勁。

「你們又是什麼人？」楚天舒雖然心中暗驚，但反應很快，反問一句，希望能夠令到對方怔愕一下，那他就有機會乘機出將對方制住。

對方果然被楚天舒那一句反問弄得怔愕了一下，可是，他的反應却出乎楚天舒意料地快疾，厲喝一聲，身形一歪，斜滑開去，恰好閃避過楚天舒疾抓向他右手腕脈的那一抓！

但楚天舒的反應好快，那刹那他的身形一矮，一腳疾掃出去了。

那人料不到楚天舒會出腳，冷不防之下，「啪」地一聲，被掃個正着，身子一歪，倒跌下去。

不過，此人顯然也不是省油的燈，就在倒跌下去的霎間，也藉勢一腳斜飛，踢向楚天舒的腰部。

楚天舒疾忙斜跨一步，閃避那一腳，同時右手攫抓向對方的足踝。

一道刀光就在那霎間，電閃一般，橫斬向楚天舒那隻手腕。

楚天舒吃了一驚，疾忙縮手。

却在那瞬間，嗆的一聲，一圈晶芒疾撞向那道刀光。

那道刀光應聲歪飛出去。

原來，一刀斬向楚天舒手腕的，是一名跟在那個領頭的漢子身側左邊的漢子，而驟然間砸向那漢子手中鋼刀的人，是魯明志！

那圈晶芒，就是他的獨門兵器中的日輪。

領頭那個漢子却趁這間隙之機，一個風車大翻，翻了出去。

跟在那漢子身後的五六名漢子，這刹那已看出進來的人根本不是自己人，呼喝聲中，撲擊向楚天舒五人。

楚天舒已吃定了那個翻滾出去的傢伙，身形疾竄出去，却猛地向下一矮，一道刀道向他的頭上斜掠過，同時間，他一肘斜撞出去，「奪」地一聲，撞在那個自斜側一刀劈斬向他頭上的漢子的脅肋上。

那個漢子起碼被撞斷了兩根肋骨，慘叫聲中，倒跌出去。

這刹那，魯明志，韋鳳珠四人已分別與那幾個漢子幹上了，本來一片沉寂的莊院，頓時「熱鬧」起來。

＊　＊　＊

領頭那個漢子在翻滾出去的刹那，發出一聲尖厲的嘯聲。同時，他亦乘那間隙之機，站定了，并亮出他的兵器來——一柄軟劍，「呼」地一聲，有如毒蛇出洞般，飛噬向竄撲過來的楚天舒小腹要害。

楚天舒的身形却驀地一窒，一道飛虹般的刀光自他的腰間斜飛起來，打了個閃，錚地一聲，截擊在那道劍光上！

劍光倏折忽彈，「叮」向楚天舒的手腕！

楚天舒料不到對方在軟劍上的造詣如此出神入化，吃了一驚，幸好他的身手不凡，反應尤其敏捷，身形疾旋開去，堪堪避過那一劍。

那漢子得勢不饒人，身形斜欺，「削」一聲，那柄軟劍劃削向楚天舒的腰間。

楚天舒這一次不再閃避，左手曲指飛彈，「錚」一聲，準確地彈擊在劍刀三寸之上，硬生生將之彈歪開去。

同時間，刀光三閃，楚天舒一招化三，朝那人豎橫斜斬出三刀！

那三刀快得令到對方根本分不出先後，恍似有三把刀從三個方向朝他斬去，那漢子無法應付得了，只好悶哼了一聲，身形朝後暴退。

「哪裏去！」楚天舒輕喝一聲，倏地「三刀」合一，飛戳向對方的膝蓋！

那人駭然驚叫一聲，右手疾沉，軟劍急截向楚天舒戳來的長刀！

楚天舒的刀勢忽地有如龍騰般斜飛起來，閃向對方的頸脖要害。

那漢子駭得發出一聲怪叫，身形急仰。

但已慢了。

驟覺頸側上一涼，寒森森的刀鋒已貼在他的頸側上，霎那間，他整個人僵住了，所有的動作皆停止了！

只要貼在他頸側上的刀鋒那麼一割，他頓時便身首異處了。

而楚天舒若是要殺他，簡直易如反掌。

「你就是右鬼使常雨？」楚天舒握刀的手穩穩的，兩道目光有如冷電般，射在那人的臉上。

天色雖然黑漆漆的，但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總算習慣了，加上練武之人的目光都比一般的人銳利，雙方的距離又那麼近，因此，楚天舒終於大致上看清楚了那

楚天舒等五騎奔到墳地，見有數人正在掘墳盜屍。

人的樣貌。

那人是一個臉形尖削，疏眉細眼，上唇留了兩撇鼠鬚的漢子，給人一種鬼祟的感覺，年紀約在三十多四十不到之間。

楚天舒可以肯定從沒有見過這個人。

那人連大氣也不敢喘一下，澀聲道：「你……怎會知道……的，你們是什麼人？」

「先別理會我們是什麼人。」楚天舒說道：「聽着，我問你什麼，你便說什麼。」緊接着又厲聲道：「現在，先將你手上的軟劍放落在地上！」

那人那麼說，等於承認自己就是右鬼使常雨，他這時候是肉在俎上，不敢不從，五指一鬆，讓那柄軟劍掉落在地上。然後，啞澀地道：「你……你們想怎樣？」

「說，你們的鬼壇在那裏？」楚天舒說時握刀的手微微用力，鋒利的刀鋒立刻劃破了常雨頸側的皮肉，頓時沁出縷縷血絲來。

常雨的臉皮抽搐了一下，身子也微微顫動一下，但却緊閉着咀，不吭聲。

「常雨，你以為我不敢殺你？」楚天舒說時又稍微加了點力道，刀鋒割入更深。常雨終於痛哼出聲，全身也抖顫了一下，不過，他仍然不開口。

「哼哼，我倒要看看，是你的骨頭硬，還是我的刀鋒利！」楚天舒裝出兇狠的樣子，握刀的手輕輕一壓，刀鋒又割入得深了一點！

鮮血從常雨頸上的傷口沁流出來，染紅了他頸側上的衣領。

但他仍然一聲也不吭，但却將牙齒咬得格格作响。

對於常雨這股狠勁，楚天舒不由暗中佩服不已。

而他對於常雨的這股狠勁，一時之間，也拿他沒有辦法。

那除非一刀將他的腦袋割下來。

但楚天舒却不能殺他，因為若要知道惡鬼幫的鬼壇所在，以及更清楚地了解惡鬼帮的內裏秘密，就必須要留下常雨這個活口，目前，只有常雨能夠帮他們找到鬼壇的所在地。

常雨似乎猜到楚天舒不敢殺他，居然昂起頭來，擺出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

楚天舒一時之間，確是沒奈他何，不知怎樣才能夠令他開口說話。

魯明志忽然出現在他的身邊，說道：「楚兄，這個傢伙就是右鬼使常雨？」

楚天舒先不答魯明志，目光掃瞥之下，看到韋鳳珠與甘、尙兩人正合力對付剩下來的兩個漢子，明顯的已穩操勝劵，其餘的漢子都已倒在地上。

他這才對魯明志說道：「魯兄，這人就是惡鬼帮的右鬼使常雨。」

「他什麼也不肯說？」魯明志惡狠狠地盯着常雨。

楚天舒點點頭。

「楚兄，我不相信他是鉄打的！」魯明志咬着牙說：「你將他交給我，包管他有甚麼便說什麼！」說時對常雨做出一個一看便明，但却為之心頭打顫的手勢。

常雨眞的忍不住猛地打了個抖顫，跟着，頸脖猛地往刀鋒上一壓一轉！

誰也料不到他會來這一着，楚天舒警

覺的時候，欲收刀已來不及。

魯明志看着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猛撲上去，欲阻止他，但一顆腦袋已從他的頸脖上掉了下來。

隨着頸脖內噴洩出來的一股血泉，常雨那具無頭屍體亦咕咚一聲，栽跌落地上。

楚天舒與魯明志看着，都怔愕住了。

兩人確是作夢也料不到，常雨居然爲了保住惡鬼帮的秘密，不惜自尋死路！

直到韋、甘、尙三人先後縱掠到他們的身旁，兩人才如夢初覺般，從怔愕中回過神來。

原來，三人就這一會之間，已收拾了那兩個惡鬼帮徒。

「楚兄，都是我不好，若不是我拿話逼他，他不會自己將一顆大好頭顱割下來的！」魯明志頗爲懊悔地說的。

「魯兄，別自責。」楚天舒吐口氣道：「其實，就算你不拿話逼他，他一樣會自己了斷的，我倒是不明白，是什麼令到他寧願一死，也不肯將惡鬼帮的鬼壇所在地吐露出來！」

「楚兄，依我看，他一是鉄了心，對那個什麼鬼主死心塌地的效勞。二是他有什麼受制於那個鬼主，恐怕吐露了有關惡鬼帮的秘密後，遭受到比死還可怕的懲罰，因而令到他出此下策！」韋鳳珠一口氣將自己的見解說出來。

楚天舒與魯、尙、甘三人聽了，都點點頭，表示讚同她的見解。

「我看，以後者的成份居多。」魯明志說：「單從惡鬼帮這個名稱，就知道這個帮會是個很邪惡的組合。」

「韋姑娘、尙兄、甘兄，你們都將那些惡鬼帮徒怎麼樣了？」楚天舒掃了四人一眼，問道。

「楚兄，一個也沒有死。」甘肅搶着說：「除了有三個受了傷外，其他的都完好無損，不過，都被我們制住了。」

「那我們就去問問那些惡鬼帮的徒衆，看看他們知道多少秘密，希望他們之中，有人知道鬼壇的所在。」楚天舒帶點希冀地說。

魯明志四人沒有說什麼，馬上分開來，各自去抓起一個被點倒的惡鬼帮徒衆，審問起來。

楚天舒也抓起一個傢伙，向他審問。

* * *

五個人經過一番審問後，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鬼壇的所在地在那裏，那些惡鬼幫的徒衆，都從未到過鬼壇。

那些惡鬼幫的徒衆都異口同聲地說：只有鬼使身份的人，才有資格進入鬼壇，並知道鬼壇的所在地。

可惜，常雨已經死了。

這一次雖然有所收獲，但却不大，五人都感到有點不甘心。

眼下，這一條綫索可說是斷了。

魯明志不禁又自責起來：「楚兄，韋姑娘，都是我不好……要不，總有辦法令到常雨開口說話的。」

楚天舒拍拍他的肩頭，說道：「魯兄，常雨已經死了，那就算了吧，何必耿耿於懷呢？總有辦法可以查出鬼壇的所在地的！」

「楚兄，還有甚麼辦法啊？」尙振揚攤攤手道。

楚天舒想了一下，臉上倏地現出一抹喜色來，低聲對魯明志四人道：「魯兄，他們不是要找那一根斷了的玉條麼？」

魯明志師兄弟三人都點了頭。

韋鳳珠閃靈靈的眼珠轉動了一下，疾聲道：「楚兄，你是否想用那根斷了的玉條做餌？」

楚天舒讚賞地看了韋鳳珠一眼，頷首道：「是，韋姑娘，你眞是聰明。」

魯明志師兄弟三人利時也猜到楚天舒的主意了，幾乎是齊聲說道：「楚兄，行得通麼？」

楚天舒用力地點點頭，「四位，惡鬼幫不是必欲得到那根斷了的玉條而後甘心麼？我們只要放出聲息說那根斷玉條就在我們的身上，還怕他們不找上我們麼？那時，只怕會連那個鬼主也親自出馬，我們豈不是得其所哉麼？」

四人聽了，俱不由都點點頭。

但甘肅接着便說出他的顧慮：「楚兄，這個辦法雖然好，但我們豈不也變得很危險，我們在明，他們在暗，那可是防不勝防的啊！」

尙振揚也說出他的疑問：「還有，我們怎樣將消息放出去，並保證會傳到惡鬼幫那位鬼主的耳中？」

「甘兄，敵暗我明，雖然對我們不利，但我們可以從長計議一番，將不利化爲有利的啊。」楚天舒充滿自信地說：「我們可以佈下陷阱，讓他們跌下去，這豈不是一舉兩得？」

「楚兄說得對！」魯明志興奮地道：「只要好好地動腦筋，一定可以將不利變爲有利的。」

「至於放出消息的事，尙兄也不用担憂，眼前，就有現成的人替我們將消息傳到鬼壇去！」韋鳳珠伸手指一下那些已被制住、躺倒在五丈過外的墻脚地上的那些惡鬼幫徒。

「好主意！」尙振揚拍一下後腦勺，「我怎麼想不到他們就是現成的信差！」

「楚兄，那豈不是便宜了他們？」魯明志有點不甘地道。

「魯兄，爲了要替裘前輩等人報仇，那只好放過那些小鬼。」楚天舒道：「這叫做放小蝦，引來大魚。」

「那如何才能令到那些小鬼，將消息傳到那個鬼主的耳中？」尙振揚問。

「那當然要施展一下手段了。」楚天舒道。

「楚兄，說來聽聽。」甘肅心急地道。

「你們附耳過來。」楚天舒待四人將腦袋湊過來，才低聲地將他的主意說出來。

* * *

「魯兄，你們看一下這兩樣東西吧。」楚天舒從懷中拿出那個紙卷兒來，遞給魯明志。「這就是從裘前輩的遺體上找到的東西。」

這時候，他們是在桃源鎭順安客棧的一座小院子內的一間房子內，他們將那小院子包了下來。

他們爲了方便商議下一步的行動，才包下這個小院子的。

魯明志伸手接過那個紙卷兒，楚天舒

忙提醒他。「魯兄，小心紙卷內的那根玉條，別摔毀了。」

魯明志連忙加了小心，慢慢地將那個紙卷兒展開來，用兩根手指拿起那根玉條，仔細地看了幾眼，皺皺眉頭道：「這只是很普遍的一根斷了的玉條，我看不出有甚麼特別的地方，令到惡鬼幫那位鬼主必得之而後甘心！」

說着，便將那根斷玉條放在湊過頭來觀看的甘肅的手掌中，將目光轉落在那張紙塊上，仔細地看起來。

看完後，他便將紙塊遞給甘肅看，而甘肅亦已將那根斷玉條放到尙振揚的掌心上，讓他觀看一下。

吁口氣，魯明志才瞧着楚天舒，說道：「原來那根斷玉條與惡鬼幫大有關係，怪不得那位鬼主必須得到而後甘心了，可惜，裘師伯沒有在那張紙塊上，將有關那根斷玉條的秘密說出來，教人心癢癢的！」

「魯兄，那根斷玉條，必然關係着一個大秘密甚麼的，不然，惡鬼幫也不用大開殺戒，千方百計要得到它！」

楚天舒展舒着雙手十指。「絕無疑問，裘前輩他們都是爲了那根斷玉條，而慘遭殺害的！」

「但裘師伯怎會得到那根斷玉條的？」魯明志蹙着眉道：「他又怎會與惡鬼幫扯上關係的？」頓一下，跟着又說道：「還有，這惡鬼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組合？我還是第一次聽聞江湖上有這麼樣的一個組合。」

「二師兄，祇聽惡鬼幫這個名稱，便知道不會是甚麼正大光明的組合。」甘肅插口說道。

這時，韋鳳珠已看過那根斷玉條，將之交還給楚天舒，並接過尙振揚給她的那張紙塊，細看起來。

「那根斷玉條到底是一件甚麼東西？」尙振揚惑然道：「看上去像是一根斷了的玉器，但又像一柄斷了的玉鑰。」

「那不會是一根髮簪。」韋鳳珠接口說道，她恰好看完了那紙塊上寫着的字。「你們可以比較一下。」說着，從頭上拔下一根碧玉簪來，遞給楚天舒。

楚天舒接過，將那根斷玉條與韋鳳珠的那根碧玉簪拿起來，遞到魯明志三人眼前，讓他們一齊比較一下。

比較之下，他們都發現，那根斷玉條比那根碧玉簪略粗一些，而且，那根斷玉條是呈八角形，而不是渾圓的，四人比較過後，都同意韋鳳珠說，那根斷玉條不可能是一根髮簪。

「這根斷玉條到底是甚麼玩意兒？」甘肅嘟喃一聲，「若是遺在地上，只怕連乞丐也不會檢起來！」

「看上去也不像是一根斷了的玉鑰柄兒。」韋鳳珠說道：「既然猜不到，那何必再在這上面大費心思？」

「韋姑娘說得好。」魯明志說道：「我們還是將心思放在這一次的『釣魚』行動上吧！若是成功，一切自會眞相大白！」

「魯兄，我相信我們這一次的行動，一定會成功的！」楚天舒充滿自信地說。

「這時候，相信大師兄已經接到我們派人送去的那封信了。」尙振揚忽然道：「他們應該在天黑之前便趕到來。」

「應該趕到來了。」魯明志點頭道：「希望大師兄他們不會出甚麼意外。」

「更希望惡鬼幫的人不會在大師兄他們趕到來之前，便向我們動手就好了。」甘肅祈求般說。

「惡鬼幫的行動應該不會快過趙兄他們的。」韋鳳珠滿有信心道：「被我們放走的惡鬼幫徒就算以飛鴿傳書，將消息送到鬼壇，那個鬼主也要與手下商議一番，然後才會親自出馬，或是派出手下趕來。但他們却不知道我們的行程，故此要尋找一番，才能尋覓到我們的踪跡，那是要一段時間的。反之，趙兄他們由於知道了我們的行踪，因此，他們在接到書信後，便可以直接趕來這裏，那肯定會比惡鬼幫的人早一些趕來這裏。」

「無論怎樣，從這一刻起，我們的行動都要加倍小心。」楚天舒加重語氣道：「更不要單獨行動，以免發生甚麼意外時，其他人不能加以照應。」

魯明志四人都點點頭，表示聽從楚天舒所說的話。

跟着，魯明志看了韋鳳珠一眼：說道：「相信大家都有點餓了吧？」看到四人都點點頭，便站起身來，說道：「既然都餓了，那就一道去吃飯吧。」

四人確實是餓了，跟着站起身來，而魯明志經已將房門打開，一步踏出房外。

楚天舒四人跟着走出去。

* * *

順安客棧的前面就是食堂，因此，五人也懶得走到外面街上去找地方吃飯，就在食堂內揀了一副空座頭，坐了下來。

馬上便有店伙計趨前來招呼他們，殷勤地問他們要吃些甚麼。

五人只叫伙計弄幾樣拿手的小菜送上來，並先來兩壺酒，那伙計連聲答應着，替他們擺好杯筷，便走入廚房關照一聲。

五人中，只有韋鳳珠不喝酒，便以茶代酒，楚天舒四人自然是喝酒了。

五人邊喝邊閑談着，同時暗中注意着食堂內外的情形，尤其注意那些從外面進來的食客。

才喝完第二杯酒，那個伙計便捧來三碟餸菜，韋鳳珠叫那個伙計馬上送幾碗飯來。

待那伙計送上米飯，五人便吃起來。

一碗飯未吃完，楚天舒首先感到有點不對勁，那不是吃的飯菜有甚麼不妥，而是食堂內的人客似乎有點不妥，原本鬧哄哄的却忽然變得靜了下來，而且也在那一會之間，走了一大半。

這情形不用說，也透着奇怪。

因爲那些忽然離去的食客，都不是吃飽了才離開的，而是正在吃着，或是根本還未吃，便匆匆結賬離去的，而且神色都很驚惶。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楚天舒正想告知魯明志四人，他們亦已發覺到情形有點不對了。

「這是怎麼回事？」甘肅愕然地瞧着那些繼續離去的食客，不明所以地道：「不是發生了甚麼事吧？好端端的，忽然都像大難臨頭般，連飯也不吃便離去，莫非他們着了邪？」

「二師兄、楚兄，我們要不要也離開？」尚振揚道。

「你吃飽了麼？」魯明志瞧着尚振揚問。

「一碗飯也未吃完，怎會飽？」尚振揚惑然地說。

「那就繼續，吃飽爲止。」魯明志說完，捧起飯碗扒了一大口，邊吞咽着邊說道：「振揚，難道你看不出，那些食客是得到店內那些伙計的通知，才離去的麼？」

「而那些伙計偏偏就不理會我們這一桌！」韋鳳珠接口道：「這情形，似乎是與我們有關連的。」

「看下去，不就知道了麼？」楚天舒淡淡地道：「趁這時候我們快點吃吧，不然，說不定等一會想吃也吃不成了！」說完，他不再理會那些紛紛結賬離去的食客，大口大口地吃起來。

韋鳳珠與甘、尚兩人也埋下頭吃起來。

＊ ＊ ＊

楚天舒五人雖然不再理會食堂內那些食客「鷄飛狗走」的情形，埋頭吃飯，但他們仍然沒有機會吃飽。

就這一會的時間，偌大的食堂內，所有的食客皆走光了，就只剩下楚天舒五人那一桌，顯得孤零零的。

緊接着，五人便瞧到，從食堂大門外，魚貫地走入一行人來。

那行人一共也是五個，走在前頭的，是一個年約三十出頭，頗爲軒昂的人物，楚天舒一眼便認出，那人乃是當今武林兩大幫派中號稱金龍幫的少幫主雲中龍羅威强。

楚天舒曾在年多前與羅威强有一面之緣，但却並不認識他，對於金龍幫的這位少幫主，所知不多，不過，他却曾聽聞江湖傳說，羅威强頗爲好色，而且，剛愎自用，仗着金龍幫與丐幫的勢力相恃，簡直目無餘子，是一個不怎麼討人喜歡的小霸王。

——莫非羅威强這一次是衝着他們來的？

——又或是對方只不過偶然經過此地，要在這裏歇脚，以他的作風，用强橫的手段，將這個食堂包了下來，因此趕走了所有的食客？

但楚天舒馬上便否定了那兩個想法。

第一，他自問與羅威强毫無過節，相信魯明志他們也不可能與對方有甚麼仇怨，這可以從魯明志四人臉上那種訝異的神色看出來，那麼，羅威强不可能是來找他們的晦氣的。

第二，若說羅威强包下了這個食堂，那爲甚麼趕走了其他的食堂，却又留下他們這一桌。相信羅威强不會對他們特別厚愛吧？因此，對方不可能是包下了這座食堂。

那麼，羅威强這一行人到底是爲了甚麼要這樣做？

那只有一種解釋：羅威强他們此來，是懷有甚麼目的的。

「楚兄，認識那五個人麼？」魯明志邊瞧着走過來的羅威强一行人，邊低聲問楚天舒。

楚天舒一直斜睨着羅威强五人，低聲說道：「走在前頭的那一位，就是當今武林中兩大幫派之一的金龍幫的少幫主雲中龍羅威强，走在其後面的四人，大概是他的手下。」

「甚麼？走在前頭的那個人，就是金龍幫的少幫主羅威强！」甘肅頓時睜大了雙眼，幾乎從椅子上站起來，直瞪瞪地打量着快將走到桌子前的羅威强。

「楚兄，據說此人的聲名不怎麼好。」韋鳳珠撇撇咀說，同時將目光偏開。「看樣子，他們是衝着我們來的。」

楚天舒稍微頷首道：「韋姑娘，他們確是衝着我們來的，沉着一點，看看他們的來意。」

就在說話的功夫，羅威强已當先來到五人那張桌子前，傲然地掃了五人一眼，當目光落在韋鳳珠的臉上時，頓時露出貪饞的神色，肆無忌憚地直在韋鳳珠的臉上溜轉着。

韋鳳珠被他瞧得又羞又怕，正欲發作，甘肅已首先看不過眼，虎地站起身來，含怒道：「瞧你賊眉賊眼的，站在這裏幹麼？沒的壞了我們吃飯的胃口！」

羅威强的神色頓時變得很難看，目光一轉，兇狠地盯着甘肅，開口說道：「嘿，你這傢伙是誰？胆敢在我面前胡說八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我祇知道你是個賊坯！」甘肅呸地一聲，罵出口來。

羅威强的臉色刹那驟變，似欲發作，但隨即便隱忍下來，冷笑一聲，自大地說道：「你這傢伙大概是從山洞裏鑽出來的野猴子，居然連我是誰也不知道，簡直瞎了眼！」

聲落人動，馬上便有一個他的手下斜閃疾撲出來、右手二指如鈎，直取甘肅的雙眼。

千萬別小覷了那個漢子毫無花巧的那一招二龍爭珠，那一份快與勁，一般的武林高手也及不上。

甘肅可說是最深切地體會到那一招之勢道的凌厲。

對方的二指距他的雙眼大約還有一尺左右，他已强烈地感受到有兩縷强猛的勁風，疾取向他的雙眼。

他急忙偏身仰首，同時一掌橫切向對方的脅下。

驀地，那漢子悶哼一聲，閃撲向甘肅的身子陡地斜跌去，幾乎跌了個狗吃屎！

魯明志與尚振揚驟見那人出手撲擊他們的師弟，俱變色而起，正欲出手，看到那人斜斜蹌跌開去，兩人才收住將發的招式，但仍然戒備着。

韋鳳珠也霍地站起身來，隨時準備動手，由於她就坐在楚天舒的旁邊，因此，她看到是楚天舒在那人閃撲向甘肅的刹那，右脚自櫈下倒蹬出去，準確地蹬在那人的腿脚側上，令到那人斜斜蹌跌開去的。

這一着，羅威强也看到了，臉色變得更加難看了，雙眼一睜，喝止了那個才穩住身形便一個轉身，怒撲向楚天舒的漢子，乾笑兩聲，說道：「楚天舒，原來是你！」

楚天舒仍然坐在櫈子上，側轉頭，不亢不卑地道：「羅少幫主，這麼巧，在這裏遇上了。」

羅威强兩道兇厲的目光在楚天舒的身上溜轉着，一副瞧不起人的樣子。「楚天舒，你胆敢暗算我的手下，你以爲你是甚麼東西？」

楚天舒居然按捺得住，沒有發作，淡然一笑，說道：「羅兄，這麼大陣仗的想幹甚麼？更且氣勢洶洶的，不是來找我們的晦氣吧？」

羅威强夷然道：「我是來向你要一樣東西的！」

就這說話之間，羅威强那四名手下已將楚天舒他們坐着的那張桌子包圍起來。

楚天舒仍然安坐着，鎭定地道：「羅少幫主，我自問與你素無瓜葛，更無來往或是交易，我甚麼時候欠了你的東西，你不是神經有點問題吧？」

「楚天舒，你胆敢戲弄我！」羅威强勃然怒道：「別裝蒜了，快將那東西交出來。」

楚天舒臉色倏地一沉，語氣也重了。「羅威强，你呼叫甚麼？我楚某人可不吃你這一套，你以爲你是金龍幫的少幫主，江湖上的人，都要對你俯首聽命？」

一個鼻子有點歪的漢子馬上喝叱道：「楚天舒，你好大的胆子！哼哼，江湖上武林中，有那個胆敢不給我們少幫主幾分薄面！你瞧不起我們少幫主，便是與我們金龍幫爲敵！」

「金龍幫有甚麼了不起？」甘肅夷然道：「你以爲抬出金龍幫的名頭，我們就會被唬住了麼？呸！我們偏不賣賬。」

羅威强與他的四名手下俱變了臉色，羅威强的眼中兇光閃現，磨着牙道：「給我動手教訓這幾個傢伙！但別動那妞兒一根頭髮。」

接目光一轉，邪惡地在韋鳳珠的身上溜轉着，一副已將楚天舒四人看作死人的神態。

魯明志師兄弟三人早已蹩了一肚子的悶氣，這時再也忍不住了，甘肅是個火燥的人，不等羅威强那四名手下動手，已第一個撲向那個歪鼻漢子。

但與他動手的却不是那個歪鼻漢子，而是那個站在甘肅左側，豁唇的漢子，悶聲不响地，手中那根峨嵋刺颯地疾刺向甘肅的右側腰脅上！

這一着，可謂陰毒異常。

要不是魯明志眼急快，驚瞥之下，順手將面前的那隻酒杯迅急地疾射向那豁唇漢子的手臂肘，令到對方不得不縮手撤招，否則，甘肅肯定會着了道兒。

「颯」地一聲，一道刀風急襲向魯明志的頭側，魯明志吃了一驚，身子疾忙往下一矮，同時一肘斜撞出去。

乘機出手偷襲魯明志的是堵在他的那一面的那個缺了左耳的漢子，此人使的是一柄刀身狹長的利刀，一刀揮出，幻起一道寒芒！

此人一刀斬空，幾乎被魯明志那一肘撞個正着，慌不迭暴退開去，但仍然被魯明志那一肘撞着了腰腹上的皮肉，禁不住哼出聲來。

原來，魯明志那一肘足足運聚了七成內勁，因此，雖然那一肘只是僅僅撞在那缺耳漢子的腰腹上，但從肘上湧出的那股內勁，仍然有如一柄鐵鎚般重重地擊了

下般，不但腰腹上一陣劇痛，腹內也一陣劇痛。

尚振揚已與那歪鼻漢子幹上了！

另一個右眉半禿的漢子亦纏上了楚天舒，手上那柄三尖大鐵叉盡往楚天舒的身上要害招呼。

楚天舒沒有還手，只是一味閃挪遊走，妙的是，那漢子的三尖大鐵叉根本連他的衣角也沾不上。

但在三五招之內，楚天舒也不可能奈何得了那個漢子。

一時之間，食堂之內除了韋鳳珠與羅威强之外，其他的八個人皆捉對兒幹上了。

羅威强一直就像一頭饞咀的貓兒看着一條魚那樣，目光灼灼地看着韋鳳珠，那目光你說有多可惡便有多可惡。

韋鳳珠恨不得將他那雙邪惡的眼珠子挖出來。不過，她極力忍耐着，她不想因爲一時的衝動，而將自己送入對方的「虎口」內。

對於金龍幫這位少年幫主，她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却早已聽聞過其人其事。知道其人已盡得乃父——現在任金龍幫幫主羅洪烈的眞傳。而羅洪烈在武林中，與少林武當兩大派的掌門人及丐幫幫主窮神岳天祥合稱爲武林四大頂尖高手，其一身武功修爲可想而知，而既然羅威强已盡得其眞傳，那怎也不會差到那裏，而事實上，羅威强的武功也極之了得，在年輕一輩中，被推許爲其中的表表者。

再不自量，也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對手，這就是她雖然怒火塡胸，但仍然隱忍不發的原因。

若是她不幸落在羅威强的手上，對於楚天舒四人將會極之不利，而楚天舒四人爲了她，肯定會聽任羅威强的擺佈，這就是她最顧慮的一點。

「哼」了一聲，她將頭別過一邊，連正眼也不看羅威强一眼。

「姑娘好美啊。」羅威强却涎着臉，賊溜溜地看着韋鳳珠，嘻嘻笑道：「請問芳名怎樣稱呼？」一頓，又說道：「姑娘美人，芳名也一定很美的了。」

韋鳳珠聽着，只感到一陣肉痲，抿着咀，不理睬他。

羅威强却不以爲忤，仍然嬉皮笑臉的，忽然走前一步，伸手就往韋鳳珠的肩頭搭去。「姑娘，妳怎不說話啊？是不是害臊得說不出話來？」

韋鳳珠那剎那就像避蛇蝎般，一擰腰，閃了開去。

但羅威强却更放肆，倏地身形一欺，張開雙臂往韋鳳珠的腰肢摟去。「姑娘，有什麼好害臊的，咱們親熱親熱，在下担保你以後就不會害臊的了。」

韋鳳珠再也忍不住了，嬌叱一聲：「無恥之徒！」身形疾旋，一道劍光隨着她疾轉的身形，繞體揮掃出去！

韋鳳珠這一招可說是意外之招，加上羅威强又色迷迷地張臂向她摟抱，那應該是很難躲避得了的。

但羅威强却輕捷地往橫裏一縱，便避過了韋鳳珠那一招，並且以分光掠影的手法，疾抓向韋鳳珠的手腕！

韋鳳珠又一聲嬌叱，疾轉的身形驀地一窒，劍光倏沉，斜斜向羅威强腿膝。

羅威强一聲：「好劍法！」手勢猝沉，曲指一彈，錚的一聲，奇準無比地彈在韋鳳珠的劍背上，硬是將她的長劍彈歪開去。

同時間，他的左手倏探，直往韋鳳珠的嬌靨上摸去。「美人兒，我是越瞧越喜歡妳了，若得一親芳澤，在下甘願一生一世長爲裙下之臣。」

韋鳳珠直恨不得亂劍將他剁爲肉醬，臉上寒霜倏現，偏首張口，「蒲」地一聲，一口唾沫吐射向羅威强的臉上。

羅威强急偏身，避過那口香唾，嘻嘻笑道：「姑娘妳是怎麼了？莫不是欲學：嚼爛紅茸，笑向檀郎唾吧？」

韋鳳珠從未被人如此調戲過，惱怒得她咬牙切齒的，怒叱一聲：「該死的登徒浪子！」「刷刷刷」一口氣向羅威强刺出數劍。

羅威强冷不防之下，被逼得退了兩步，但隨即便左閃右避的，輕巧地避過韋鳳珠緊接刺來的幾劍，並且出手還擊，口裏仍然不三不四地說着：「姑娘，妳發什麼狠？有勁何不留着與在下到床上去使？嘻嘻！美人即是美人，連惱怒的樣子，也是這麼美，怎敎在下不意馬心猿！」

韋鳳珠惱恨得銀牙咬碎，使出渾身解數，但就是奈何不了對方，並且還開始被對方的雙掌逼得微向後退。

羅威强就憑着一雙肉掌，與韋鳳珠周旋着，直將她手上的長劍視如無物，口裏一直說些不堪入耳的話。

本來，以韋鳳珠的身手，雖然稍遜羅威强一籌，但也不至於如此不濟的，壞就壞在她被對方那些話刺激得怒氣塡胸，因而亂了章法，不然，憑着掌中那柄利劍，足可以與對方一雙肉掌周旋下去，除非對方也亮出兵刃。

「姑娘，別盡是兇巴巴，撒手吧！」羅威强嘻笑着，忽然間一掌反拍在韋鳳珠那柄長劍的劍身上。

韋鳳珠陡覺自劍身上傳來一股很强勁的反震之力，震得她手臂一陣發痲，痠輭無力，五指不由一鬆，長劍便脫手飛了出去。

韋鳳珠不由發出一聲驚叫，身形斜退開去。

「美人兒，別怕，咱們親近親近啊！」羅威强邪笑聲中左手疾探，扣向韋鳳珠的右手腕。

韋鳳珠居然無法避得過羅威强那一扣。

她驚急怒恨得淚水便在眼眶內打轉，但卻無法擺脫得了對方那一扣，眼看着便要被扣上，羅威强臉上那種得意之色更盛，驀地，一聲朗喝中，一道刀光有如天外飛虹般，颯地飛斬向羅威强的左手腕！

羅威强在冷不防之下，大吃一驚，怪叫聲中，疾忙縮手橫閃。

「颯」一聲疾響，手指一涼，接一陣火燒般炙痛，他不由吸了一口氣，定睛一看，食中二指上，被削劃得皮破血流，幾乎傷及指骨！

他的心底不由泛起一股寒氣，急翻眼看看，原來驟然間一刀斬來，解救了韋鳳珠的，是楚天舒！

本來，他一直有點瞧不起楚天舒的，但經此「一刀」，他不敢再對楚天舒心存輕視了。

剛才，要是換上是另一個人，只怕一隻手已被楚天舒那一刀斬了下來！

韋鳳珠驚魂稍定，身子往楚天舒的身邊一閃，叫了一聲：「楚兄！」

楚天舒忙關切的地道：「韋姑娘，妳沒事吧？」兩道目光落在韋鳳珠的臉上。

恰好，韋鳳珠也抬起目光瞧向他，四目交投之下，兩人的心弦皆劇烈地震憾了一下。

——楚天舒從韋鳳珠那兩道目光中，發覺其中含情意。

——韋鳳珠也從楚天舒的目光中，看到在關切中，隱含一絲情意。

「我沒有什麼。」韋鳳珠只覺臉上一陣發熱，急忙垂下目光，語聲也有點怯怯的。

羅威强看到兩人那種郎情妾意樣子，不由妒火中燒，恨不得將楚天舒一拳砸成肉醬，眼中殺機畢露。

「楚天舒，我今日不殺你，誓不罷休！」羅威强厲喝聲中，「錚」然將他的兵刃亮出來，赫然是一柄鋒芒閃射的二尺短刀。

那柄短刀式樣古怪，刀尖微翹，刀身青湛湛的，一看便知道是一柄好刀。

* * *

楚天舒看眼魯明志那邊，只見魯、甘、尚三人仍在與那個漢子在拚搏着，那個被他擱倒了，右眉半禿的漢子，則仍然像一條死狗一樣，躺在地上，不過，那漢子沒有死去，只是被他一掌擊在頸側的血脈上，昏倒過去。

其實，那四個漢子的身手皆不俗，要不是那漢子一上來便對他心存輕視，他還不會在三招之間，便將他擱倒，及時出手救了韋鳳珠！

他雖然對羅威强的下流很不齒，也很憤怒，但他仍然按捺着。他想先弄清楚，羅威强向他要的是什麼東西。

「羅威强，你向我要的那樣物件，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根只有寸許的斷玉條！」羅威强雖然色迷心竅，差一點忘了此來的目的，這時被楚天舒一問，他忙一口便說出來。

「姓楚的，你若是識趣的，便馬上交出來，我也不爲已甚，不然，哼哼，你是自尋煩惱。」

楚天舒心頭一跳，問道：「你要那根斷了的玉條幹麼？是誰說在我身上的？」

「我要來幹什麼？你管不着！」羅威强大剌剌地道：「至於是誰告訴我的，我不喜歡告訴你，你只是要將那根斷玉條交出來便萬事皆休！」

「一定是惡鬼幫的人告訴你的！」韋鳳珠尖銳地道：「你一定是惡鬼幫的人！」

「美人兒，妳說什麼啊？」羅威强馬上換上了一副色迷迷的笑臉，瞧着韋鳳珠。「惡鬼幫？多可怕的名稱，嘻嘻，幸好這時候是大白天，不然，準給妳嚇了一跳！」

韋鳳珠被他氣得「呸」地一聲，吐了口唾沫，將頭別轉。

「想不到堂堂金龍幫的少幫主，居然甘爲惡鬼幫驅使，若傳到江湖武林中，哼，只怕……」

楚天舒那句話還未說完，羅威强便已截道：「姓楚的，你簡直在大放厥詞！我什麼時候自認是惡鬼幫中人？赫！要不是她——我的美人兒說出惡鬼幫三個字，我可是從未聽聞過江湖上有這麼樣的一組合！」

看他說得信誓旦旦的，似乎不像是狡賴之詞，楚天舒直視着對方，說道：「你既然不是惡鬼幫中人，怎會知道那根斷玉條的事的？」

「本來我是不想說的！」羅威强用勉强的語氣道：「不過，爲了証明我不是那個什麼惡鬼幫中人，我才對你們說出因由吧！」一頓，加重語氣道：「我之所以向你們取回那根斷玉，乃是受人所托！」

「哼，一派胡言！」韋鳳珠冷笑一聲。

「美人兒，我說的可是字字屬實啊！」羅威强裝出委屈的樣子。「難道我有堂堂的金龍幫少幫主不做，却去自甘作賤，聽命他人麼？」

「好吧，就算你是受人所托，你那麼輕易相信那個人的話？」韋鳳珠道：「難道那個人不可以騙你，或是利用你來達到什麼目的麼？」

「美人兒，這一點不用妳來替我操心。」羅威强笑笑說道：「不過，我仍然很感念妳對我的關心。」

「呸！不知羞恥，亂放厥詞，討厭！」

韋鳳珠惱怒地罵道。

羅威强不以爲忤，依舊嬉皮笑臉地道：「美人兒，俗謂：罵者，愛也。我知道妳心裏很喜歡我的，那何必怕羞，要拐彎抹角地說出來？」

「無賴！」韋鳳珠被他氣得一張嬌臉又青又白的，但又奈何不了他。乾脆別轉頭，不再與他瞎說。

楚天舒心中也很惱怒，但他沒有發作，但一張臉却沉了下來。「羅威强，你也瞎纏夠了，該離開了吧？」

「你們若不交出那根斷玉條，絕不罷休！」羅威强一副吃定了楚天舒他們的樣子。

「既然已將話說絕了，那就只好在手底下見個眞章了！」楚天舒毫不示弱地說。接着對韋鳳珠說道：「韋姑娘，妳過去助魯兄他們一臂之力，這位羅少幫主，由我來應付就成了。」

韋鳳珠想說什麼，但却被楚天舒搖搖手阻止了，只好有點不大情願地向仍在與羅威强三名手下纏鬥着的魯明志三人那邊。

但她在縱掠出去的剎那，仍然低說一聲：「楚兄，小心。」

楚天舒心頭一熱，幾乎想不顧一切，要將心中那句不敢說出來的話，向她直說出來，但他還是忍住了，只是充滿愛意地偏轉頭．瞥了韋鳳珠的身形一眼，忙收回目光，注視着羅威强。

羅威强看前眼內，妒火中燒，眼中噴出火來，咬着牙，兇狠在說道：「楚天舒，你好不自量力，胆敢與我相抗！」

「羅威强別再說廢話了，動手吧！」楚天舒懶得再與他瞎說，手中刀一擺，蓄勢以待。

羅威强一眼瞧到楚天舒擺出的那個架式，眼色驟變了一下，神色凝重起來。那柄短刀在胸前一豎，擺出一個頗爲怪異的架式，與楚天舒對峙着。

羅威强這個人雖然狂妄自大，但還不至於目無餘子，從楚天舒擺出的那個架式，他已看出對方根本無懈可擊，心中不禁懍然警惕，知道遇上了勁敵。

同樣，楚天舒也從羅威强那個怪異的勢式，看出那是一着非常高明的攻守兼備之勢，他同樣找不到對方的破綻，因此，他亦不敢先出手，以免與對方可乘之機。

兩人互相對視着，其中不斷地聽到那邊傳來的打鬥聲，這自不免影响了他們的心情。

只不過，羅威强所受的影响比楚天舒要大。

那是因爲從那不斷傳來的打鬥聲中，同時响起羅威强那三名手下其中一個的悶叫聲。只要稍有經驗的人都聽得出，那是一個人在着了道兒後，才會發出的叫聲。

聽到自己的手下不敵中招而發出叫聲，相信不論是誰，心情多少都會受到影响的。

終於，羅威强再也忍不住了——若是待到自己的手下全被擱到，那時候形勢會對他更加不利，不是一對一，而是五對一，只怕他有通天遁地的本領，也鬥不過對方五人聯手合擊！

發出一聲低吼，他終於發動了攻勢——筆直地斬出一刀！

千萬別小覷他那看似平平無奇的一刀，楚天舒一眼便看出他那一刀之中，最少包含了十多個變化，而且，幾乎沒有破綻露出。

但若是閃避，那勢必先機盡失，高手過招，往往爭的就是先機，而勝負之數，亦往往繫於「先機」之上，那是萬萬不可以錯失的。

因此，楚天舒毫不退讓，亦一刀揮斬出去！

兩刀交擊，有如兩道電光閃擊般，發出一下「鏗」的激响聲，兩條身形同時停窒了一下，跟着，兩人的身形便交纏錯閃起來，兩道刀光交織成一片，响起一陣密如珠串般的鏗鏘之聲。

兩人都知道對方是勁敵，因此，一交手，便全力施爲！

而在兩人附近的桌椅，紛紛在刀光中碎裂散射，由此可見，兩人拚鬥之激烈！

魯明志師兄弟三人由於有韋鳳珠的相助，很快便將相持之勢扭轉過來，先是解決了那個豁唇的漢子，形勢更加一面倒，在四對二的情形下，很快又解決了那個缺耳的，剩下那個歪鼻漢子在四人的合擊之下，更加不堪一擊，結果，在三招不到之間，便又倒下了。

其實，那四個漢子可不是好相與的，在金龍幫中，也算得上是有名次的高手，不然，羅威强也不會要他們四人跟他。

由於那四個人的臉孔上，皆有一樣損缺，因此，被稱爲金龍四奇。

提起金龍四奇，江湖武林中，鮮有不聽聞其大名的，這四人的身手，可想而知了。

若是一對一，說不定在纏鬥之下，魯明志四人會敗在他們的手上。

不過，無論如何，金龍四奇現在都被擱倒了。

* * *

魯明志四人站在一旁看着楚、羅兩人的激鬥，根本無法加以援手，甚至不敢站得太近，以免被那厲烈的刀風所傷。

四人可說大開眼界。

韋鳳珠瞧着，終於忍不住對魯明志道：「魯兄，你看得出……楚兄能夠應付得了那個無賴麼？」

魯明志目不轉睛地看着，聞言之下，蹙着眉頭，沒有把握地道：「韋姑娘，我……一時之間，看不出楚兄與那姓羅的誰佔了上風……不過，我却對楚兄有信心……」

話未說完，陡聽激鬥中的兩人同時暴喝一聲，跟着便是三下「鏗鏗鏗」的强猛交擊聲。

魯明志與韋鳳珠忙定睛望過去，只見兩條人影乍分乍合，仍然激鬥在一起，分不出勝負。

「二師兄，看樣子楚兄似乎稍遜……姓羅的。」尚振揚有點躭心，他偏首對魯明志說。「剛才，楚兄被震得比那個姓羅的退得開了點。」

「二師兄，我們要不要出手相助楚兄？」甘肅躍躍欲動地說道。

韋鳳珠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從她看着魯明志那種焦灼的眼神，可以看出他的心情。

魯明志凝視着激鬥中的楚、羅兩人，雙眉蹙攏着，說道：「你們也不是看不到的，眼前這情形，根本無法插手相助，還是再看下去，要是情形實在不對，我們才出手相助吧。」頓一下。又說道：「暫時來說，楚兄還能夠應付得了的。」

「二師兄——」甘肅驀地疾叫一聲，激鬥中的兩人亦倏地一分，終於分出勝負來。

魯明志、韋鳳珠四人不由呼叫一聲：「楚兄！」不由自主地搶撲上去。

分開來的楚天舒與羅威强兩人在乍看之下，似乎不分勝負——兩人皆搖搖晃晃地站着直喘氣。手上的刀皆垂了下來，由此可見兩人拚鬥之激烈！

兩人的身上皆有血流出來，楚天舒傷的是左臂側，而羅威强則右腰上。

兩人仍然有如兩頭受了傷的獅子般，互相對視着，但當魯明志四人衝到楚天舒的身前時，羅威强忽然重重地栽跌落地上，並且張口噴出一口血來。

楚天舒雖然站着，雖然他的身子仍然搖晃着，而他手上的那柄刀有如狗齒一樣，崩缺了好幾處。

羅威强那柄短刀却絲毫無損。

不過，敗的却是他。雖然楚天舒勝得很艱險。

「楚兄，你沒事吧？」韋鳳珠拋開了男女之間的那種顧忌，急伸手扶住楚天舒，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魯明志也伸手扶住了楚天舒的另一邊，關切地瞧着他。

「我……一點點傷，不要緊的。」楚天舒無力地搖搖頭，彷彿大病初癒般。

「沒有事就好了。」韋鳳珠吁口氣。

「快到那邊坐下來，將傷口包紮好再說。」與魯明志左右扶着楚天舒，走向最近的一張椅子。

「將羅威强制住……不要讓他溜了。」楚天舒喘息着說道。

甘肅與尚振揚答應一聲，走向倒在地上的羅威强。

羅威强顯然受了極重的內傷，跌倒下去後，居然無法再站起來，眼睜睜地看着甘、尚兩人走到他的身前，出手封了他身上三處大穴。

「楚兄，要不是你，縱使令我們師兄弟三人之力，也不是羅威强的敵手！」魯明志由衷地對氣息已漸平復下來的楚天舒說。

韋鳳珠正在小心地，替楚天舒左臂上的傷口敷上刀傷藥，并用自己的一條絹帕將傷口包扎起來。

長長地透了口氣，楚天舒慶幸地說道：「羅威强這位金龍帮的少帮主確是名不虛傳，要不是他首先沉不住氣，以至心浮氣燥，只怕我也不是他的敵手！」

「楚兄你太謙了，他如今不是成了階下囚麼？」甘肅對楚天舒佩服得不得了，朝他翹起大拇指。

「甘兄，我說的是實話！」楚天舒正容道：「照我估計，他已得其父仗以成名的『龍飛九天』刀法九成火候，相信你們也知道，其父當年就是憑着那套『龍飛九天』刀法，加上常人不及的魄力才幹，一手創立了金龍帮的，那套刀法之精奇霸道，乃是武林中公認的。可惜羅威强的內力稍遜於刀法，不然，我們決不可能保得住那根斷玉條！」

「眞有那麼厲害？」甘肅仍然有點不相信。

「五師弟，剛才的情形你也看到的了，我們不是都暗中替楚兄担心麼？」魯明志道：「你難道忘記了師父生前曾說過，『龍飛九天』刀法，乃是當今武林中公認爲最犀利的一套刀法麼？」

「還痛麼？」韋鳳珠替楚天舒包扎好，輕柔地問道。

楚天舒伸展一下手臂，感激地道：「不痛了，就像沒有受傷那樣。韋姑娘，謝謝妳。」

「楚兄，莫非韋姑娘替你敷的是靈丹妙藥？怎麼這麼快便痊癒了？」尚振揚打趣地笑說道。

那知道却弄得兩人頓時不好意思地各自將頭垂下，臉上熱烘烘的。

甘肅哈哈一笑，也打趣地道：「四師兄，韋姑娘又不是天上的仙女，那來的仙丹靈藥？不過，就算是一撮香灰，經過韋姑娘的玉手敷在楚兄的傷口上，馬上便變成了仙丹靈藥！楚兄，你說是不是？」

韋鳳珠羞臊得一臉紅暈滿佈，但她却一點也沒有着惱，反而心裏甜絲絲的，暗中感激甘、尚兩人於說笑中，將她不敢表露出來的情意，說了出來。

其實，這兩日來，魯明志師兄弟三人已看出楚、韋兩人情意暗露，因此，尚振揚才會「斗胆」向兩人打趣。

楚天舒聽了甘肅、魯明志的話，當然也意會到他們的話意，雙眼瞟了韋鳳珠一眼，立即又轉頭望向別處。

霹靂一聲烟消雲散

「楚兄，怎樣處置羅威强與他的四名手下？」魯明志看一眼地上的五個人，對楚天舒說道。

他是故意岔開話題的，以免楚、韋兩人太過尷尬。

楚天舒想了一下，說道：「先將他們帶到後面，查問一下他們到底是甚麼人要他們代爲奪取那件斷玉條的，這是最重要的，若是有另一伙人要搶奪的話，事情就會變得棘手多了，那時，我們不單止要對付惡鬼帮，還要對付其他的人，那就要從新部署一番了。希望不會有別的武林人物插手吧，不然，單憑我們幾個人，肯定應付不了。」

頓一下，又說道：「對於羅威强這五個人，我們也不要太過難爲他們……」

「楚兄，你不是要我們向他們賠不是，然後放了他們吧？」甘肅不以爲然地截斷了楚天舒的話。「金龍帮有甚麼了不起？我可不怕他們。」

「五師弟，你且聽楚兄將話說完，才說話吧？」魯明志教訓地對甘肅說道：「我相信楚兄不會是一個怕事的人，否則也不會自動相助我們，找出殺害師父與裘、金、洛三位師伯的兇手！」

尚振揚也接口道：「五師弟，你就是性子急，想到就說！楚兄那樣說，必有道理的，你就是不會用腦袋去想一想？」

「魯兄、尚兄，算了，我知道甘兄是一個直性子的人，想到就說，其實，也難怪他那樣說的，要不是我們這一次急着要對付的是惡鬼帮，爲免節外生枝，我決不會輕饒了羅威强與他的四名手下！」楚天舒語聲稍頓，又說道：「說實話，我不是怕了金龍帮，但却不想在這個骨節眼上，招惹上金龍帮的人，畢竟，金龍帮乃是江湖上兩大帮中的一帮，勢力幾乎遍佈江湖、若是被他們纏上了，那不但不能全力對付惡鬼帮，說不定，還會被其有機可乘，因此，若查明羅威强確是受人所托，才向我們奪取那件斷玉條，那麼，我們也不爲已甚，放過他們算了。」

略頓，雙眉倏揚，目注着甘肅，以堅決的語氣道：「當然，若是查問出，羅威强其實是有意插上一脚，也在打那件斷玉條的主意，那我們只好與之週旋到底！因爲就算我們肯罷休，他們也決不會罷手的！」

「楚兄說得對。」韋鳳珠雖然臉上紅暈仍未退盡，但她仍然開口說話，表示讚同楚天舒的話。「目前，我們主要對付的是惡鬼帮，因此，能夠不惹上他們，還是不要惹上他們，以便全力對付惡鬼帮，魯兄，尚兄，你們說是麼？」

魯明志與尚振揚同時點點頭，表示讚成韋鳳珠所說的見解。

「五師弟，事有輕重主從。眼前，我們全力對付的是惡鬼幫，其他的，都是次要的，而楚兄與韋姑娘所說的，正是這意思，你明白麼？」魯明志開導地對甘肅說。

甘肅點點頭，說道：「二師兄，楚兄，韋姑娘，我剛才是氣不過羅威强那種目中無人的樣子，才會那樣說的，聽了你們

的話後，我若是仍意氣用事，那我的腦袋就是花崗石造的了。」

「你明白就好了。」魯明志道：「快動手將這五個傢伙弄到後面去吧。」魯明志說着已走到羅威强面前，一把將他揪起來，往肩頭上一搭，再走到那個豁脣的漢子前，抓住他的腰帶一提，便往後面他們租住的那個小院子走去。

跟着，楚天舒與尚、甘兩人也各有抄起一個，往後兩走去，只有韋鳳珠是空着雙手的。

畢竟，她是個女孩子，有所不便，也所以，魯明志才會提多一個往後面走，他正是顧慮到這一點。

＊ ＊ ＊

「羅少帮主，你若是說出，委托你向我們代爲取回斷玉條的人是誰，楚某以人格担保，馬上放你們走，決不爲難你與四位貴屬。」楚天舒清楚地對被安置在一張椅子上坐着的羅威强說道。

魯明志與韋鳳珠、尚振揚、甘肅四人左右站着，八道目光有如八支利劍般，盯着羅威强。

羅威强雖然身上的穴道被制，動彈不得，但却能夠開口說話，不過，他却只是「哼」了一聲，一昂頭，露出一副不屑答理的表情。

性子火燥的甘肅眼一瞪，便欲發作，但却給楚天舒微一擺手，阻止了。

「羅少帮主，你以爲我們眞的不敢動你這位金龍帮的少帮主一根汗毛?」楚天舒兩道目光陡地變得尖銳起來，但語聲却沒有變化。

羅威强的反應是連「哼」也不屑哼一聲，只是將臉孔昂起得更高。

這一次甘肅再也忍不住了，手一揚，一巴掌摑在羅威强的臉上，响起「啪」的一下清脆聲响，羅威强那張昂起的臉孔被摑得猛地別到另一邊，半邊臉頓時紅腫起來，那五道指痕就像用烙鐵烙上去的那樣，火一般紅。

楚天舒想阻止，已來不及，也就算了。

韋鳳珠眼見甘肅賞了羅威强一巴掌，那刹那，她有一種解恨的感覺——她實在恨透了羅威强對她的「輕薄」，甘肅那一掌，可說是替她教訓了羅威强這個登徒子!

魯明志與尚振揚早就對羅威强那種不可一勢的狂態，看不過眼，兩人也很想出手教訓他一下，殺殺他的氣焰，不過，兩人却盡量隱忍着。先讓楚天舒問他，若是合作，那就算了，否則，兩人便不再「客氣」，決定好好地教訓一下他，看看是他的骨頭硬，還是兩人的拳頭硬。如今眼見甘肅動手賞了他一巴掌，兩人都感到一陣痛快。

羅威强被摑了一掌後，原本昂起的臉孔變得怪別扭地垂下來。但隨即便又猛地一揚首，怨毒地厲視着甘肅，厲聲道：「你……好……敢摑我!你……我……」

——魯明志五人皆從他的雙眼中，看到一絲恐懼之色。

——色厲內荏。

「啪」一聲，甘肅手一揚，又賞了羅威強一記耳光，直摑得他一邊臉孔又紅腫起來，別轉回那一邊去。

「哼，我摑你又怎樣?」甘肅氣虎虎地道：「你……(他本來想說『你他媽』三個字的，猛省到韋鳳珠在旁，忙將下面兩個字嚥住)落在我們的手上，莫說你只不過是金龍帮的少帮主，就算你是天皇老子，也教你死不了，脫層皮!看你還擺甚麼臭架子!」

這一次，羅威强再也不敢抬起頭來，那種不可一世的囂張樣子，不知丟到那裏去了，瑟縮着身子，咀裏發出哼哼唧唧的痛吟聲。

「姓羅的，怎麼?我還以爲你的骨頭很硬，怎知道才挨了兩巴掌，便變成一頭狗熊，眞是賤骨頭!」甘肅不屑地譏嘲道。

楚天舒與韋鳳珠、魯明志、尚振揚四人看到羅威强居然被甘肅兩「巴掌」便「馴服了。不禁高興地互相望了一眼。同時，也有點瞧不起他。

「羅少帮主，你現在不會不說了吧?」尚振揚一臉瞧不起的神色，對羅威强道。

羅威强的身子震抖了一下，有如一隻受了驚嚇的兔子般，慌不迭抬起頭來，惶急地道：「我說，我說!」

他這一抬起頭，楚天舒他們都清楚地看到，他的咀角有一縷血絲淌流出來，原本頗英俊的臉面已變成了豬頭一樣難看。

「那還不快說!」甘肅疾言厲色地喝道。

羅威强慌急地張口欲說，却被外面傳來的一聲「砰」然巨响震得窒住了。

楚天舒五人也被那一聲巨响震得心頭猛跳了一下，猜到必是有甚麼人闖了進來，五人之中，數楚天舒的反應及動作最快，第一個衝出去。

魯明志四人亦緊跟着先後衝出去，羅威强的眼中閃露出一抹希冀的喜色。

楚天舒才衝出屋外，一眼便瞥到那兩扇原本關起來的院門，已然洞開脫落，有三個女子正朝他這邊撲掠過來，不用說，那兩扇院門一定是那三個女子砸破的了。

楚天舒吸了口氣，馬上刹住身形，雙眼注視着那三個撲掠過來的女子，但他却看不出對方三人是甚麼來歷身份，不過，却猜到，對方三人極有可能是羅威强的人。

魯明志四人這瞬間亦已掠出屋外，在楚天舒的身旁停下來，注視着那三個撲掠過來的女子，眼中都露出一絲猜疑之色。

眨眼間，那三個女子已掠到五人的面前，將身形刹停下來，六道目光在五人的身上掃來溜去。

三個女子的年紀都很輕，大約二十上下。三人之中，當中而站的那一個像是三人之首，也數她的神色最冷厲，年紀也似乎比左右那兩個稍大。

三個女子的樣貌都姣美如花，只是，臉上的煞氣頗濃，也太冷寒了，給人一種女「羅刹」的感覺。

「三位姑娘是甚麼人?」楚天舒有禮地朝那三個女子抱拳一禮。「三位這麼闖進來，不覺得太過份一點了麼?」

「我們就是你們想找尋的人!」當中那個女子眉梢一剔，寒冷地道：「你們不是要找我們麼?如今我們找上門來，免得你們瞎找亂尋，你們該謝謝我們才是，你還

說我們這麼闖進來太過份，眞是不識好歹!」

「赫!你們……就是惡鬼帮的人?」魯明志雙眼驟睜。驚詫地看着對面那三個女子，語氣中透出不大相信的意思。

就是楚天舒、韋鳳珠與及尚振揚、甘肅四人，也面露驚詫之色，看着那三個女子。

在他們的想像中，惡鬼帮的人既使不是青面獠牙，牛頭馬面的惡徒，也應該是兇神惡煞的兇惡之徒，那樣才名實相符，那知道，却大出他們意料之外，怎不教他們大感驚詫。

就算換了是任何別的人，也決想不到，三個姣美如花的女子，會是聞其名而令人不寒而慄的惡鬼帮中人。

「怎麼?不相信?」當中那女子傲然道：「想不到吧?」

「三位姑娘公然找上我們，大概是爲了那根斷玉條吧?」楚天舒單刀直入，一口便說出來。

「你——大概就是那個姓楚……叫甚麼天舒的好管閒事的傢伙吧?」當中那女子不答反問，兩道目光滴溜溜地直在楚天舒的身上溜轉着。

韋鳳珠瞧到那女子那樣肆無忌憚地「瞧」着楚天舒，不由心中有氣，忍不住「哼」出聲來。

魯明志師兄弟三人也看不過那女子那種目中無人的囂張樣子，甘肅正想說話，却聽楚天舒已說道：「區區正是楚天舒。」一頓，微帶訝異地道：「姑娘，你我素未謀面，怎會認出區區的?」

「姓楚的，今日我們看清楚了。你不愧是一位人物。」那女子避而不答，兩道目光仍然放肆地在楚天舒的臉上溜來轉去，臉上的寒霜也消溶了。

韋鳳珠氣惱得不由在心中暗罵一聲：「下賤!」口裏却沒有說甚麼，畢竟，她還是一個女孩子，雖然與楚天舒已情愫互生，但還不宜表露出吃醋的樣子。

甘肅却再也忍不住——看不過眼，叱道：「嘿!你這個鬼女，好不知羞耻!」

那女子被甘肅那句話說得臉容一沉，頓時罩上了一層寒霜，那雙俏眼也頓時煞光暴射，目光一轉，盯在甘肅的臉上，語聲尖冷地道：「你是誰?胆敢說我不知羞耻?」

「妳——我姓甘，名肅，妳這個鬼女……」

「我要將你打下十八層地獄!」那女子話聲出口，身形隨動，向甘肅撲過去。

「姑娘且慢動手!」楚天舒身形橫閃，擋在甘肅的面前。「何不將來意道明，才動手不遲!」

那女子身形倏窒，兩道目光在楚天舒的臉上溜轉了一下，語氣頓緩。「姓楚的，看在你的面上，本姑娘且讓那姓甘的傢伙活多一會!」

「大言不慚!」韋鳳珠終於忍不住，衝口而出。

那女子臉色一沉，目光轉落在韋鳳珠的臉上，正想說話，楚天舒已開口說道：「姑娘，請道來意。」

「你是明知故問。」那女子妙目一轉，落回楚天舒的臉上。「首先，你們先將羅少帮主放出來!然後……」

「鬼女，聽妳這麼說，羅少帮主莫非已投靠了惡鬼帮?」尚振揚脫口說道。

「師兄，就算姓羅的不是惡鬼帮的人，也必是受這鬼女之托，甘願出面向我們討取那……件東西的。」甘肅接口說道。

「姓甘的，你說對了。」那女子道：「羅威强確不是本帮中人，他確是受我所託，自願爲我出頭，向你們討取那根斷玉條。」

「這麼說，妳這一次找上我們，除了要人之外，主要還是來討取那根斷玉條的了?」

「姓楚的，你不但一表人材，腦筋也很靈活啊!」那女子向楚天舒挑了個媚眼。

「妳……一定是用狐媚手段，迷住了羅威强這個好色之徒，才會甘心爲你所用。」韋鳳珠眼見那女子向楚天舒挑媚眼，如何按捺得住心中陡生的那股妒意，叱罵出聲。「簡直不知羞耻!」

「妳是怎麼了?不是吃醋了吧?」那女子居然一點也不惱怒，，反而嘻地笑了一聲。這一笑，令到她看上去更爲妖媚，兩道目光在韋、楚兩人的身上溜了一轉，接說道：「我這叫投其所好，要不，姓羅的色魔又怎會甘爲我用?」

「恬不知耻!」韋鳳珠一時間想不出甚麼說話來駁斥那女子，只好怒叱一聲。

「姑娘好手段!」魯明志忽然插口說道：「請問姑娘怎樣稱呼?相信在惡鬼帮中，地位一定不低。」

「我姓甚麼?你很想知道麼?」那女子兩道目光一轉，似笑非笑地瞧着魯明志。「先報上你的姓名。」

「魯明志。」魯明志接口說道：「姑娘現在可以說了吧!」

「哦!原來你就是崔朝相的那個二弟子。」那女子一臉瞧不起的神色。「你還不配知道姑娘的姓名!」

「那你又憑甚麼向我們要人幷討取那根斷玉條?」甘肅自從知道對方三人就是惡鬼帮的人。一直很想動手教訓她們一下，好替師傅報仇，如今聽那女子那麼說，再也按捺不住，怒喝一聲，猛撲向那女子。

那女子冷笑一聲：「就憑我們是惡鬼帮中人，足夠了!」身形凝立不動，瞬也不瞬地瞧着甘肅撲過來的勢子，咀角噙着一抹冷笑，直到甘肅那一招似拳非拳，似掌非掌的招式疾擊到她的頭臉前，她才發出一聲冷叱。「回去!」右手一抬，翠袖翻飛中，飛捲向甘肅的右手。

甘肅那刹那恍似被毒蜂螫了一口般，口裏發出一聲悶叫，身形暴然蹌退回去，那條右臂也虛垂下來，臉上露出一片痛苦之色。

楚天舒及魯明志、尚振揚、韋鳳珠都看不出那女子是以甚麼手法傷了甘肅，吃驚之下，先後撲前去。

——楚天舒身法最快，擋在甘肅身前，以防那女子乘機向甘肅下毒手，而韋鳳珠則與他幷肩而立，魯明志與尚振揚左右扶住了甘肅。

「五師弟，你怎樣了?」魯明志急切地問。

甘肅痛哼一聲，將右手抬起來。

魯、尙兩人目光落在甘肅的右手掌上，只見他的右手掌上，赫然像被烙鐵烙了一下般，留下一個凹陷下去的指洞，旁邊的皮肉一片焦黑，奇的是，居然沒有血流出來，若是再深一點的話，那個指洞便會透穿掌背。

魯、尙兩人從未見識過這種指法，瞧着甘肅的那隻右掌，怔住了。

甘肅似乎在極力忍受着劇痛，從他不斷地抽搐顫動着的臉肌上瞧得出來。

「二師兄，沒……有甚……麼……」甘肅吸口氣，口裏說沒有甚麼，但魯、尙兩人却從他不能流暢地將一句話說出來，猜到他忍受着極大的痛苦。

「楚天舒，你不是也想見識一下我的煉獄陰火指吧？」那女子瞟着楚天舒，一副自恃的樣子。

「妖女，我以爲妳施展的是甚麼玄奇厲害的指法，却原來是名不見經傳的邪門指法，讓我來見識一下，看看怎麼個厲害法！」韋鳳珠話聲出口，人已搶撲過去。

楚天舒手急眼快，伸手一把將她拉住。「韋姑娘，請忍耐一下，我還有話要問她。」

韋鳳珠嬌哼一聲，有點不大情願地張口欲說什麼，但當她接觸到楚天舒那兩道含有深意的目光後，馬上將到了口邊的話咽了回去。

對面那女子在韋鳳珠說她妖女時，臉色倏寒，眼中殺機閃現，叱罵道：「賤人，你胆敢罵我是妖女，看我不將妳的舌頭拔下來！」作勢欲動。

楚天舒一手拉着韋鳳珠，同時朝那女子一擺手，說道：「姑娘咄咄逼人，必定有什麼仗持吧？不然，區區相信姑娘不會如此囂張吧？」

對於煉獄陰火指這種極之邪門的招法，他早有所聞，不過，他自信還能夠應付得了。而對方在人數上比他們少，却居然胆敢公然找上門來要人索物，他猜測對方必然還有什麼別的更大的仗持，否則，斷不敢如此囂張，因此，他直截了當地說了出來。

那女子聽楚天舒那麼說，頓時收住勢子，狠狠地瞪了韋鳳珠一眼，才容色稍緩地瞟了楚天舒一眼，說道：「你果然是個聰明人，我沒有看錯你。」頓一下，接說下去道：「不錯，我這一次來，確是有些仗持，不然，我又不是白痴，蠢到會以身犯險麼？」

「楚兄，不管她有什麼仗持，先將她們三人擒下來，看她還有什麼仗持的！」尙振揚接上口喝道。

魯明志也附和道：「楚兄，將她們擒下來，對我們可是大有好處啊！有她們在手上，我們就可以知道惡鬼帮的一切及所在，那就可以直搗黃龍，替衆師伯及家師他們報却大仇！」

「哼，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動手啊！」那女子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魯兄，尙兄，甘兄的傷不重吧？」楚天舒朝魯、尙兩人使了個眼色，目光落在甘肅的手掌上。

甘肅這時似乎痛楚稍減，開口說道：「楚兄，別担心，一點點皮肉之傷吧了，不會妨礙動手的。」

「哼，死到臨頭還充好漢！」那女子冷哼一聲。「姓楚的，不怕對你說，他若是在一個時辰之內，不能將右掌內所中的陰火之毒逼出來或是化解掉，他的右手便廢定了！」

「姑娘這麼說，身上大概帶着解葯吧？」楚天舒雙眉略蹙，轉頭看那女子。

「那又怎樣？」

「請妳將解葯交給我這位朋友！」楚天舒語聲鏗然地道。

「我爲什麼要將解葯交給他？」

「因爲妳若不將解葯交出來，別想離開這裏！」楚天舒語氣堅決！

「好大的口氣！」那女子冷笑一聲。「就憑你們，還留不住本姑娘三人！」

「好啊，就讓我來掂掂妳有多少斤兩！」魯明志疾喝一聲，猛撲向那女子。

楚天舒欲阻已不及只好暗中蓄勢以待，以便隨時出手援助。

魯明志由於眼見師弟甘肅，吃了那女子一記煉獄陰火指的虧，因此，他學乖了，不與對方徒手相鬥，身形才撲前去，便已撤出了帶在身上的日月雙輪，一招日月同光，向那女子的頭胸部位直砸過去。

楚天舒瞧着，不由微微點了一下頭，在心中暗道一聲：「魯兄這一着好乖巧。」

因爲那女子的煉獄陰火指無論怎樣厲害，也決不可能抵擋得了魯明志的日月雙輪，換言之，也就無法用那種邪門指法傷得了魯明志，逼得她非要亮出兵器與魯明志相鬥不可。

魯明志這一着果然聰明，那女子被逼得不敢徒手接下魯明志那一招，冷哼聲中，身形疾晃，斜退開去，同時間撤出了帶在身上的兵器——骷髏鞭，呼嘯聲中，鞭梢頭繫着的那顆比拳頭略大的骷髏頭，有如一具會亂舞的骷髏般，飛噬向魯明志的左邊太陽穴。

魯明志喝一聲：「好招！」上身急歪，左手月輪疾迴，「噹」地一聲，將那個骷髏頭擋出開去。

不用說，那個骷髏頭是用精鐵打造的了，不然，不被擊碎才怪。

但也就在月輪與骷髏頭撞擊在一起的刹那，自那具骷髏頭的七竅內，嗤地噴射出七縷白烟來。

由於事出突然，魯明志就算反應再快，也根本不可能躲避得了那七股白烟的噴射。眼看他便會被那七縷白烟所「罩」，尙振揚與甘肅發出驚叫的刹那，那七縷白烟不知怎的，忽然間被一股狂飈般的氣勁「吹」得倒捲四散開去！

魯明志慌忙一個斜跳，疾掠出去。

雖然不知道那七縷白烟是否有劇毒，魯明志在霎時間也不禁心驚胆跳，因爲縱使不是有劇毒的毒烟，也決不會是平常的烟氣，總之，若是吸了一口，只怕死不了，也會因此而受制於對方，那就讓己方更加陷於不利的境地了。

他雖然看不到是誰在那一霎間，劈出一掌，以强勁的掌風將那七縷白烟「劈」得倒捲四散開去，但他却猜到，那必是楚天舒出的手，因爲據他所知，在場己方五人之中，要數楚天舒的功力最高，只有他，才能在那種距離下，劈出的掌勁仍然强勁

到能夠將那幾縷白烟劈得倒捲四散開去。

事實上，在那千鈞一髮之間，出手解救了魯明志免遭白烟所迷的，確是楚天舒。

就在那女子收回骷髏鞭，正欲縱撲向魯明志的刹那，眼前却人影一閃，擋在她的身前，令到她不得不疾忙刹住勢子，眨眼一看，原來是楚天舒！

眉梢一剔，那女子咬着牙，氣恨恨地道：「姓楚的，你太不知好歹了，本姑娘領教一下你的高招！」骷髏鞭一圈，順勢往楚天舒的身上招呼過去。

楚天舒朗喝一聲：「區區也正想領教一下姑娘的絕學！」右手一揚，刀光暴展，「鏗」然一下激响，那顆原本飛向楚天舒後腦勺的骷髏頭，被楚天舒的刀鋒磕繫得斜飛開去。

那女子好快的反應，手腕一挫一轉，那顆骷髏頭又怪嘯着，斜向下射擊向楚天舒的腰側。

身形才向前掠出去的楚天舒，只好猛地一個半旋，刀勢向下斜斜地劃了個半弧，截斬在那個骷髏頭上，又發出「蓬」的一聲巨响。

就這刹那之間，叱喝聲中，魯明志師兄弟三人及韋鳳珠，已將另外那兩個女子圍困起來，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那兩個女子在四人的攻擊下，頓時險象頻現。

那女子目光掃瞥之下，臉色驟變，身形斜旋開去，避過楚天舒筆直斬向她的一刀，口中疾喝一聲：「停手！」

楚天舒應聲收住了勢子，但魯明志四人却沒有聽她的，依然猛攻那兩個女子。

——只要擒下那兩個女子，那就不怕那個女子不將解葯交出來，甘肅的一隻右掌就不會廢掉了。

這是魯明志四人的想法。

而他們更想因此而一挫那女子的氣燄。

「鬼女，妳憑什麼要我們停手！」甘肅喝叫一聲。他的右掌雖然被那女子的煉獄陰火指所傷，但他却忍着那種針刺火炙般的奇痛，以左手揮動那根仙人指，配合魯明志三人，合擊那兩個女子。

「姑娘，妳若想他們停手，除非妳立刻將解葯交出來，否則，妳別想離開！」楚天舒直視着那女子，神色堅決，語氣也透着堅決！

「姓楚的，本姑娘三人若是不能在半個時辰內趕回去，只怕崔朝相那幾名弟子會活不過今日！」那女子冷厲地道。

楚天舒聽得心頭一震，疾聲問道：「姑娘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其實，他已隱隱猜到，那女子口中所說的「幾名弟子」，極有可能就是接到口訊後，趕來會合他們的趙聰等幾人，若是他們眞的落在對方的手上，那情勢就對他們極之不利了。

「你們若不馬上停手，本姑娘不會再說什麼的。」那女子斬截地道。

不待楚天舒呼叫，魯明志他們停手，他們已經停下，不過，却仍然將那兩個女子圍困着。

「鬼女，妳說的那幾個人，可是我的大師兄趙聰及幾個師弟？」魯明志憂急地踏前一步，緊張地直視着那個女子。

楚天舒跟着接口道：「姑娘現在可以說了吧？」

「別急，先將本姑娘的兩名手下放來，本姑娘自會向你們說個一清二楚。」那女子要脅地道，舉手掠了一下鬢邊的一綹亂髮。

「哼，妳若不說個明白，別想我們放了妳這兩個手下！」甘肅雖然極之心急想知道那女子口中所說的幾人，是否確是師兄趙聰等幾人，但也不敢放走那兩個女子，以便以之做爲人質，不至讓己方陷於極不利的情勢中。

「哼，若不放本姑娘的兩位手下過來，別想本姑娘說個明白！」那女子一點也不退讓。「我可不怕與你們耗下去，吃虧的可是你們！」

「鬼女，妳說什麼也唬不倒我們的！」尙振揚道：「若是大師兄眞的落在妳們手上，我們正好將你們擒下來，以妳們交換回大師兄等人。」

「眞是不知好歹！」那女子冷笑一聲。「只怕你們就算有本領擒下我們，你那幾個師兄弟經已到地府去報到了。」

楚天舒見容察色，看出那女子不是虛言恫嚇，心念一轉，朝魯明志道：「魯兄，你的意思如何？」

魯明志想了一下，再深深地看了那女子一眼，扭頭對尙、甘兩人說道：「四師弟、五師弟，放她們走過去。」

尙、甘兩人眼一睜，張口欲說，却被魯明志一擺手，阻止了。「放她們走過去。」

尙、甘兩人這才有點不甘願地閃開去，讓那兩個女子走到那個女子身邊。

那個女子待到兩個手下走到她的身後，才拿眼掃了楚天舒五人一眼，說道：「怎麼，終於相信本姑娘所說的話不是虛言恫嚇了吧？你們總算沒有幹出愚不可及的蠢事來！」

「妳——」甘肅氣怒地戟指那女子怒說，但却給楚天舒擺手阻止他說下去。「甘兄，請忍耐一下。」

接着轉對那女子道：「姑娘，現在可以說個清楚明白了吧？」

「你們若不是一個接一個地打岔，本姑娘早已說個明白了。」那女子眼珠一轉，瞟了楚天舒一眼。

韋鳳珠在旁瞧着，心中暗罵了一聲：「不知羞恥的妖女。」

楚天舒按耐着性子，說道：「姑娘，可以說了麼？」

「聽着了。」那女子掃了五人一眼，一臉得色。「就在今天早上，我們在鎭外巧遇上一伙武林人，心中生疑之下，向他們詢問來歷——那伙人中爲首的一個自稱姓趙，名聰，師父乃是崔朝相，嘻……他們還懵然不知，已落在我們的網羅中，被我們出奇不意……結果，八個人全落在我們的手上！」

語聲一頓，又橫了五人一眼，續說道：「坦白對你們說，本姑娘這一次來，除了向你們傳遞這個消息及要回羅威强外，最主要的是；還是來與你們談個條件的！」

不等五人有所表示，她又說道：「不怕對你們說，在黃昏之前我們若是還未趕

回去，那趙聰等五人就一個也活不成了！你們都聽得一清二楚，滿意了吧？」

魯明志師兄弟三人聽了那女子的說話，心中又急又怒，俱都臉上神色驟變，被那消息驚呆了。

楚天舒心中也驚震不已，但他强忍着，力持鎮定，開口對那女子說道：「姑娘，有什麼條件，只管說出來！」

那女子眼一翻，說道：「很簡單，一是馬上放了羅威强，二是交出那根斷玉條，交換趙聰等八人的生命！」

「好——我們怎知妳說的是眞是假？」魯明志衝口說道。

「信不信由你！」那女子一副悠閒的神志，翻起眼望一下天空，咀角含着一絲冷笑。「怎麼樣？這時候離黃昏大概不到半個時晨了，答不答應，你們可要盡快答覆，本姑娘可不想因爲你們的多疑及猶豫不決，令到趙聰等八人無辜被殺！」

「我們怎知妳說的是眞的！」尚振揚道。

「說來說去，你們還是不相信本姑娘所說的話。」那女子冷哼一聲。「那算了吧。告辭了，你們等着收下八條右手臂吧！」接着輕喝一聲：「我們走！」

帶着那兩個手下，轉身便向外面走去。

「站住，你別想離開這裏！」發出叱喝聲的是魯明志三師兄弟。

「姑娘，請留步。」說話的是楚天舒。

那女子脚步一頓，却沒有轉過身來，「怎麼，你們眞的不顧趙聰等人的生死，硬要將本姑娘三人留下？」

語聲一頓，轉過身來，冷然橫了魯明志師兄弟三人一眼，說道：「好啊，本姑娘成全你們，留下來不走！」

魯明志師兄弟三人頓時不知所措起來，只是緊緊地盯着那女子，幸好楚天舒替他們解了圍。「姑娘，我們相信妳所說的話，也答應妳所提出的條件。」

「那就先將羅威强與他的四名手下放出來吧。」

「只要姑娘也答應我們一個條件，馬上放人！」楚天舒淸楚地道。

「說來聽聽。」

「請妳將解葯交出來，我們馬上放人。」

「若是本姑娘不答應呢？」

「那我們也不會放走羅威强五人。」楚天舒決然道：「但我們還是會答應以那根斷玉條來交換趙兄等八人的。」

那女子轉着眼珠溜了楚天舒一會，才道：「嗯，看在你的面上，本姑娘答應你。」說完，便伸手入袖子內，掏出一個小玉瓶來，傾了一顆約有魚眼大小的葯丸，拋給楚天舒。「叫他放入口中，嚼爛，然後敷在傷口上，一個時辰之後，所中的陰火之毒自會解去。」

楚天舒伸掌接住那顆葯丸，走到甘肅的身前，手一遞，道：「甘兄，快照她所說的，敷在傷口上。」

甘肅遲疑地接過那顆葯丸，口齒欲動，魯明志已開口道：「五師弟，快聽楚兄之話，嚼爛敷在傷口上。」

甘肅這才將那顆葯丸放入口中，嚼爛了，然後吐在掌上，敷在傷口上。

「五師弟，覺得怎樣？」尚振揚緊張地道。

甘肅只說了兩個字：「很好。」

魯明志及楚天舒四人聽了，這才放心地舒了口氣。

「楚天舒，現在可以放人了吧？」那女子雙眼緊盯着楚天舒。

韋鳳珠看在眼內，忍不住微哼了一聲。

「尚兄、魯兄，請兩位進去將羅威强四人放出來。」楚天舒對魯、尚兩人道。

魯、尚兩人答應一聲，走入屋內，不一會，便將羅威强五人帶了出來。

羅威强才走出屋外，一眼看到那個女子，臉上立時露出驚喜歡愉之色，却忘了他的兩邊臉頰腫漲得有如浸透了水的死頭般，漲鼓鼓的，不笑已難看，一笑之下，簡直不忍卒睹。一邊急步走向那女子，一邊說道：「戚姑娘，是妳，妳對我太好了。」

那女子原來姓戚。

但那姓戚的女子却表現得不甚熱烈，只是淡笑着道：「羅少幫主，你們沒有什麼吧？」

羅威强的眼中馬上射出兩縷怨毒的目光，惡狠狠地扭頭掃了楚天舒五人一眼，然後才急急對姓戚的女子道：「戚姑娘，沒有什麼，只是受了一點皮肉之苦，我不會忘記他們的，很感謝妳不懼險厄，前來解救。」

「你沒有事就好了。」姓戚的的女子强忍笑意——這可以從她的雙眼中隱隱閃爍的笑意看出來，「你請稍等一下，待我與他們交談幾句話後，馬上便走。」

羅威强點了點頭，帶着四名手下，走到姓戚的女子身後站下來，五個人十道目光皆惡狠狠地盯射着楚天舒他們。

本來，憑羅威强的性子——此仇必報，既然恢復了自由，一定不會就此罷休的，但由於他們五人在此之前，被楚天舒以怪異的手法點了身上一處奇經穴位，無法自行運氣聚勁，所以不敢發作，雖然心中不憤不甘，却只好乖乖地站着。

「姓戚的丫頭，我知道妳想說什麼！」魯明志沉下臉，大聲道：「妳要我們先交出那根斷玉條，然後才放人，是不是？」

「那豈不是讓他們佔盡了便宜？萬一他們食言，不將大師兄他們放回來，我們不是吃了大虧！」甘肅大聲道。「辦不到！」

「你兩個胡說八道什麼！」姓戚的女子冷哼一聲。「本姑娘根本就不是那個意思！」

「然則，姑娘的意思是——」楚天舒接口問道。

「聽着，今晚掌燈時分，在鎭外東南面的落雁崗上，你我雙方當面交換！」姓戚的女子淸楚地道：「若逾時不到，那你們準備棺木收屍吧。」

不等楚天舒五人有什麼反應，口中輕喝一聲：「我們走！」

眨眼之間，那姓戚的女子帶着羅威强等人，迅快地走出了小院子。

楚天舒五人眼睜睜地看着，對方數人的身形消失在院門外面，誰也沒有動一下。

不過，楚天舒很快便輕舒了口氣，回顧魯明志四人一眼，疾聲說道：「魯兄，你們留在這裏，待我追下去，暗中查探一下他們的落脚點在什麼地方，然後……」

「好主意！」魯明志神色一動：「楚兄可是想探明了他們的落脚點，然後暗中潛入那地方，救出敝師兄弟他們？」

楚天舒點點頭：「留在這裏，等我回來。」話聲未落，人已往院子外掠去了。

「楚大哥，我跟你去。」韋鳳珠身形一晃，跟着往外掠去了。

「韋姑娘，我一個人追下去比較方便，妳還是留在這裏比較好。」楚天舒扭頭拋下一句話，人已掠出院門外。

魯明志也開聲阻止。「韋姑娘，楚兄說得對，妳跟着去幫不了什麼忙的，跟踪這種事，人多反而容易被對方發現，妳還是留在這裏吧。」

韋鳳珠聽魯明志那麼說，覺得有道理，便刹住身形，不再跟下去，但又有點不放心地道：「魯兄，楚大哥一個人追下去，很危險的啊！」

「韋姑娘，妳放心吧。」尚振揚道：「憑楚兄的身手，就算遇上什麼事情，他也會應付得了的，我担保他不會有危險的。」

「韋姑娘，妳這麼關心楚兄，我眞羨慕他。」甘肅打趣地道。

魯明志與尚振揚不由笑起來。

韋鳳珠一張臉頓時紅了：「甘兄，我不與你說。」一扭腰，急步向屋子走去。

看到韋鳳珠那種嬌羞的樣子，魯、尚、甘三人不禁忘却了煩惱，哈哈笑起來了。

＊　＊　＊

大約頓飯功夫，楚天舒果然一如甘肅所說，安然返來。

韋鳳珠一顆心頓時放了下來，高興地說道：「楚大哥，你回來了。」

甘肅却心急地道：「禁兄，可是查探到他們的落脚點？」

魯、尚兩人均急切地看着楚天舒，等他說話。

楚天舒吐了口氣，搖搖頭道：「他們很狡猾，我暗中跟着他們，一直追出鎭外，眼見他們掠入一片樹林子內，我不敢貿然跟進去，後來發覺林子內一點動靜也沒有，感到不大對勁，便掠入林內……結果，失去了他們的踪影，在附近找尋了一會，也找不到一點踪跡，只好返回來。」

「既然查探不到他們的落脚點，那我們只好去赴約了。」尚振揚顯得有點失望。

「楚兄，我担心他們在得到那根斷玉條後，不會讓我們離去。」魯明志躭憂地道：「他們爲了得回那根斷玉條，不惜下毒殺害家師與裘師伯他們，所謂前車可鑑，他們極有可能殺我們的。」

「那我們可以不去赴約。」韋鳳珠道：「斷玉條一日在我們的手上，他們便一日不敢殺我們，我們可以慢慢想辦法救回趙兄等人。」

「韋姑娘，別忘了，敝師兄弟數人落在他們的手上。」甘肅憂慮地道：「要是我們不去赴約，他們惱怒之下，殺死大師兄他們，那——」

「甘兄，我猜他們在未得到那根斷玉條之前，不會殺害趙兄等人的。」韋鳳珠道：「要是他們殺害趙兄等人，那他們豈不是再也不能利用趙兄等人要脅我們了麼？因此，我猜測那姓戚的女子那樣說，可能是恫嚇之意。」

「韋姑娘，別忘記，他們爲了得到那根斷玉條，已先後殺害了裘前輩一家及崔、金等前輩一共十數人，以他們那種惡毒的行事手段，他們極有可能憤而殺害趙兄等人，然後再用對付裘前輩他們的手段來對付我們。」楚天舒說出他的看法來。「因此，依我之見，爲了趙兄他們，我們必須去赴約。」

「楚大哥，萬一眞的像魯兄所說，他們在得到那根斷玉條後，不讓我們離開，那豈不是……」韋鳳珠有點不服氣地瞪着楚天舒。

「這一點，我早已想到了，也認爲極有可能。」

楚天舒才說到這裏，韋鳳珠便嚷叫起來：「楚大哥，那你還說要去赴約，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韋姑娘，別忘了，我們都不是省油的燈，更不會束手就死，若是動起手來，他們就算人多勢衆，也不可能輕易殺得了我們的，何況，我們還可以在赴約之前，預先佈置一下人手，那樣，我相信我們可以活着離開落雁崗的。」

一頓，決然地：「我們決不能不去赴約，而教趙兄他們遭到殺害的。」

「楚兄，我很感激……」魯明志激動地道：「你這麼說，相信你一定已成竹在胸吧！」

尚、甘兩人也顯得很激動，齊聲道：「楚兄，能夠交到你這種朋友，是我們的榮幸！」

韋鳳珠看到魯明志三人對楚天舒那麼感激敬重，不禁爲自己剛才所說的那番話而感到愧然，同時，也感到一陣高興。

「楚兄，你想到什麼好主意，快說出來聽聽。」魯明志顯得心急地道。

「魯兄，我說出來，讓你們參詳一下吧。」楚天舒輕咳一聲：「今晚我們去赴約時，將人手分成兩批，一批去赴約，另一批負責接應。」

待楚天舒將他的主意說完，甘肅第一個搶着說道：「楚兄這個主意很好，我讚成。」

尚振揚隨即接口道：「我也讚成楚兄這個主意，只要配合得好，再加上大師兄他們近十個人手，我相信就算落雁崗是龍潭虎穴，我們也可以闖出去。」

「楚兄，就這麼辦吧！」魯明志道：「就由你來分派人手。」

「楚大哥，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韋鳳珠生恐楚天舒不讓她跟着他，急急說道。

話說出口，才發覺到自己那樣說，簡直……一張臉頓時烘熱起來，連忙垂下頭，不敢看魯明志他們一眼，生恐他們會向她打趣。

幸好魯明志三人沒有心情向她打趣，她那顆有如鹿撞般蹦蹦直跳的心，才慢慢平復下來。

楚天舒的臉上也一陣發熱，忙岔開話

題：「魯兄，今晚由我與你帶着那根斷玉條去赴約，尙兄、甘兄與韋姑娘負責接應，這樣，相信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也應付得了。」

韋鳳珠發急地張口說道：「楚大哥，我要跟你在……一起去赴約！」

甘、尙兩人也張口欲言，却被魯明志搖搖手，阻止了：「四師兄，五師弟，就這麼決定吧！」頓一下，轉對韋鳳珠道：「韋姑娘，我很明白妳的心情，不過，妳與我兩位師弟負責接應，責任非常重大，我與楚兄在換回敝師兄弟等人後，能不能安然脫險，就看你們的了，妳明白麼？」

韋鳳珠聽魯明志這麼說，雖然不大情願，但却不再堅持下去，瞟了楚天舒一眼，悄聲道：「楚大哥，你要小心啊。」

楚天舒心頭一陣溫暖，深深看了她一眼，點點頭。

甘肅口一根，打趣地向楚、韋兩人取笑一句，却被魯明志搶先截住了。「楚兄，到底那根斷玉條有什麼珍貴或是隱秘，惡鬼帮要不擇手段地得到它？」

「這一點，大概只有惡鬼帮的人才知道了。」楚天舒道：「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張斷玉條極有可能包藏了一個大秘密。」

甘、尙兩人連連點頭，韋鳳珠說道：「魯兄，今晚赴約時，可以當面向惡鬼帮的人問個清楚明白的啊！」

魯明志道：「我一定會的。」

「不知今晚赴約的惡鬼帮一方，有什麼人物？」尙振揚道。

「我希望那個惡鬼帮主會出現，那樣，就可以一併了斷師父被殺害的那段血仇，省得我們又要到處去找尋他。」甘肅捏着拳頭道。

「甘兄，你右掌的傷勢好了麼？」楚天舒關切地道。

「好多了，」甘肅揮動一下右手，「楚兄，放心吧，我担保不會妨碍今晚的行動的。」

「魯兄，那我們趁這段時間，休息一下，好麼？」楚天舒看着魯明志。

「我正想這麼說，」魯明志點頭道：「同時，也要準備一下今晚應用的物品。」

「今晚應用的物品由我與五師弟去買辦吧。」尙振揚道。

「好，就這麼決定。」魯明志道。

於是，尙、甘兩人便出外去買辦物品，魯、楚、韋三人回房休息。

＊　＊　＊

落雁崗距鎮上大約五七里左右，附近一帶，都是荒野地，平時，在天黑後，這裏便一個人也不見，但今晚，崗上不但人影幢幢，而且，火光點點，一片光亮。

楚天舒與魯明志準時在掌燈時分來到落雁崗上。

在火把的光照耀下，兩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惡鬼帮的人數不少，起碼有二十人左右，但却看不到趙聰等人，這令到魯明志不由心生疑念，悄聲對楚天舒道：「楚兄，怎麼不見敝師兄弟他們，這會不會是一個……」

「不無可能。」楚天舒明白地微一頷首。「不論怎樣，既來之，則安之，瞧瞧他們有什麼花樣。」

兩人一直走到那伙人前面約二丈外停下來，在熊熊的火把光映照下，清晰地看到對面那些人的樣貌。

兩人首先便看到那個姓戚的女子，在她的旁邊，有四名頭戴鬼臉具的人拱衞着一個身穿黑袍，頭戴鬼王面具的人，除了那五個人之外，其餘的都戴面具。

瞧那個戴鬼王面具的人的架勢，極有可能就是惡鬼帮的帮主，楚、魯兩人不由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那姓戚的女子在惡鬼帮中的地位似乎不低，楚、魯兩人才站住，她便開口說道：「姓楚的，怎麼只有你兩個人前來？」兩道目光懷疑地在楚天舒的臉上直打轉。

「姑娘，我們只是來交換人與物，又不是來與你們動手，兩個人來，足夠了。」楚天舒朗聲道。

「姓楚的，沒有來的那三位，只怕不是在客棧中，而是在暗中照應兩位吧？」姓戚的女子冷笑一聲。

「隨便妳怎麼猜吧。」楚天舒道。

「帶來了麼？」那姓戚的女子道。

「就在我身上。」魯明志拍拍腰畔。

「拿出來瞧瞧！」

「我要先看到敝師兄弟他們。」

「不！你先拿出那根斷玉條來讓我們瞧瞧。」姓戚的女子一點也不退讓。

「看不到敝師兄弟他們，我決不拿出來。」魯明志針鋒相對。

「你！」姓戚的女子怒喝一聲：「那就讓你先看令師兄的一條斷臂吧！」話落，扭頭欲喝，却被那個戴鬼王面具的人搖搖手，阻止了，「戚右使，就讓他們看看吧。」

那人由於戴着面具，因此，話聲沉沉悶悶的，楚、尙兩人都不能從其語聲，判斷那人的年紀，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人是個男的。

姓戚的女子吞下一口氣，接喝道：「將人帶出來。」

立刻，在那伙人後面數丈處的一片草樹後，走出一串人來，一直走到那伙人的左首邊，停下來。

魯明志一眼便看清楚，那些人正是他的大師兄趙聰，三師弟耿亦濤等人，他不由脫口叫道：「大師兄，三師弟。」

趙聰、耿亦濤眼一睜，也大叫道：「二師弟！」「二師弟！」

其餘數人也紛紛叫道：「二師兄。」

「姓魯的，人你已見到，還不拿出那根斷玉條來瞧瞧！」姓戚的女子厲聲說道。

魯明志馬上從身上取出那根斷玉條，舉起來晃動了一下，接馬上便緊握在掌中。

「好，馬上交換。」姓戚的女子掃了楚、魯兩人一眼，「沒有異議吧！」

「怎麼個交換法？」魯明志問。

「我數一至三我們放人，你將那根斷玉條抛過來。」姓戚的女子說道。

「好，就這樣辦！」魯明志點頭道。

「那我開始數了！」姓戚的女子馬上抬起手來。

「慢着！」楚天舒忽然說道。

「姓楚的，有什麼話快說！」姓戚的女子喝道。

「聽着，在交換之前，我想請教幾個問題。」

「交換後才說如何？」

「不！」楚天舒道：「若不答應，決不交換！」

「你——」

「戚右使，算了，讓他說吧。」那戴鬼王面具的人忽然說道。

「是！」戚右使——那少女應了一聲，狠狠地瞪了楚天舒一眼。說道：「姓楚的，有什麼……話，快說吧。」

「第一，你們爲什麼要殺害裘、崔、金、洛四位前輩？」楚天舒問道。

「那要怪他們太多事，太好奇，不該探悉本幫一件大隱秘，同時偸走了那根斷玉條！」

「那根斷玉條有什麼隱秘貴重之處？」

「這一點，事關本幫機密，恕難奉告！」

本來，楚天舒還有話要問的，但他想了一下，知道問也是白問，對方不會相告的，因此，他說道：「算了，交換吧。」

姓戚的女子馬上抬起手來，高聲叫道：「一——二——三！放人交換！」

看守着趙聰等人的漢子齊喝聲：「快跑！」閃了開去。

趙聰等人急忙拔脚向楚，魯兩人站立的地方奔去。

從他們奔去的速度看來，他們可能都被點了穴道。

楚天舒與魯明志都很緊張，眼看着趙聰等人奔過來，魯明志才將握在掌中的那根斷玉條扔過去。同時衝前去，接應趙聰他們。

楚天舒也衝前去。

幸好，惡鬼幫那伙人沒有異動，交換順利完成。

魯明志與楚天舒護着趙聰等人，退出三丈過外，才停下來，師兄弟緊緊地擁抱成一團，楚天舒看着，心中一陣激動。

那邊廂，姓戚的女子也縱身躍起，接住了那根斷玉條，身法美妙地一個轉折，落在那個戴鬼王面具的人面前，雙手接那根斷玉條遞給那人。

戴鬼王面具的人伸手接過，仔細地反覆細看了幾遍，連連點頭道：「不錯，正是失去的那根斷了一截的玉鑰柄，哈哈哈，終於找回來了。哈哈哈……」仰天仰狂笑起來，笑聲有如悶雷在天空滾動那樣。

這就顯示出，此人內功之深厚了。魯明志與楚天舒這時正動手替趙聰等人拍開身上被封的穴道。戴鬼王面具的人笑聲倏地一斷，猛地揮手疾唱一聲：「殺！」

「殺！」

「殺！」

「殺啊！」

刹時之間，殺聲震撼夜空，崗頭上人影紛現，撲向楚天舒，魯明志他們。

原來，惡鬼幫除了那伙人之外，在崗頭的四面，皆埋伏了人手。

而那一伙人之中，除了戴鬼王面具的人及拱衞他的人，還有姓戚的女子外，其餘的人都在喊殺聲中，朝楚天舒他們衝殺過去！

楚天舒與魯明志大吃一驚，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因爲單凭他們兩人，根本不可能保護趙聰及耿亦濤等人。

兩人已來不及解開趙聰等人被封的穴道，趙聰等人空有一身武功，也施展不了，也就無法抵擋得了惡鬼幫那些人的撲擊。

驟然間，在喊殺聲中，接連响起數聲轟然巨响。

緊接着，又是數下爆炸聲，一時間，崗頭上飛烟漫，慘叫連聲。楚天舒魯明志及趙聰等人先是驚怔了一下，繼之心中大喜，慌忙趴伏在地上。

——楚，魯兩人以爲是負責接應的尙、甘、韋三人及時起列，出手救援他們。

——因爲在他們商議好的行動中，甘、韋、尙三人正是利用炸葯來救援他們脫險。

又是兩聲轟然巨响，隨即，一切便平復下來。

一陣狂笑聲，倏地震响起來。「終於報了大仇……哈哈哈……我們終於得報大仇，殺死他們了……就讓那條斷玉陪伴他們到地府去見閻羅王吧！哈哈哈……」

楚天舒與魯明志等人從地上跳起來的時候，恍似作了個夢般，先前那些人，就像鬼魂般，一個也不見了，由於火把已熄火，崗頭上黑沉沉的，甩甩腦袋，楚天舒忙四下一掃，只隱約瞥到有幾條人影亡命地向崗下奔下去。

楚天舒忙從身上取出摺子燃亮，看到現場上，惡鬼幫的人已被炸得支離破碎，血肉遍佈，慘不忍睹。

此時，只見三條人影飛奔上來。

那是尙、甘、韋三人。

三人瞧到楚天舒等人居然安然無恙，不由發出一聲歡呼，分別撲向楚、魯、趙他們。

撲向楚天舒的是韋鳳珠。「楚大哥！」忘情地一頭撲入楚天舒的懷中。

楚天舒也張開雙臂，緊緊地將韋鳳珠摟抱住。

兩顆心緊貼在一起。

也不知過了多久，韋鳳珠才抬起頭，夢囈般地道：「楚大哥……」

「鳳……」楚天舒撫着韋鳳珠的秀髮，有一種劫後重逢的感覺。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大清楚，」楚天舒道：「好像有人在暗中埋伏着，用火藥暗器炸死惡鬼幫的人解救了我們。惡鬼幫的人總算都死了，裘前輩他們的血仇也可說報了，雖然那根斷玉條是否包藏了什麼隱秘，至今還是一個謎，但已被炸成粉碎，那就讓他隨風飄逝吧，這件事，總算是了結了。」楚天舒嘆了口氣道。

「楚大哥，這件事雖然了結了，我……們……的事……怎樣了？」韋鳳珠嬌聲地道。

「我們的事？」楚天舒先是一愣，隨即雙臂一緊，激動地道：「你說吧。」

「我——要永遠跟——着你！」韋鳳珠一句話未說完，便已羞得地將身子依偎入楚天舒的懷中。

楚天舒忍不住頭一低，親吻着她的秀髮，臉上綻現出幸福歡欣的笑意。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四　　高石・編繪

林冲雪夜殲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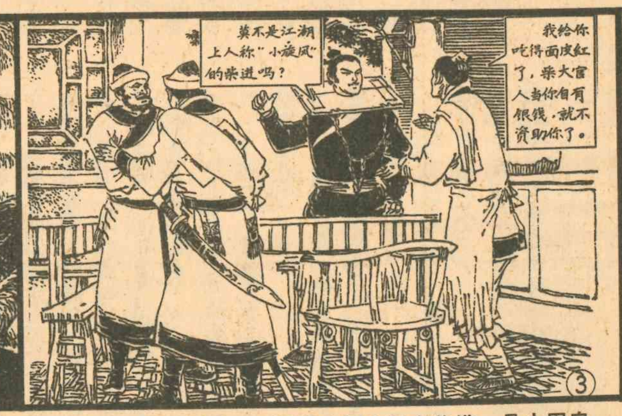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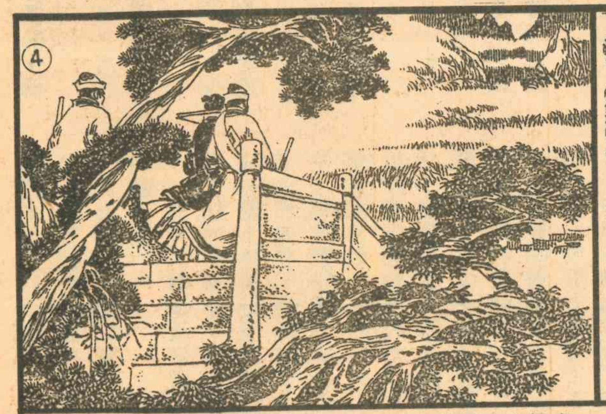
1　林冲被太尉高俅陷害，充軍滄州，在野猪林遇險，虧得魯智深救了他的性命。魯智深把林冲護送到滄州七十里處，告別回去。林冲仍由兩個差人押解着繼續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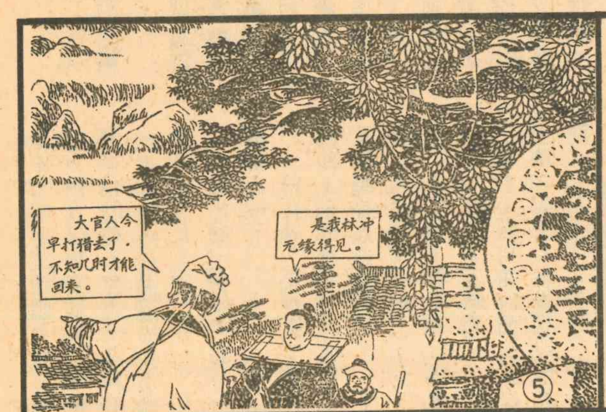
2　來到一家酒店，林冲要酒肉吃，店家却不肯賣，林冲很氣憤。



3　店家對林冲說，這裏有個大財主柴進，是大周皇帝柴世宗的後代，專愛結識江湖好漢；配軍從這裏過，他都給錢米資助。林冲聽了，便決意去投柴進。



4　董超薛霸兩個差人，知道到柴進處他們也有好處，就答應和林冲一同前往。三人走了二三里路，過了一座大石橋，就看到一座庄院。



5　到了柴進庄上，恰巧柴進打獵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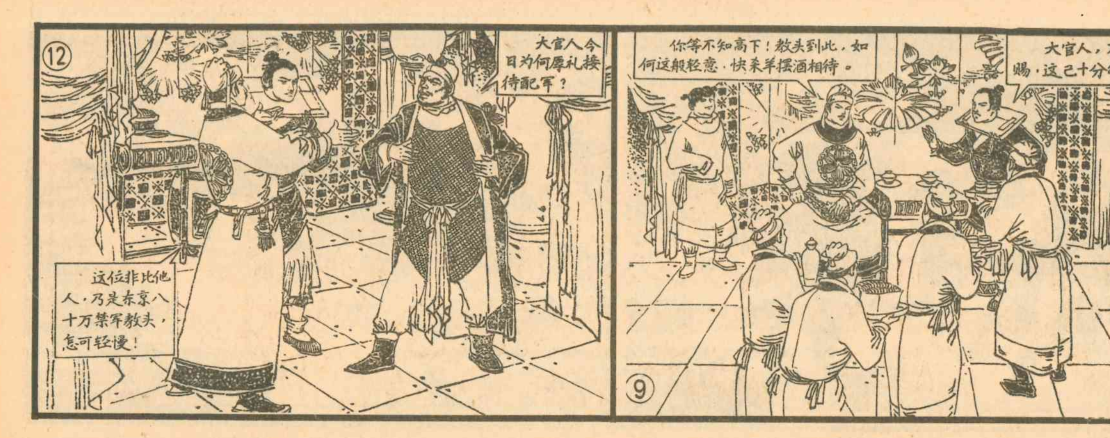
6　三人剛回身走了半里路，只見遠處一簇人馬飛奔而來。



7　走近了一看，見衆人擁着一位騎雪白鬈毛馬的人。那人眉清目秀，儀表不俗。林冲料定他的柴進，便上前施禮。



8　柴進連忙下馬，携了林冲的手，一同進庄。



9　柴進和林冲到堂前坐定，只見幾個莊客托着一盤肉、一盤餅、一壺酒，又有一個盤內盛着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柴進申斥莊客，不該把林冲當一般發配的犯人看待。



10　柴進親自爲林冲斟酒，二人一面飲酒一面談天。直到天色將晚，莊客忽然來報道："洪敎頭來了。"



11　林冲看時，只見那敎頭歪戴一頂頭巾，挺着胸脯，神氣十足，大步來到後堂。

12　林冲向洪敎頭行禮，洪敎頭不睬，還責問柴進，爲何厚待配軍。柴進心中不快，叫他休要小看林冲。



13 洪敎頭聽了，哪裏肯服，竟提出要和林冲比武。



14 林冲以爲洪敎頭是柴進師父，怕贏了洪敎頭於柴進臉上不好看，因此不敢答應。柴進說明情由，林冲方才答應。



15 洪敎頭首先竄到堂後空地上，脫了衣裳，拿了棒，只等林冲交手。



16 林冲到了塲內，也拿了一條棒。洪敎頭搶先掄開棒，就地打過來。



17 兩個敎頭在月光下對打起來。



18 打了四五個回合，林冲忽然跳出圈子來。



19 柴進一心想要林冲打敗洪敎頭，忙問林冲爲何停手。



20 柴進給兩個差人十両銀子，叫他二人替林冲開枷。兩個差人知柴進是個有勢力的人，又得了銀両，樂得做個人情，便替林冲開了枷。



21 林冲除了枷，又走入塲內。洪敎頭正要動手，柴進叫道："且住！"叫莊客取出二十五両一錠銀子，放在地上，說是誰贏了就送給誰。



22 洪敎頭怕林冲爭去銀子，又怕輸了銳氣，把棒劈面打來。林冲往後一退，躲過一棒。



23 洪敎頭搶上一步，又一棒打下來。林冲又躲過棒，這時洪敎頭脚步已亂。



24 就在這一剎那間，林冲把棒從下面橫掃過去。洪敎頭措手不及，臁兒骨上挨了一棒，撲倒在地。



25　衆莊客及差人等見洪敎頭跌在地上，一時掙扎不起來，一齊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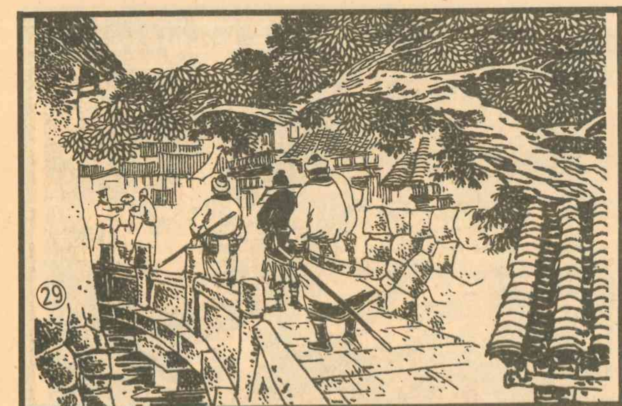
26　兩個莊客把洪敎頭扶了起來，洪敎頭羞慚滿面，一拐一顚地到莊外去了。



27　柴進又把林冲領入後堂飲酒，叫莊客把那錠銀子送與林冲，林冲推辭不得也就收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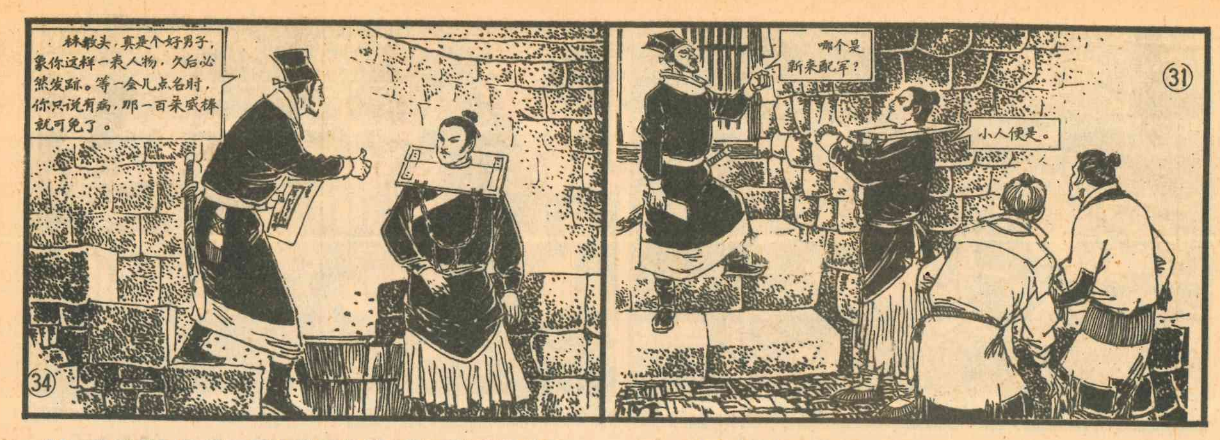
28　林冲在莊上住了六七天，兩個差人催促要走。柴進寫了兩封信，給滄州府尹和牢城管營、差撥，叫他們照顧林冲。另外又將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也給了兩個差人一些銀子。



29　林冲等三人走了半日路程，就到了滄州城裏。



30　林冲到了牢城營內，聽候點名。同牢犯人告訴林冲，這裏的管營、差撥貪贓枉法，虐待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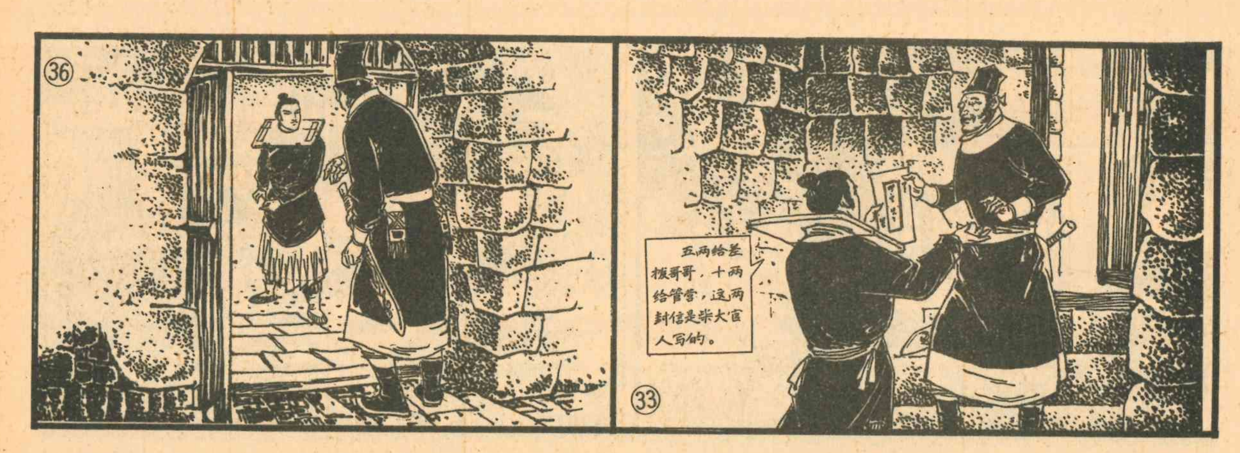
31　說話時，差撥已到。

34　差撥得了銀錢，馬上滿面堆笑，說了許多好的話，表示關切。



32　差撥見林冲不把銀錢拿出來，指着林冲大駡。

35　差撥別了林冲，把五兩銀子給了管營，自己却得了十兩，並把柴進的信交給管營。



33　林冲等他發作過了，便取出十五兩銀子，又把柴進兩封信一同交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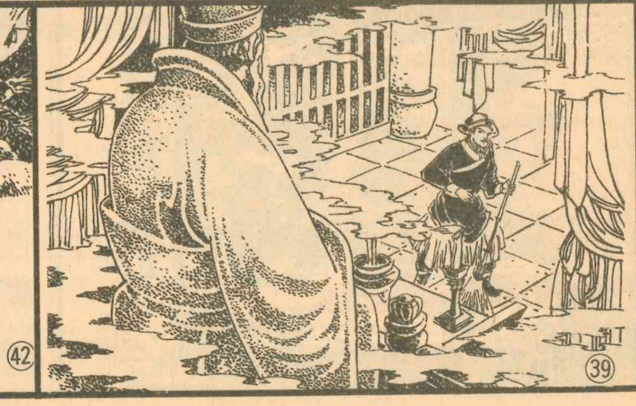
36　林冲送走差人，正滿懷愁恨，獨自嘆氣，只見牌頭叫他到廳上點名。



37　管營得了銀両，心中有數，便免了殺威棒，叫林冲去看守天王堂。



38　差撥領林冲出來，說看守天王堂，是個省力的差使。林冲一面感謝他，一面又給差撥三二両銀子，要求把枷去掉。差撥去稟過管營，回來把林冲的枷也開了。



39　從此林冲便看守天王堂，每日燒香掃地，不覺過了四五十天。



40　有一天，林冲到街上閒走，忽聽背後有人叫他，林冲回過頭來，認得是東京的李小二。在東京時，林冲曾救濟過李小二銀錢。



41　李小二把林冲請到店中，邊吃酒邊談。他說幾年前流落到滄州，在這酒店中做伙計，店東將他招做女婿。如今店東已死，他夫婦就靠這酒店爲生。林冲也向小二講了自己被害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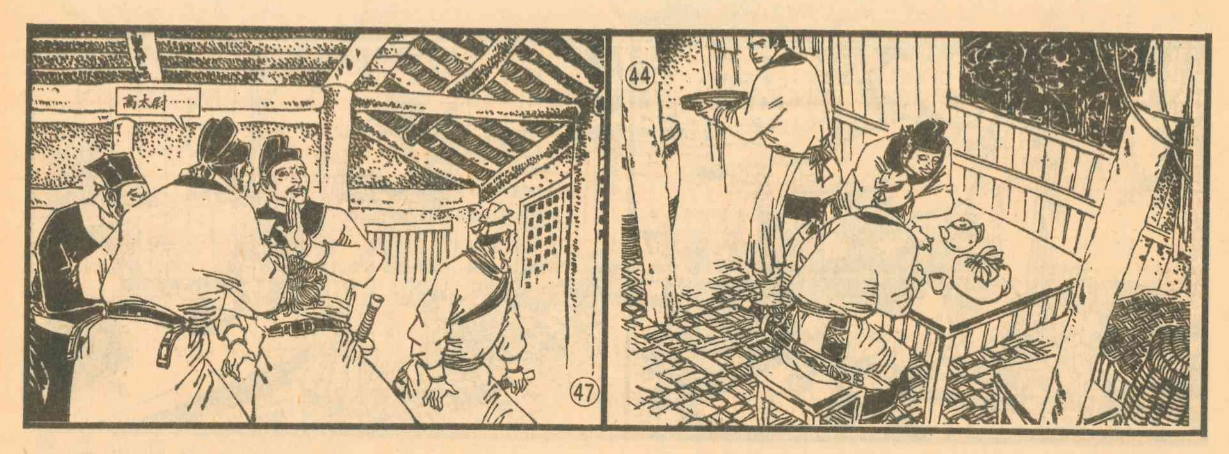


42　林冲從此常來小二店中。小二妻替林冲縫縫洗洗，林冲也給他家一些銀錢做酒店本錢。



43　轉眼已是隆冬天氣。有一天小二正在店內安排酒菜，忽見一個軍官打扮的人走了進來。

46　李小二去了以後，不一會兒，管營、差撥來到。他們相互並不認識。



44接着又來了一個走卒模樣的人，兩人一同坐下。

47　管營、差撥看信。差撥只讀出了高太尉三字，就被那軍官制止了。



45　那軍官取出一両銀子交與李小二，敎他取三四瓶好酒來；客人到時，果品酒饌只顧拿來，不必多問，又叫李小二去喚管營、差撥前來，說是有事情商量。

48　那軍官打發李小二走開。並告訴他如不叫就不要進來。



上文提要：冷星堡主姬重生一行人來到飛鷹堡作客，飛鷹堡主準備了一個世界上最美好的晚宴來招待客人，席上，姬重生突然死了，姬重生的死，對飛鷹堡主司馬如虹來說，確是一件重大的打擊，司馬如虹有一種想立刻死去的感覺……柳花花爲白則七等人所制住，此刻突見一位美女來到，她願意出高價購買柳花花，美人購買柳花花確是件天下怪事……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柳花花與獨孤美

敵人下殺手　天毒子遭殃

白則七彷彿魂都被她勾了出來，他望著她那張充滿著足以把天下任何男人的魂都勾出來的媚臉，嘿嘿笑著道：「我的確問得沒學問，而且問得其蠢無比，誰都知道女人要男人來做什麼，他當然不會要個男人來替妳煮飯的。」

他突然把目光停在閻包歌身上：「你呢？你是男人，男人買男人爲的又是什麼？」

閻包歌苦笑道：「我不必告訴你爲什麼了，因爲我已經買不起。」

他突然語音轉冷：「你知不知道幹你這一行最怕的是什麼？」

「幹小偷這一行的，最怕的當然是黑吃黑了。」白則七淡淡道：「我既然能偷，別人就能搶，這個道理我怎麼會不知道。」

語音一頓，盯著閻包歌似笑非笑道：「莫非你想用搶？」

閻包歌的懶洋洋的長吁一口氣：「除此之外，你認爲我還有其他的方法？」

「你的確沒有其他的方法，你看來只有用搶的了，如果我是你，我也只好如此。」白則七撇了一下唇角，又道：「只怕有人不肯。」

閻包歌那圓嘟嘟的臉突然泛起一層冷霜，連聲音都冷如刀鋒：「閻王要的東西誰敢不給？」

「我敢。」

語音清脆而甜美，美人兩眼痴痴的望著閻包歌，一臉嫵媚：「難道你不知道我已經買下了他？」

閻包歌冷冷注視著她，細小的眸孔滑過一絲狐疑的神色，半晌他才徐徐道：「妳並未付萬兩黃金。」

「原來你是個外行的生意人。」美人響起銀鈴般的笑聲：「你看過天下那有人隨身帶有黃金萬兩的人？我當然是掛賬了，做生意本來就可以掛賬的，不是嗎？」

「做生意當然可以掛賬，尤其是大宗生意，更沒有人付現的。」

白則七撫掌大笑，他忽地又說：「只是妳忘記了一件事情。」

美人眨了眨眼珠：「那一件事？」

白則七笑道：「做生意通常只有熟客才能掛賬，妳不但不是我的熟客，我好像連妳都未曾見過，不僅是我，在座的每人都不知道妳是誰……」

他緊緊盯著她看，緩緩接道：「一個連名字都不知道的客人，如果妳是賣主，妳會不會讓她掛賬？」

說了半天，原來誰也不知道那美人是誰。在座的人都是當今武林紅透半天邊的熱門人物，不僅武功高，見聞也多，竟然不識得眼前這名女子，她究竟是誰？

她爲什麼要「買」柳花花？

其實不只是她，還有閻包歌爲什麼也要「買」他？白則七又爲什麼要「偷」他？

一直到現在，柳花花全都不知道。所以他始終不開口，他靜靜的在等。任何事情，總會有一個答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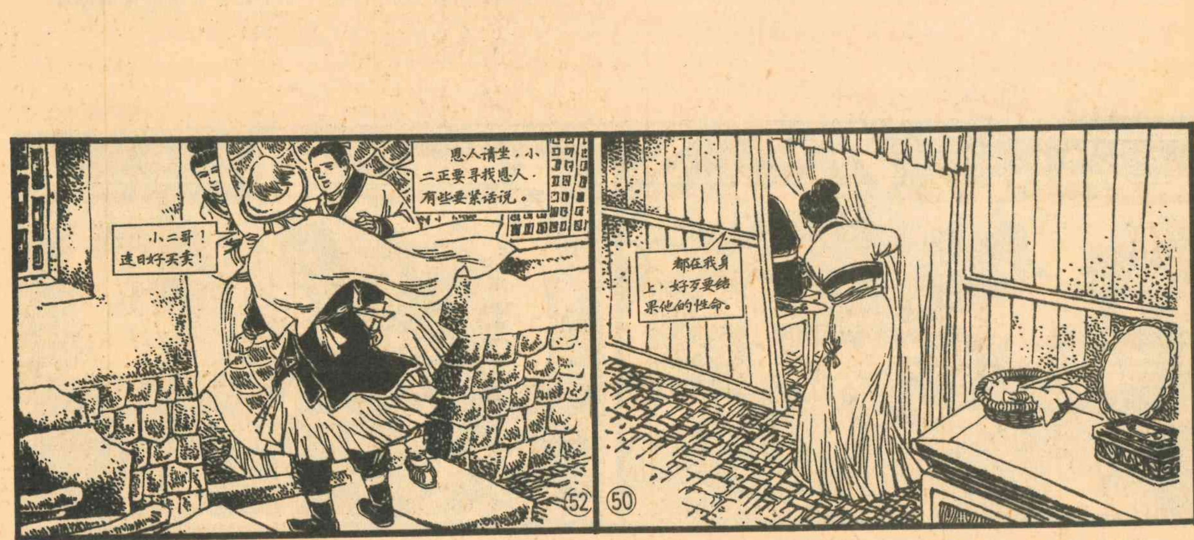
* * *

美女掩唇嬌笑，笑得花枝亂抖，笑得令人眼花撩亂。

「如果我是賣主，我想我也不會讓一個不認識的買家掛賬的。」她一臉正色說

49　李小二覺得非常可疑，便到裏面和娘子商議。

51　管營、差撥走後，那倆人吃了些飯，算了賬，也離了酒店。



50　這時店堂裏幾個人正在交頭接耳，不知談些什麼，後來差撥說的話卻被李小二妻子聽到了。

52　過了一刻，林冲也到酒店中來。李小二急忙迎入。

（待續）

：「只是你也忘記了一件事情。」

「那一件事？」白則七不解問。

她忽然又笑起來，一個喜歡笑的女人總是迷人的，何況她本來就是個迷人的美女？

柳花花突然覺得很喜歡她。

美女彷彿也知道他心意，她顯得柔情萬千的瞟了他一眼，才望著白則七道：「我既然不是賣主，我怎會拒絕我的掛賬？」

白則七苦笑了一下，喃喃道：「看來我運氣不夠好，費了千辛萬苦才偷得了的東西，不想却碰了一個一臉和氣的强盜，以及一個全身美麗的無賴，早知道我就不偷了。」

「你本來就是個滿臉霉氣的賊。」

柳花花突然長嘆一聲，接著又說：「你既然知道你運氣不好，你爲什麼還要偷我呢？」

「還不是爲了她。」白則七一臉苦笑，接著歎了聲又說：「我老實告訴你吧，偷天下獨一無二的柳花花固然是件好玩的事，可是你畢竟是男人，我如果要偷人，自然去偷女人……」

不待他說完，美女似覺好玩，搶著問：「你的意思是說，是一個女人要你偷他的？」

「不錯。」白則七點點頭，朝她咧咀笑道：「一個像妳這麼美的女人要我偷他。」

美女白了他一眼，嬌笑道：「你原來還是個天下最會說話的賊。」

她接著又問：「那個和我一樣美的女人是誰？」

白則七哈哈笑了一聲：「天下能有和妳一樣美的女人大概也不多了，妳爲什麼不猜猜看？」

她搖搖頭：「我一定猜不出。」

白則七一怔：「爲何這般肯定？」

她微微一笑：「你如果要我猜美男子或是醜女人，我說不定還能猜上幾個。」

大家似乎都不懂她的意思，很少說話的孟三已忍不住搶著問：「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那美人朝他露齒一笑，貝齒如玉：「因爲我生平只喜歡看我看得上的美男子，以及不如我美的女人，現在要我猜和我一樣美的女人，我如何猜得著？」

孟三只覺得骨頭一陣酥酸，他吞了口口水，仍然問：「妳爲何只看美男子和醜女人？」

她笑笑不語，眸光飄向柳花花；柳花花朝她微微一笑，說道：「因爲她喜歡美男子，所以她喜歡看美男子；她喜歡看比她不美的醜女人，她便會覺得她更美了，所以她喜歡看醜女人，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都不懂？」

她笑吟吟的望住他：「你果然是個深懂女人心理的花花公子。」

白則七瞪了他一眼：「所以那個女人才一定要我偷他。」

柳花花朝他露出了個譏嘲的微笑：「你看來並不像個很聽女人話的人。」

「聽女人的話有甚麼不好？」白則七哈哈一笑：「難道你沒有聽說過聽女人話的男人才是大丈夫男子漢？」

美人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這樣的男人我不但不喜歡，而且還非常討厭。」

白則七長吁一口氣：「幸好妳沒喜歡我。」

她似感意外，含笑問：「爲什麼？」

白則七哈哈大笑：「我如果有了妳這麼一個美如天仙的女人，我大概早就死了。」

他仍然笑着，又說：「是害怕死的，害怕被綠帽子壓死。」

衆人皆笑，唯獨美人嬌羞的啐了他一聲，眼睛却瞟向柳花花。

白則七望着柳花花說道：「你說得不錯，我當然不是白白聽她的話。其實在山坡上的時候，我有一句話騙了你，我並沒有和『傾城劍』白霜霜比過輕功……」

沈默已久的閻包歌忽地打斷他的話：「你偷柳花花，只爲了要跟白霜霜比輕功？」

「只要我把柳花花偷成，她不但答應跟我比輕功，而且還讓我在她的『聽雨樓』住上一個月，每天給我一罈她特製的桃紅酒喝，這麼好的條件，我只好答應了。」

白則七儍笑似的望着柳花花，又說：「最近我也覺得沒什麼東西值得我偷了，偷人倒是很新鮮，尤其是偷大少，那自然是件更新鮮的事，難道不是嗎？」

柳花花灼灼的望着他，似覺他不是說笑，苦笑道：「你爲什麼這麼無聊？」

白則七朝他做了個怪臉，轉首望了一下閻包歌與美人，笑着道：「我把這話告訴你們，意思是說你們想搶也吧，想賴也吧，都不關我小偷的事，等我把人送到聽雨樓，你們去向白霜霜要人去吧。」

閻包歌突然道：「你以爲我會笨到讓你把人送到聽雨樓再搶人？」

白則七冷冷瞪了他一眼：「難道你眞的敢搶人？」

閻包歌也冷冷睨着他：「我爲什麼不敢？」

「第一，你到現在還搞不清楚坐在你旁邊的女人是誰，可是你知道無論她是誰，她看起來決不是一個省油的燈，所以你一直按捺着沒有出手，你的確是個既小心又謹愼的人。」白則七徐徐接着道：「第二，你根本也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制住柳花花，所以你遲遲不敢出手；現在你已明白了，你更不敢出手，因爲我隨時可以解開他的穴道。」

他停一停，露出一個怪異的微笑：「如果我解開了他的穴道，你雖然是名滿江湖的十大劍客之一，面對天下獨一無二的柳大少，只怕你的機會更小了。」

閻包歌白胖的臉竟然一片慘白，他知道白則七的話完全是事實，他看來一點機會也沒有了。

他苦笑着，臉上一片無奈：「你的確是天下最聰明的賊，跟你打交道實在不是件愉快的事。」

他說着嘆息了一聲，緩緩站起圓胖的身子：「既然我已經毫無機會，我爲什麼還不走？」

「走」字仍在他舌尖滾動時，他整個人忽然像箭般的射起，他看來不像想走的樣子，因爲他騰起的身形正是撲向柳花花。

「你這一招，我好像五百年前就用過了。」

白則七咀角泛起一絲冷笑，話聲中，他早已拔起身形，如電般迎向閻包歌。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閻包歌並沒有碰到柳花花。

白則七也沒有攔住閻包歌。

他們竄起的身形雖快，卻也只躍到半空中便以勁力不繼，雙雙墜落地面，竟連站也站不穩，一屁股跌坐地下，滿臉驚駭之色……

金錢豹孟三見狀，連忙躍到白則七身旁。

可是他剛一躍到他身旁，忽覺全身勁力消失，竟也支持不住的跌坐地下……

＊　＊　＊

房間裏仍然有五個人。

五個人原本是坐在椅子上的，可是現在只剩下兩人，其餘三人卻坐在地下。

爲什麼會這樣？

那美人忽然朝白則七嫣然一笑：「這一招，你五百年前大概沒用過吧？」

白則七驚聲叫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柳花花歎息一聲，喃喃道：「人們爲什麼對一個美麗的女人，總是缺少一份警戒之心呢？」

閻包歌本是個鎭靜之人，他暗中試行運氣，竟發現丹田毫無勁力，不禁失聲叫道：「妳什麼時候放的毒？我怎麼不知道？」

「你知道的，你只是沒想到而已。」柳花花緩緩道：「你們都是武林中身經百戰的高手，照說這樣的毒並不能毒倒你們，只因爲你們認爲這個女人你們從沒見過，所以你們不把她放在眼裏。」

美人掩唇輕笑：「有一種人，這種人通常對自己都有過份的信心，其實過份的自信就是自大，自大的人怎會對一個不認識的女人懷有戒心？」

白則七苦笑道：「原來妳在嬌聲喘笑的時候，身上溢出來的香氣就是毒葯。」

柳花花淡淡笑道：「就因爲它香，人們才容易中毒；如果它又臭又難聞的話，恐怕連蚊子都毒不死了。」

美人輕撩眼睫，睨着柳花花嬌聲說：「你既然知道得這麼清楚，難道你並沒有中我的毒？」

「我當然沒有中你的毒。」柳花花淡淡地一笑，原來僵硬不動的身子忽然也站了起來：「我也沒有被那賊小子點住穴道。」

滿屋的人都驚住了。

白則七更是目瞪口呆，好半晌才喃喃道：「我明明點住他穴道，莫非他是鬼不成？」

柳花花悠然的飲了一口杯中酒，朝他做了個怪臉：「你這一招，看來也是我五百年前便用過了。」

白則七長歎一聲，苦笑道：「爲什麼我在你面前總成了個天下第一笨賊呢？」

「其實你不笨，而是他太聰明了。」美人笑瞇瞇道：「你如果早知道他已練成『閉氣法』與『移穴法』，你大概就不會笨到想偷他了。」

閻包歌失聲叫道：「世界上眞有『閉氣法』與『移穴法』？」

「世界上眞有的事多着哩，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美人嬌聲說着，目光卻望向柳花花：「這世界上好像眞沒有任何事情能騙過你？」

「我想應該沒有了。」

說話的是白則七，他滿臉苦笑：「我盯梢了他整個月，偷了他想要的東西，再安裝迷葯機關，再假裝兩人來殺他，我再救他，再安排孟三來殺他，自覺天衣無縫的點住他穴道，到頭來我只是個儍瓜。」

柳花花忽然瞪着他道：「你如果仍然坐在地板上不起來喝酒，你才眞是個大儍瓜。」

白則七怒瞪了他一眼：「你明知道我已中毒，爲何還這般戲弄我？」

柳花花長歎一聲：「好人爲什麼總是這般難做？」

他忽然凝眸望着美人微笑道：「我雖然不是玩毒的專家，不過這種毒我是知道的，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毒，只不過能使人暫時失去力氣，只要不運行丹田之氣，一如常人；兩個時辰過後，葯力便自行消失，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這便是『對時香』，對不對？」

美人瞬也不瞬的凝注着他，半晌，也學着他歎氣的樣子歎了口氣，嬌道：「博學强記、過目不忘、過耳即知，你果然是天下獨一無二的花花公子。」

白則七、閻包歌及孟三聞言大喜，馬上試着不引動丹田氣緩緩起身，竟也眞如常人一樣而能行動。

柳花花拉張椅子讓白則七在他身旁坐下，一面幫他斟了杯酒，一面說道：「無論如何我總是很感謝你，因爲你已經把我的身價抬到了萬兩黃金。」

白則七喝了口酒，苦笑道：「現在看來，只怕萬兩黃金也不夠了。」

他忽然目光望住閻包歌又道：「而且，大概連搶也搶不到了。」

柳花花傾前身子，也爲閻包歌斟滿酒，口中含笑道：「我彷彿記不得我們上一次一起喝酒是在那裏？」

閻包歌端起酒杯，一仰而盡：「你記得的，誰都知道柳大少的記性比誰都好，你明明不會忘記前年的中秋，我們就在洛陽城的賞月大會上狂歡拚酒，你爲什麼要說不記得了？」

柳花花淺淺一笑，沉聲道：「你既然記得如此清楚，你應該也記得那次賞月大會上還有冷星堡主姬重生在場，難道你不記得他也是我的朋友？」

胖滾滾的臉上忽然湧起悲痛之色，閻包歌瞪着柳花花咬牙道：「他自然是你的朋友，可是飛鷹堡主司馬如虹是你更好的朋友，不是嗎？」

「朋友相交，本有深淺。」柳花花歎了一聲：「這種事情本也勉强不得，就如同太陽要下山一樣，誰能奈何？我同司馬如虹交情深，與姬重生交情淺，固然是事實，但決不會爲了維護交情深的朋友，而去傷害交情淺的朋友。」

「我自然相信你，江湖上的人也都相信你，只怕司馬如虹就不能讓人這麼可信了。」

閻包歌冷冷的說道：「誰都知道他們是對頭。」

柳花花忽然盯着他問道：「你認爲他

們是不是傻瓜？」

閻包歌一怔：「你這話什麼意思？」

柳花花仍然盯着他問：「是不是？」

閻包歌只好回答：「自然不是。」

「他們不但不是傻瓜，實際上還是百年來少見的豪雄俊傑。」柳花花神態嚴肅的接着說：「如果你是司馬如虹，你會不會在那種場合殺姬重生？」

閻包歌沉默着，良久才回答道：「不會。」

柳花花仍是一臉正色：「既然你知道這個道理，難道他們不知道？」

閻包歌啞然無言。

柳花花歎了一聲，接道：「所以姬重生雖死，其子姬劍飛毫無怨言，當夜便帶着他父親的屍體回去……」

美人突然開口打斷他的話：「難道這事情就這樣算了嗎？」

「當然不能這樣就算。」柳花花瞇起了眼睛，彷彿自言自語喃喃道：「當然不能這樣就算……」

室內一片沉默。

他們能清清楚楚的感受到柳花花心中的悲痛，尤其是他說出了下面那段話，更能感受他心中的哀傷：「如果找不出策劃害死姬重生的陰謀者，飛鷹堡實際上等於垮了，司馬如虹怎還有臉活在世上？」

閻包歌垂下了頭。

他是個不輕易低頭的人。

他知道他錯怪了柳花花。

柳花花是個不輕易殺人的人，他彷彿沒殺過人，他好像沒聽說過他殺人。

他也知道他錯怪了司馬如虹。

司馬如虹沒有非殺姬重生的理由，他用不着殺姬重生便已是名動武林的飛鷹堡主了；現在姬重生死在飛鷹堡，責任壓力最大的當然是他，如果眞找不出兇手，司馬如虹縱然一死謝罪，恐怕也洗不去飛鷹堡的陰影，一輩子也洗不去……

他突然能感覺到司馬如虹現在是活着比死去還痛苦，那眞是生不如死……

他突然覺得自己好魯莽、好愚蠢……

「大少，我錯怪你了，也錯怪了司馬堡主。」

他突然抬起頭，細小的眼中泛起一片淚光，朝柳花花抱拳說道：「請受我一拜。」

話剛說完，他忽地拔起腰間佩劍，便往自己脖子上抹！

誰也想不到他會這樣。

他本是個有名的劍客，他要殺別人本就不是太困難的事，要殺自己更是件容易的事，而且誰也沒法攔阻他。

可是，他還是被攔阻了。

他手中的劍已被柳花花奪下。

也許是柳花花的身手比他快。

也許是他體內的「對時香」葯力未散，而使身手慢了下來。

總之，他沒有死。

他抖聲問道：「你為什麼不讓我死？」

柳花花平靜的望着他：「死並不能解決問題。」

他忽然一臉痛苦，接着道：「司馬如虹比你更想死，他都忍下來了，因為他也知道死絕對解決不了事情，反而會把事情弄得更糟。」

長長吁了口氣，他的語音已回復平靜：「你是姬堡主的好朋友，我能感受你對他的死心中的傷痛。你更不該死，你為何不留着你的劍去殺那害死他的人？」

他用力拍了拍他的肩。

閻包歌伸手按住了他的手掌，他圓嘟嘟的臉上又浮起了和藹可親的笑容……

柳花花不再說話，他轉身走到屋角，拿起了放在小几上的青布包袱，逕自離房而去……

＊　＊　＊

柳花花仍沒離開「悅來客棧」。

他正在櫃台結完賬，並且向掌櫃要回了天毒子獨孤惜留下的五顆珠寶。

他的眼角已瞥見一個美麗的身影自後院慌忙趕出。

當她看到柳花花仍站在櫃台邊時，那張美麗的臉孔上原本有幾分慌張的神色已不見，換上來的是三分喜悅，三分嬌嗔、以及三分說不出意味的神色；她放緩腳步，徐徐走到他身旁，噘起紅嘟嘟的小咀：「你怎麼一聲不响的就走了？」

柳花花朝她微微一笑：「我如果走了，妳現在怎麼還看得到我？」

「你在等我？」她彷彿有點意外。

忽又把小咀嘟得更高：「早知道我就不必走得那麼急，我方才那樣子一定很不好看了。」

柳花花緩緩說道：「妳無論是什麼樣子都好看。」

「眞的？」她的眸子好亮：「假的我也喜歡聽。」

柳花花輕輕一怔，隨即笑了：「妳喜歡聽假話？」

她白了他一眼：「我喜歡聽我喜歡的話。」

柳花花苦笑，默然無語。

「你為什麼不說話？」

「我不知道妳喜歡聽什麼話。」

她笑了，像一株盛開的百合花；她毫不矜持、毫不做作的凝視着柳花花，徐徐啓口道：「我也喜歡聽無聲的話。」

柳花花眞的怔住了。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她看來不像是江湖中人，全身看不出有一絲「江湖味」，她充滿着率眞、坦直、潔純，這些都是江湖中人所沒有的，可是她也充滿着江湖中人所具有的狡黠、機敏、急智，甚至是幽趣。

江湖中的女人稱柳花花「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見過的女人當然很多。

這樣的女人他好像未曾見過。

所以他竟然發痴似的呆望着她……

他決不是一個見了女人便發痴的男人，只因他見過的女人太多，那怕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也見過。

眼前的女人雖美，可是她決不會是最美的女人。

他卻看得痴了。

兩頰上飛過了一朵紅雲，她瞪了他一眼，語聲奇嬌無比：「你這種看人的樣子，我就不太喜歡了。」

「我不是在看人。」雖然發覺自己失態，無論如何他是個對女人有十分經驗的人，柳花花優雅的歎息一聲：「我在看一個女人。」

「女人不是人麼？」她嬌羞未褪，嗔道。

「女人當然是人。」柳花花朝她古怪的笑笑：「但是一個眞正的女人，或是一個特出的女人，就絕對不是人。」

她怔住了，忍不住問：「不是人是什麼？」

柳花花正色道：「當然是女人。」

她傻住了。

她沒有想，也沒有說話，因為柳花花已以極為優雅的姿態輕扶她的手臂，徐徐走出客棧，登上了在門旁等候的一部馬車。

馬車的門關上，馬車卻沒有走。

因為柳花花現在根本還不知道要到那裏去。

他半躺着身子，等對面的她四下打量完畢才問道：「我們現在到那裏去？」

她本來端坐着，見他半躺着，也把上半身靠着窗口，斜坐着道：「我正想問你，你用這般漂亮的車子打算載我到那裏去？」

「妳知道應該到那裏去的。」這句話說完，半躺的身子已變得全躺。

「你果然是個很懶的人。」她很有趣的望着他：「你以為我會帶你到那去？」

他兩手墊着頭，也閉上了眼睛，懶洋洋道：「難道妳不是帶我去找獨孤惜？」

她也把兩脚放在坐墊上了，嬌笑着道：「你果然知道我是誰了。」

「江湖上根本沒見過妳這個人，我怎會知道妳是誰？」柳花花淡淡道：「妳剛才露了那手『對時香』，應該是和獨孤惜有關的人，他是個玩毒行家。」

「他是我爹。」她拿起一個錦絨靠墊放在背後：「我叫獨孤美。」

柳花花側轉身子，一手支着耳側，微笑道：「我叫柳花花。」

「我知道，我爹很早就告訴我。」她也微笑着：「你是個花花公子。」

她忽然又說：「我爹還告訴我，對你要保持距離。」

柳花花一怔，忍不住哈哈一笑，問道：「妳爹還告訴妳些什麼？」

「很多，很多。」她很認眞的說：「江湖中大大小小，凡是他知道的事情都告訴我。」

柳花花有趣道：「怪不得妳像個老江湖。」

獨孤美幽幽道：「我爹就是不肯給我遊歷江湖，他說江湖中人心險惡。」

「妳爹說得不錯。」柳花花坐起了身子，問道：「妳現在是不是可以帶我去見妳爹了？」

獨孤美搖搖頭：「不行。」

「為什麼不行，我有很多話要問他。」

「我知道，我爹也有很多話要告訴你。」

柳花花苦笑：「既然如此，為何不讓我見他？」

目光一動，他忽然急切問道：「他是不是傷得很重？」

獨孤美一怔，訝然問：「你怎麼知道他受傷了？」

「我趕到這裏的時候，你爹的房中一片凌亂，地上還有一灘血。」

「你並未見到我爹，你如何知道那灘血是他身上流出來的？」

獨孤美一臉不服氣，她接着說：「可能發生的情況很多：也許受傷不是我爹，而是殺他的人；也許我爹不只是受傷，有可能被殺死，而屍體被帶走了；也許我爹受傷了，逃到半途中死了；也許……總之，可能發生的情況有很多種，不是嗎？」

「的確如此。」柳花花從容不迫道：「你爹如果不受傷，他離開客棧的可能性不大，縱算他要離開，担心有人再殺他，他也會帶著他的包袱走；他既然連隨身包袱都沒拿，顯示他走得很急促……」

獨孤美不以為然的打斷他的話：「他也許只是匆忙的逃走，並沒有受傷也說不定，對不？」

柳花花淡淡道：「他如果沒受傷，他自己就會來找我了，為什麼還要叫妳來？」

獨孤美啞住，停了一下又說：「如果說他半路死了呢？」

柳花花搖搖頭道：「那更不可能，這樣妳跟本就不會來了，他如死了，如何叫妳來找我？」

「你既然知道他受傷，你說說看他傷得重不重？」

「不重。」

「為什麼？」

「如果傷得重，妳神色就不會這麼輕鬆了。」

「你果然是個腦子細緻的人。」眸子忽然閃過一絲狡黠，她忽然道：「你既然這麼聰明，你一定也知道我為什麼不帶你去見我爹囉？」

「你……你幹什麼？」獨孤美忽然大聲驚叫起來。

因為柳花花突然像惡鬼般的撲到她身上去。

她又驚又怒，正想狠狠摑他幾記耳光，却見他像鬼靈般的掠出去。

她根本搞不清怎麼一回事，她甚至連魂都還未回來。

她又見他像幽魂般的從窗口掠進來，而且好端端的坐在她對面。

他彷彿一直都坐在那裏，從來也沒離開過的樣子。

她怒瞪著他，聲音充滿著憤怒：「想不到你是個……」

她只說了一半忽把話停住，她呆住了。

她看見他手中多了一支箭。

她雖然從未行走過江湖，可是她畢竟是個聰明的女子，她知道方才如果不是柳花花把她撲倒，那支箭早已射進她的胸膛，也許射進腦袋，不管射進那裏，她一定非死不可。

挺而直的鼻尖上，早已沁出了汗珠，她好不容易才開聲說話：「剛才是不是有人要殺我？」

柳花花低頭看了手中的箭有好一會，大概看不出什麼名堂，隨手往外一丟，朝她露出一個平靜的微笑：「那人大概已經知道妳是獨孤惜的女兒。」

他那副從容平靜的模樣，使她有一種無比安全的感覺，她看來已不再驚慌：「那人逃走了？」

柳花從車房的暗夾取出了一瓶竹葉青、兩個小酒杯，一面斟酒，一面說：「他只有一擊的機會，不管這一箭中或不中，他只有快速逃走，我難追得上他。」

她接過他遞過來的酒，輕輕呷了一口；她發覺酒原來也有鎮定的作用，她已不覺得緊張了，她朝他露出了一個充滿謝意的微笑：「你也不敢追上去，你怕他使的是調虎離山計，也許你一走，就有人來殺我了。」

目光滑過一絲讚賞的神色，柳花花一口喝盡杯中酒，喃喃自語道：「獨孤老頭看來不怎麼樣，想不到生了個女兒……」

他忽然話到一半便頓住，臉上起了駭懼的表情，他驚聲道：「他既然已查出妳是獨孤惜的女兒，恐怕也查出了妳爹住的地方……」

手中的酒杯差點掉下去，獨孤美的聲音已在發抖：「如果這樣，我爹現在一定很危險了。」

＊ ＊ ＊

一輪四匹健馬拉的大房車，像箭般的衝出小鎮。

路人都投以驚訝的眼光，這等高級的馬車奔馳得像救火似的，似乎還很少見。

可是，馬車儘管快，仍然是慢了點。

因爲，獨孤惜已經死了。

他死得好慘。

不只是他，連同跟他生活了廿幾年的老婆也死了。

還有一個跟了他十幾年的老僕人也死了。

不多不少，整整三條人命。

柳花根本看不出他們是被什麼手法殺死的，因爲那三具屍體已焦爛。

兇手不僅殺人，而且放火燒屋。

他們這樣做，當然是爲了避免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這裏的環境幽絕而秘靜，獨立於半山腰中，想要找個目擊的人都不可能。

原本是三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慘死了。

原本是有牆有瓦的房子，就這樣付之一炬。

餘燼未熄，焦味撲鼻。

柳花花緊緊的摟著獨孤美的肩。

他能感覺得出她全身冰涼。

他也感覺得出她渾身發抖得非常厲害。

可是她却沒有哭。

她甚至連淚水都沒有流出。

不哭、不流淚的人，實際上比哭聲震天、淚流滿缸的人還要悲痛、傷心。

這種人是堅强的。

比鐵還强、比鋼還硬；絕對的强、絕對的硬。

柳花花把她摟得更緊，他知道一切空洞的言語安慰都是多餘。

人生最大的痛苦大概也不過如此了，空泛無用的安慰之詞豈能減低痛苦於萬分之一？

從頭到尾，她只說了一句話：「人死了，入土爲安。」

三座新墳做好的時候，夜幕已稍稍掩至。

山風像往常一樣吹著，却已是輓歌。

疏星像往日一樣昇起，却已是永訣。

無論如何，她畢竟祇是一個人，一個有七情六慾、悲喜哀樂的人，悲痛已超過了她最大的忍耐極限，淚水早已像黃河決堤般的狂湧而出，她終於痛痛快快的在他的懷裏痛哭一頓。

柳花花靜靜的攬著她，他胸前的衣襟已被她的淚水打濕。

人生的悲歡離合他本已看得夠多，可是他總也勘不破，總會沾上那股濃濃的悲切淒傷。

他原本就是個多情的人，他熱愛生命、珍惜生命，他却無能爲力挽救那三條生命。

他也爲自己哀傷。

人的力量還是很渺小的。

下弦月已緩緩昇起。

獨孤美彷彿哭累了，竟偎在他懷裏睡著了。

柳花花輕歎一聲，輕輕抱起她的嬌軀，緩緩走向山腳下。

馬車在山腳下等著。

＊ ＊ ＊

星稀月黯。

馬車不快不慢的走著。

獨孤美已睡著，眼角仍有淚痕。

柳花花却瞪著車頂發呆。

他始終沒有想到獨孤惜竟眞的是一條綫索。

冷星堡主姬重生是被毒死的。

但是誰也不知道他爲什麼被毒死。

因爲當時無論是酒或菜都沒有毒，酒杯、筷子、碗、湯匙等食用器皿更不用說、全部是銀製造的，根本不可能沾有毒，只要沾上一丁點毒，立刻就會變黑而被發現。

姬重生死時，他所用的食器銀亮如昔，一點有毒的跡象也沒有。

更不見有誰施毒粉或毒烟，如果這樣，中毒的人決不止他一個。

同桌吃飯的人一共十個人，姬重生父子、司馬如虹父子、五大門派掌門人、連同柳花花剛好十個人，誰都不可能、也沒有理由殺姬重生。

就算有可能，同桌的每一個人俱皆當今武林中的一等一高手，決不會看不見下手的人。

何況還有同在一廳的兩百多個江湖豪雄在場。

誰也想不通姬重生如何被毒死的。

所以司馬如虹當場暈死過去。

因爲他已感到那看不見的陰謀者已摧毀了整個飛鷹堡。

案發後，柳花花搜盡枯腸仍毫無頭緒，他實在想不到獨孤惜會是一條綫索。

獨孤惜雖是當今天下第一玩毒行家，可是他從不亂放毒，他實際上是個好好先生，沒聽說過他有什麼仇人；他跟司馬如虹有著很好的交情，跟姬重生也無任何仇恨，他沒有理由殺姬重生，更沒有理由跟司馬如虹過不去。

案發當場，他也不和姬重生同桌吃飯，就算他想下手，也絕無機會。

他這個並不常在江湖上跑，也不熱衷於名與利，若非司馬如虹請他去幫忙驗酒、驗食器，他也許根本就不會參加那個酒

宴。

無論如何，這件事情絕對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

事發後，柳花花要春明望去請他來，無非是想請敎他的看法，畢竟這件事與毒有關。

不想他已先行離去，而且還留封信要柳花花到「悅來客棧」找他。

他滿懷困惑的到達客棧，發現他已被追殺，他才感覺到他原來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綫索。

可是等到看到他時，他竟已成了一具焦黑的屍體。

他一定發現了什麼，否則他不會留信約他。

他的發現一定非常重要而有價值，否則他不會遭到滅門之禍。

殺人滅口，再也沒有任何事比這件事更殘忍了。

被殺的人，通常都是可憐的犧牲者，只因他知道了不應該知道的事。

殺他的人是誰？

天下第一偷白則七眞是只爲了要和傾城劍白霜霜比輕功才「偷」柳花花？

閻包歌，這個殺人無數的閻王劍客，爲什麼也這麼巧來到這無名小鎮？

柳花花思泉如湧，却沒有再想下去，因爲他的眼角瞥見一雙眸子在注視著他。

獨孤美醒了。

他心中歎息了一聲，老天既然給了她這麼美的軀殼，爲何又這般殘忍的給了她這麼可怕的遭遇？

天地不仁麼？

他走到她床畔，蹲下了身子，輕輕握住露在鵝絨被外的纖纖玉手；那隻手好美好柔，却也好冰好冷。

他凝視著她，聲音好柔好柔：「妳知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蒼白的唇角浮起了一絲淒苦的微笑，她靜靜的注視著他，眸光中有幾分淒涼。

「六年前，我一個童年朋友，在洞房花燭夜時，全家十九口全遭殺害，一個活口也沒有留下。

「四年前，我一個鏢局朋友，保了一趟價值連城的紅貨，在往關外的途中不幸被刦，一夜之間，他完全破產，一家十口全部自殺，無一倖存。」

「三年前，我一個在江南開綢布莊的巨富朋友，突遭不明之火，全家廿七口慘遭焚斃，連一片瓦也沒有留下。」

這麼淒慘的事，他爲什麼要在這時候說？難道他不知道此刻的她也這般淒慘麼？

她聽了這許多人世間不幸的事情，豈非更增加了她心中的苦恨？

「妳明不明白我爲何要告訴妳這些？」他輕拂著她散亂的烏髮。

她握緊他的手，她瞬也不瞬的望著他：「你想告訴我，人世間還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一個不幸的人，聽到比他更不幸的事，心中的痛苦多少會減輕些，至少他不會感覺他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人，本來就有這種心理，不是嗎？

「你還想告訴我，你那三個朋友，你已幫他們查出眞兇，替他們報了仇。」

她把臉輕輕移到他胸前，輕輕的偎著他懷中：「你也想告訴我，你一定會查出殺我爹娘的人，替我報仇。」

柳花花靜靜的注視著她，却也沒有再說話。

她也靜靜的望著他，良久才幽幽道：「你還想告訴我什麼？」

「我還想告訴妳，如果有人問我這一生中碰到最特出的女人是誰，妳猜我會怎麼說？」柳花花輕輕歎息着：「只怕我什麼也說不上來，只因到現在我還不瞭解她。」

他下面那句話說得很怪，獨孤美似乎聽不懂，又好像聽得懂，她灼灼的凝視着他，一句話也不說。

柳花花神色一片湛然，靜靜的迎接着她的目光……

車廂中一陣靜默。

靜到可以聽到彼此的呼吸聲。

因爲兩人的距離實在太近了。

獨孤美突然開口，語音奇冷無比：「如果說我現在想殺你，你相信不相信？」

「我相信。」柳花花居然沒有吃驚的表情。

事實上他也非相信不可，因爲獨孤美那隻美無瑕疵的玉手突然如電般的切向柳花花的頸項！

那隻手的確很美，美得令你有一股禁不住想去撫摸的衝動，可是你如果知道這隻手正斬向你的咽喉，恐怕就沒有那股衝動了，你大概連害怕都來不及。

可是柳花花，那個花花公子，他却很喜歡撫摸女人的手，尤其是漂亮女人的手更喜歡。

他此刻也正溫柔的撫摸著獨孤美的手。

只是他好像摸錯了，他摸的是她另外的一隻手，他應該摸那隻正飛向他喉間的那隻手才對。

那隻手已離他喉結不過三寸。

他動也不動。

他難道不知道那隻手馬上就要打碎他的喉結？

他難道不知道喉結被打碎就活不成了？

活不成就是死的意思。

死，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他難道不怕嗎？

現在就算他怕也來不及了，那隻手任誰來看也都相信立刻就要切進他的咽喉。

誰也救不了他了。

除非那隻手自己停住。

那隻手眞的停住了，就在差一分便打在柳花花頸間突出來的那顆喉結的時候停住了！

「你可以躲的，而且絕對可以躲開。」那隻停住的手微微抖顫著，聲音也在抖顫著，獨孤美的臉色更加蒼白，她喃喃道：「你爲什麼不躲？」

一聲輕歎滑出了他緊抿的唇角，柳花花緩慢的、溫柔的握住了那隻發抖的手……

獨孤美突然撲進他懷裏。

她哭了，狠狠的哭了。

她爲什麼哭？

難道女人都喜歡哭麼？

柳花花說她是天下最奇特的女人，爲

什麼這樣一個特出的女人也免不了哭呢？

柳花花知道的。

他一向瞭解女人。

尤其是特出的女人，他更瞭解。

＊　＊　＊

這是一部特製的馬車。

四匹千里駿馬拉車，兩個精壯大漢駁車。

車廂除了豪華、寬敞之外，裏面設備應有盡有。

而且都是活動的，既可成椅，也可成床，亦可成桌；看不見、數不清的夾層裏有酒、茶、乾糧、書册、兵刃、枕被……等等。

這些都不算什麼，最珍貴的就是車廂正中央的頂部夾層，竟有一顆斗大的夜明珠。

這顆夜明珠比燈還亮的照明了整個車廂。

如果知道這部車就是司馬如虹的座車，就不會驚訝了。

因爲司馬如虹便是雄霸天下的「飛鷹堡」堡主，除了「冷星堡」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幫派可與之比擬了。

這樣的人物，擁有這樣一部珍貴的車，當然不值得驚訝。

這樣一部車，司馬如虹當然惜之如命，普天之下能隨意使用這部車的人，大概除了他自己、柳花花、吃虧和尚、疤面道長等四人外，再也沒有第五個人了。

就連司馬如虹的兒子司馬其煙也從未單獨使用過這部車。

馬車不快不慢的走着。

趕車的兩個大漢收起了馬鞭，咀裏喝着酒、吃着乾肉脯。

車廂裏的柳花花和獨孤美也在吃着。

他們已錯過打尖的時刻，晚飯只好在車上將就了。

兩人都沒有說話。

肉吃得不多，酒倒喝得不少。

柳花花本來就能喝，獨孤美看來也很能喝，到現在爲止，柳花花已喝光了三瓶竹葉青，獨孤美也喝了三瓶，決沒少過柳花花一滴。

竹葉青入鼻芬香，入口辛甜，是一種後勁極强的烈酒；男人喝這種酒不算什麼，女人能喝這種酒大概不會太多；能喝三瓶臉不改色而無醉意的女人大概更少了。

獨孤美已經開始喝第四瓶。

她眞是一個奇特的女人。

她彷彿在跟柳花花拚酒，他喝一口，她也跟著喝一口；他喝一杯，她也跟著喝一杯。

他不說話，她也不說話。

他不說話，是因爲他在想事情。

她不說話，是因爲她在看著他。

終於，第四瓶酒快喝完的時候，獨孤美忍不住開口了：「你喝酒的時候都不說話嗎？」

「說的。」柳花花一臉正色：「但是如果碰到和我一樣會喝的人，我就不說話了。」

「爲什麼？」

「因爲我怕我說話的時候，酒都被他喝光了。」

獨孤美咯的一聲笑了出來。

她已經很久沒這樣笑了。

柳花花看她笑，自己也跟著笑起來。

獨孤美忽然歎了口氣，道：「你爲何這般善解人意？你在一個人心情不好的時候，絕不開口說話；現在我心情好了，你應該可以說話了吧？」

目光一轉，她接著又說：「你也一定知道，我會先問這個問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來殺你的？」

柳花花大概是酒喝多了，只覺全身發熱，他起身打開車廂兩邊窗戶，夜風隨著月光吹進來，頓覺全身舒暢；他忽然答非所問：「這種酒妳可以喝幾瓶？」

獨孤美含笑答道：「你喝幾瓶，我便喝幾瓶。」

「好。」柳花花豪情萬丈，大聲道：「我們兩人喝了八瓶，外面兩人喝了三瓶，車裏應該還有九瓶，我們喝光它，妳說好不好？」

獨孤美咀中說了聲好，心中却不知道他是甚麼用意。

心中雖奇，她却沒有問，她知道眼前這個人比老鼠還精靈、比狐狸還狡捷，在這個時候，他絕不會做出無聊的事。

果然，她的猜測沒有錯。

馬車忽然停了。

好奇使她想探頭瞧瞧，柳花花却拉住她道：「別忘了，喝酒。」

說著，仰頭一口飲盡杯中酒。

她也跟著喝了一杯，眼角却忍不住向窗外瞥去。

一瞥之下，她幾乎叫出來……

＊　＊　＊

下弦月像把波斯的彎刀，斜斜的掛在天的一角。

月光因不斷掠過的浮雲而顯得時明時暗。

夜風却像狼嗥般的呼嘯著。

這種夜色，並不是個令人感覺愉快的夜色。

尤其是看見一個全身穿白衣的人像鬼魅般的站在黑暗中的時候，更令人愉快不起來。

獨孤美祇不過用眼角瞥見，便覺毛骨悚然，她已經忍不住想叫出來。

獨孤美並不是害怕穿白衣服的人。

最主要的是她看不見那個人的頭。

沒有頭的人，不是鬼是什麼？

她只看了一眼便不敢再看，她發現自己的心房如打鼓般的跳個不停。

她趕緊喝了一杯酒。

她巴不得喝光所有的酒。

她希望是自己酒醉看花眼了。

她終於明白柳花花爲什麼要她喝酒。

酒，有時候是可以壯胆的。

她抬眼瞧柳花花，他一副若無其事的喝著酒。

他的確很瀟洒，也很可惡，爲什麼到現在還不告訴自己，外頭那到底是人還是鬼？

一陣冷風吹進來，她只覺得背脊上一陣涼冰冰，她終於忍不住想問他，却見他慢條斯理的走下車去了。

手中竟然還端著一杯酒。

她不敢轉頭去看。可是她又很想看。

「別忘了，喝酒。」

她想起了他的話，他說的話總是有道理的。

於是她拿起一瓶滿滿的竹葉青，咕嘟咕嘟的對咀便喝。

女人這樣喝酒實在不文雅。

她顧不得那麼多了，因爲她發覺一口氣灌下那瓶酒之後，只覺全身發熱，胆子也大了。

喝酒果眞有效。

她忽然想起武松酒後空手能打死一頭老虎的故事。

她現在感覺自己不但能打死老虎，連鬼也不怕了。

於是，她下車了。

一下車，她呆住了。

她發覺鬼不止一個。

竟有五個之多。

她睜大著兩眼，一顆心幾乎跳出了口腔。

她看見了五個鬼，五個沒有腦袋的無頭鬼。

世上眞有鬼？

如果沒有鬼，眼前的難道是人不成？

誰都知道，凡是人，不管是再偉大或最卑微的人，都應該有一個頭。

她心中好生後悔，爲何不在車裏舒舒服服的喝酒，偏偏出來見鬼，世界上大概再也沒有比自己更笨的人了。

獨孤美心裏罵著，忽見趕車的兩個大漢像木頭般的呆坐著，臉上一片驚懼之色，連動也不敢動……

獨孤美本覺奇怪，車停時怎未見他們動靜，原來他們早就嚇呆了。

看見兩個如山般大的精壯大漢原來也怕鬼，她感到好笑；同時心中却昇起了一股倔强與好勝，她始終認爲她比男人强，男人怕，她不怕，她咬著牙走到柳花花身旁去。

柳花花朝她微微一笑，握了一握她的手。

獨孤美一站到他身旁時，忽覺他身上散發出一股令人感到非常信任的安全感，彷彿天塌下來他都頂得住；尤其他那隻溫暖的手握過來時，她忽然覺得世界上根本沒有令她害怕的東西。

她不禁緊緊握住他的手。

她生怕那隻手抽回去的時候，她再也握不到了。

她現在終於明白，爲什麼人家說他是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柳花花，她祇不過握著他一隻手，便已感覺那隻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了。

她現在非常鎭靜，她相信她這一輩子從來也沒有這麼鎭靜過，她細細的打量著眼前不及五尺處的無頭鬼，唇角劃起一絲微笑：「如果我爹說得不錯，而我也沒有記錯的話，他們就是『瘟鬼五哥』，不對？」

柳花花輕輕啜了一口手中的杯酒，瞧著她笑道：「妳爹的話自然錯不了，他還告訴妳些什麼？」

人一鎭靜什麼都記起來了，她笑着說：「他老人家說，這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不是鬼，有一種東西比鬼還可怕。」

柳花花歎了一聲：「妳爹眞是聰明人，只有聰明的人才知道，這世界上除了人之外，還有什麼東西比人更可怕呢？」

人，眞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麼？

鬼，眞是一點也不可怕麼？

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鬼？

有人說沒有。有人硬說他曾經活見鬼。

不管他有沒有，眼前的無頭鬼却不是眞的鬼。

獨孤美已經看清楚了，那些人其實都有頭的，只是他們的頭也都用與衣服同樣顏色的白布包住，在黑暗中如果不認眞看，眞以爲是見鬼了。

尤其是每人手中都提著一個白色燈籠，那被夜風吹得晃來搖去的燈籠，燈中的火光將熄未熄，忽明忽暗，何況燈籠白紙上還寫著「一見大吉」四個拳頭般大的字，在這樣的夜晚，胆小的人，尤其是心中有鬼的人，乍見之下，怎麼不會以爲自己碰到鬼了呢？

只有心中有鬼的人才相信世界上有鬼。

而這世界上心中有鬼的人又是何其多。

獨孤美彷彿被柳花花感染，她歎息的模樣已學得和他一模一樣了：「世界這麼黑暗，只怕他們這五盞燈再亮也照不亮了。」

柳花花仰頭望著天邊遮住月兒的浮雲，他似乎無限唏噓，喃喃道：「照不亮的，照不亮的……」

瘟鬼五哥，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鬼？

江湖上見過的人比聽過的人少。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瘟鬼不是惡鬼。

他們只不過是惡作劇鬼。

獨孤美其實早已不害怕了，不僅如此，她的臉上反有好玩的神色，但她仍然握著柳花花的手：「看來你如果不陪他們玩玩的話，他們是決不會走的了。」

她掠了掠被夜風吹亂的鬢髮，接著說：「看來江湖中的傳言一點也假，你不出手，他們也決不出手，而且也決不說一句話，他們爲什麼這麼奇怪？」

柳花花微笑著抽回她握得已夠久的手，神態自然的幫她理了理耳鬢幾撮微散的髮絲，獨孤美心中突然泛起一陣從沒有過的感覺，那種感覺有點像是醉酒，又好像是觸電，又好像什麼都不是……

「江湖上，奇怪的事，奇怪的人，本來就很多，一個人如果習慣了，就也沒有什麼好奇怪了。」

柳花花淡淡的接著說：「他們只是喜歡找人比武而已，決不會傷害人；他們不說話，是因爲他們不高興說，他們不先動手，是因爲他們不高興先動手。」

獨孤美望著他甜甜一笑：「這就是武林中人的個性，也可以說是原則，對不？」

「每個人的個性不同，原則也不同，也就是所謂的有所爲與有所不爲了。」柳花花淺啜杯中酒，神態飄逸中帶著幾分很難令人查覺的落寞：「只是這世界上，有個性、有原則的人似乎越來越少了。」

獨孤美靜靜的凝視著黝黑的遠處，她彷彿在細嚼著他所說的話……

半响，她才幽幽說道：「我知道，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你正好也是個有個性也

有原則的人，你跟人交手也從不先動手，而且也從不傷害人。」

柳花花唇角浮起一絲自嘲苦笑：「從不先動手也許是眞的，從不傷害人恐怕就未必是……」

獨孤美打斷他的話：「縱算你傷害了人，那決不是你的本意，你明知道我要殺你，你却一直不肯傷害我。」

她輕歎一聲，凝視著他接着道：「這種人，不是天下獨一無二，難道還找得出第二個人？」

柳花花皺起眉頭：「妳說話的樣子怎麼也跟那些人一樣了？妳根本是連江湖都沒走過半步的人。」

「誰說的？」獨孤美嬌笑道：「跟你相處了老半天，說了這麼多話，我如果不是個老江湖，恐怕也已是老狐狸了。」

柳花花嘖嘖兩聲：「希望別太老，狐狸過老的話就會成精，成了精的狐狸就叫狐狸精……」

不等他說完，獨孤美已羞紅著臉啐道：「要死了，在你面前眞是一句話也不得說錯。」

她瞪了他一眼，把話題帶開：「現在可好，瘟鬼五哥一旦找上的人，如果不出手跟他們比武，聽說他們就一步也不離開，逼得你非跟他動手不可。」

「去年夏天，我已在君山太子崖領敎過他們了。」柳花花笑著說。

獨孤美訝道：「既已動過手，他們就決不會再找你；不管是輸是贏，今生今世就算你想找他們恐怕也找不到了，爲何他們又來找你？」

眸珠一轉，她笑道：「我明白了，上次你們並沒有交手對不？」

柳花花望了望眼前僵立不動的瘟鬼五哥，苦笑道：「他們既不先動手，我也不動手，如何交手？」

「世界上的人如果都像你們一樣，大概就沒有爭戰流血了，那該多好。」獨孤美幽幽道。

「只怕不好。」柳花花搖頭苦笑：「如果妳碰到這些說鬼不是鬼，說不是鬼又是鬼的人，無論妳吃飯、睡覺、拉屎、不管你在幹什麼，他都站在你身旁盯著妳，妳難道還說好？」

「不好，絕對不好。」

獨孤美打了個寒噤，顫聲道：「如果眞這樣，那不發瘋才怪。」

她怯怯的瞄了瘟鬼五哥一眼，抖著薄薄的咀唇皮：「如果是我，就算殺了我，我也會先動手的。」

她悄悄拉著柳花花的手問：「結果呢？」

柳花花哈哈大笑：「結果當然是趁我還沒有發瘋以前趕緊溜之大吉呀。」

獨孤美眨眼道：「不是說瘟鬼五哥的輕功挺厲害的麼？據說被他們纏住的人，十個有九個都跑不了。」

「只因爲我正好不是那十個的九個人，所以被我跑了。」柳花花微笑著說，隨即一臉無奈：「看來不論我怎麼跑，他們是決不會放過我的。」

獨孤美望著瘟鬼五哥，雖明知他們不是鬼，但見他們一身鬼氣直挺挺的站在那裏，全身一片慘白，只露出碧綠陰森如同鬼眼般的眼珠，動也不動的盯著你看，那模樣只怕比眞鬼還可怕，如果世上眞是有鬼的話。

柳花花苦笑道：「如果能走，我根本就不會下車了，馬車雖快，只可惜快不過他們。」

獨孤美挨住他的身子，心神稍定，仰面問道：「那怎麼辦？」

柳花花低下頭走了兩步，瘟鬼五哥也跟著走了兩步，獨孤美嚇得抱住柳花花，花容失色的叫起來：「他們連走路的樣子都像鬼，我怎麼看不到他們的脚在動？」

柳花花摟住她，把手中的半杯酒湊到她發白的唇邊，獨孤美一口喝光，喘了一口氣，忽覺自己抱著他，臉上飛起一片紅雲，想鬆手却不知怎麼又不想鬆手，她說不出那種感覺。

柳花花輕拍她的香肩，歎聲道：「看樣子已經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獨孤美問：「你想跟他們動手？」

「我不想，我誰都不想跟他動手。」柳花花苦澀的甩甩頭：「可是，這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情，我又何獨能例外？」

他輕輕的推開她柔軟的嬌軀，臉上一片漠然。

獨孤美幽幽的凝視著他，輕聲道：「這樣豈不是破壞了你的原則？」

他苦笑道：「任何原則都只是個理想，理想也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在某種情況下必須做某種事的時候，如果因此破壞了原則，那也是無可奈何，否則豈非成了一個拘泥不化的人？」

獨孤美深沉的望著他，在今天以前，這個人她從來未見過，她對他的瞭解只是在傳說中；現在，她彷彿已認識了他幾百年，他並不是個活在酒香花霧裏的人，他眞是一個有所爲、有所不爲的人。

夜風吹得起更勁。

夜風中，突然傳來陣陣幽香。

吹起了她美麗的衣袍。

彷彿是桂子飄香。

現在不過是季春，離桂子飄香的秋天還早，怎麼會有這種香味？

浮雲不知什麼時候散了，月光如匹鍊般的灑了下來。

風也小了，嘯聲也不見了，它像慈母的手輕拂著大地。

這樣的夜晚，不算是頂好，但也不差。

尤其對柳花花和獨孤美來說，身邊沒有了那令人吃睡不安的「瘟鬼五哥」之後，更覺得心情舒暢，無論如何，這樣的夜晚算是不錯的了。

所以，他倆乾脆沿路並肩散步，好好享受這難得的夜色。

整條路上除了他們及跟在身後不遠處的馬車之外，再也不見一人。

連隻野狗都看不見。

「瘟鬼五哥大概做夢也想不到，像妳這種嬌滴滴又胆小無比的大姑娘，竟會是個放毒專家。」

（未完．三）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千面人魔和小魚兒三小會面後，指示三小還要去殺幾個人，一個是葫蘆谷主鐵掌排雲林清風；阿彌陀佛莊主瘋人侯志；邋里邋遢莊主懶蟲丁一；千杯不醉莊主醉鬼白雲；天下無敵莊主狂夫辛幸。剛剛解決黑道上的三大寨主，現在又想將白道上的一堡、二谷、四大莊一網打盡，據說是想雄霸武林，三小雖然對千面人魔有懷疑，尤其是這老鬼和尙風流，打又打不過他，只好依章辦事，先火燒邋遢莊，被懶蟲走脫，遇到冷寒燕率綠林豪客索還三寶，大打一場，出現多年不見的太極老祖爲他們解了圍，攀上交情，和三小稱兄道弟……

遇到怪人　錯失良機

怪人道：「爲了要尋失踪的兒子。」

小魚兒道：「你兒子多大？」

「如尙在人間，應該已經十六歲。」

「叫什麼名字？」

「尙未取名，乳名叫小和尙。」

阿呆一怔，道：「這倒鮮，那有普通人家的孩子叫小和尙的。」

怪人肅容滿面的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怪人道：「因爲老夫本來是一個出家的和尙。」

「哦，我明白啦，你是不守清規，犯了色戒，偷女人，被逐出佛門？」

「小友想歪了，應該說是，老夫遇上知心人，戀愛成熟，還俗結婚。」

阿呆道：「旣已還俗，怎麼還穿着半邊袈裟？」

「表示並未忘本，小犬乳名小和尙，意亦在此。」

「如此說來，你們夫妻的感情一定好得一塌糊塗。」

「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形影不離，甜甜蜜蜜。」

阿呆感動不已的道：「不愛佛祖愛美人，好偉大的愛情啊。」

鳳兒亦正容讚道：「只羨鴛鴦不羨仙，尊駕當之無愧。」

小魚兒道：「還沒有請敎閣下尊姓大名？」

半僧伴俗之人並未答話，用畢早餐，將東西收拾回棺材裏，蓋好棺蓋後，這才說道：「老夫俗名侯志，法號一禪。」

言吧，拉着棺材，骨碌碌的放步而去了。

「兒呀！你在那裏？」

「小和尙，你在何方？」

「孩子，回家啦，爸爸媽媽在等着你啊。」

人棺已走去好遠，消失在一大片樹林子裏，尋兒覓子的呼喊聲，仍凄凄楚楚的不斷傳來，令聞者爲之鼻酸不已。

小魚兒忽然驚叫一聲，道：「糟啦，糟啦，咱們鬼迷心竅，誤了大事。」

阿呆道：「傷腦筋，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把話說清楚，別亂發神經。」

小魚兒道：「剛才的那個傢伙是誰，你們知道嗎？」

阿呆道：「他不是已經報了名，叫侯志，咱們以後就叫他猴子好啦。」

小魚兒罵道：「呆啊，難道你忘了老猴子的身份。」

一語提醒夢中人，鳳兒驚「哦」一聲，道：「哇呀呀，咱們亂發同情心，果然大事不妙，他是阿彌陀佛莊莊主瘋人侯志，糟老頭要咱們剷除的四大莊主之一，一時失察，竟失之交臂。」

阿呆急得在原地轉圈圈，道：「這怎麼辦，怎麼辦呢？」

小魚兒敲了一下阿呆的腦袋瓜，道：「笨蛋，在原地轉圈圈有屁用，還不快去追。」

雙臂一抖，當先發足猛追。

鳳兒、阿呆也不稍遲疑，緊跟在小魚兒左右。

怎奈時機已晚，瘋人侯志早已走得無影無踪，連他呼兒喚子的聲音也不再復聞了。

偏又事有不巧，前面遇上一個三岔路，三小署作商量，便即分道而去。

× × ×

花開一枝，街分三頭，且說阿呆走得的是左邊的一條路，風馳電掣，快似怒馬奔雷，半個時辰之後，終於看到了一個塵頭。

再追趕片刻，又聽到了瘋人侯志的瘋言瘋語。

「兒啊，倦鳥知返，落葉歸根，該回家啦。」

「小和尚，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難，快回到爹娘的身邊來吧。」

「兒呀，兒呀！」

「孩子，孩子！」

聲聲悽戚，字字血淚，瘋人侯志的希望乃至他的生命，似已全部寄託在他兒子小和尚的身上。

追啊追，阿呆腳底抹油，走勢如風，卒告將瘋人侯志追上。

猛可間，侯志突然停下來，阿呆一時煞不住身子，差點撞上棺材，急忙向側旁一閃，險險逃過一刦。

瘋人侯志漫不經心的道：「娃兒可是也要到前面鎮上去？」

阿呆直接了當的道：「本二帮主在追你。」

瘋人侯志怔愕一下，道：「追老夫，有事？」

「我也問你，可是阿彌陀佛莊的莊主老猴子？」

「完全正確。」

「對就好，你準備受死吧。」

「娃兒要殺人？」瘋人侯志呆呆地望着他，道：「你小小年紀，跟老夫何仇何恨？」

阿呆道：「我跟你無仇無恨啦，是替別人辦事。」

「噢，原來你是一個殺手。」

「就算是吧。」

「是誰叫你來的？」

「你心裏有數，往仇恨最深，功夫最厲害的大魔頭的身上想就是啦。」

瘋人侯志茫然的望着空際，半晌始道：「老夫前半生在和尚廟裏唸經打坐，與人無爭，後半生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找兒子，那有工夫跟別人結仇，只有十幾年前，跟黑道上的幾個魔頭幹過一架。」

阿呆道：「是那些人？」

「鐵胆魔星雷天豹、血手屠夫王化、七殺兇神張忠、還有浪裏白條游全河。」

「啊，又是這四個江洋大盜，不用問，老猴子也是爲了那百萬両餉銀？」

「放屁，老子豈是愛財之人，追殺他們乃是激於義憤。」

「原來是爲死難的官兵索仇，朝廷可曾給你頒一面獎牌？」

「渾小子，滿腦子升官發財思想，江湖傳統，武林中人素不喜與官府打交道，老夫等人是爲穿雲堡羅家催討血債。」

「穿雲堡羅家聽說一度曾領袖武林，怎麼啦？」

「早在十幾年前便被人滅門。」

「兇手便是雷、王、張、游四魔？」

「不錯，就是這四個窮兇極惡的傢伙，叫你們來加害老夫的是王化？張忠？游全河？或是雷天豹？」

「可能是雷天豹，也可能不是。」

「傻小子，你開什麼玩笑，連你的主子是誰都不知道？」

「媽的，我不火，你火什麼，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莫非是木頭？魔鬼？是條狗也該有個名號吧？」

「他自稱千面人，或千面人魔。」

瘋人侯志大搖其頭道：「不論黑白兩道，江湖上從無其人。」

阿呆一振手中太極棍，腳踩丁字步，作蹲馬式，威風凜凜的道：「老猴子，別再嚕七八嗦耗時間，反正糟老頭想要一統江湖，作武林王，咱們就得爲他掃除一切障碍，爲他打前鋒，你準備好，阿呆先生要動手啦。」

這小子還很會虛張聲勢，砰！砰！砰！先在地上打了三棍子，激起一片塵土，接聞一聲虎吼，人如騰空而起，立即撲攻上去。

瘋人侯志乃是武林四大莊主之一，自非浪得虛名，並未將阿呆放在眼內，起先僅僅用了一半的功力戲耍逗弄。

但，交手十數合後，便發現眼前的這個娃兒不是一盞省油的燈，除非全力以赴，不然，一個不小心就會出差錯。

於是，施出渾身解數，跟阿呆大打出手。

這是一場旗鼓相當的搏鬥，老猴子愈戰愈勇，也越打越瘋，嘴裏罵不絕口，雙手招出如雨，猛往阿呆身上招呼。

「狗娘養的，旗桿上綁鷄毛，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觸老夫的霉頭。」

「媽的，老鼠上秤盤，自稱自量，你又算老幾。」

「兔崽子，老子撤一泡尿可以把你淹死！」

「老混蛋，小爺放一個屁可以把你嚇死！」

「我操你媽。」

「我幹你娘。」

二人打出了火氣，罵出了憤懣，彷若怒獅狂犬，狀如瘋人，老瘋子對上小瘋子！打得天昏地暗，打得難分難解。

畢竟薑是老的辣，阿呆年事尚輕，經驗亦嫩，百招之內尚可勉力支撐，百招一過，便處在下風，不是被侯志摞倒，來一個大馬趴，就是來一個元寶翻身，四腳朝天。

當然，阿呆也並非完全處在挨打的局面，偶而也會有佳作，雖然兩次扣動環扣，並沒能傷得老猴子，前後連打出十二張麻將牌，却在他身上留下數處傷痕。

此刻三百招已過，二人俱已精疲力竭，老瘋子倒在棺材左邊喘大氣，小呆子躺在棺材的右邊爬不起來。

過了好一會工夫，阿呆才爬起來，掄起太極棍，瞄準棺材蓋，殺機滿面的道：「奶奶的，自從下得野人山，我阿呆先生還沒有吃過敗仗，今天也不能替小魚帮丟人。先砸爛你老婆的骨頭，再砸你，只要小爺我有一口氣在，就絕不退讓。」

呼！地一聲，健腕一沉，太極棍全力砸下。

並未砸到棺材，已被瘋人侯志雙手架住。

因而，隔着棺材，形成一個彼此面對面，四目相視的態勢。

這時候，他們發現，兩個人皆汗流滿面，狼狽不堪，一樣的方面大耳，呆呆傻傻的，就好像是從一個模子裏造出來的，確有幾分神似。

瘋人侯志已經注意到這種情況，聲急語快的道：「小子，你發現沒有，你很像小時候的我。」

阿呆亦有此同感，冷哼一聲，道：「是有幾分相似，不過，我阿呆先生日後絕不會像你老猴子這樣潦倒，一定會創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來。」

瘋人侯志眼睛睜得老大，道：「阿呆，你可能就是老夫失散的兒子。」

阿呆滿面不悅的道：「胡扯，阿呆先生絕不會隨便亂認爹。」

「你爹是誰？」

「我沒有爹。」

「你娘是誰？」

「我沒有娘。」

「混帳，你難不成是從石頭縫中蹦出來的？」

「我從小便是一個孤兒。」

「你小子是說，一直在孤兒院長大成人？」

「不，後來我們被千面人魔收養，由他拉拔大。」

「你說我們？」

「是呀，還有鳳兒、小魚兒，我們的遭遇相同。」

「可知是那一個孤兒院？」

「在河南，我們也查過，查不出半點頭緒來。」

「爲何不問一問千面人魔？」

「問過，年代久遠，糟老頭已不復記憶。」

「誰是糟老頭？」

「笨猴子，就是千面人魔嘛。」

「千面人魔對你們怎樣？」

「亦師亦友，如父子，如兄弟，亂七八糟我也攪不懂是個什麼關係。」

「他的爲人如何？」

「陰險、狡詐、兇狠，毒辣，外加好色，喜歡『集體屠殺』。」

「什麼叫『集體屠殺』？」

「就是召很多女人來，做成一個肉床舖亂攪嘛。」

「又是什麼原因，差遣你們來對付老夫？」

「可能是有仇，也可能純粹是爲了排除異己，想完成他稱霸武林的夢。」

這兩個人不僅貌相有幾分神似，性格亦頗多雷同之處，談着談着，居然談出味道來，談出感情，登時敵意全消，化敵爲友。

事情的發展實在奇妙，也說不上來是什麼理由，也許是天意使然，一老一少兩個瘋子，權將棺蓋當餐桌，就在荒郊野外，吃起午餐來。

「阿呆，想想看，很小很小的時候，有沒有老夫的印象？」

「沒有，一點也沒有，打我記事起，便跟糟老頭、丁哥、珍珠姐、鳳兒與小魚兒在一塊兒。」

「身上可有什麼值得紀念的東西？」

「一無所有。」

「阿呆，這樣吧，雖然無法證實你是我親生的骨肉，但咱們總算十分投緣，就認我作乾爹如何？」

「這——」

阿呆猶豫起來，一時拿不定主意。

老猴子愣然一楞，道：「你小子不願意？」

阿呆道：「問題的關鍵是，糟老頭叫我們取你的項上人頭，咱們無可避免會有一場生死之搏。」

瘋人侯志沉吟一下，道：「好吧，隨你的便，也儘可能探一下千面人魔的口風，別把仇人當恩人，錯把親人當路人，甘心淪爲老魔殺人的工具，姑且給你一段考慮的時間，下次見面再答覆也不遲。」

× × ×

小魚兒是選正中的一條路追下去，自然没追到瘋人侯志，却在半路上被一位穿着一身盔甲的將軍攔下來。

將軍的身後，另有十二名戎裝亮麗的武士，一字兒排開，恰巧將整個通路全部封死，擋住小魚兒的去路。

小魚兒朗聲道：「將軍，可曾看見一個拖着棺材，到處嚷着找兒子的瘋子從這裏經過？」

將軍仔細打量一下小魚兒，道：「沒有。」

小魚兒冷然一哂，說道：「沒看見就請讓路，好狗還不擋道，眞是的，不懂禮貌。」

將軍一怔，並未將路讓開，沉聲道：「本將軍也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

「小魚帮的帮主小魚兒。」

「哈哈，算你的好運着，正是區區在下我。」

「什麼？小魚帮威震武林，貴帮主竟如此年輕？」

「哼，少見多怪，自古英雄出少年，如假包換。」

橫掃面前諸人一眼，小魚兒接着又道：「不知這位將軍找本帮主何事？」

將軍堆下來一臉的笑容，道：「是我們公主傳旨召見小魚帮主。」

小魚兒有點受寵若驚，暗道：「媽的，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人出了名眞的不得了，連公主也曉得俺小魚兒的大名，大概是想拉拉關係，套套交情吧。」

表面上則不動聲色的道：「是那一位公主呀？」

將軍莊重恭謹的，說道：「是安樂公主。」

「什麼事？」

「公主沒有說。」

「很抱歉，本帮主不赴莫名其妙的約會。」

「見到公主，自會說明一切。」

「可是本帮主正在追人，沒空。」

將軍道：「公主有急事，務請即刻移駕晉見。」

「假如本帮主不肯賣她的帳呢？」

「素聞小魚帮主乃是大仁大義之人，應該不會令公主失望才是。」

「赫，你倒挺會拍馬屁的。」

「那裏，本將軍說的全是實話。」

小魚兒的性格一向吃軟不吃硬，幾句好聽的話，拍得他暈陶陶的，早已軟了半截，道：「到底是什麼大不了的急事？」

將軍道：「據本將軍所知，是公主有困難，需要小魚帮的協助。」

「你能不能把話說清楚點？」

將軍道：「本將軍就知道這麼多，歉難從命。」

「傷腦筋，北京城千里迢迢，本帮主那來那麼多時間？」

「公主就在附近的行宮內。」

「遠不遠？」

「不遠，僅十數里地。」

「安樂公主是個老的？還是小的？」

「是小公主。」

「多大？」

「十八。」

「美不美？」

「美，美，美得像一枝花。」

「嫁人沒有？」

「尚待字閨中。」

「既是公主召見，當然是以貴賓之禮相待？」

「那是自然，末將不敢怠慢。」

「可有轎子？」

「有。」

「可有點心？」

「小魚帮主喜歡吃什麼，末將馬上去辦。」

「算啦，放你一馬，本帮主現在還不餓。」

將軍聞言鬆了一口氣，拍拍手，立見一頂四人小轎從路旁抬過來，親自打開轎帘，躬身作勢道：「小魚帮主請上轎。」

小魚兒心想：「奶奶的，無緣無故的，安樂公主召見咱作甚？該不會是有什麼陰謀詭計吧？」

既而一想，許是自己名動武林，打動了小公主的芳心，故而欲一睹廬山眞面目，接着又想：「管它的，不論是福是禍，是好事，是壞事，姑且闖一闖，看安樂公主到底在攪什麼飛機，再說交一個公主朋友玩玩也挺鮮的。」

當即大大方方的坐進轎子裏去。

將軍命人起轎，放步往南行去。

小魚兒道：「還沒有請教將軍尊姓大名？」

將軍邊走邊答：「宗軻，祖宗的宗，孟軻的軻。」

「什麼職位？」

「護國大將軍。」

「官大不大？」

「武將名列第一。」

「赫，那是大官呀，我坐轎，你走路，眞不好意思。」

「那裏，小魚帮主是公主的貴賓，應該的，應該的。」

× × ×

一片桃林。

正值盛開季節，滿目姹紫嫣紅。

鳥語花香，粉蝶兒又穿梭其間，構成一幅馨香美麗的圖畫。

桃林深處，百花叢中，有一座宮殿式的院子，粉壁高牆，雕樑畫棟，甚是富麗堂皇。

黑漆大門外的一對銅獅，身高八尺，栩栩如生。

六名武士對面而立，虎虎生威，神勇異常。

小魚兒的轎子，在護國大將軍的引導下，守衛武士的高喊「敬禮」聲中直接抬進大門去。

院內的景象，更加令人目炫神搖，說不完的豪華，道不盡的壯麗，小魚兒的轎子直行至白玉石階之前才停下來。

護國大將軍宗軻恭恭敬敬的道：「請小魚帮主下轎。」

「唔！」

小魚兒端足了架子，大模大樣的步出暖轎，道：「到啦？」

宗將軍點點頭，表示已至目的地，命人將轎子抬走，小心翼翼的，說道：「末將還有一個不情之請，尚盼小魚帮主能玉成。」

小魚兒甚覺詫異說道：「將軍但說無妨。」

「末將是想知道，小魚帮主身上可有兵器？」

「有啊，這一把摺扇，乃是精鋼打造，正是本座的兵刃。」

「可還有別的鐵器或暗器？」

「鹿皮囊中有鳳尾刺等，懷中尚有一枚戒指。」

宗將軍道：「可否將這些東西暫交末將保管？」

「為什麼？」

「宮廷規矩，晉見皇室的人，不得携帶鐵器。」

「對不起，這些東西本座向來不曾離身，我寧願不見你們公主。」

「小魚帮主說那裏話來，既然身在行宮，自當見我家公主一面。」

「將軍可有兩全之計？」

「沒有。」

「那就很抱歉，除非你們改變既定的

規矩，否則，在下只好一走了之。」

「這恐怕做不到。」

「宗將軍的意思是——」

「如果小魚帮主堅持已見，末將只好失禮了。」

「怎麼？將軍想動武？」

「這是不得已的下策！」

「什麼上策下策，想打架何不早說，本帮主是打架的老祖宗，小魚帮的天下就是打出來的。」

一想到打架，小魚兒就精神百倍，刷！的一聲，亮出了摺扇，擺出一個優美的架式來。

這時他才注意到，在他的四週，早已重重疊疊的築起了數道肉屏風，少說也有二三十人，一個個皆虎視眈眈的，蠢蠢欲動，此刻即使想掉頭而去也不可能。

小魚兒睹狀更加不快，摺扇劃了一個美妙的圓弧，威風八面的道：「你們大家一起上吧，這樣更省事省力，黃泉路上也不會太孤單。」

不待對方動手，便自先行旋身環攻一匝。

宗軻將軍道了一聲：「失禮了！」接喊一聲：「上！」包圍圈登時縮小一倍，從四面八方攻上來。

攻勢很急，而且個個身手不凡，但出手却極有分寸，似無要小魚兒性命的意思，看情形是想生擒活捉。

正因為如此，小魚兒更加氣勢如虹，剛猛的暗力，一波波一層層的洶湧而出，宗軻等人始終近身不得，更且有人負創而退。

「宗軻，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沒有，只是在奉行宮廷的規矩。」

小魚兒道：「小魚帮又沒吃官糧，不聽這一套。」

「純粹是為了公主的安全着想。」

「你們要是不放心，根本就不應該請本帮主來。」

「只是請交給末將暫時保管，並無惡意。」

「黃鼠狼給鷄拜年，誰曉得你們安的是什麼心？」

「請小魚帮主再作考慮。」

小魚兒道：「本座現在就可以告訴你，辦不到！」

「那就休怪末將要採取最後手段。」

「什麼最後手段？」

「格殺勿論！」

「媽的，作你的黃粱夢，小魚兒現在就宰了你！」

你字出口，腳踩七星步，連環進逼，咻！咻！咻！連攻三扇，二虛一實，最後一招「百鳥朝鳳」，指向宗軻的咽喉。

宗軻大駭，滑步疾退，萬不料，小魚兒的扇骨內冒出一柄短刀來，躲過扇面，却避不開短刀，脖頸皮開肉綻，劃下一道血口子。

衆武士睹狀大發雷霆，攻勢陡地加快，更兇更猛，顯已動了眞火，欲置小魚兒於死地。

戰況升高，眼看一場生死之搏已是無可避免。

突聞一個甜美、嬌脆、宛若珠落玉盤般的聲音嬌叱道：「住手！」

聲音並不很大，却充滿無比的威嚴，大夥兒一齊停下來，紛紛拜倒在地，面向白玉石階，高呼：「公主千歲！」

小魚兒昂首望去，只見石階之上，站着一位身穿雪白宮裝，裙子長可及地，雍容華貴，風姿綽約，柳葉眉，杏兒眼，瓜子形的鵝蛋兒上，配以粉雕玉琢般地隆鼻朱唇，說多美就有多美的姑娘。

姑娘實在很美，有一種飄逸、尊貴、高雅、純潔，而又神聖不可侵犯的氣質，令人有高不可攀的感受，像是一尊至高無尚的女神。

「哇！多美的妞兒。」

「哇呀！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女人。」

「哇呀呀！皇帝老子的女兒竟不同於村柳野花。」

小魚兒看得雙眼發直，目瞪口呆，心底深處狂喊亂叫不止。

安樂公主輕啓朱唇，吐氣如蘭：「宗將軍，免禮，你們起來吧。」

「是，公主！」

宗軻等人再一叩首後，始起身分站玉階兩旁。

安樂公主目注小魚兒，嬌滴滴的道：「這位小英雄可是武林中的大明星小魚帮主？」

小魚兒聞言像是喝醉了酒，擺了一個優雅的架式，派頭十足的道：「不敢，正是區區在下小魚兒我。」

安樂公主伸出來一隻水葱兒似的玉手，作勢道：「小魚帮主快請進。」

却被護國大將軍宗軻攔住，道：「啓稟公主，這位小魚帮主尚未搜身。」

安樂公主微慍道：「宗將軍，你簡直越老越糊塗了，小魚帮主是本宮的貴賓，不得無禮。」

宗軻躬身道：「可是，他身上携有兵刃暗器，還有戒——」

「指」字未出，便被公主阻住：「小魚帮主乃是正人君子，怎會對本宮不利，宮廷的例規就免啦，不必墨守成規。」

「是！是！」

宗軻諾諾而退，小魚兒登上石階，在安樂公主的親自引領下進入正面大殿。

琉璃燈，落地窗，白玉為地，青銅雕龍柱，地上還舖着一長條粉紅色的地毯，另有兩排宮女在列隊迎迓，宮廷的氣派的確不同凡俗，如置身太虛幻境。

安樂公主先將小魚兒領至一間客室內，早有宮女獻上香茗茶點。

茶乃名貴的「雀舌」，點心亦盡皆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極品，安樂公主笑盈盈的道：「行宮之中，諸多不便，茶點俱極粗拙，請小魚帮隨便使用一點，稍待再共進晚餐。」

小魚兒也不客氣，隨便吃了幾樣，覺得每一樣皆美味可口，讚不絕口的道：「不錯，不錯，這些東西每一樣皆精緻好吃，公主太客氣啦，天色尚早，怎麼好意思再叨擾妳的晚餐。」

安樂公主拿起一塊糕餅來，輕輕的咬了一點點，笑容可掬的說道：「那裏，既來之，則安之，本宮有事請教，別急着要走。」

這麼豪華的地方，面對尊貴的公主，

說話又文質彬彬的，小魚兒覺得渾身不自在，道：「公主有什麼事就請快說，坦白說，這種地方本帮主不願久留。」

安樂公主聞言不禁愕然，道：「可是這個地方太簡陋，不堪小魚帮主久居？」

「錯啦，錯啦，這個地方太好啦。」

「那是本宮粗俗，令小英雄生厭？」

「不對，不對，公主太美太美啦。」

「既然如此，小英雄你爲何不肯久留呢？」

「就是因爲太好太美，公主又太客氣，令本座全身不舒服，不能隨隨便便，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

「本宮並沒有限制小魚帮主，你可隨便一點，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倒希望公主自己先隨便一點，這樣才有氣氛。」

「怎麼樣才算是隨便？」

「譬如坐姿不必那樣端正，可以翹起二郎腿，說話不必如此拘束，可以說得粗俗一些，甚至夾帶幾句髒話，這樣才顯得親切。」

安樂公主苦笑一下，道：「本宮從小家教如此，早巳習以爲常，這恐怕做不到，但小魚帮主儘可隨便一點，本宮很欣賞率性而爲的人。」

小魚兒扮了一個鬼臉道：「什麼做不到，是不做，來，我來教妳，保證妳過得快快樂樂，舒舒坦坦的。」

安樂公主顯得很有興緻的道：「好啊，怎麼教？」

「首先，別叫我什麼小魚帮主，小英雄，叫我小魚兒就可以啦。」

「小魚兒。」

「嗯，這才親切，聽起來像是同一『國』的人，我也不必再叫妳公主，叫妳的名字可以嗎？」

「本宮叫菲菲。」

「菲菲？好名字，如果去掉草頭就更妙啦。」

「爲什麼？」

「想入非非呀。」

「哦！」安樂公主的臉都紅了。

「別臉紅嘛，我再教妳說幾句粗話，媽的。」

「媽的。」

「媽的個巴子。」

「媽的個巴子。」

「奶奶的。」

「奶奶的。」

「奶奶的個熊。」

「奶奶的個熊。」

「混蛋王八蛋。」

「混蛋王八蛋。」

小魚兒教一句，安樂公主說一句，但却顯得生硬彆口，趣味全無，教的人教不下去，學的人也學不下去了，小魚兒粗聲大氣的道：「媽的，這不好玩，妳根本與我小魚兒不是同『國』的人，快！妳有什麼事需要本座帮忙，辦完事俺拍拍屁股就走。」

安樂公主聞言一怔，欲語未語，一名宮女入內稟道：「啓稟公主，晚膳業巳齊備。」

「嗯。」安樂公主「嗯」了一聲，起身道：「小魚兒，我們邊吃邊談吧。」

立與小魚兒進入隔室的餐廳。

赫！長方形的桌子潔白如玉，杯盤碗筷全係純銀打造，菜餚盡是山珍海味，擺滿了一桌子，只有兩張椅子，兩副杯箸，在一旁侍候的宮女却有七八個。

相繼坐定後，早有宮女替小魚兒斟了一杯酒，安樂公主舉着空杯，說道：「小魚兒，我不善飲，以此空杯相敬，聊表寸心。」

小魚兒不肯接受，道：「菲菲，這是什麼話，那有空杯敬客的道理，多少喝一點，酒入芳唇，妳會更美更嬌。」

安樂公主羞答答的道：「眞的會更美更嬌？」

小魚兒粗獷的道：「騙妳是王八。」

安樂公主使了個眼色，宮女替她斟了半杯不到，舉起來跟小魚兒照照杯子，一飲而盡。

酒是乾了！却直皺眉頭，眨眼工夫，便暈雲罩頰，面似朝陽，一張粉團兒似的臉蛋兒變得紅噴噴的，像是一個熟透了的大蘋果。

替她斟酒的宮女看在眼中，興沖沖的道：「恭喜公主，賀喜公主，的確更嬌更美，比花兒還要嬌艷十分。」

安樂公主酒入腹中，頭腦覺得有點暈暈的，飄飄欲仙，不經意的給小魚兒拋了一個媚眼，嬌羞不勝的道：「眞的嗎？」

小魚兒輕拍着雙手，道：「當然是眞的，天下所有的美女加起來也不及公主一半，騙妳的人是豬八戒。」

那個姐兒不愛俏，那個妞兒不愛人奉承，幾句甜言蜜語，樂得安樂公主笑口大開的道：「謝謝，謝謝……」

小魚兒得寸進尺的說道：「菲菲，來，再乾一杯，這樣妳就會迷死天下的男人了。」

借酒壯胆，安樂公主說話的尺寸也放寬不少，道：「不知道能不能迷死你小魚兒？」

小魚兒自我戲弄道：「會啊，會啊，第一個送命的可能就是我。」

安樂公主遲疑一下便一口答應下來。

第二杯酒下肚，安樂公主更加嬌艷欲滴，二人邊吃邊喝，這才轉入正題。

「菲菲，妳找我來究竟有什麼事？」

「小魚兒，你除了是小魚帮的帮主之外，是否也是綠林盟主，黑道上的總瓢把子？」

「是有這回事，黃袍加身嘛，推也推不掉。」

「既是綠林盟主，一定有綠林令？」

「這是當然。」

「也就是『天王之星』？」

「完全正確。」

「賣不賣。」

「妳想買？」

「是有這個意思。」

「公主準備出多少錢？」

「不惜任何代價。」

「這一枚戒指對公主這麼重要？」

「比你想像中的還要重要得多。」

「公主能否說清楚一點？」

「它原是大理國國王王冠上的一顆寶石。」

「這我知道，跟妳又有什麼關係？」

「因爲我是大理國的長公主。」

小魚兒聞言大感意外，吃驚不已的說道：「鬧了半天，妳原來是大理國的長公主？」

安樂公主莊重肅穆的道：「本來就說嘛。」

「可是，大理國，老早就巳經亡國了呀。」

「大理國雖早巳亡國，但我們王室段家仍在，且有龐大基業。」

「我明白了，你們想盡辦法，將本座誘騙來此，」小魚兒顯得有點激動，連乾了三杯酒，道：「目的就是爲了『天王之星』！宗輌一度還想強取豪奪。」

「小魚兒，請別誤會，這純粹是宗將軍私自行事，絕非本宮授意。」

「菲菲，看在我們相識一場的情份上，就算妳的意思，我也不會介意啦。」

「你的意思是賣啦？」

「不賣！」

「不賣？」

「不錯，不賣！」

安樂公主一聞此言，顯得十分失望的樣子，乍然站起身來，心事重重的道：「小魚兒，大理國所以會亡國，我們段家的人都相信，是由於『天王之星』失竊的緣故，是以，段家願意不惜任何代價將它買回來，你不必急着拒絕，可以再慎重的考慮一下，稍待一會兒，本宮再來聽你的最後決定。」言畢，兀自姍姍的走出餐廳。

所有的宮女，也一齊跟着她離開。

小魚兒早有成竹在胸，無須深思，自顧自的淺酌慢飲起來。

倒是段菲菲那動人的倩影，高貴的氣質，却始終縈繞腦際，難以釋懷。

× × ×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

餐廳裏巳上了燈。

所有的菜餚巳全部換新。

段菲菲才又再度出現來到小魚兒的面前。

重新出現的安樂公主巳換了裝扮，長髮自自然然的披在肩上，穿着一件薄如蟬翼的輕紗，整個胴體清晳可見，輕擺着水蛇似的腰肢，蓮步生春，全身散發着一股迷人的香氣。

只有段菲菲一個人進來，順手將房門帶上，親自搬着她自己的那一張椅子，坐在小魚兒一旁。

一陣異香，沁人欲醉，小魚兒情不自禁的喊道：「好香也好美啊。」

安樂公主段菲菲含情脈脈的望着小魚兒，道：「你考慮的怎麼樣了？」

小魚兒不假思索的道：「眞對不起，不是我不想賣，是不能賣。」

「這是爲何？」

小魚兒道：「因爲綠林令根本就不是我的東西。」

「是誰的？」

「千面人魔。」

「他爲什麼要交給你？」

「大概是爲了行事方便吧。」

「既巳給了你，就是你的東西，你應可自作主張。」

「話不能這樣說，總得給糟老頭一個交代，再說本座也挺喜歡這枚戒指的。」

「總不如白花花的銀子來得實際。」

「錢多也累人，一個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够花就好。」

「難道不想想創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讓子子孫孫都有享不完的榮華，受不完的富貴。」

「兒孫自有兒孫福，老婆還在老丈人家，想那麽遠幹嘛？」

金錢打不動小魚兒，安樂公主只好另闢蹊徑，特意搬動一下椅子，靠得更緊一些，柔情似水的道：「我們換一個方式如何？」

「換甚麼方式？」

「交換。」

「交換？交換什麼？」

「譬如可以換人。」

「換誰？」

「只要你肯將『天王之星』獻給大理國，本宮願招你爲駙馬。」

「媽的，想用美人計，這種改名換姓的事我不幹。」

「如果你不反對，菲菲也可以考慮嫁你爲妻。」

「不行，這種買賣式的婚姻基礎太脆弱。」

「事實上本宮倒是挺喜歡你的。」

「太快啦，這是婚姻大事，不能操之過急。」

小魚兒拒人於千里之外，安樂公主的自尊心大受傷損，輕輕喟歎一聲，道：「可是本宮生得太醜，惹你生厭？」

「沒有，妳美得冒泡。」

「那你爲何不肯答應本宮的要求？」

「一則東西是別人的，再則本帮主另有意中人，不能移情別戀。」

「假如菲菲不計名份，願意屈居細姨呢？」

「那也得慢慢來，不能操之過急。」

安樂公主段菲菲又是一聲輕歎，亮麗的雙眸之中，突然閃過一抹詭異的神采，說道：「既不肯賣，也不願換，那麽，可否請將『天王之星』取出來，容本宮瞧一下？」

小魚兒尋思有頃，道：「這當然可以啦，相信公主不會玩什麽花樣才是。」

當眞取出「天王之星」，交給安樂公主段菲菲。

段菲菲翻來覆去的看了好半晌，乍然疑雲滿面的道：「小魚兒，你一共有幾顆『天王之星』？」

小魚兒楞了一下，說道：「只有一顆呀。」

「奇怪，這怎麽是一顆假的？」

「假的？不會吧？」

「菲菲其生也晚，雖然沒有親眼見過『天王之星』，但却知道是一顆非比尋常的大鑽石，而這一枚戒指則僅僅是一顆普通的寶石而巳。」

小魚兒急忙取過來，細一端詳，並沒有看出任何蹊蹺來，又問道：「該不是公主拿在下尋開心吧，我怎麽看不出有何破綻？」

段菲菲一本正經的道：「據聞『天王之星』削鐵如泥，一試便知分曉，何必疑神疑鬼。」

「說的也是。」

小魚兒立從鹿皮囊內取出一支「鳳尾刺」來，兩相一撞，鏗鏘有聲，濺起來一團火花。

然而，鳳尾刺及天王之星皆無任何損傷。

這要在正常狀況下，鳳尾刺怕不早已一斷爲二，甚至四分五裂。

毫無疑問，毛病出在「天王之星」上，是贗品。

嘭！小魚兒怒從心頭起，無名火暴升三千尺，猛拍一下桌子，惡狠狠的罵道：「媽的，混蛋王八蛋，居然敢把我小魚兒當傻瓜玩。」

一瞬間，小魚兒變得橫眉豎目，十分恐怖，安樂公主段菲菲嚇一跳，道：「小魚兒，咱們四目相對，是你親眼看到的，本宮可不會掉包。」

小魚兒緊握着雙拳，咬着牙根說：「我不是罵妳，是在罵那個老混蛋。」

「那個老混蛋？」

「就是千面人魔嘛。」

「是他掉了包？」

「錯不了。」

「那怎麽辦？」

「他把我當傻瓜，老子已當他是混蛋，沒有關係，我可以想辦法再偷回來。」

段菲菲緊握住小魚兒的雙手，含着滿眶的熱淚道：「要偷就要快下手，不然你的生命就會有危險。」

這話突如其來，弄得小魚兒滿頭霧水，傻呼呼的反問，道：「我的生命會有危險？」

段菲菲以無比鄭重的語氣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是誰要殺我？」

「我！」

「妳？」

「不錯，是我！」

「妳能殺得了我？」

小魚兒牙關緊咬，雙目暴睜，鼻孔裏虎虎有聲，顯然已經憤怒到了極點。

安樂公主避開他的眼神，不敢正視，委婉柔順的娓娓道來：「事情是這樣的，『天王之星』對我們大理國至關重要，王室段家志在必得，你又堅決不肯讓售，本宮離席後曾沐浴膜拜神明，發下重誓，願不惜任何代價，務必要使它重回我朝。」

「公主可是想用武力奪取。」

「不，是用蠱！」

「用蠱？像妳這麽高貴動人的女孩也會用蠱？」

「菲菲幼時曾至苗疆學藝十年，除了學得一身薄技外，蠱學一道最具心得，且已煉就了一對雌雄蠱蟲元神，適才你又拒人於千里之外，不願以菲菲本人作爲交換條件，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本宮已將蠱蟲元神放入你體內，除非取得『天王之星』，否則將有性命之憂。」

「妳不是虛言恫嚇吧，我似乎毫無感覺。」

「那是本宮尚未發動的緣故，一旦蠱蟲作祟，必然血脈逆轉，五內如焚，生不如死。」

小魚兒勃然大怒道：「段菲菲，妳美若天仙，毒如蛇蠍，好狠好毒啊。」

安樂公主淚流滿面的道：「小魚兒，原諒我，原諒我，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要妳現在就將蠱蟲元神弄走。」

「本宮已發下毒誓，除非得到『天王之星』，歉難從命。」

「好，好！妳不拿走，本座就活劈了妳！」

呼地一躍而起，雙掌平推，疾取段菲菲乳下死穴。

孰料，安樂公主的身手出奇的精純超卓，嬌軀原式不變，帶着椅子疾飄出五尺有餘。

「他媽的，我小魚兒南征北討，所向無敵，就不信制妳不住，小心我剝光妳的衣服當肉床睡。」

刷，摺扇應聲展開，電襲段菲菲咽喉要害。

可是，甫走三尺，安樂公主已發動蠱蟲，施展「催眠大法」噗通，一聲，小魚兒栽下去，立刻昏迷不醒。

段菲菲輕輕一歎，俯下身來，在小魚兒的臉上擰了一下，柔情萬千的道：「寃家，寃家，『天王之星』如果不在你的手裏該有多好，你且先安安穩穩的睡一夜，咱們明天再從長計議。」

召來宮女，將小魚兒抬進一間客室裏去。

× × ×

安樂公主說要小魚安安穩穩的睡一夜，事實上小魚兒這一夜却睡得極不安穩。

不是氣血逆轉。

亦非五內如焚。

而是慾火中燒！

這一股慾火來得十分奇特，也甚是兇猛，不是小魚兒的本能使然，似是有「外力」牽引。

而這「外力」究竟是什麽，他却茫然無知。

這一把火來得旣快且猛，波濤洶湧起來。

把小魚兒從睡夢之中燒醒。

燒得他全身滾燙，熱血沸騰。

燒得他輾轉反側，無法成眠。

燒得他下體膨脹！

燒得他想要屠殺！

——想學千面人魔的樣兒，來個「集體大屠殺」。

然而，小魚兒畢竟還是一個純正無邪的大孩子，亦未曾嚐過魚水之歡的樂趣，兀自強行忍了下來，端坐床頭，運氣行功起來。

眞難爲他小小年紀，竟有如此深厚的定力，眼觀鼻，鼻觀心，天人交泰，空明靈台，宛若老僧入定般，很快便將慾火驅逐，進入人我兩忘的境界。

「篤！篤！篤！」

偏在這個時候，有人叩門。

「誰？」

「是我。」

「妳是什麽人？」

「宮女。」

「有事？」

「是有急事求見公子。」

「三更半夜的，男女授受不親，明天吧。」

「事情十萬火急，務必請公子助一臂力。」

「好啦，好啦，助人爲快樂之本，本座答應幫你們的忙就是。」

穿好衣服，走出房門，門外並肩立着兩名宮女。

二女皆愁眉深鎖，搓手跺脚，急得像熱鍋螞上的蟻。

小魚兒道：「是什麽事呀？」

宮女甲望着宮女乙，紅着臉道：「妳說吧。」

宮女乙忸忸怩怩的道：「妳說嘛。」

宮女甲道：「我們乾脆到公主的房裏再說吧。」

× × ×

安樂公主的臥房好美好大，芳香四溢，金碧輝煌，一張雕花牙床就放在臥室的正中央。

段菲菲就躺在雪白的床罩上，覆以大紅錦被。

臉容紅似朝陽，雙目緊閉，牙關緊咬，似是已陷入昏迷狀態，又似是在強忍着莫大的痛苦，故而不言不動。

雙手雙脚之上赫然還綁着有繩索。

綁痕處隱約有血絲出現，無疑安樂公主曾經過一番激烈的掙扎。

小魚兒不明究裏，急聲追問道：「是誰把公主綁起來的，可是你們宮廷內部發生叛亂？」

宮女甲聲急語快的說道：「公子想到那裏去了，是公主自己叫我們把她綁起來的。」

小魚兒如墜五里霧中，道：「奇怪，她爲什麽要叫你們將她綁起來？」

宮女甲道：「都是酒惹的禍。」

宮女乙道：「也是你惹的禍。」

小魚兒道：「到底是怎麽回事，本座怎麽一句也聽不懂？」

宮女甲道：「公主是不是放了一隻蠱蟲元神在公子體內？」

小魚兒道：「是聽菲菲這樣說過。」

宮女乙道：「公子可知這一隻蠱蟲是公的，還是母的？」

小魚兒道：「安樂公主沒有說，我怎麽知道。」

宮女甲道：「奴婢可以告訴公子，是一隻公的。」

宮女乙道：「留在公主體內的是一隻母的。」

宮女甲道：「壞就壞在這裏，公主無意中多喝了一點酒，尤其對公子一見鍾情，早已芳心默許，而蠱蟲又已達到通靈的境界，在這種酒、情夾攻的情形下，母蠱蟲便開始作怪。」

小魚兒道：「作怪又怎樣？」

宮女乙忸怩道：「吉女思春，慾火中燒。」

小魚兒道：「那怎麽辦？」

宮女甲道：「除非及時陰陽交泰，男女交合，不然很可能會慾火焚身而亡。」

小魚兒道：「那就趕快嫁出去啦。」

宮女乙道：「我家公主尚待字閨中，那來的婆家？」

小魚兒說道：「總該有個知心的男友吧？」

宮女甲道：「除公子之外，再無其他人。」

「這——」小魚兒僅僅說了一個「這」字，以下的話便不知該如何啓齒。

宮女乙道：「我們公主最是潔身自愛，生怕自己一時把持不住，闖進公子的房裏去，被你看輕，甚至鄙視，所以才叫奴婢將她綁在床上。」

宮女甲道：「你是男人，不知道我們女人的苦處，公子瞧瞧，我家公主的手脚都流血啦，天知道會經過多少掙扎。」

小魚兒道：「她現在的情況如何？」

宮女乙道：「已經昏迷不省人事。」

小魚兒道：「是否已渡過難關？」

宮女甲道：「正當生死交關的時刻，若不及時解救，將會慾火焚身而死。」

小魚兒道：「要怎樣解救？」

宮女乙道：「請公子帮帮忙，跟我家公主行夫妻之實。」

小魚兒臉色大變道：「妳是說幹男女之間的那檔子事？」

宮女甲道：「是啊，是啊，這對你們男人來說，等於是撿了一個大便宜。」

小魚兒正經八百的道：「話不是這樣說，男人也有男人的尊嚴，更何况這樣會損及公主的名節。」

宮女乙迫不及待的道：「小魚兒公子，事急從權，你就別再酸啦，行行好，趕快辦事吧。」

小魚兒道：「你們不會怪我輕薄？」

宮女甲說道：「怎麽會，我們感激不盡。」

小魚兒說道：「公主她也不會怪我孟浪？」

宮女乙道：「從今以後，你就是公主的救命大恩人。」

小魚兒心兒打鼓，心念三轉而決，朗聲道：「奶奶的，好啦，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小魚兒姑且犧牲童男之身，開一次『殺』戒，『屠殺』一次吧，勞兩位的駕，請將公主的綁鬆開。」

宮女喜不自勝，以最快的速度將安樂公主的手脚鬆開。

小魚兒道：「請將被子也掀開吧！」

宮女遲疑道：「奴婢不敢！」

小魚兒戲謔道：「兩位是在一旁觀『戰』，還是一起參『戰』？」

兩名宮女互換一眼，雖說春心蕩漾，早已心响往之，却不敢跟安樂公主分一杯羹，臉紅脖子粗的齊聲說道：「奴婢等告退！」

雙雙退出房外，順手帶上了門。

× × ×

刷！的一聲小魚兒掀開了大紅錦被。

我的天哪，呈現在雪白床罩上的段菲菲，居然一絲不掛，是一個十足的裸女。

春雪似的肌膚，圓而挺的雙乳，腰細臀肥，兩條腿修長而匀稱。

柳腰一扭，雙腿一分，那「寶貝兒」便完全赤裸裸的展露在小魚兒的眼前，有詩爲證：

此物眞稀奇，
雙峯隔小溪，
洞中泉滴滴，
戶外草萋萋，
有水魚難養，
無林鳥可棲，
玫瑰花中蕊，
多少世人迷。

（未完・八）

◎◎◎◎◎◎

上文提要：謝雨亭和羊東山激戰，羊東山身手了得，謝雨亭不是他的對手，但暗中有人以傳音入密指導謝雨亭，使謝雨亭能預估先機，最後羊東山敗北，晏天機雖然見自己手下敗北，但他還是一如往常氣焰囂張，勸春申君依附黑衣教……黑衣教攻擊衡山派，衡山派拚力抗敵，雙方均有傷亡……

◎◎◎◎◎◎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襲擊衡山　全軍盡墨

鄧榮在未動手前，早已把黑衣教的人數約略估計了一下，他們只帶來了一百二十名黑衣殺手，如果要應付三面，每一方面只能勻出四十個人，以自己這邊四莊人數來說，恰好是對方人數的三倍，對方武功再高，要以一敵三，也是十分吃力之事。因此他就向四個領隊陳福、謝雨亭、謝雨奎、陳少華四人，暗暗指示機宜，預先佈置，那是：己方人數，既有對方三倍之多，在臨戰之際，互相配合，把現有人數，除了弓箭塘二十四名弓箭手之外，其餘三莊人手，混合編組，每組三人，對付黑衣殺手一個。

因爲春華山莊三十六家將，都帶着藤牌，每一組就有一個春華山莊的家將，利用藤牌，截住對方一人，由一名躍龍莊劍手和一名羅漢莊莊丁(使用齊眉棍)左右夾擊。

弓箭塘二十四名弓箭手，雖然並未分組加入每一組之中，但每一個人必須注意某一組，稍遠張弓搭箭，稍近就使用袖箭，務必配合這一組，一舉把對方每一個殺手加以消滅。

因爲分配人手方面，等於四人一組了，己方並沒有四十組，還少了幾組，但這個並不重要，一組對付一個殺手，必可很快就把對方撲殺，那一個組先得手，就可以再對付另一個黑衣殺手了。

鄧榮率同陳福等四人只要從旁監視，隨時給他支援就可，不必親自出手。

鄧榮果然不愧是江湖老手，這番調度，當眞善用己長，攻敵之短，四莊莊丁也一個個神情興奮，等候着賊人，準備一舉殲敵！

等副總護法韓自元率領紫面虎項榮等人，衝了上來，四十名黑衣殺手一下就被四莊莊丁分組接了過去。

春申君手仗長劍，朗笑一聲道：「來道者人，先報個萬兒上來。」

韓自元冷聲道：「黑衣教副總護法韓自元。」

躍龍莊莊主沈同閃身而出，微哂道：「一個副總護法，還不配和春申君動手，來，沈某接你幾招。」

遊龍劍一擺，直取韓自元。

韓自元來不及說話，長劍一截，就和遊龍劍沈同動手起來。

九環金刀鄧榮手中九環金刀一振，發出一陣震懾人心的郎郎大響，大步迎上，截住了紫面虎項榮，大喝一聲道：「姓項的老匹夫，鄧某方才刀下留情，饒你不死，你還有臉再來麼？」

項榮怒嘿一聲，一言不發，虎鈎閃電朝鄧榮攻到。

鄧榮怒笑道：「老匹夫來得好，這回鄧某叫你來得去不得。」

金刀一舉，反磕過去，兩人再次動手，自然全力搶攻，這一戰不分出生死來，絕不會罷手。

羅漢莊莊主金贊廷接住了大怪羊東山。弓箭塘主謝公愚和他同時搶出，因他截着了羊東山，只好金筆一擺，攔着史月蟾。黑石頭陳康和手持鐵骨摺扇截住了陸湘芬。

春申君却沒有了對手，只好站下來觀戰。這原是雙方交接一瞬間事，春申君凝

目看去，衝過來的四十名黑衣殺手，甫一交接，就慘嘷一聲，此起彼落，連續響起。

原來黑衣殺手前面衝上來，扒刀堪堪劈出，就被春華莊家將的藤牌擋住，躍龍劍手的長劍和羅漢莊武士的鑌鐵棍立即左右夾擊而上，黑衣殺手還來不及揮刀，一支長箭已經迎面射到，有的射中眉心，有的貫穿咽喉，不過轉眼工夫，四十名黑衣殺手已經去了一半。

四十個人的時候，是三對一，如今剩下二十個，就變成六對一個，黑衣殺手的聲勢愈弱，四莊武士的聲勢愈强，二十個人自然很快就被分組消滅。

四莊武士不覺發出勝利的歡呼，大家高叫着：「殲滅黑衣教！」

兩下子就把四十名黑衣殺手悉敵殲滅，這下給黑衣教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正在三面應戰的每個黑衣教的人，無不暗暗震驚，連春申君也覺得大爲驚訝，想不到四莊武士這一聯手，竟有如此的威力！

就在此時，但聽「嘶」的一聲破空輕響，堪堪入耳，面前疾風颯然，已經多了一高一矮兩個身穿長僅及膝黃麻布長衫的老者，這兩人正是祁連雙兇公孫乾、公孫坤。

春申君一怔，急忙後退了兩步。

公孫坤眨眨眼睛，發出尖細的聲音笑道：「你就是春申君陳春華麼？」

春申君抱拳道：「在下正是陳某，二位呢？如何稱呼？」

公孫坤尖嘿一聲道：「春申君在江湖上還小有名頭，怎麼如此孤陋寡聞，連老夫二人都沒聽人說過麼？」

「嘻嘻，你們兩個原來在這裏，害得我到處亂找，都沒找到。」

一個低沉的聲音起自春申君身後，春申君聽得一怔，急忙轉過身去，目光一瞥，身後那有什麼人影？

「嘻嘻，你們兩個在江湖上也還小有名氣，你們又知道老夫是誰了？」

這回那低沉的聲音又從祁連雙兇的身後傳來！

祁連雙兇大吃一驚，同時倏地轉過身去，他們身後又不見半個人影。

公孫乾沉哼道：「閣下何人？躲躲藏藏的又算得什麼人物？」

只聽那低沉聲音嘻嘻一笑道：「誰說我躲躲藏藏了，你們不會抬起頭來瞧瞧，我就在你們上面呀！」

話聲果然是從頭頂傳下來的，頭頂是天空，這人難道會站在天空說話？

這回不但祁連雙兇，連春申君也忍不住抬頭朝天空望去，三人仰首向天，天空淡月疏星，何曾有人？

只聽那低沉聲音忽然又從地上傳來：「嘻嘻，說你們傻，你們也眞傻，我明明坐在地上，你們却要伸長脖子朝天上望，我又沒長翅膀，怎會是在天上飛？」

春申君低頭看去，這回看到了。

在他和祁連雙兇之間，本來有四、五尺距離，如今多了一個蓬頭垢面，身穿一件積滿油垢又破又舊僧袍的和尚盤膝坐在地上。

這和尚春申君在祝融寺見過，他就是邋遢和尚能通，還是祝融寺方丈無塵的師

叔，心頭登時踏實了。

公孫乾濃眉軒動，厲笑道：「又是你！」

邋遢和尚盤膝坐着的人，慢慢放下盤着的雙脚，還在脚肚上揉了幾下，生似他坐久了雙脚有些痠痲，才慢慢的從地上站了起來，笑嘻嘻的道：「你們方才不是問我是誰麼？咱們還是祁連山的老隣居呢，你們怎會不認識？想當年偌大一大片祁連山，只住了兩個人，一住山南，一住山北，住在山南的一個，大家都叫他大惡人，我一想，如果只有大惡人，沒有大善人，如何得了，就這樣我出了家，皈依我佛如來，天天唸阿彌陀佛，果然，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大惡人有一天給天上掉下來的一塊大石壓死了，貧僧是大善人，就沒有死，從此大家叫我祁連一善……」

他這話，聽得春申君差點笑了出來。因爲祁連雙兇的師父祇一怪，是昔年江湖上出名的兇人，人稱祇一怪，也叫祁一惡，徒弟才被稱做祁連雙兇。

祇一怪惡跡昭彰，是被天山大俠石龍子一記「驚天神掌」擊斃的。

邋遢和尚當着祁連雙兇面前，說的是他們師父，這對祁連雙兇來說，如何不怒？兩人不約而同怒喝一聲，揮手一掌朝邋遢和尚劈去。

公孫乾身形高大，這一掌有如「獨劈華山」，當頭劈落，公孫坤個子矮小，這一掌却是朝他當胸而來。

這兩人兇名久著，同時發掌，威勢之猛，非同小可，就算擊在山石上，也會把山石擊個粉碎。

「糟了！貧僧到底那一句話說錯了，二位施主要大發雷霆，啊，這是要取貧僧的性命了。」

邋遢和尚大吃一驚，慌忙雙膝一屈，跪伏下去，口中喃喃唸道：「阿彌陀佛，我佛如來，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快來救救貧僧……」

他口中正在喃喃唸佛，祁連雙兇的掌勢，已經快要落到他頭上了（公孫乾的掌勢原來是直劈而下，公孫坤個子矮小，這一掌原是朝他當胸印來，邋遢和尚這一伏地叩頭，唸着佛，他印向胸的掌勢，也變成劈到頭頂了）。

春申君心知邋遢和尚一身武功甚高，但此時看他雙掌臨頭，他不但不加封架，忽然瘋瘋癲癲的求神拜佛起來。

他在祝融寺原是一個出名的瘋僧，只當他武功雖高，却有瘋病，此時敢情是瘋病忽然發作了，自己縱然不是祁連雙兇的對手，又豈能見死不救？

對方兩人發的是掌，自己若發雙掌去接，那是絕對接不下來的，那只好用劍了。

心念一動，手中長劍正待使一招「日月雙懸」，分襲兩人劈下的雙掌，才能救得了邋遢和尚，手腕方動，劍勢還沒出手！

只聽邋遢和尚大聲叫道：「我佛如來，來不及啦！」

他伏地叩頭的人忽然直起腰來，說道：「你們不能劈下來，劈下來會要了貧僧的命……」

雙手抬起，一下抓住了兩人劈下來的手腕。

祁連雙兇豈是等閒之物？豈會隨便就給人抓住手腕？這下連他們也大出意外，兩人右腕被抓，怒嘿一聲，左手又閃電般擊出。

「有話好說，快別動手，君子動口，小人才動手，何況當年貧僧在祁連山和你們師父齊名，一善一惡……」

邋遢和尚口中說着，雙手牢牢抓着兩人手腕，因爲他方才是跪伏地上，直起腰來，雙膝還是跪在地上，無法躲開，說話之時，忽然身子往後一仰，一個觔斗翻了過去。

要知他雙手抓着祁連雙兇的手腕，這個觔斗無論如何是翻不過去的，因爲他是跪在地上，祁連雙兇却是一左一右站立着的人，你若是往後翻過去，自己的兩條手臂豈不是都要扭轉了？何況兩個站着的人，總比跪着的人容易使得出力道來。

但不知怎的，祁連雙兇在他一個觔斗翻過去的同時，也連忙跟着他往後翻了一個觔斗。

這一來，誰的手臂也沒有扭到，但邋遢和尚本來跪在地上的人，却藉着這個觔斗，人已站直，他兩隻手依然一左一右抓着祁連雙兇的手腕，朝春申君擠擠眼，嘻的笑道：「你們倒和貧僧合作得很好，眞有意思，咱們再來一個。」

話聲一落，果然又是一個觔斗往後翻去。

祁連雙兇儘管滿臉厲色，邋遢和尚翻過去了，他們儘可站住樁不翻；但不知怎的，他們居然不約而同，又跟着各自往後翻了一個觔斗。

三個人同時往後翻了個觔斗，等到站停下來，自然還是三人一排站着，只不過往後退出了一步。

邋遢和尚臉上喜孜孜的大爲高興，笑道：「眞過癮，好極了，咱們再翻他幾個。」

他要翻觔斗，祁連雙兇好像並沒有反對，於是三個人手拉手，又往後翻去，這回果然不止只翻一個觔斗，他們翻了一個，又是一個，接二連三的翻了過去，這一來和春申君站立之處就越翻越遠了。

春申君眼看着他們一個接一個的翻着觔斗，幾乎要縱聲大笑出來，他當然知道，這位邋遢和尚，武功高不可測。祁連雙兇被他拉着手，想不翻也不成，像這樣戲耍敵人，當眞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喜劇。

經過這一陣功夫，戰場上也有了極大的變化。

首先是陳福、謝雨亭、謝雨奎、陳少華四人所率領的四莊莊丁肅清了四十名黑衣殺手，他們所發出的勝利歡呼，激起了右翼「九九離火劍陣」九十九名白雲觀道人的鬥志，九人一組的劍陣，劍光如輪，突然轉盛。

黑衣教主門下首席大弟子王其石以一敵九，身上連中數劍，被九支長劍絞殺，九名道人也學四莊莊丁的樣，大聲歡呼起來。

他們這一歡呼，其他八組道人劍光如織，飛輪般旋轉的劍陣中，同聲附和，落在劍陣中的黑衣殺手心中未免慌亂，不過片刻功夫，也全數被殲滅。

但無忌和青松道人搏鬥方酣，本來武功劍術，難分高下，但一聽到四面歡呼殺賊，聲勢壯盛，心頭一寒，擧目打量，但見無數道人，手仗長劍，一圈圈的包圍上來，再也看不到一個黑衣殺手，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

青松道人乘機刷刷兩劍，立把但無忌逼落下風，口中大笑道：「但無忌，你已落入劍陣之中，此時棄劍投降，還來得及，若要執迷不悟，終將九劍分屍，那時悔之晚矣！」

但無忌心頭又急又怒，大喝一聲，奮起全力，揮劍還擊。

那知青松道人話聲一落，忽然撤劍退後，等但無忌握劍攻到，眼前劍光參差，紛雜攻來，已不見青松道人的影子，心知對方說得不假，自己果然被他們劍陣圍住了，一時不敢大意，急忙回劍自保，要想突圍而出。

他怎知「九九離火劍陣」，九人一組，輪轉如飛，你落在劍陣之中，只有跟着他們走的份兒。

但無忌全身劍光繚繞，東衝西突，就好像已經衝出一重劍陣，實則是他們第一組(姑且名之爲第一組)，故意預留的缺口，讓你衝入第二組，你依然隨着他們陣勢轉動，又從第二組衝出，進入了第三組，這樣一重重的衝出一組、又一組組的循環過去，等你周遊了九個劍陣之後，又由先前的第一組把你接了過去。

九組劍陣周而復始，你却只有一個人，一支劍，一直有九個人圍着向你攻擊，讓你沒有喘一口氣的機會。但無忌一連衝了幾重劍陣，立時發覺情勢不對，這樣下去，衝上三天三晚，也依然在人家劍陣之中；但你縱使明白這個道理，身前身後一波一波的有九支長劍攻來，你能不揮劍封解嗎？劍陣逼着你非走不可，你能不走嗎？總算他功力深厚，目前雖被困住，一時尚能支撐得下去。

青松道人早已置身陣外，眼看但無忌落在劍陣之中，左衝右突，有如凍蠅鑽窗一般，不覺拈鬚微笑，看你還能轉得幾圈？

由陳福等四人率領的四莊莊丁殲滅了四十名黑衣殺手之後，本來四人一組的混合編組，又恢復原狀，春華山莊、躍龍莊、弓箭塘、羅漢莊四隊，朝正在動手的五對人從四面圍了上來。

黑衣教副總護法韓自元和躍龍莊莊主遊龍劍沈同這一對，兩人劍上造詣，均極精純，韓自元展開長劍，翩若驚虹，猛若雄獅，劍勢凌厲無前。

遊龍劍沈同三十六式「遊龍劍法」，享譽武林，此時使展開來，把手中一支長劍，同樣使得起如騰蛟，矯若神龍。一時間但見劍光飛旋，兩道精虹倏起倏落，已經難分敵我，誰也休想佔得半點上風。

紫面虎項榮原是九環金刀鄺榮的手下敗將，這回又和鄺榮動手，心頭先有三分氣餒，手上虎頭鈎展開猛攻，恨不得一下就把鄺榮劈個兩半，勢道狠猛已極。

鄺榮看得暗暗冷笑，心想：「你也是多年老江湖了，怎的如此沉不住氣，這等打法，能得維持到多久了？」

因此並不和對方硬碰硬接，只是用了八成力道，和他進退週旋，有時還被他逼得連連退讓。

項榮看他不肯和自己力拚，自然也警覺到對方這等打法，乃是以逸待勞存心誘敵；但他自知時間稍久，必非鄺榮之敵，利在速戰速決，是以更加猛吸眞氣，加强攻勢，一面厲聲笑道：「姓鄺的，你方才的威風，那裏去了？此刻放下九環刀，項榮也可饒你一次不死。」

鄺榮在他說話之時，又被逼後退了三步，先後算起來已經後退了六、七步之多，忽然洪笑一聲道：「項榮，你以爲可以勝得了鄺某嗎？鄺某讓你幾步，只是使你有反省的機會，上次鄺某說過的話，你總還記得，再遇上鄺某，就是你的死期到了！」

喝聲中，九環金刀突然一緊，響起了一陣震天價的「郎」「郎」之聲，金光如電，正是九環金刀鄺榮的絕藝，刀招出手，勢如破竹，把紫面虎項榮的攻勢，破得差點棄甲曳兵而走！

不，至少方才被他逼退了六、七步，在這一瞬之間連被逼進了六、七步之多！

鄺榮只逼進了三步，便自站定下來，看着他往後直退，並未追擊，只是洪笑一聲，金刀在第九招上，突然一振，九枚金環一齊脫刀飛出，化作九道流星，電射過去！

項榮擋不住他連環九刀的威勢，人往後疾退之際，突見九圈金芒，勢若長虹，急射而來，心頭一驚，急忙擧鈎護身，再待後退，已是不及，但聽「噹」「噹」兩聲，被他虎頭鈎劈落了兩枚，其餘的七枚，一閃而沒，噗噗聲中盡數打中了七處要害，項榮只張了張口，連聲也沒出，就往後倒下。

鄺榮洪笑了一聲道：「鄺某沒說錯吧？」

俯身拾起九枚金環，又一一往刀背上嵌了進去，隨手一振，環聲「郎」「郎」，結束了一場激戰。

四莊莊丁看到鄺榮獲勝，紛紛鼓起掌來。

金贊廷和大怪羊東山這一對，也是棋逢敵手，一個使的是六尺長熟銅棍，一個使的是一柄三尺長的七星劍。

本來江湖上有兩句話：叫做「一寸長，一寸强」那是說兵刃長的人，强過短的人；但另外又有兩句叫做「一寸短，一寸險」，那是說兵刃短的人，險過長的人，這話豈不是等於沒說？

其實不論兵刃長短，要在於使兵刃的人造詣如何而定。

金贊廷是少林派弟子，一手「大夜叉，小夜叉」的棍法，施展開來，棍影人影，合而爲一，有時使到急處，但聽呼呼風聲，人影、棍影俱杳。

他的門人弟子和莊勇們，都以棍法出名，因此才有「羅漢莊」的名稱，就是說他莊上的人，個個像羅漢一般，武功高强，也暗寓他這個是南少林一派，大家不可去動它的意思。

大怪羊東山，是湘西七怪之首，七怪各有一身絕技，七人之中，當然數老大的武功最强了，羊東山以一手「七星劍法」馳譽江湖，劍上造詣自然極深。

方才他栽在謝雨亭劍下，那並不是謝雨亭勝過了他，那是謝雨亭身後有邋遢和尚在指點，你劍勢未出，人家早已先看出來了，任何武功，被人家看出了下一招，那就非敗不可。

金贊廷的棍法和羊東山的劍法，可說旗鼓相當，各不相讓，因此一劍一棍，翻翻滾滾，還在激戰不休。

另外，謝公愚以一對八寸長的金筆，和黑衣教主門下七弟子史月蟾一支長劍動手，史月蟾年紀雖輕，但一套劍法奇詭辛辣，施展開來，劍勢飄逸，換了普通人，早就敗在她劍下了。

謝公愚內功精堪，打穴神奇，一支金筆劃起一圈圈的金芒，專門封拆劍招，另一支筆却金芒點點，專門乘隙進招，找人周身大穴下手。

史月蟾先前還劍勢凌厲，盡是進攻手法；但打到五十招以後，氣勢就漸漸轉弱，一柄長劍抵擋兩支金筆，大有捉襟見肘，難於肆應了。

和黑石頭陳康和動手的是黑衣教主的八弟子陸湘芬，他們師姐妹劍法、功力都差不多，一上場，劍勢瀟洒，十分凌厲，大有先聲奪人之勢。

黑石頭陳康和使的是一柄二尺長的鐵骨摺扇。他出身少林，又在江湖上混了多年，扇招是從他看到黑白兩道中厲害招術，變化而來，雖是拼湊起來的雜錦；但經他多年閱歷，逐漸改進，也大爲可觀。尤其他在春申君面前，痛悔前非，今晚這一動手，可說不敢不勝。

因此和陸湘芬一動上手，鐵扇就大開大闔，着着進逼，不到三十招，就把陸湘芬捲入在一片重疊如山的扇影之中。

就在此時，但聽謝公愚朗笑一聲，金筆比閃電還快，一下點中了史月蟾三處穴道，他金筆一收，早有兩名弓箭塘的莊丁一躍而上，把史月蟾拏下。

陳康和一見謝公愚得手，鐵骨摺扇驟然一緊，只聽「噹」「噹」鐵聲，蕩開陸湘芬長劍，側身欺進，左手一探，抓住了陸湘芬執劍右腕，一點扇影，噗的一聲，敲在她右肩「肩井穴」上。

春華山莊兩名莊丁更不怠慢，一左一右竄了下去，把陸湘芬夾住。

春申君大笑道：「謝兄、陳兄，都建了大功，可喜可賀。」

謝公愚拱拱手道：「春華兄好說。」

陳康和得意一笑道：「公愚兄得手在前，兄弟也不甘後人，這都是主帥領導有方。」

左翼敵人，如今只剩下副護法韓自元一個了。

不僅四莊莊丁，列成方陣，圍在四周，春申君、謝公愚、陳康和、酈榮四人，也都各佔一方，形成了包圍之勢。

韓自元又急又怒，偏偏他對手遊龍沈同三十六式「遊龍劍法」迴環運用，變化繁衍，夭矯如遊龍，別說勝他了，就是連一點上風也佔不到。

一時殺得性起，口中大喝一聲，劍招一變，刹那間，長劍大開大闔，有如匹練橫飛，記記朝沈同劍上硬接硬碰，劍劍相撞，響起一連串的金鐵狂鳴！

要知練劍的人，妙在不沾青而走青（沾青即不能躲閃乾淨也，青者，輕也，捷利便，輕身飛過，故劍走青，刀走黑，其法各異）最忌躁妄，躁妄之人，不過舞弄數劍，就會氣喘不已，面赤心跳，手顫力疾，縱能交鋒，也必敗無疑。

春申君、謝公愚等人，都是武林名家，眼看韓自元和遊龍沈同硬打硬砸起來，臉上不禁有了笑容，心中暗自忖道：「韓自元身爲黑衣教副總護法，自然也是使劍名家，怎會如此浮躁，犯了練劍的大忌！」

就是遊龍沈同也有此想法，暗暗冷笑：「看你還能拚得幾劍？」

就在雙劍交接，金鐵狂鳴聲中，響起了韓自元一聲虎吼，左手一掌，朝沈同左肩劈來。

這一掌不帶半點風聲，但一道如山暗勁，却直壓過來，等到沈同發覺，掌勢已快到身前，他正在和對方硬打硬拚，對方忽然擊來一掌，豈肯躲閃？口中大笑一聲：「來得好！」

左手豎立如刀，朝前迎擊出去。

雙掌交擊，也沒有「砰」然作聲；但遊龍沈同已經感到不對，但覺對方掌勁之中，含着極大震力，全身如遭雷擊，一個人登時被震得往後連退了五六步，依然拿不住樁，雙脚連連移動，還是搖搖欲倒。

韓自元一擊得手，口中大笑一聲，突然縱身而上，長劍如虹，穿心射到。

春申君看得大驚，急忙橫掠而出，長劍一揮，「噹」的一聲，架開他的劍勢。

謝公愚和春申君同時掠出，雙手一分，兩支金筆一記「上下交征」，急襲過去。

韓自元被逼退了一步，大笑道：「二位就一起上吧！」長劍飛捲而出。

謝公愚道：「春華兄只管退下，瞧瞧沈同兄傷勢如何？兄弟一個人足夠打發他了。」

雙筆如風，身法比風還快，一個輕旋，就到了韓自元身側，一記「倒轉乾坤」，猛向他丹田扎去。

韓自元看看敵招來得奇快，急忙把劍一撩，「噹」「噹」兩聲，長劍差點被震蕩開去，心頭也暗暗吃驚，脚尖一點，平地飛身，輕如燕掠，長劍揚空一閃，從謝公愚頭頂劈過。

謝公愚藏頭縮身，身軀一矮，像陀螺般疾轉過去，一招「日月雙懸」，雙筆又迎着對方長劍截去。

韓自元打得火起，刷刷刷一連幾劍，左右分刺，銀光飄閃，盡是殺着。

謝公愚兩支金筆又穩又狠，使得神出鬼沒，點打敲擊扎刺，變化無窮，專找敵人穴道下手。

方才他和史月蟾動手，對方是個年輕女孩，並未使出看家本領來，這回和韓自元動上手，才眞正顯出他的功夫來了，但見雙筆流動，金芒點點，在韓自元左右前後飄洒如雨！

韓自元一柄長劍也捲起了一道丈許長的匹練，迴環飛舞，跟着朝謝公愚直劈橫掃，漸起的劍風，聲若裂帛！

兩人這一交上手，一劍雙筆，各展絕技，互不相讓，戰況十分激烈！

韓自元自然不肯和他久戰，找了個機會，劍使「左右逢源」，力貫劍身，「噹」

「噹」兩聲，把謝公愚一對金筆，向左右蕩開，故技重施，口中大喝一聲，左手一記「乙木掌」，一道暗勁，朝謝公愚當胸劈來。

謝公愚一上場就注意着對方左手，這一招上，雙筆雖被蕩開，但金筆只是短兵刃，不像長劍被蕩開了再回劍自保，時間上來不及，金筆只要一轉就可掉過頭來。

所以韓自元掌堪堪劈出，謝公愚登時身形一矮，往下蹲下，雙手一抬，只聽一陣「嗤」「嗤」輕響，從他兩手袖底射出十支連珠袖箭，一支接一支幾乎連成了兩條白線！

一條射向他發掌左手，「掌心」、「曲池」、「臂儒」、「巨骨」、一共五支，另一條却射向他「咽喉」、「將台」、（將台穴在乳上，左右各一）「心坎」、「玄機」五穴，也是五支。

要知他是弓箭塘莊主，弓箭塘謝家，一向以弓箭馳譽江湖，所以才把謝家塘稱爲弓箭塘的。

謝公愚的袖箭，箭身極細，機簧極强，不是一般江湖上人的袖箭，既是用機簧發射，自然比你韓自元用掌拍出來的掌力要快速得多！

韓自元「乙木掌」堪堪發出，謝公愚兩管連珠袖箭已經激射而至，這下自然大出他意料之外，心頭猛吃一驚，一時那裏還顧得傷人，尤其對方勢盛，自己一人萬難抵擋，急忙雙足一點，「颼」的一聲，拔地而起。

別人還以爲他縱身躍起，只是爲了躲避謝公愚的袖箭，那知他却是心存退志，趁機破空逃走，身若飛虹，橫掠而去。

但就在他縱身拔起之際，謝公愚大笑一聲，蹲着的人，也隨着笑聲倏地站起，在他站起之際，朝上點了點頭，又有三點寒星，從他背後衣領間射出，宛如流星追月，朝韓自元脚踝射去。

謝公愚果然不愧是弓箭塘主，他身上幾乎都有特製的弓箭。

這三支背弩，用機簧射出，箭勢速度自然快過韓自元縱起飛掠的身子，但還算他輕功極高，爲人機警，騰身掠起之時，聽到謝公愚的笑聲，立時警覺對方是出名的弓箭塘主，身子斜掠之勢立刻稍稍一偏，打算躲開了兩箭，但左足踝還是被射中了，此時逃走要緊，只好忍痛不敢稍停，劃空飛射而去。

謝公愚仰首向天，伸手去抓，接住了掉下來的兩支小箭，大笑道：「他左脚踝還是中了我謝公愚一箭！」

遊龍劍沈同中了韓自元一記「乙木掌」，此時雙目緊閉，臉上一片青灰，業已昏迷不省人事。

金贊廷攢着眉道：「春華兄，他這是中了什麼掌？竟有如此厲害？」

春申君道：「兄弟也看不出來，唉，咱們有這許多人，竟然還截不住他……」

酈榮道：「沈莊主面現青氣，莫非姓韓的那厮使的會是『乙木掌』不成？」

春申君聽得神色一變，吃驚道：「乙木掌，這麼說，這韓自元會是桑老妖的門下？」

金贊廷道：「乙木掌側重震力，傷人內腑，沈兄這……」

他當着躍龍莊三十六名劍手，底下的話，不好說出來。

陳康和道：「諸位老哥不用擔心，凡是被『乙木掌』擊傷，內腑離位，不出十二個時辰，就能喪命，但被『乙木掌』所傷的人，有他們獨門傷藥可以治療……」

金贊廷道：「姓韓的肯把獨門傷藥給我們嗎？」

「這可說不定。」陳康和聳着雙肩，笑了笑道：「咱們不是拿住了兩個黑衣教的使者嗎，她們是黑衣教主的門人，咱們有她兩個人質在手裏，還怕姓韓的不乖乖拿出傷藥來嗎？」

春申君喜道：「康和兄說得極是，咱們以這兩人去換他獨門傷藥，諒他一定會同意的了。」

＊　＊　＊

正面，青雲道長和黑衣教副教主晏天機這一對，兩支長劍已打了百招之多，晏天機劍掌同使，劍中有掌，掌中有劍，劍如電劈，掌若雷擊，威力極强。

青雲道長積數十年勤修苦練之功，劍上造詣和掌上功力，都極精湛，晏天機劍掌同使，青雲道長都從容接了下來。

晏天機絲毫未曾得逞，眼看隨同衝上來的四十名殺手，已被衡山派殲滅殆盡，而章一虎和江翠煙却携手站在邊上觀戰，並未出手，心頭怒惱已極，脚下後退了兩步，長劍一收，厲笑道：「道兄敢和晏某比掌力嗎？」

青雲道長看他收起長劍，要和自己比試掌力，心想：「方才劍掌同使，少說也接了他二、三十掌，他掌力也未必强過自己。」

心念一動，不覺呵呵一笑，也立刻收起長劍，點頭道：「好，貧僧領教。」

晏天機嘴角噙着一絲冷笑，說道：「那好，你先接晏某一掌。」

右手直豎，朝前推來。

他這一掌既無凜冽暗勁，也不帶破空掌風，顯然純是內家掌力。

青雲道長也不答話，立掌當胸，朝前迎出。

兩人距離極近，兩隻手掌交擊，發出「拍」的一聲脆響，兩人上身都沒晃動一下，但兩人身上長袍，却被兩股內力激蕩，無風自動，拂拂飄揚！

這一掌顯然功力悉敵，誰也沒有勝得了誰。

青雲道長心中暗忖道：「這一掌上，自己只用了七成力道，就算他也只用了七成力道，並沒有能勝過自己之處，他何以要和自己捨劍比掌呢？莫非他另有殺着，練成旁門中的某種歹毒掌功，想趁我不備時施展？我豈會上你的當？」

晏天機右手一收，口中喝道：「道兄再接晏某一掌。」

他右手一收即發，又是一掌，迎面劈了過來。

他當然也覺得出來，青雲道長方才那一掌，只用了七八成力道，因此這一掌上，已經加重了兩成功力；但掌勢出手，依然不帶半點風聲，也沒有洶湧的暗勁，和方才那一掌完全相同。

青雲道長和他對面站立，沒有閃避，只是暗暗運起內力，也和先前一樣，豎掌

當胸，朝前推出。

兩人都只是暗運內功，把勁力含蘊掌心，並未隨掌發出，故而出掌之際，都沒有凌厲掌風，要等到兩掌接實之後，才把內勁吐出來。

雙掌乍接，又是「拍」的一聲，這回雙方都用上了九成力道，你別小看加上了兩成力道，這一掌交擊，兩人身前陡然激起一團旋風，吹得兩人衣袂獵獵有聲，兩個人好像要飛起來一般；但兩人依然各自凜立如故，誰也沒有後退。

青雲道長童顏鶴髮，依然面含微笑。晏天機一張死灰臉上，也仍然冷冰冰的，雖無笑容；但眼神湛然，可以看得出他神色從容。

這兩掌，對兩人來說，似乎絲毫不受影響。

晏天機忽然仰首發出一聲大笑，頷首道：「道兄果然不愧是衡山派一代掌教。」

青雲道長道：「晏副教主誇獎了，你要和貧道比掌，方才已經領教過兩掌，不知是否另有高招！」

「不知是否還另有高招」，是說他不曾使出全力來。

晏天機又是一聲大笑道：「道兄似乎也不曾使出眞正功力來，在下倒想瞧瞧道兄的『離火掌』威力如何？」

衡山派最具威力的是「離火神功」，發之於掌，爲「離火掌」，青雲道長確是一直沒有施展過。

青雲道長淡淡一笑道：「衡山一派歷來和天下各門各派和平相處，『離火掌』也一向懸爲禁律，不到萬不得已，不准輕使，晏副教主如若並無必勝把握，此時可以退走了。」

晏天機狂笑一聲道：「晏某已經到了衡山，不領教道兄的『離火掌』，豈非入寶山空手而回？」

青雲道長道：「晏副教主若是要貧道施展『離火掌』，總得先讓貧道看看是不是非使『離火掌』不可？」

「那好！」晏天機倏地回身，右手向空一振，寬大袍袖隨着褪落，露出半截手腕，五指倏張，勾曲如鈎，這一瞬間他深凹的掌心登時變得烏黑，隱隱冒出絲絲白氣，大笑道：「道兄現在該使你的『離火掌』了？」

他右掌一擧，數尺之內，已如天寒地凍，寒氣逼人而來。

「玄冰掌！」青雲道長看得臉色一變，心中暗暗歎息一聲：「今日之戰，果然非生即死，事難兩全。」

「玄冰掌」積聚陰極寒冰之氣，擊中人身，血脉僵凍，惟有衡山派的「離火掌」是它的剋星。

但「離火掌」擊中人身，離火眞氣灼傷內腑，惟有「玄冰掌」是它的剋星。

這兩種掌力，水火不相容，一旦遭遇上了，並不是誰的掌功可以剋制誰的掌功，而是要看雙方的修煉火候而定。

譬如水能滅火；但杯水車薪，水就剋不了火。如果只是星星之火，投在冰天雪地之中，自然很快就會熄滅。

「玄冰掌」和「離火掌」的互相剋制，其理在此。

青雲道長看他使出「玄冰掌」來，自己也不得不使「離火掌」了，口中說了聲：「善哉！善哉！」

右掌托天擧起，緩緩吸了口氣，運起「離火神功」，手掌向空連搖三搖，名爲「向天乞火」，等他手掌翻下，一隻修長五指的手掌，已經其紅如火，緩緩朝前拍出一股炙熱的暗勁，隨着掌勢往前逼去。

這兩大高手使出了勢如冰炭的神功，實爲武林難得一見的較技！

兩股一寒一熱不同的掌力，漸漸接近，空氣中已經發出「嗤」「嗤」異响，也同時瀰漫起一陣如煙似霧的白氣！

就在此時，突聽晏天機大喝一聲：「青雲道兄，咱們左手也別空着！」

喝聲中，突然跨上一步，左手一揚，又是一掌拍了過來。

這一掌仍然不帶絲毫風聲，但却也不是「玄冰掌」，他「玄冰掌」只練在右手。

青雲道長想不到他在使出「玄冰掌」之時，左手還會拍出一掌來，人家既已發掌，自己怎能不接，立即左掌一豎，朝前迎擊出去。

雙方施展的「玄冰」、「離火」掌，推出之勢，原是十分緩慢，目前僅是從兩人掌心發出來的一冷一熱兩股眞氣接觸而已；但兩人左手這一掌，一劈一拒，却搶在前面已經相連在一起了！

這一接觸，青雲道長驟覺不對，口中發出一聲驚呼：「般若掌力……」

一個人突然被震後退了四、五步，上身一陣搖晃，張嘴吐出一口鮮血！

他身形受震後退，「離火掌」力自然也頓形減弱！不，無形之中，已經散去。

晏天機狂笑一聲，左掌已收，右掌掌心深凹，五指勾曲，使的依然是「玄冰掌」，乘勝欺身而上！

就在此時，突然響起了一個女子的尖叫之聲！

那是江翠煙，她和三師兄章一虎（任雲秋）在東首林下經過一陣密談，她一顆芳心，早已全交給「三師哥」了。

因此這回隨同副教主迎戰正面衡山派，他們兩人就置身事外，並肩站在戰圈之外，並未向衡山弟子出手。章一虎牽着她的手，在雙方白刃交兮生死決鬥的緊張局面之中，喁喁清談，綿綿情話。

這固然是章一虎有意氣氣副教主晏天機的；但他對江翠烟確也動了眞情。

章一虎雖在和江翠烟談情，他一雙亮得像星星般的眼神可不時也注意着青雲道長和晏天機戰局，這時驟覩青雲道長中掌負傷，他口中喊了聲：「不好！」身形一閃快如流星，搶着朝青雲道長和晏天機兩人撲去。

江翠烟自然知道副教主的厲害，你這樣衝上去，不是救人，簡直是自己送死，她一顆心全在他的身上了，看得能不心膽俱裂，口中自然也驚呼出聲了！

晏天機乘勝追擊，「玄冰掌」力已使到十成左右，這一擊，他有十成把握，可以把青雲道長立斃掌下，沒想到眼前人影一閃，「拍」的一聲，雙掌對擊，硬是把他一記「玄冰掌」接了過去。

章一虎雖然接了一掌，但人却被震得向後連退了四步。

晏天機也被震後退了一步，他先前還以爲是青雲道長門下弟子，眼看掌門人負傷，情急拚命，硬接自己一掌，心頭也止不住暗暗驚異：「衡山派倒也不可輕視，連門下弟子竟會有這等深厚功力！」

等到定睛看去，這接下自己一記「玄冰掌」的，竟然是章一虎，不由雙目精光暴射，沉聲道：「是你，你不是章一虎！」

章一虎緩緩吸了口氣，笑嘻嘻的道：「在下明明就是章一虎。」

江翠烟認爲章一虎（任雲秋）去接副教主的「玄冰掌」，自然必死無疑，心中暗道：「他若是死了，自己也不想活了。」

耳中聽到「拍」的一聲，她簡直不忍去看，及聽到副教主的喝聲，和章一虎回答的話聲，心中一奇，急忙定睛看去，章一虎不是好好的站在副教主面前？心中不禁大喜過望，飛也似的奔了過去，掠到章一虎身邊，柔聲問道：「三師哥，你沒事吧？」

這句話，就說得情愛橫溢，臉上一片關切之色。

章一虎回頭含笑道：「九師妹，妳看我有事麼？」

晏天機怒極，厲喝道：「你不是章一虎。」

章一虎聳聳肩道：「我明明是章一虎，你硬說我不是，不是就不是好了。」

晏天機怒哼一聲道：「你該死！」

左手揮手一掌，拍了過來。

他在怒極之下，這一記使出來的正是「般若掌力」，要把章一虎立斃掌下。

章一虎身形一個輕旋，雙手如挽如推，但聽「呼」的一聲，晏天機擊來的一記「般若掌力」，本來不帶絲毫風聲，這回給他雙手一挽一推，使出接引之力，一下把「般若掌」朝左首一片空地上推出。

這下，刹那之間，掌風如濤，「轟」然有聲，像黃河決口，一瀉千里，化作一道強大無匹的狂流，呼嘯而去。

江翠烟想不到他居然能把晏副教主的掌力引去，心頭更爲高興，眼波欲流，只是瞟着章一虎，流露出無限情意。自古美人愛英雄，章一虎表現特異，自然獲得美人芳心了。

這下直把晏天機看得一呆，怔然道：「接引神功，你……究係何人？」

章一虎朗笑一聲道：「章一虎行不改姓，坐不改名，還是章一虎是也。」

晏天機色厲內荏，嘿然道：「你敢取下面具來給本座瞧瞧。」

章一虎含笑道：「可以，晏副教主，你也取下面具來給在下瞧瞧如何？」

晏天機沒有作聲，心頭似是怒極，一手按着劍柄，大有不用掌力，又要使劍之意。

他此時除了全力一拚，已無突圍而出的希望了。他眞想不到來時挾浩大聲勢，有周全佈置的一仗，會落得如此慘敗，連本來自己認爲已經用不上，而教主却要他們隨同自己而來的祁連雙兇，也會沒了下落。

就在此時，廣場前一條大路上，忽然出現了一串十數盞紅燈，冉冉而來，到得牌坊前面，這十數盞紅燈，就像雁翅掛列開來。

紅燈一共是十六盞，六角形的明紗宮燈，底下還掛着大紅流蘇，由十六個十六、七歲的黑衣少女手中提着而行。

這十六名少女一個個生得明眸皓齒，纖腰可握，春雲般的長髮，束以黑紗，腰間佩一把白牙爲柄，綠鯊爲鞘的柳葉銀刀，三寸弓鞋，鞋尖上鑲一顆明珠，看去體態輕盈，妖嬈多姿！

十六個少女，十六盞紅燈後面，是兩頂黑色軟轎，現在軟轎已經在石牌坊前停下來了。

不，在兩頂黑色軟轎前面，還有一個一身黑衣的中年人，他，正是剛剛中了謝公愚一支弩箭的副總護法韓自元，那一箭射中他左脚踝，難怪走起路來，還一跛一跛的。

前面一頂軟轎有兩個黑衣使女相隨而行，立即搴起了轎帘。

轎中人嬌聲道：「請他們大家住手。」

一名使女躬身領命，轉身走了幾步，嬌聲喝道：「副教主請雙方的人大家住手。」

原來這頂黑色軟轎中還是黑衣教的副教主，他們又來了一位副教主。

晏天機聽得大喜過望，但臉上却絲毫不露，只是朝章一虎，江翠烟兩人沉笑一聲道：「你們兩個叛離本教，總該知道叛教的人如何下場的了。」

話聲一落，轉身朝石牌坊走去。

此時青雲道長早已由玄璣、玄修兩人和八名護法弟子保護着退下。

玄通、玄風、玄慧、玄道四人仗劍而立，眼看章一虎已經擋住了晏天機，玄通心中突然一動，暗道：「此人莫非就是方才在南離園假扮本門弟子，自稱玄玄的人？只不知他究竟何人？」

晏天機退走之後，玄通立即朝章一虎迎了上去，稽首道：「少俠及時搶救了敝派掌門人，大德不敢言謝，只希少俠賜告姓名，衡山派弟子，會永懷大德。」

章一虎連忙還禮，含笑道：「道兄好說，目前在下是黑衣教主座下的三弟子章一虎，道兄就算我是章一虎好了。」一面拉着江翠烟的手，說道：「咱們去看看春申君吧！」

說完，朝玄通含笑點點頭，就朝左翼走去。

玄通當然知道他不是章一虎，但他不肯明說，也只得罷了。

春申君這一邊，早就沒有戰事，但此刻黑衣教又有後援趕來，他這左翼自然要穩住陣勢，才可以鼎足之勢。

這時章一虎拉着江翠烟的手走了過來，江翠烟究竟姑娘家，心頭一陣羞澀，輕輕掙脫了他牽着的手。

章一虎抱抱拳道：「在下章一虎，見過陳莊主。」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表叔，黑衣教來的副教主，好像是鳳簫女呢！」

春申君點點頭，含笑問道：「這位姑娘如何稱呼？」

章一虎道：「她是在下九師妹江翠烟。」

江翠烟連忙襝衽道：「小女子江翠烟見過陳莊主。」

春申君這邊的人，都知道章一虎是任雲秋喬裝，因此春申君並沒給大家介紹章

一虎，卻給江翠烟引見了遊龍劍沈同等人。

江翠烟如新媳婦一般，給大家一一施禮。

沈同、謝公愚、金贊廷、陳康和紛紛還禮，大家一致盛讚着江翠烟識得大禮，棄暗投明，出汚泥而不染。

這些話，本來已經都是陳年老話了，但江翠烟聽到耳裏，卻有着無比新鮮，芳心更是喜不自勝，覺得大家不但沒有絲毫輕視她，而且還給了她極大的鼓勵。

現在只有右翼的「九九離火劍陣」還沒有停下來，劍陣中困着黑衣教副總管但無忌，一個人東撞西撞，幾乎已經站立不穩，一支劍也東磕西磕，磕得缺口纍纍。

以一人一劍，和九十九個人，九十九支劍輪番攻擊，自然力竭筋疲，其實「九九劍陣」若要取他性命，早就被九十九支劍絞成了肉虀，因爲他是煽動青石、青藜的主謀，是以非活捉了他不可，這才讓他在劍陣中苟延殘喘的機會。

等到坐在軟轎中的副教主要大家住手，惟獨「九九劍陣」依然陣勢像輪盤般滾轉，並沒停住。

第二頂軟轎中忽然飛出一條黃影，直向「九九劍陣」飛射過去，黃影堪堪投入劍陣，就亮起一道銀色奇亮無比的匹練，匹練乍現，劍陣中就緊接着響起密如連珠的「嗒」「嗒」之聲，劍陣登時大亂！

手持長劍的道人們，在這一瞬之間，幾乎有二十幾個人都覺得手上一輕，青鋼劍全被截斷，不得不往後躍退。

但無忌只覺壓力一鬆，跟蹌衝了過來，這位副總管此刻頭髮披散，身上一片黑袍，少說也被劍鋒劃破了一、二十處，臉上、肩頭、腿上，也至少有七、八處掛了彩，簡直狼狽不堪，無復副總管的威風了。

劍陣一亂，青松道人身如流雲仗劍迎上。亮銀匹練倏然隱去，劍陣中多了一個秀髮披肩，身穿淡黃色衣裙的少女，手中橫着一柄新月彎刀，像一泓秋水，晶瑩奪目，寒光欲流！

青松道人看得不由一怔，這黃衣女和她手上的新月彎刀，他都認識！她，正是正月初三那天，找到春華山莊，自稱她師父是天下第一刀，取走新月鈎的黃衣女郎。她手上那柄刀，也正是春申君珍藏的新月鈎。

黃衣少女徐徐把新月鈎納入鞘中，冷冷道：「副教主請大家住手，他們依然不肯住手，所以我削斷他們的長劍，以示薄懲，你們要動手，也該等副教主把話說清楚你再動手不遲。」

說完，轉身自去。

但無忌也急急跟着她就走，這一仗，衡山派可說大獲全勝，黑衣教大舉來犯，只落得副教主晏天機、副總護法韓自元、副總管但無忌三個人狼狽退下。（大怪羊東山負傷敗走，早已走了）

春申君回頭道：「沈兄、謝兄、金兄、陳兄，現在大敵初退，對方雖然又趕來了一位副教主，但人手不多，青雲道長似是負了傷，不知傷勢如何？咱們不用佔在左翼了，應該先去看看青雲道長，咱們四莊的人手，集中到前面去就好了。」

沈同道：「青華兒，你是咱們的頭兒，你發令就是了。」

春申君含笑道：「沈兄好說，咱們都是自己兄弟……」

金贊廷道：「沈兄說得極是，你本來就是咱們的頭兒，這還有什麼好客氣的？」

春申君回頭問道：「沈兄傷勢不礙事吧？」

沈同大笑道：「區區一點內傷，兄弟還挺得住。」

春申君道：「那好，咱們走吧！」

任雲秋（他還扮着章一虎）道：「表叔，小侄有一件事兒，想和表叔商量。」

春申君笑道：「什麼事，你只管說好了。」

任雲秋把表叔拉到一邊，低聲道：「咱們擒住的史月蟾、陸湘芬兩人，在黑衣教地位不高，又是姑娘家，可否先放了她們？」

春申君含笑點頭，說道：「這件事，表叔自有道理。」

任雲秋道：「多謝表叔。」

一行人由春申君爲首，行到南嶽廟大門口，早有玄通、玄風二人接着。

玄通稽首道：「今晚幸蒙陳莊主諸位仗義賜助，敝教才得轉危爲安，諸位大德，敝派永銘不忘。」

春申君還禮道：「道兄不用客氣，不知青雲道長傷勢如何？」

玄通道：「家師就在大門內休息，已經服了敝派療傷丹藥，正在運功之中。」

說話之時，青松道人也把「九九劍陣」移到大門右側，急步行來。

玄通、玄風急忙拜了下去，說道：「弟子叩見師叔。」

青松道人道：「你們快快起來，掌門人怎樣了？」

玄通道：「師尊已經服下『南離救傷丹』，此時正在靜坐運氣……」

只聽對面傳來一個女子聲音說道：「鳳副教主請青雲道長、春申君二位答話。」

玄通說道：「陳莊主、師叔，家師正在運功療傷，就請二位和對方答話吧！」

青松道人點頭道：「陳莊主請，貧道只能隨陳莊主之後，充個數吧了。」

春申君大笑道：「道兄怎麼也和兄弟客氣起來了？」

青松道人道：「這不是客氣，掌門人負傷，這大局只有陳莊主才能擔負得起來。」

春申君已知來的是鳳簫女，自己確也頗爲懷念，想見見她，這就說道：「道兄，咱們出去。」

兩人走下石階，只見黑衣觀音鳳簫女身披黑色斗篷，俏生生就在中間，她邊上站立的是一個黃衣少女，腰間懸掛的正是從春華山莊取去的新月鈎，鳳簫女身後伺立着兩名侍女，一個手持古劍，一個手捧鳳簫。

晏天機、韓自元、但無忌三人、卻一個不見，敢情他們一敗塗地，無顏再待下去了。

鳳簫女看到春申君雙目如星，含情欲語。

春申君朝她抱抱拳道：「鳳副教主，咱們又在這裏見面了。」

青松道人也打了個稽首道：「貧道青松，見過鳳副教主。」

鳳簫女冷冷的道：「青雲道長怎麼不來見我？」

青松道人稽首道：「掌門師兄身負掌傷，未能迎迓，才恭請春申君全權代表，來見鳳副教主。」

鳳簫女鳳目一溜春申君，訝然道：「春申君幾時也加入了衡山派？」

她說話之時，紅菱般咀角還噙着笑意，那是有意和春申君開玩笑的了。

青松道人接口道：「非也，春申君領袖羣倫，俠名滿天下，既然到了衡山，掌門師兄掌傷未愈，自然只有春申君有資格接待鳳副教主的了。」

鳳簫女目光又瞟了春申君一眼，才格的笑道：「這麼說，我鳳簫女還深感榮幸呢！」

春申君抱抱拳，含笑道：「鳳副教主蒞止，不知有何教言？陳某洗耳恭聆。」

「恭聆不敢當。」鳳簫女盈盈的道：「我正想請教……」

春申君道：「鳳副教主請說。」

鳳簫女道：「我得知陳莊主已經加入了敝教了，怎麼又反了呢？」

春申君仰首大笑道：「鳳副教主問得好，陳某當時加入貴教，記得副教主說過，是貴教主延攬人才，認爲陳某和沈兄、謝兄、金兄幾人，在江湖上還薄有名聲，才加以敦聘……」

鳳簫女點頭道：「這話我說過。」

春申君又道：「焉知咱們入教之後，根本不是這回事，先以藥物迷失陳某等神智，除了從服貴教，毫無獨立思想，貴教對陳某等人，除了利用，視同傀儡，替貴教賣命，什麼副總管、副總護法，甚至區區一個使者，都可以對咱們頤指氣使，這是陳某等人不得不反的理由之一。」

鳳簫女含笑道：「還有第二麼？」

「有。」春申君續道：「黑衣教崛起江湖，如果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教會，應該尊重各大門派，和平共處，雖然宗教信仰不同，門戶各異，但創立一個門戶，應該爲江湖武林，消敉門戶之見，調解紛爭，利國利民，安定社會，但貴教收容蠱惑各大門派的野心份子，鼓勵謀奪掌門人權位，又利用陳某等人爲先驅，陰謀顚覆衡山派，今日奪下衡山派，明日自可又發動去顚覆其他門派，不出數年，黑衣教豈非惟我獨尊，稱霸武林了？稱霸武林，也未嘗不可，那要以德服人，如果像貴教這等作法，天下武林，各門各派，不知有多少人被貴教派視同異己，慘遭殺戮，這是陳某等人奮身而起，反對貴教，支援衡山派的理由之二。」

鳳簫女聽得神情微動，問道：「還有沒有之三呢？」

「自然還有。」春申君接着道：「咱們談天下武林，這題目也許太大了，那就談得小一點，以陳某來說吧！貴教給我一個護法名義，也許太小了，陳某別無所好，只是好名，當時貴教如若給陳某一個副教主名義，陳某想想副教主有一人之下，千萬人之上的尊榮，也許不會反了，再說貴教主把迷神藥物施在陳某身上，也是大錯特錯之事，暗下迷神藥，只能用之於殺手等下級人的身上，他們神智噩噩，但知替主子賣命，使到陳某身上，這就表示不信任陳某，職位既不稱陳某身份，又加上不信任，陳某不反何待？」

鳳簫女點頭道：「陳莊主大才，這點確是教主失策之處。」

春申君哈哈一笑，伸手朝外推了一圈，自負的道：「設若貴教主當時讓我陳春華當了副教主，就沒有今晚這一個全軍盡沒的場面出現了。」

鳳簫女又點着頭道：「這個我相信，不過你春申君也有失策之處……」

春申君道：「陳某那裏失策了？」

鳳簫女道：「第一，本教教規森嚴，你陳莊主不參加本教，你只是武林中雄踞一方的大俠，本教也未必把你當作眼中釘，但你既已入教，而又叛教，那就是本教的叛徒，本教可以不對付各大門派，但絕不放過叛教叛徒的，以你春華山莊區區人力，要和本教抗衡，那是以卵擊石了。」

「哈哈！」春申君大笑道：「陳某已經領教過副教主、副總護法、副總管等一干高級頭目，也不過爾爾，倒是不信貴教能奈我何？」

說到這裏，口氣一轉，又道：「好，鳳副教主只說了第一，大概也有第二了？」

鳳簫女笑了笑道：「第二，就如陳莊主方才所說，本教有橫掃武林的野心，老實說；那也並不算難事，縱然陳莊主暫時能和本教抗衡，但到了那時，只怕江湖雖大，沒有陳莊主立足之地了。」

她不待春申君開口，接着道：「不過今晚本教敗在陳莊主手下，乃是實情，這也可以使教主對陳莊主另眼相看，我今晚只是順道從這裏經過，區區十幾個人，自然不在陳莊主眼內了，好在我不是奉命和你春申君及衡山派開戰來的，但我方才受晏副教主之託，有兩件事，要和陳莊主商量，不知陳莊主是否肯賞我一個薄臉？」

春申君拱手道：「鳳副教主言重，如果陳某可以作主，而又不悖常情的話，陳某自當遵命。」

鳳簫女道：「那我先謝謝陳莊主了。」

春申君笑了笑道：「鳳副教主不用謝，先說出來讓陳某聽聽如何？」

「好！」鳳簫女道：「第一件事，本教有兩名使者章一虎和江翠烟，叛離本教，投向了陳莊主，不知可有此事？」

春申君不假思索的道：「確有此事。」

鳳簫女道：「本教使者，乃是教主的座下弟子，和江湖人投入本教者不同，江湖朋友投入本教，又反本教，只是叛教，若是照陳莊主的說法，那也可以稱之爲棄暗投明，本教縱然不允許有人叛教，但情節還不算十分嚴重，至於本教的使者，既是教主座下弟子，他們叛離，除了叛教之外，還有一項大罪是叛師，叛教的人，陳莊主一定要收留他，咱們既是對敵的雙方，我也無話可說，但江湖武林，黑白兩道，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叛師之人，欺師滅祖，江湖上縱或門派有別，黑白不同道，但任何人不得收留，這一點陳莊主應該明白。」

（未完‧九）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林中木屋　遍地血腥

天色漸漸暗了，肅殺的秋風在空中嗚嗚響著，捲着地上的落葉漫天飛舞，偶而兩隻遲歸的小鳥兒忽然長鳴掠過天空，只給這一片秋景平添幾許悲愁之氣。

這時候，在那叢林綿蜒的坡上，出現了一個人影，那個人正盡力向著這邊奔跑過來，從他的速度上看，那委實是快得驚人，然而從他的姿勢上看，顯然是疲倦不堪了。

那人毫不逗留地越過了一叢叢的矮林，每一次騰空躍地，都像是蹎踣欲倒，然而每一次他都能堪堪掠過叢林之梢，飄然落地。

漸漸，他跑得近了，只見他長得身高體闊，年約三旬，全身上下透出一股難以形容的英雄氣慨，但見臉上倦容畢露，身上衣衫全被汗水濕透，看上去是一口氣奔了無數里路了。

他奔到山坡的邊緣，略一停身，長長吁了一口氣，喃喃道：「從清晨到現在，全是山路崎嶇，只要下了這個山坡，便快要到了。」

他從腰間取下一個竹筒，仰頸咕嚕灌了一大口，伸袖拭了倒在滿臉上的水，然而汗透的衣袖却在臉上抹了一把臭汗。

他喝完了水，把竹筒綁在腰際，這時月亮已經升了上來，他望了望月亮，輕聲細語道：「我還得快些前行呢。」

只見他微微一個起步，身形直如一片枯葉輕飄飄地飛起，向著山坡下落了下去，就像一支疾矢一般，須臾就落下了十餘丈。

然而，忽然之間，他的身形驟然停住了，那下衝之勢是何等威猛，但是他只是十分輕鬆寫意地一個半轉身，身軀就驟然停下了，只見他緩緩彎下腰去，從地上拾起一件東西來。

他的面上帶著極其驚訝的神色，手中拿著一柄鐵灰色的龍形短戟，戟身上雕著一排小獅子，毛鬚俱全，巧奪天工。

他默默數著那一排小獅子：「一、二、三……五，呵！這該是點蒼派掌門的信物了……」

他仔細再看了看手中的龍形短戟，喃喃地道：「點蒼派掌門千手劍林冰泉的掌門信物怎會失落在這裏？莫非……」

他心中浮起一個想法——武林中珍視掌教信物如同珍視掌門人性命，見物不見人，那就等於說此人已遭不測了。

剎時他的臉色沉了下來，側耳傾聽了好一會，但是週遭除了夜風肆勁之外，靜悄悄的一片。

他默默地忖道：「千手劍林老爺子只憑一劍在手，天下有誰能在他八十一路追風快劍下遞得出手？又有誰能教他遭到『不測』？」

他懷疑地搖了搖頭，把手中的龍形短戟放在懷中，開始繼續前行。

他走下了山坡，左轉右彎，漸漸走入一條幽秘的羊腸小道，斜斜地向下不知通往何方，他一面走著，一面默想，但是始終想不出一個妥當的答案，他暗暗對自己說：「管他的，到了目的地，便知端的了。」

於是他加快了行速，忽然之間，他的視線又被一件離奇的東西吸引住了——

只見一棵老樹幹上斜斜釘著一支碧玉的東西，直沒於柄。

他咦了一聲，伸手把那支碧玉拔了下來，但見那支玉器長約半尺，頭上是個鏟形薄片，柄上刻著一個「佛」字，這一看之下，更令他臉色大變，驚震得呆住了。

他喃喃道：「佛門碧玉鏟……這是當今崑崙掌教浮雲大師的東西，怎麼也到了這裡？難道……」

他心中又是一緊，這時前面林木隙已隱隱露出一角木屋來。

他收起了碧玉鏟，再也不多思索，大步向著木屋走去，暗中對自己道：「看來今天我是最後一個趕到的了。」

走出竹叢，眼前矗立一幢木屋，然而屋中一片漆黑，亦無半點聲響，他走到木屋前，正想報名：「在下岑少風……」

但他立刻縮口噤聲，只因他猛然抬眼，發現一柄散紅光的奇異寶劍斜叉釘之木邊上。

「紫紅寶劍！武當掌教無爲道長也出了事！」他不敢再多想像，猛一推門，欺身而入——

屋中一片漆黑，迎面而來的只是腥風一陣，他微一閉目，運足眼神從黑暗中看去，頓時之間，使他驚駭得毛髮豎立，冷汗直流。

只見屋中歪歪斜斜地躺著六具死屍，鮮血流了一地，除此以外，什麼也沒有。

夜風從被推開的木門口吹進來，吹得這魁梧的青年漢子衣袂飛舞，然而他絲毫不曾感到寒冷，渾身上下滴著汗珠，身子也在微微顫抖著。

「咿呀」一聲，這漢子——岑少風，如閃電一般反過身來。雙掌早已錯交胸前，然而那只是風吹門動而已。他輕噓了一口氣，屋外夜梟咕咕地啼了一聲，像是在嘲笑他的過度緊張。

他小心翼翼地邁步前行，走到木屋的東角，只見地上躺著四具屍身，他微一摸胸，血尚未冷，可見死了沒多久。

躺在左邊的一個，道袍髻髮，正是聞名天下的武當掌教無爲道長，只見他雙目怒睜，咬牙切齒，似乎有一種爆炸性的力量呼之欲出，然而他已經死了。

岑少風收回了抖顫的手，默默思忖道：「武當神劍無爲道長是何等功力，世上竟有人能把他殺死於叱，這……這……」

他的目光落在右面的一具死屍上，正是當今點蒼的掌門千手劍了，岑少風搖了搖頭，再向前看去，只見一對白髮蒼蒼的老人並臥地上，左面一個缺了右臂，右面的一個少了右腿，兩人都穿著白色的長袍。

岑少風倒抽了一口涼氣，暗暗思道：「這必是天山下來的鐵氏雙掌了，唉，想當年鐵氏兄弟在西北道上談笑之間，擊敗了中原四十二位高手。那神威英姿真叫天下武林人悠然神往，却不料一同死在這裡……」

他再向西邊走去，一瞥見的是個白髮老僧，正是崑崙山的掌教浮雲大師，忽然滿面流淚的跪了下去，他抱著老僧的屍身，喃喃道：「十年前，晚輩承大師相救一場，至今不曾報答大恩，想不到大師身具超凡入聖的佛門神功，竟然暴屍此處……」

下面的話混著嗚咽之聲，連他自己也聽不見了。終於他站起身來走到最後一具屍身前。

只見那屍身側臥地上，竟是個完全陌生的少年，看他年齡最多方及弱冠，雙目緊閉，曲扭的肌肉現出一種萬分痛苦的表情，身上既無佩劍，亦無其他兵器。

岑少風仔細看了半天，却是想不到這少年會是什麼人，他默默自語道：「那一派會派那麼一個少年來參加這個聚會？難道這少年是代表一派之長？」

他忍不住再次打量了這少年一番，只見他劍眉飛入鬢，挺直的鼻樑安放在美玉般的面孔上，雖是一具死屍，却悠然神采飛揚的感覺。

他正要按按少年的身軀，陡然之間，一個奇異的脚步聲沉重而緩慢地經屋外傳了進來。

岑少風比閃電還要快地跳了起來，他飛快的向四面望了一望，整個木屋空空如也，完全沒有可以藏身之處，窗門都只向一面開——正是脚步傳過來的方向，他打算躍出屋的念頭是行不通了，於是他只好採取了最下策，索性一躺身，直挺挺地裝著也是一具死屍。

木門咦呀一蕩，忽然走進一個大紅袍的老者來，那紅色令人看了立刻發毛，然而這老者的氣勢中却透出一種令人懾服的威勢。

這紅袍怪人走進屋來，似乎沒有注意到屋中死屍的數目，他萬萬料不到這死屍中間還有一個活人。

只聽得他嘿嘿怪笑一聲，喃喃自語道：「方才分明那浮雲和尙擲出了碧玉鏟，千手劍，也擲出了龍形戟，怎麼這會兒就找不著了？天亮後好好再找一找吧。」

老人停下身形，突然伸手入懷，迎風一晃，燃着了火摺子，登時木屋中一片昏昏的黃光。

他四下打量了一下，兩隻半截的蠟燭斜立在窗橡上，他走了過去點燃起來，燭光照耀之下，滿屋鮮血死屍一覽無遺。

岑少風倒在地上，這時大氣都不敢出一口，他知道這老人也許是這天大秘密的重要關鍵了，這時那老人四下看了看，突然仰天大笑起來。

那笑聲好不陰森，好像是夜梟泣啼，艮久不絕。好一會他停下笑聲，冷冷自語道：「莽莽神州，唯我獨尊！」

岑少風心中大大地震動了一下，就是這紅袍怪人，一手殺死了天下武林高手？他的冷汗慢慢滲出了髮角，那老人又是一聲冷笑道：「這一着眞是下對了時候！」

驀然他右手一動，嗆的一聲，一道寒光繞體而出，佩劍已到了手上，他上前一步，走到無爲道長身前，仰天冷笑道：「武當神劍也不過如此而已。」

突然他右手一動，「嗤」的一聲，長劍深深刺入道長小腹，他再一抖手，鮮血隨劍而流，他看了一看，足步向右移了一步，冷冷自語道：「點蒼龍神戟，嗤嗤！還差得遠呢！」

右手一沉，也是一劍刺在林大俠的屍身之上。

他邊哼邊行，一霎時已在東角落上的

四個屍身上各補了一劍，這時緩緩又走到西邊來。

岑少風只覺冷汗不住外冒，心中緊張之極，他從那老人口中所言，推知這老人竟不將各大門派的一流高手看在眼內，他的功力想來簡直不可思議了。

這時紅袍老人走近岑少風的身邊，他身邊臥倒的就是那唯一從不相識的少年，那紅袍老人似乎也不識得這少年，他看了一回，口中沒有出聲，只是照樣又是一劍扎在那少年的小腹之上。

他拔出長劍，向左跨了一步，正好站在岑少風的身前。

紅袍老人看了一眼，忽然驚咦了一聲，說時遲那時快，岑少風的身形斗然之間像一根彈簧般直立而起，他這時心中緊張畏懼好奇之心兼而有之，不知不覺間已是用足了全力，口中暴吼一聲，右掌直劈而出，正正打向那老人前胸。

紅袍老人萬萬沒有想到這屋中埋伏了活人，面目大大失色，慌忙之中左手一橫，封在胸前。

兩股力道一觸，雙方內力齊吐，紅袍老人只覺一股巨大得不可思議的力道直逼而來，他口中驚駭得哼了一聲，身形斗然一個踉蹌，倒退兩步，那寬大的衣袍袖中被劇烈掌風帶起，呼的一聲，兩隻蠟燭噗地被刮熄滅。

木屋之中斗然一暗，岑少風怔了一怔，那紅袍老人厲吼了一聲，右手長劍閃電般平削而出，岑少風斗然大吼，有若平地焦雷，右掌再度推出。

「砰」然一聲巨響，慘淡月光下只見一道紅影跟蹌倒退，「嗆」的一聲長劍掉在地上。

霎時間，一道紅影沖天而起，好比離弦之箭向外掠去，岑少風呆了一呆，大吼一聲，足上一晃身形已掠出五丈，直追那紅影而去，閃眼已在二、三十丈外。

木屋之中又回復了死一樣的沉靜，巨震後的餘波盪漾不已，匹練似的月光從窗中射在地上。

沉寂，大約是一盞茶的時刻過去了，驀然一陣唏嗦的小聲發了出來，死屍堆中忽然又站起一個人來！

那個人影緩緩移動了足步，月光在他蒼白的臉上照耀著，只見他年紀約二十，正是那躺在岑少風身邊，無人認得的少年！

他雙手按在左腹之下，鮮紅的血不斷地從指縫間滲出，但他好像不覺似的，面色深沉，目光幽然，他硬著心腸挨了一劍，所有的人都以為他死了，然而——

他拖著斜長的影子孤零零走開了，也帶走了這可怕的秘密。

一陣疾風忽然吹起，烏雲密密地遮住了月亮，大地之上更是一片漆黑。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沖冠；
昔日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山上的初冬，冰雪開始封凍大地，寒風凜冽，沒有一絲暖意，像刀子一般，著膚生痛。

夕陽斜斜晒在平直道上，一個騎馬少年，儒衣巾冠，昂然坐在鞍上，口中吟著這「易水送人」，他年紀雖輕，可是對詩中之情彷佛領悟極深，唸得淒迷寂落，寥寥幾句，眞令人感故劍沉埋，發思古之幽情。

他正自沉吟於詩中，忽然身後一個清脆聲音接口道：「初唐四傑，王、楊、駱、盧，駱賓王實該排名首位。」

那吟詩少年回頭望去，只見一個比他自己還年青的少年，含笑勒馬而前，看來頂多十六、七歲，生得俊秀明朗，迎面向他點頭招呼。

吟詩少年心中微微一驚，暗忖這人騎馬彷若從天而降，到了背後自己還未發覺，不由仔細打量一番，但覺那年青少年愈看愈是可親，跨下騎的一匹黑馬，通體無一根雜毛，身型適度，目射赤光，實是一匹罕見名駒。

那後面趕上來的年年道：「駱賓王此詩固是千古絕唱，便是兄台領悟之深，適才吟頌眞如身處其境，令人心儀不已。」

那吟詩少年微微一笑道：「兄台謬讚，小可汗顏不勝，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那少年縱馬上前和吟詩少年併肩而行，當下回答道：「小弟姓顏，草字眞卿，不敢請教兄台台甫？」

那吟詩少年，臉上不動顏色道：「小弟俞劍峯，得識兄台，幸何如之！」

顏姓少年連道久仰，他雖年紀輕輕，可是舉止之間極為老練，倒像是久在江湖上行走。兩人並肩騎行，那顏眞卿口才極好，學識見聞均廣，行不到多久，便和俞姓少年談得很是投緣。

俞劍峯道：「兄台才高學富，又是年少若斯，好生叫人敬佩。」

顏眞卿道：「小弟幼年學書不成，棄而學劍，只覺文弱書生固是百無一用，一介草莽武夫又能成何事？總望文武並齊，自知才資駑鈍，萬難臻於此境，蹉跎歲月，至今一事無成，倒教兄台見笑。」

俞劍峯心中當眞好笑忖道：「你年紀一共才幾歲，怎能說是蹉跎歲月？眞是老氣橫秋。」只見那少年臉上稚氣猶存，實在和他言行不大相合，不由暗暗稱奇。

顏眞卿又道：「俞兄此去何方？小弟妄揣，多半是去長安以應明春之試吧！」

俞劍峯點點頭含糊應是，顏眞卿大喜道：「小弟也去長安，途中寂莫，與兄……結伴……」他說到此，忽然語氣微窒，臉上一紅，偷偷看了俞劍峯一眼，飛快接著說道：「能與兄台結伴，聽高士之論，眞是平生快事！」

俞劍峯覺這少年甚是可愛，兩人同路，心中也自一樂，正待謙虛兩句，忽然後面啼聲大起，總有四、五個騎士疾馳而來，俞劍峯勒馬讓路，但還來不及閃開，後面風聲愈疾，呼的一聲，眼前一黑，一騎凌空飛過他的頭頂，只聽見身畔少年冷冷一笑，那越過頭頂的人一人一馬，端端立在前面。

俞劍峯一瞧，只見馬上坐著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衝著他笑嘻嘻地道：「對不起，對不起，我這馬兒不聽話，你沒嚇壞吧！」

俞劍峯尚未答話，後面數騎已趕上來，一個粗邁的嗓子叫道：「五妹，你又淘氣了，早知如此，妳便是在地上打滾，我也不帶妳出來見識。」

俞劍峯回頭一看，身後四騎中，兩個

中年漢子，兩個少年，都是長劍斜佩，坐在馬上，聲勢甚是浩大，那發話的中年漢子，年約三十四、五，長得高大體健，一張端正的國字臉，雖是豪邁之氣呼之欲出，但絲毫不見粗魯，俞劍峯心中暗暗喝了聲采：「好一個燕趙大漢。」

却見那大漢雖然責怪那少女，可是臉上並無怒容，分明是縱容已慣，就像一個大哥哥對年幼小妹調皮搗蛋，打也不是，駡也無用，一臉無可奈何之態。

那少女又道：「對不起，對不起。」他雖是向俞劍峯道歉，但眼睛却瞟著顏眞卿，注意他的臉色。

顏眞卿冷冷地道：「華山五俠本事眞不小，在下見識過了。」

那大漢心中微微吃驚，臉上却愁容滿面地道：「這位兄台好厲害的眼色，在下這個小師妹，實在是天生淘氣，其實心裡並無惡意。說來兩位見笑，我這做哥哥的，也不知為她嘔了多少氣，哈哈！」

他原本憂心如搗，怪小妹惹事生非，可是說到後來，想到小妹諸般可愛，竟是哈哈笑了起來。顏眞卿心中暗暗哼了一聲，掉頭不理。

那少女見顏眞卿絲毫不注意自己，心中氣苦，便對那大漢發作道：「大哥，你怎知道我心中無惡意，這倒怪了。」

她雙眼直瞧顏眞卿，一副要打架的模樣，那大漢雙手連搓，神色甚是尷尬。俞劍峯瞧著瞧著，心中又是溫暖又是悲哀，這情景他極是熟悉，彷佛一下間，自己變成了那大漢了。

那少女騎著一匹小馬，棗紅色十分神駿，她人長得很美，這時生起氣來，也自十分動人，那大漢怕她再生枝節，當下上前拍拍她肩，道：「五妹，咱們再趕一程吧。」

那少女正在沒趣，聽師哥一說，狠狠瞪了顏眞卿一眼，拍馬而行，才一動步，顏眞卿叫道：「且慢，這個還妳。」

他緩緩從腹中取出一頂小帽，正是適才乘少女縱馬飛躍時從她頭上摘下，那少女一直未發現，這時回頭一怔，眼圈一紅，口中連叫道：「你欺侮人，你欺侮人。」

一催馬如飛跑前，那大漢師兄弟四人呵呵大笑，也跟著走了。顏眞卿右手一抖，一頂軟帽疾射而去，飛在那少女身前忽地落下，正好落在她頭上，眞好像有人替她戴上一般。那大漢雖怕羞了小師妹，但畢竟忍唆不住，笑意掛在咀邊，忍住沒有作聲。

那少女脫下帽子用力摔在地下，那大漢回頭打量顏眞卿一眼，暗自吃驚忖道：「這人年輕若此，內力造詣已達化境，馬行何等迅速？便是自己也未必能有此功力，將軟帽投得恰到好處。」

蹄聲漸漸遠了，顏眞卿若無其事地道：「俞兄，咱們動身吧！」

俞劍峯點點頭，兩人行了一個時辰，天色已是大黑，前面又是一大片林子，俞劍峯心中暗暗叫苦，暗忖今夜只怕多半要露宿了。顏眞卿道：「咱們再趕十里，便是一處大鎭，到時小弟作東，請兄長飲幾杯來秉燭夜談如何？」

俞劍峯只要不必露宿，那還管什麼喝酒吃飯？當下先入林子，那顏眞卿跟在後面，不斷指點路徑，林中小徑極多，轉來轉去，俞劍峯就摸不清方向，顏眞卿胸有成竹，似乎對路徑極是熟悉。

忽然前面傳來一陣哀哀痛哭之聲，顏眞卿道：「只要走出林子便是鎭市，咱們先瞧瞧是什麼人在哭泣。」

俞劍峯也循聲而去，走了不久，哭聲愈來愈清晰，顏眞卿忽然「呀」的叫了一聲，順手從地下拾起一段枯枝，用右手食指夾住一彈，但聞「砰」的一聲，一物墜地，顏眞卿長身上前。

俞劍峯跟上去，只見一個少年倒在地上，他脖子上套一根麻繩，已然昏絕過去，顏眞卿回頭對俞劍峯微微一笑道：「這人上吊尋死，小弟適才見形勢危急，措手不前，幸虧急中生智，用枯枝打斷繩子，這人雖是跌了老大一交，但性命可保住了。」

他這彈指神功原是生平一大絕技，這時雙指輕彈，救人於十丈外，饒他行事老練，但總是少年人心性，按不住心底得意之情，向這儒生吹了起來。

俞劍峯道：「顏兄眞好本事，古之紅線，空空之輩，只怕未及兄台。」

顏眞卿見他出口稱讚，但並無驚佩結舌張目之色，心中暗忖道：「自來文武兩道，如果學到了化境，都自有一番風度，這儒生看我施展如此巧妙功夫，並未半點失態，古人說『富潤室，學潤身』看來是不錯的了。」

當下心中對俞劍峯更增好感，彎下身在那自殺少年身上點了幾下，那少年悠然醒轉，張大眼睛半天才道：「喂，你們也是上吊死的麼？陰間裡眞黑呀！」

顏眞卿忍不住放聲大笑了起來，笑了一半，忽然用手掩嘴，瞟了俞劍峯一眼，隔了一會對少年道：「傻小子，你為什麼要尋死？」

那少年愣頭愣腦。用手摸摸斷繩，這才想通原來自己並沒有死，而是被這兩人救了，他從死亡邊緣被人硬拉出來，心中一片茫然，眞是兩世為人，一時之間，連為什麼要尋死也答不出來。

顏眞卿又問了一遍，語氣中已不耐煩，那少年頭腦一清醒，想起苦惱並未解決，不由悲從中來，又放聲大哭起來。

「傻小子，你哭有什麼用？告訴你，你要死也不成啦！」

那少年果眞止住哭聲，憤然道：「你說什麼？」

顏眞卿道：「你性命是我剛才救的，你原來一條命你自己老早不要了，這條命是我的，怎麼可以隨你不要！」

這雖然是一番歪理，但他一本正經的說著，乍聽起來，也有幾分意思，那少年心亂如麻，那有心情聽他嚼舌？怒駡道：「你是什麼東西，你講不講理？」

他惱怒之情一長，哀痛之心大減，惡狠狠瞪著這救自己性命的兩人。

顏眞卿道：「我偏偏不講理又如何了？」

那少年叫道：「那就和你拚了。」叫聲未畢，一頭撞將上來，顏眞卿微一側身，伸脚輕輕一鈎，絆倒那少年，冷冷地對他道：「你找我拚命有什麼用，要拚命去找逼死你的人啦！」

那少年一怔，覺得他說的話實在很對，翻身站起來往外面衝，但衝了幾步，頹然坐倒地上，哭道：「我還是死了的好，我還是死了的好！」

顏眞卿見他哭得傷心，好像盡了一切努力掙扎都是無法，只有死路一條，當下心也被他哭得軟了，雖覺這少年膿包，但忍不住柔聲相向，問他是何事故。

那少年邊哭邊說，好半天才說清楚一個大概，原來他父親被綁匪所挾持，勒索壹千兩白銀，他母親典當貸盡，只湊足陸百兩，着他先去和綁匪求情，日後再補足銀兩。雖知此舉希望極小，但絕望中只有一試，他經過前頭大鎭，看見有人設賭，心中忽然起了一個僥倖念頭，想到湊足一千兩銀子，今夜便可父母子相會，不禁砰然心動。考慮了半天，緊咬牙關上前加入賭局。

誰知幾把豆子一丟，輸了壹百兩銀子，他頭上冷汗直冒，眼看丟一把輸一把，面前銀子愈來愈少，想到母親四處奔走的慘狀，眞如五內俱焚，莊家又丟了一把骰子，伸手來收回他面前最後銀子，他一急之下，張口便咬，那莊家萬想不到他會發橫，手一閃，砰的一聲，袖中落一粒豆子。登時將碗都打碎了。

衆賭徒見莊家用灌鉛豆子騙賭，都紛紛喊打，那知莊家一聲大喝，手起脚抬，將衆人紛紛打倒。那少年拚了命抱住莊家之腿，那莊家一聲獰笑，一拍少年後腦，揚長而去，那少年昏倒地上。待到醒過來時，四周空蕩蕩的只剩他一人。他愈想愈恨，只覺世上弱肉强食，人間盡是恨事，一時想不開，便走到林中尋死。

顏眞卿忽道：「那做莊的可是左額上有個刀疤，雙眼突出的漢子麼？」

少年一驚，顫聲道：「你……你認識他？」

顏眞卿微微一笑道：「我們這就去找他！」

少年驚道：「你……你找他幹什麼？」

顏眞卿道：「要銀子啦！輸的銀子不要了麼？你爹爹的命不要麼？眞是傻瓜。」

他嗤嗤一笑，那少年受他一頓搶白，心中反倒高興，心想這人認識那莊家，說不定眞可要回銀子來。

顏眞卿一笑上馬，兪劍峯道：「兄台此去何處找人？」

顏眞卿道：「小弟頗識江湖好漢，關中豪傑，要尋那個人倒也不是難事。」

那適才尋死少年，跟在兩人馬後走著，顏眞卿雖是放慢坐騎，但那少年步行那裏跟得上，走一刻便要停下來等他趕上。顏眞卿十分不耐，但又不願在兪劍峯面前發脾氣。兪劍峯道：「小弟這坐騎雖非名駒，但體高健壯，載得起兩人，這位仁兄請上。」

那少年感激的看了他一眼，毛手毛脚翻身上馬，顏眞卿心中好笑忖道：「和這種呆瓜也稱兄道弟，這姓兪的書生，眞是不知世事，怕是初次出門的吧！」

瞟眼只見那少年滿面都是感激之色，怔怔望著兪劍峯，顏眞卿心道：「這傻小子也眞現實，一定恨我小氣不帶他騎行去，待會看是誰出手替他伸寃。」

馬行迅速，不一會便跑出林子，行了小半個時辰，只見遠處燈火輝煌。那少年道：「那騙子便在……在前面小鎭中騙賭。」

顏眞卿不語，忽見前面人影一閃，一個漢子蹣跚行來，口中低哼著小調：「天爲氈兮地爲榻，五湖財帛兮盡我取，人生醉兮最是好，覺來無味兮又買酒，哈！哈！哈！」

那漢子邊唱邊走上前來，還未到三人面前，已是酒氣醺人，顏眞卿微微皺眉，策馬避身而過，那漢子似乎借酒裝瘋，伸手抓住馬尾，醉容可掬地道：「常言道，人生難得幾回醉，來來來！讓我請你喝酒去。」

顏眞卿不理，拍馬向前，那知那醉漢力大無窮，馬兒前蹄揚起，却硬生生被他抓住，無法移動分毫。

顏眞卿一回頭，雙手漫不經意劃了半個圈，那醉漢突然伸手，馬兒向前疾衝，顏眞卿一提馬韁，身子貼在馬鞍上，那馬一受力拉，嘶溜溜雙足凌空，幾乎倒翻過來。

顏眞卿心中微忿，那醉漢恭身作揖道：「不知顏公子駕到，眞是有眼無珠，萬祈公子原諒。」

顏眞卿微微一笑道：「你怎知我姓顏？」

那醉漢恭然道：「天下人或者不識公子，但無人不識公子的震天神功。」

顏眞卿道：「人言酒裡神仙終年常在醉鄉，今日一見，果然不差。」

那醉漢道：「公子此去長安，參加英雄聚會麼？」

顏眞卿點點頭，那「酒裡神仙」大喜道：「有公子出馬，閩南百毒教何足道哉？」

顏眞卿一皺眉道：「那批滿身是毒的教徒都北來了？」

「酒裡神仙」道：「閩南百毒教近年高手輩出，那教主更是神出鬼沒，早思擴張地盤，這次趁天下英雄大會北來，只怕便是要和中原好漢較量。」

顏眞卿點頭沉吟，兪劍峯只見那「酒裡神仙」一刻工夫，臉上神光奕奕，並無半點酒意，不禁暗暗稱奇，「酒裡神仙」道：「公子請便，小人沿途探聽一下消息。」

他恭身行了一個禮，顏眞卿坐在馬上微微欠身，那「酒裡神仙」施展輕功，身形一晃一顚，却是快得驚人，一會兒便消失在黑暗之中。

顏眞卿道：「兪兄，這人終年飲酒，却是清醒得很，他天賦異稟，如果飲酒到了十分，才正是他運籌會敵入神的時候，他外表粗邁，實是一個沒遮奢的好漢。」

兪劍峯點頭道：「草莽之中儘多豪士，天生異才，豈可以常情度之。」

兩人談話間，已進入了小鎭，才一走到街上，那少年忽然指著人叢中失聲叫道：「便是……便是前面那人。」

顏眞卿神色一沉：「藍老六，你給我站住。」

前面的漢子早已看見他三人，正想往人叢中鑽去，聞聲只有站住，回轉頭來，臉上蒼白，又是慚愧，又是害怕，只有那頰上刀疤還是紅肉依舊。

顏眞卿沉聲道：「藍老六，你上次給

我說過什麼話？你難道永遠不想上進麼？你沉緬賭博，流落江湖，眞正把你們藍家祖上的臉都丟盡了。」

那臉上有刀疤的漢子藍老六臉色由白變紅，簡直無地自容，低頭恨不得有個洞鑽下去，兪劍峯心中忖道：「這漢子年紀比他至少大個十幾歲，可是被他訓斥起來，眞好像被長輩訓了一般，難得又如此心悅誠服。」

顏眞卿又道：「你把這個傻小子救父之資騙去了，還不趕快還給他！」

藍老六忙道：「多少銀子？」

那少年搶著道：「一千兩整。」

顏眞卿看了那少年一眼，心道：「傻小子並不傻，也會以少報多，他原本需要一千兩。」

藍老六半句也不多說，從懷中摸出一大叠銀票來，選了其中兩張遞給那少年道：「六百加四百，恰好是一千兩，我走了。」

顏眞卿見他囊中甚豐，知他最近混得很是不錯，不覺又是好笑又是好氣，沉聲喝道：「且慢！」

藍老六雖是一萬個想走，但畢竟不敢，一臉尷尬，不知如何是好。

顏眞卿道：「男子漢大丈夫，言而無信，不如死去吧！」

藍老六道：「顏公子，非是我藍某不願學好，實在我文不能博覽羣籍，連做個蒙館先生都無人要，武不能弄棒使劍，到鏢局去做個趟子手也不成，公子你想想看何以爲生計。」

他感懷身世遭遇，竟是侃侃而談，連先前畏懼之色亦是大減，兪劍峯暗道：「這漢子性子庸懶，形容猥褻，談吐倒是不錯。」

顏眞卿想了想道：「聽說朝庭大將袁崇煥在關內招兵，你何不去投身軍旅，說不定百戰功成，光耀家門楣？」

藍老六道：「公子說得是。」從懷中取出兩粒骰子，用力摔在地上，向顏眞卿行了一禮，頭也不回，揚長而去。

顏眞卿呆了呆，對那少年道：「你好好將你爹爹救出來，你告訴綁匪，有個姓顏的公子，不准他們再做這勾當。」

那少年緊緊握著兩張銀票，彷彿多活了一世，連謝也忘了。

顏眞卿和兪劍峯策馬緩緩走向街心，顏眞卿見自己威名如此，不禁甚是得意，愉快地道：「這姓藍的漢子也非等閒人物。」

兪劍峯道：「瞧他談吐，不像是市井無賴。」

顏眞卿道：「有一天趕路錯了宿頭，心一慌又迷失路途，幸好找到一處荒山野廟，我輕步上前推開廟門，只見一個漢子伏在貢案上用炭筆畫來畫去，就是藍老六，一會兒他又將畫好的紙揉成一團，抛在一旁，我當時好奇心起，悄悄走到他身後，只見他畫來畫去都是一樣圖形，像是機簧一類的東西，眞是麻麻密密複雜已極，但却畫得極快。這一刻工夫已畫了十張，總是不滿意，都揉皺了不要。

「我看了實在覺得可惜，忍不住問道：『喂，你到底畫什麼東西？』

「他一回頭，吃了一驚，但馬上便拉住我，彷彿見到知己，指著紙上的圖形，津津有味的給我解說，講了半天，那圖形又是線條，又是圓圈，我瞧都瞧得眼花撩亂，那裏聽得懂，他却誨人不倦似的一遍遍的講解，我當時有點不耐煩了，但見他頭頭是道的說著，實在不能說他沒有理由，好半天才算聽清一個原委，原來是洛陽巨富張員外徵求巧匠製造自動報時的機簧銅人，他想去應徵。」

顏眞卿歇了歇，兪劍峯微微一笑忖道：「這少年口才極佳，隨便一件事，由他口中道來，都是娓娓動聽。」

顏眞卿接著道：「他說完便又沉思作圖，我見他臉上一會兒煩惱，一會兒苦思，一會兒又露出喜色，眞是如痴如醉，心想這人只怕是妄人，便不理他，將牆角打掃一番，準備在這破廟中過上一夜，忽然他大喜若狂，站起來又跳又叫的，我自認倒霉，無端端地遇到了一個瘋子，休想安寧，却見他歡喜得地上翻了幾個跟斗，衝出門去了。過了半年，我經過洛陽，投宿張員外家，親眼看到了那機簧銅人，眞是巧奪天工。」

兪劍峯聽得很有趣味，笑道：「這人手巧如此，賭錢作假，眞是輕車熟路，得心應手。」

顏眞卿見兪劍峯笑得開心，一路上從未見他如此愉快，心中不由一喜道：「那是當然了，那機簧銅人不但裝作栩栩若生，眼珠鑲著猫兒眼寶石，光線照在上面，當眞是目光流轉，注視四周，最巧的是每隔一個時辰，自動走到鐘前敲著銅板報時，周周月月，不差分毫。」

兪劍峯道：「天下竟有這等巧物，他日有暇，一定要去見識見識。」

顏眞卿道：「後來我又碰上這漢子，却是潦倒江湖，以賭爲生，這人每賭必假，是以生活也混得過去。但有一次碰到幾個無聊鏢師，輸急了扭住他退錢，他不肯被人劃了一口，正要削他雙耳，恰巧我路過，便出手救了他。」

兪劍峯道：「是以他對你感恩圖報。」

顏眞卿道：「那倒也不是，我後來連續解了他幾次圍，他愈來愈是慚愧，上次他發誓要務正業，痛哭流涕的跟我說了他的身世，原來他祖上竟是本朝開國功勳藍玉大將軍，不但精於機械製造，而且，對於地理之學也是研究精湛，隨口道來，天下邊關險要，都瞭若指掌。」

兪劍峯嘆口氣道：「這樣的人材不爲國用，流落江湖，實在可惜。」

顏眞卿道：「但願他此去眞是投軍，作出一番事業來。」

兪劍峯點點頭，只覺這新交識的朋友，行事穩健中肯，又是正直俐落，以他小小年紀，實在出人意表，天生奇才，自來便有一番氣度，不由增加幾分敬意。

顏眞卿哦了一聲道：「只顧說話，咱們愈走愈遠，又快出鎭了。哈！哈！」

兪劍峯見他笑得無憂無慮，臉上膚色又白又紅，心想這少年眞是一個幸福的孩子，心裏也跟著高興起來。

兩人回到鎭中，顏眞卿找了一家頂大的客棧，要了一個獨院，五、六間房子就只他兩人住。

兩人住在相鄰兩間房子，安放好行李

，洗了一下臉上塵沙，顏眞卿便邀兪劍峯去鎭上酒肆吃酒，走了一刻，到了一家「龍門樓」酒店，走上樓來，只見樓上高朋滿座，都是精悍矯捷江湖中人，顏眞卿附耳悄悄道：「華山四俠和他們寶貝師妹也來啦。」

兪劍峯掃了衆人一眼，點頭微笑，便和顏眞卿走到窗旁去了。

那顏眞卿手面極大，點了七、八樣大菜，又要了最好的「竹葉青」酒，兪劍峯不作聲坐在一旁，待酒溫菜上，他舉起杯道：「兪兄，你我一見如故，本當陪兄台暢飮，只是小弟素來量淺，兄台只管痛飮，小弟一旁作陪便是。」

兪劍峯連聲道謝，舉杯而盡，顏眞卿略一沾唇便放下杯子；兪劍峯心道：「這人行事爽快俐落，喝酒却不夠豪氣。」

他酒量極佳，心中有事，悶聲飮了十數杯，顏眞卿時時夾菜勸吃，雖是閒談，但引經據古，出語如珠，令人忘倦，那酒樓上原是猜拳行令，鬥得不亦樂乎，但到後來，很多人都傾耳聽他說話，安靜不少，聽到妙處，都不禁會心一笑，那顏眞卿也不理會衆人注意，自管和兪劍峯說話。

山西「竹葉青」是天下著名的醇酒，兪劍峯不知不覺中已喝了數十杯，酒入愁腸，不禁微醉，顏眞卿見他臉色由青轉白，心中忽然十分憐惜起來，暗想：「這姓兪的兄長，心裏一定苦得緊，便是笑也很勉强，不知是什麼原因。」

當下也無暇細想，伸手按住酒壺道：「兪兄，小弟有句不知輕重的話要說，兄台莫怪。」

兪劍峯三分酒意地道：「你我相交雖淺，但莫逆於心，兄台何話不可說？」

顏眞卿心中暗喜，低聲道：「酒多傷身，依我看兪兄並非善飮之士，借酒澆愁，不如不飮。」

兪劍峯道：「顏兄說得是，再喝一杯便用飯。」

顏眞卿眼睛一轉天眞地道：「一杯便一杯，可不准賴皮。」

他拿起酒壺，只替兪劍峯倒了大半杯，好像多一點便會傷身一般，兪劍峯正要舉杯，忽然嗤的一聲輕響，一物直墜酒杯之中，兪劍峯一看，原來是一隻蒼蠅，不早不遲，不偏不歪正好像落在酒中。

顏眞卿道：「兪兄，有人嘴饞，這酒賞給他吧。」

說完接過一杯，用食指拇指夾住一擠，那酒杯旋轉而出，嗚嗚發出聲響，去勢又疾又直，到了牆角一桌，突然砰的一聲，瓷杯破裂，碎片四射，只聽見一個雄厚的聲音道：「好工夫！」

呼聲一起，碎片紛紛往屋頂飛去，片片射入橫樑之上，衆人見這一個發、一個破，都是極上乘內功，不由喝起爆堂采來。

兪劍峯低聲道：「又是那淘氣的華山姑娘弄鬼麼？」

顏眞卿忿怒道：「怎麼不是？」忽然想起這位兪兄背對華山五俠，心中暗暗佩服忖道：「這姓兪的兄台心思細密，他見我拋酒杯的方向，便把兩件事連想起來，其實他頭都沒回一下。」

那發掌擊飛碎片的正是華山五俠老大，他見途中所碰見的少年又露了這一手，借物蓄勁，自己萬萬辦不到，心中吃驚，狠狠瞪了小師妹一眼，怪她太不安份，但一時之間，要樹立起兄長威嚴，眞是談何容易？那小師妹一臉不屑的樣子，根本不放在心上。

顏眞卿道：「咱們也吃得差不多了，兄台高明之士，你說如和一個無知的女子鬥氣，是不是失了身份？」

兪劍峯一笑不置可否，心想：「你出言譏諷，那淘氣姑娘豈肯甘心？要走只怕也沒這樣輕鬆了。」

但却出他意料，那少女只重重哼了一聲，並未有甚舉動。兩人正要離開，忽然脚步聲起，走上一個五旬左右的老者來。

他一上來，口中不停的打招呼：「兪老師，張舵主，哈哈，袁大俠，您也來了，眞是羣英雲集，天下盛擧。」

「哦！華山五位爺台也到啦！眞是了不得，了不得，邵五俠！人言羞花閉月之貌，小老頭今日總算瞧見了。」

華山五俠小師妹聽他讚自己容顏，心中竊喜，口中想罵他一句油嘴，却不知怎樣住口。

這老兒一來，場面立刻熱鬧起來，他似乎對酒樓上的人全認識，經過他的關係，介紹，那些原本不認識的好漢，都是久聞對方聲名，心中均暗道：「原來名震武林的某某人便是這漢子。」

當下自是熱烈寒喧，衆人見適才劈空掌破瓷片的大漢，便是鼎鼎大名的華山杜大俠，那花容月貌的少女便是華山門中唯一女徒了，不由改容相向。

那老者是關中武德鏢局東主，一生交遊遍及天下，爲人慷慨仗義，交朋友揮金如土，黑白兩道都對他甚爲敬重，鏢旗所至，大家都賣交情，是以分局遍於全國，可說是擧國第一大鏢局。

他不但人緣奇佳，武功也自了得，一手內家「玄玄刀法」，是關中武林一絕，施刀少見的高手，他和衆人打了招呼，一拍掌招來酒樓掌櫃道：「這些好朋友的酒帳，都替我掛上了。」

衆人都是豪邁漢子，也不推辭，向他道了謝，又開懷痛飮起來。

顏眞卿低聲笑著對兪劍峯道：「碰到這人，實在運氣不壞，此去長安，吃喝是都不用會帳了。」

他話剛說完，忽然遠遠傳來一陣噓噓哨聲，不一會四周紛紛響應，此起彼落，向酒樓移動，音調淒厲已極，眞如鬼哭神號，一刻之間，亂哄哄的酒樓一片肅靜，衆人紛紛變色，其中有一個漢子站起身道：「小可還有急事，先請告退。」

衆人面上驚惶，都是一般心思，但又都是有頭有臉的好漢，雖都不願先溜，落人話柄，這時見山西孟家堡當家的老大一走，不約而同的爭先恐後，告罪疾走，生怕慢走一步，便有天大禍事降臨一般。

忽然哨聲一止，遠遠一個清晰的聲音傳上酒樓：「天下武林，百毒至尊！天下武林，百毒至尊！」

那聲音極遠，至少在數里之外，這時偌大的一個酒樓，只剩下華山五俠中杜老大和他么妹，顏眞卿以及兪劍峯和關中武德鏢局東主玄玄刀林百讓。

林百讓滿臉憂色地道：「杜大俠，咱們這次聚會長安，不但這團結天下武林共赴國家之難，而且也是商量對付江湖上濫殺無辜，狠毒無比的百毒教，現在尚未到時候，咱們犯不著和他們爭强鬥勝。」

那華山杜大俠搖搖頭道：「林老，我杜元冲一生怕過誰來？總不能在這些跳樑小醜面前破例了。」

林百讓急道：「杜大俠，你功夫不見得比他們差，但……但百毒教下毒害人，眞是千方百法，防不勝防……你……你……」

杜大俠搖手止住他說話，林百讓嘆口氣快步下樓，那華山杜大俠面色一整，對他師妹道：「五妹，你要聽我一句話，趕快離開，和三個師兄一同連夜往長安去。」

他那小師妹一怔，杜大俠道：「妳不知道百毒教厲害，殺人從不留活口，我不成，妳在此也是白饒，五妹，妳……妳……這一生便算聽我大哥這一句話，快走！不要再講理由。」

他連哄帶催，目光竟流露訣別的神色，那小師妹平日雖頑皮，但對大師兄愛護無比，這時見大師哥如此神情，心中一酸，眼圈都紅，柔聲道：「大哥哥，林鏢頭說得對，他們人多勢衆，咱們犯不著和他們拚。」

杜大俠沉聲道：「華山派幾十年威名，豈能在我手喪滅？五妹，妳再不聽話，便當沒有我這個大哥吧！」

他師妹從未被師兄如此重言說過，當下哭道：「哥哥，我不是華山派的麼，你爲什麼留下，不准我留下？」

杜大俠凝視小師妹一眼，只見她楚楚可憐，但却神色堅決，他熟知師妹執拗的脾氣，知道勸是沒希望的，忽然手中一暖，一隻又溫又滑的小手握住自己，師妹哭泣的聲音道：「大哥，你不走，我也不走。」

杜大俠哈哈一笑道：「乖師妹，妳從不聽我的話，當然也不能在這些賊子身上破例了。」

他勸不走師妹，心中反而坦然，回頭只見那兩個少年也並沒離開之意，却聽見兩顯身手的少年低聲勸另一人避開。那少年和聲道：「顏兄，咱們酒飯共享，苦難同當。」

雖是平和說話，但凜然有一種不可移的氣勢，杜大俠心中暗暗喝采，叫道：「兩位兄台，咱們萍水相逢，此刻却是同舟共濟，安危相關，如能脫過今日之難，他日小弟置酒華山，務請兩位光臨。」

顏眞卿聽他說得豪爽，不由笑道：「如不能脫得今日之難，黃泉路上，也要擾兄台一杯濁酒了。」

杜大俠道：「好說！好說！」

突然哨聲又起，這次聲音已到了跟前，更是懾人心魄，顏眞卿只見兪劍峯一刻之間，臉色連轉幾次，他忍不住柔聲道：「兪兄莫驚，小弟自忖勝雖不定，自保有餘……」

他話未說完，那清晰的聲音陰森地道：「剛才不走，現在要走也走不成了！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替本香主留下命來。」

雖是聲音低沉，但衆人聽著，不禁心神動盪，忽然那一直沉默未言的兪劍峯大喝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憾？怎會怕這弄鬼神的跳樑技倆？」

杜大俠哈哈長笑，聲如龍吟，將哨聲壓蓋下去，笑聲中，華山女俠邵嬋張大含淚的美目，怔怔地看看大哥，又看看那兩少年，但目光總是落在顏眞卿身上多一些。

笑聲一止，酒樓下有人接口道：「好一個生而何懼，死而何憾，這位兄台咱哥們交定了。」

杜大俠臉上憂喜參半，沉吟間，劍光閃爍，魚貫走上三個漢子。華山五俠到齊了。

衆人尚來不及互道姓名，青影連閃，從窗戶躍進十幾個青衣人，臉上戴著人皮面具，每人手中提著一個蔴布袋，森森地看不出半絲表情。

華山杜大俠道：「素聞百毒教稱霸閩省浙東，今日有緣得見，眞是大開眼界。」

那十幾個人在酒樓四角站定，一言不發，彷若未聞，杜大俠又說了一遍，仍是不聞不理，華山邵女俠忍不住，罵道：「師哥給你們講話，你們幹麼不回答，都是聾子啞巴麼？都是死人麼？」

華山四俠都是暗暗戒備，怕百毒教突然發難攻擊師妹，那批青衣人仍是呆立，連頭都不動一下。

衆人絲毫不敢怠慢，凝神聚氣，酒樓的掌櫃夥計早都走得淸光，這時樓上靜悄悄地，但氣氛極爲緊張，一觸即發。

正在這時，樓下一陣香風，叮叮當當鈴聲不絕，走上八個千嬌百媚的白衫少女，搖著金鈴緩緩上樓，後而跟著一個灰袍漢子，也是罩著面具。

那十幾個青衣人一聲暴吼：「灰衣香主駕到。」

聲音宏亮，震人耳膜，連屋樑也震動了，灰土洒洒落下，那灰衣人緩步走到樓中央坐下。

顏眞卿暗忖道：「這人不過百毒教一名香主，排場如此浩大，看來這百毒教當眞不可輕視。」

那灰袍人緩緩取下面具，原來是個三旬左右青年，臉上慘白，冷冰冰地沒有一絲血色，五官長得頗是端正秀氣，但看起來却比醜陋臉孔更令人不耐。邵五俠瞧了兩眼，心中暗暗發毛，掉頭不看。

華山杜大俠道：「在下少行東南一帶，對貴教生疏得緊，實在慚愧，閣下一味扮神弄鬼，故作神秘，這豈是英雄行徑？」

他言下之意，如果華山五俠在閩浙一帶行俠，也不會容百毒教猖狂橫行。那灰衣人冷冷道：「死到臨頭，還有心思充好漢，你對本教生疏，本香主讓你見識見識。」

他頭一抬，目光似劍看了衆人一眼，向四周青衣人喝道：「開袋。」

那些青衣人動作一致，就如機械操縱一般，才打開袋口，一股血腥撲鼻而出，那五俠揑住鼻子，幾乎嘔吐出來。

灰衣香主冷冷道：「能睹本教大法，也算死可瞑目了。」

（未完、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家宇因與萬紫琴不遇，留下標記於莫愁湖，與白琬到達揚州，雨中巧遇「萬里飛虹」程九臯，並與他對抗埋伏屋外的綠袍判官、蛇魔、血手孟婆，十抓九穩、粉蝶太子等武林高手，程九臯更以傳音法授武功與岳家宇，其後，三人用調虎離山之計得以逃脫，程九臯從一招踏雪無痕發現白琬的武功學自金佛上的「太上眢炁」心法，岳家宇因此而顯得不悅，心中懊惱白琬爲何不告訴他。與程九分手後二人又遇上「蛇魔」及「五湖漁隱」，岳家宇硬是要挺身而出與蛇魔對敵，不許白琬插手，終以機靈的頭腦和武功死裏逃生，贏得五湖漁隱的讚賞。

救出嬰兒　錯配鴛鴦

「五湖漁隱」肅然道：「此人是誰，不久便知，現在說出來，仍嫌言之過早，不過老夫要告訴你一件事，昔年老夫也曾參加追殺岳家男嬰之事。」

岳家宇微微一震，道：「前輩諒是戲言，因爲昔年參與之人，家師司馬龍巳對晚輩詳細說過。」

「五湖漁隱」沉聲道：「老夫雖是遊戲風塵之人，但這等事却不能信口胡說！當年當吳明與鄧子瑛抱着你藏在一塊巨岩之後，有一個人搜到巨石之旁，背着臉露出半邊身子……」

岳家宇點點頭道：「不錯！那時鄧子瑛那賊子已準備扼死晚輩！」

「五湖漁隱」喃喃地道：「坦白告訴你吧！那個人就是老夫！」

兩少不由一震，面色微變，只聞「五湖漁隱」長嘆了一聲，道：「人之福禍生死，冥冥之中早巳有定數！你們以爲老夫當時沒有發現吳明和鄧子瑛麽？」

岳家宇沉聲說道：「莫非前輩發現了而……」

「五湖漁隱」慚愧地道：「老夫當時搜到巨石附近，已經隱隱聽到他們重濁呼吸之聲，須知一個人在那生死關頭，呼吸之聲可傳出數十步外，他們雖然屏息靜氣，仍然瞞不了老夫，在那刹那間，老夫曾經自我陶醉，編製了許多美夢……」

他苦笑了一下，續說：「人畢竟不是神，也不是聖！善與惡只是一綫之差，老夫曾想到建立大功，榮登寶座的威風，那時候老夫確有飄飄然之感！

「但良心突然發現，又想起令尊在世時的光明磊落，一絲不苟的偉大人格，美夢立即破滅，轉過身去，正在思謀引開其餘高手之計，尚幸上天有眼，突然有人大聲招呼，在另一邊發現了人影，所有之人都被盟主寶座攪昏了頭，立即爭先恐後地趕去，人獸之間的關隘，終於渡過，自那次以後，老夫時時自咎，決定脫離那些人物，隱於此處。」

岳家宇吁了口氣，好像他剛才正在渡那九死一生的險關，立即肅然道：「前輩乃是非常之人，若換別人，在那緊要關頭，豈能懸崖勒馬！」

「五湖漁隱」慨然道：「今日看到你長大成人，再想到昔年那一念之仁，眞是心驚胆寒！小子，老夫臨別贈言，凡事必經三思後行，庶幾不致遺憾終生！當今武林，邪惡橫行，好人太少，必須處處小心！老夫想去找你師父，後會有期了。」

說畢，殷殷道別，進入蘆葦中。

岳家宇黯然道：「咱們走吧！」

由於他剛才和「蛇魔」動手，已估出自己的功力，固然剛剛研成，火候太差，他即使苦練幾年，也僅能和老魔扯成平手，要想找那幕後的血魔報仇，還有一段漫長的時間。

他踽踽獨行，對於白琬的安慰，不但未曾入耳，且感覺十分不耐。

渡過寶應湖，走了一天，來到黃集附近，天色已晚。

岳家宇一路上苦思那剛研的五招武功，覺得仍有許多破綻，必須找個地才深思，再加細研。

前面有個小土地廟，他毫不考慮地進入廟中，一天不飲不食，也不知道飢餓，只是急欲思考那幾招武功。

他躺在院中草地上，雙手托着後腦，閉目凝思。

白琬知他冷淡之故，歉然道：「宇哥哥……你能原諒我嗎？」

岳家宇肅然道：「小兄當然能原諒你，我不太舒服，請妳讓我靜一下！」

白琬溫順地道：「宇哥哥，你那裏不舒服？」像新婚的妻子對丈夫那樣體貼，却又略帶羞澀之態。

岳家宇沒有甚麽不舒服，只是要靜靜地想，立即信口謅道：「肚子痛！」

白琬坐在他的身邊，把手伸進他的衣衫之中，問道：「宇哥哥……可是這裏痛麽？」

她那柔若無骨的玉手，在他的肚皮上輕輕搓揉着，使他全身一陣痙攣，癢得無法忍耐，連忙抓住她的手，道：「琬妹，我的肚子不痛了，還是讓我靜一會吧！我心裏很悶。」

白琬不以爲忤，站起來道：「讓我去買點食物回來。」

這時遠處突然傳來一陣歌聲，忽昂忽低，聲調十分凄惋，分明是個少女在排遣愁懷。

白琬悚然一驚，似乎猛然想起了一件大事，立即大聲道：「宇哥哥，你不是心中很悶麽？讓我唱歌給你聽。」

她也不管岳家宇是否愛聽，立即唱了起來：「月牙彎彎，照四方喲……照入小妹的綉房喲……」

岳家宇沉聲道：「太俗了！妳先別唱，我好像聽到附近有凄凉的歌聲！」

白琬大聲道：「這歌不好我再唱一個給你聽……」

岳家宇突然坐起來，沉聲道：「不要講話！」

白琬立即噤若寒蟬，只聞遠處凄凉的歌聲唱道：「一滴寶血灌愛苗……妹子心苗巳枯槁……巳枯槁喲！郎君不是負心漢……祇因妹子命輕如絮隨風飄喲……」

晚風徐來，凄切的歌聲忽高忽低，若斷若續，那顫慄哀惋的聲調，動人心肺，催人肝胆，每一個字都扣住人的心弦。

岳家宇巳陷入歌聲的凄凉境界之中，並未發現白琬神色大變，手足無措。

那哀絕的歌聲一停，白琬立即唱道：「妹子心湖有個影……」

岳家宇倏然抬頭，冷冷地道：「人家既然不願聽，妳又何苦！」

這句話語氣很重，白琬本是十分倔強的少女，近來爲了討好岳家宇，竟百般遷就，乍聞此言，面色一變，但立即又忍下來，喃喃地道：「不聽算了，又何必吹鬍子瞪眼。」

說畢，氣唬唬地坐在石階上，雙手抱膝，却仍然哼着小調。

岳家宇不願再大聲申斥，立即站起來走到小廟門口，側耳凝聽。

遠處一片蒼茫，隱隱可見那暮雲、烟樹和嬝嬝的晚炊輕烟，這一切都能勾引遊子的悲懷。

一陣晚風拂來，歌聲再起：「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清樽一曲陽關後……別個人人第幾程……尋好夢……夢難成……况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簷前雨……隔着窗兒滴到明……」

這是宋代名妓聶勝瓊所作的「鷓鴣天」，詞意哀絕，賺人眼淚。該時李之問到京師，與聶交好，兩情繾綣臨別時，聶妓爲李之問餞別蓮花樓，並作「鷓鴣天」一詞爲念。

李之問本是有家室之人，將詞藏於篋間，返家被其妻發現，只得據實以告，妻頗賢慧，遂賜粧奩，命夫迎娶而歸，終身和好，傳爲佳話。

岳家宇隱隱感到這唱歌的少女，身世蒼凉，無形中引起共鳴，因爲他自己的身世也十分可憐。

突然，他心中一動，覺得這少女的音調十分耳熟，立即循着發歌聲方向狂奔而去，同時大聲呼叫著：「紫琴……紫琴……琴妹……」

他的呼聲嘶啞而顫抖，聽起來更加凄凉，四週宿鳥，驚得「拍拍」飛出林間。

岳家宇奔行極快，已發現一個披頭散髮，衣衫破舊的少女，在前面疾奔。

她那長髮隨輕風飄拂著，腰身極爲婀娜。

岳家宇不由狂喜，因爲萬紫琴的影子，深深地鏤在他的心板上，就是閉著眼睛讓他摸，他也能辨出是她。

「紫琴……妳不要跑呀……」

但萬紫琴奔行如風，不遺餘力，唯恐被岳家宇追上。

岳家宇大聲說道：「紫琴……那一天我到莫愁湖去找妳……等到四更，妳仍未去……我只得在一株柳樹幹上留言……然後離去……我知道妳未去必定有重要之事情……」

萬紫琴不聲不響，狂奔如放，但因她悲愁過度，強力大減，已有些踉蹌，况且此刻岳家宇的輕功又有進境，不久即追上，越過她迎面攔住。

他張開兩臂，要去摟她，那知萬紫琴厲聲道：「慢著！」

岳家宇斗然一震，驚愕地望著日夜思慕的人兒，只見她面色憔悴，美目已失去往日的光彩，頭未梳，臉不洗，衣衫久未換過，一臉冷漠之色。

岳家宇心中一陣絞痛，他不知對方爲何弄成這個樣子，張手吶吶地道：「紫琴……妳……妳怎會……」

萬紫琴一陣激動，正要說話，岳家宇突然發現地上一個淡淡的影子，雙手合什，似乎作了一個揖。

這影子是自岳家宇身後映過來，當然就是白琬，但白琬爲甚麽要作揖？

萬紫琴的面色痛苦地抽搐著，良久，才逐漸平息下來，冷冷地道：「岳家宇，本姑娘並不否認，以前確曾喜歡你，但我最近發現你全是假情假意……」

岳家宇斗然一震，囁嚅着道：「紫琴……妳何出此言？小兄對妳之心……唯天可表……」

萬紫琴別過頭去，冷冷地道：「連你的眞正身份都瞞著我……可見你這人巧言令色，心口不一，從今以後，咱們的友誼就此結束……」

岳家宇嘴唇抽動，有滿腔衷曲，竟因過份緊張、悲痛及驚疑，口中不知從何說起。

他以前未對她表白眞正身份，絕不是怕她洩露，事實上他們的情感，已經到達心靈相通的境界，任何誤會，都不足以破壞。

他雖是聰明之人，却因對男女間之事不太了解，更不知古往今來，被情所害之人，不勝枚舉。

若把這「情」字比作水，似極恰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不小心，必定遺恨終身。

岳家宇終於盡力使自己鎭定下來，懇切地道：「紫琴……我們不能衝動……必須平靜氣和把話說明白，小兄對妳若有一絲不誠之意……我將不會善終……」

萬紫琴伸出雙手，狀似阻止他發此誓，但後面白琬的動作和表情，又使她改變初衷，硬著心腸，忍著無邊的痛苦大力搖頭道：「我們已經完了……希望今後遇上……不必再如此稱呼……我心已死……雖千言萬語……也無法改變……」

說畢，全身瑟索顫慄，向側面疾奔而去。

岳家宇像掉落萬丈冰窖之中，面色慘白，心如刀戮，楞了一陣，終於又追上去，道：「紫琴……難道妳就不顧聽我解釋一下麽？」

萬紫琴芳心已碎，回頭厲聲道：「話已說盡，你還跟著我幹甚麽？」

岳家宇有如冷水澆頭，最後一點希望也破滅了，年輕人火氣總不免暴躁些，沉聲道：「總不能以『莫須有』的理由，折磨自己！」

萬紫琴低頭狂奔，不一會就沒於林木之間。

岳家宇悵立在狂風之中，抓著頭髮，狀似瘋狂，白琬這時也十分痛苦，她不知道自己做得對不對？她現在雖是勝利者，却感覺隱憂重重，兩手空空，什麽也未得到。

她覺得萬紫琴雖然也沒得到他，但她的偉大犧牲，却永植在她的心中，今生今世，永遠無法磨滅。

「宇哥哥……既然如此……你又何必自苦……這等事不可勉強呀……」

岳家宇根本沒有聽到她說些什麽，向前踉蹌奔去，心中一片空白，由於失意，使他對一切都感到絕望。

白琬跟在後面，心中昇起一個念頭，這念頭使她自己也暗暗吃驚不已。

但因念頭只要產生，要想忘記或改變，極爲困難，在這情形之下，自然會產生一不做二不休的意念。

於是她偷偷變了方向，向萬紫琴的方向疾追而去。

岳家宇此時魂不守舍，當然沒有發覺奔出三五里路，紊亂的心情逐漸平息下來，回頭一看，不見了白琬，不由大吃一驚，心道：「我必須貫徹始終，把白琬親自交到恩人吳明夫婦手中……」

他疾掠而回，喊了數聲，空山寂寂，只有他那急切的聲音，在夜空中迴盪著。

岳家宇長嘆了一聲，說道：「我岳家宇有一身血仇，可不能被女人消磨了志氣。白琬目前的身手不在我之下，諒不會遇險……」

夜風中突然傳來一陣步履聲，似乎有人慌張地奔行，急不擇路。

岳家宇閃於一塊大石之後，只見一個大腹便便的女人，踉蹌而行，嬌呼喘喘，不時回頭察看。

岳家宇不禁暗自哼了一聲，原來這女人正是「小桃紅」谷妙，顯然被人追得走投無路。

「小桃紅」的身影剛剛消失，後面又傳來紛雜的步履聲，不久出現了四人。

正是「大頭翁」宮保和，「絕望之谷」中兩個老者和「粉蝶太子」曹典。

這四人輕功都比身懷六甲的「小桃紅」高出多多，不一會就追上了她。

岳家宇心情極壞，乍見這幾個人，差不多都是仇人，暗暗切齒道：「既然送上門來，我不會再留情，以洩心頭之恨！」

「小桃紅」一看跑不了啦，只得坐在大石上喘息，只聞「大頭翁」沉聲說道：「谷當家的請放心！我等絕無以多欺少，殺妳之心，只是奉命送來三粒藥，請谷當家的服下，打掉腹中的累贅，實是兩便之策……」

「小桃紅」冷冷地道：「這是誰的主意？」

「大頭翁」冷漠地道：「當然是那位盟主身前紅人的主意，谷當家的何必明知故問！」

說畢，掏出一個小瓶，瓶中裝了三粒藥丸，道：「谷當家的乃是獨來獨往慣了之人，一旦生下嬰兒，實是不便……」

「小桃紅」冷冷地道：「本人第一次懷孕，最初確感不便，也曾有打掉之意，但本人思之再三，實是不忍，你等若是無法回去交待，就把我殺掉算了……況且，本人即將臨盆，此刻打胎，九死一生，如其殘害小生命而死，就不如讓我們母子一道死去……」

岳家宇心頭大震，切齒心道：「一個女人懷了胎，別人竟逼她打胎，這眞是一件令人髮指的怪事，想不到像『小桃紅』

這等蕩女，在這緊要關頭，竟也發揮了偉大的母愛……」

只聞「粉蝶太子」曹典輕佻地在聳肩，道：「谷當家的請放心，此藥乃是名醫所配的打胎之藥，萬無一失，況且谷當家的若生下此嬰，腰身變粗，還有那……」

「小桃紅」啐了一口，喝道：「曹典，你的狗嘴打不出象牙來！你媽媽生你之時，也會想到生了之後，腰身變粗，以及那……」

「粉蝶太子」陰笑道：「在下乃是一份好意！因爲谷當家的雖當不惑之年，却有如三十許人，若因這小東西斷送了前程，實是划不來。」

「小桃紅」厲聲道：「住口！你們要動手就快點！老娘一生受盡了男人的玩弄和欺騙，再也不信你們的話！哼！老娘知道他的鬼心眼，打掉孩子之後，仍想玩弄於我……」

「大頭翁」沉聲道：「谷當家的可要放聰明點！我等若是用強，妳還是逃不過這一關！」

「小桃紅」粉面一寒，雙手放在大肚皮上厲聲道：「老娘要死，還用不著你們動手！只要雙掌一吐力，我娘兒兩人，馬上同歸於盡！」

「大頭翁」面色一變，對三人道：「這件事十分棘手，三位有何高見？」

岳家宇冷峻地說道：「在下倒有個主意——」

四個魔頭悚然回頭，見是一個年輕人，同時獰笑道：「盟主曾連下三道『黑星令』捉拏於你！死活都行，你小子自投羅網，也是天意——」

岳家宇輕蔑地道：「其中還有兩位，素昧平生，請報上名來。」

「大頭翁」使個眼色，首先發動，大頭一晃，劈出一道罡風，其餘三人也同時撲上。

岳家宇失意之下，殺機大起，一上手就是剛剛研成的五招絕學，兩臂大張，疾拍三掌，身懸半空，划了個半弧，踢出七腿。

別看他以此學對付「蛇魔」那等高手仍非敵手，但這四人却差得多了，乍感岳家宇每一掌每一腿，都不可抗拒，大吃一驚。

但四人誰也不願先退，拚死攻上，岳家宇暴喝一聲，像一頭巨鶴，疾划一周，猛切十一掌。

「蓬蓬蓬蓬」！四個高手各中一掌，身子飛出兩丈之外，不顧內傷，爬起來落荒而逃。

岳家宇切齒說道：「今夜一個也跑不了……」

他正要去追，突聞「小桃紅」尖叫一聲，立即止步，只見她倒地亂滾，顯然即要生產。

現在，岳家宇要殺她，眞是易如反掌，但是，「小桃紅」剛才的一席話感動了他，仇，固然要報，但她的肚中之小生命何辜？

他望著打滾尖叫的「小桃紅」，急得直搓手，不知如何是好？孩子到底如何生法？他一無所知。

「小桃紅」痛得一身大汗，岳家宇也急出一身大汗。

只聞她喃喃地道：「岳少俠……我已知道……你就是岳家之後……咱們之間有深仇大恨……假如你要殺死我的嬰兒……這也是報應，因爲本人昔年也曾參與殺害岳家的嬰兒……你就償我一掌吧……」

岳家宇不知如何回答，抹去臉上的汗水，道：「妳快點生孩子吧……不知要痛好久才能生下來？」

「小桃紅」怔了一下，忍住肚中絞痛，望著岳家宇顫抖道：「岳少俠……你難道不想報仇？」

「啊呀……」她又痛得面孔扭曲，豆大汗珠佈滿了額上，她忍著巨痛不再翻滾，自動撕開了下衣。

她的嗓中發出「咯咯」之聲，好像在用力，面色慘白，混身猛抖。

岳家宇心道：「想不到生孩子如此痛苦……」

他別過頭去，不忍觀看，停了一會，聽到她長長吁了口氣，「拍」地一聲，立即傳來嬰兒啼叫之聲。

岳家宇轉過身來，只見她已爲嬰兒揑斷了肚臍，撒上藥粉，用衣衫包上。

血水流了一地，谷妙面如白紙，她摟著嬰兒，在夜風中發抖。

「像她這種人，也有偉大的母性，我岳家宇豈能不管……」岳家宇脫下衣衫，大步走近，接過嬰兒，包了起來。

「小桃紅」驚愕了一下，最初以爲他要害死嬰兒，繼而見他一臉憐憫之色，把嬰兒包起來，極度的感佩，使她淚下如雨，道：「恩公……我谷妙千死萬死……也報不了你的大恩！」

她突然尖叫一聲，又痛得倒下，悲聲道：「我的肚子痛死了……」

岳家宇焦灼地道：「孩子已經生下……爲何還痛？」

谷妙呻吟着說道：「也許……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岳家宇苦笑一下，不敢看她，停了一會，果然又是一聲兒啼，回頭一看，又白又胖，小腿疾踢，嗓門很高，似也知道自己是苦命之人。

岳家宇接過來，用長衫包起來，心道：「假如再生一兩個，那就糟了……」

抬頭一看，谷妙奄奄一息，面色人色，污血流濺，仍在不停地淌着。

岳家宇大吃一驚，道：「這是怎麽回事？」

谷妙喃喃地道：「恩公……因爲剛才奔行太久……流血過多……又因野外有風……缺乏藥物……我已經完了……恩公不殺之恩……已使我感激涕零……不敢奢望托孤……我死之後……請恩公把我們埋在一起……谷妙來生定啣環結草……報此大恩……」

岳家宇此刻眞有「濕手插在麵缸裏」的感覺，驚急萬分地道：「嬰兒的父親住在那裏？」

谷妙微弱地道：「他……住在……河南開封……北郊……莊院極大……他就是盟主的寵信……」

她的頭突然偏過去，斷了最後一口氣，一個作惡一生，突然痛悔前非之人，往往會有這等悲慘下場。

山風呼嘯夾着尖銳的兒啼，四周的一切，都籠罩着愁雲慘霧。

× × ×

岳家宇埋」谷妙的屍體，眞是感慨萬千，白雲蒼狗，世事多變，想不到今夜親手埋」仇人，還要暫時担任褓姆之責，將兩個嬰兒送到開封。

看看兩個渾渾噩噩的嬰兒，眞是一籌莫展，不禁回憶他自己昔年在吳明的懷中，歷盡艱險，九死一生之景況，心中道：爲」這兩個小生命，只得盡快趕到開封去了……

他把兩個嬰兒綑在背上，改變方向，向西疾行，奔行了兩天，也僅走了一半路程。

第五天來到豫境，但距開封仍有五六百里之遙。

初生嬰兒兩天內不飲不食，但到了第五天，却不禁饑渴而啼。

而且如果其中一個啼叫，另一個就被驚醒，一齊啼叫，弄得岳家宇手足無措，因爲這等嬰兒，只能吃奶，其他食物根本不能吃。

「到那裏去找奶呢？」他急得團團轉，眼看天色暗下來，暮色蒼茫，鴉吵陣陣，令人發愁。

前面是一座稀疏的樹林，樹林的那邊，好像是一個小鎭，岳家宇只得向林中走去。

兩個小傢伙「哇哇」猛叫，小手抓着他的衣領，感覺力量很大，岳家宇又急出一身大汗，心道：「如果餓死這兩個小生命，還不如讓他們死在谷妙身邊好些！」

只見前面有一輛小型馬車，車轅上坐着一個老嫗，輕輕抽着馬屁股，車子緩緩而行，迎面而來。

車子駛到岳家宇面前，只聞車中嬌滴滴地聲音道：「停車……」

老嫗一勒馬韁，車子立即停住，只聞車中的女人問道：「山野中那來的兒啼之聲？」

老嫗道：「啓稟小姐，是一個年輕人揹着兩個嬰兒……」

車幃掀開一縫，車中女人似在向外窺視，柔聲道：「問問他是否有困難？」

老嫗皺皺眉頭，似感小姐多此一舉，却不得不從命，立即沉聲道：「小子，這兩個孩子可是拐來的？」

岳家宇微微一怔，道：「老人家別誤會，這兩個嬰兒的媽媽，生下兩嬰後死去，在下適逢其會，不忍見這兩個嬰兒饑寒而死，只得代爲收留，送到嬰兒的父親處。可是在下忽略了一件事，這嬰兒出生五日，尚未吃奶，在下一籌莫展……」

車中「噗嗤」一聲，似在暗自發笑，立即柔聲道：「李嬤，問問他這嬰兒的生父住在那裏？」

岳家宇肅然道：「嬰兒生父是開封郊區首富，據說有一片極大的莊院……」

車中女人道：「李嬤，到附近鎭上去找點米湯來，越快越好！」

老嫗瞪了岳家宇一眼，口中嘀咕着，疾奔而去，看她的奔行身法，車中的女人，必是一位女流高手。

岳家宇抱拳道：「謝謝姑娘帮忙！不然的話，在下眞不知道如何是好呢……」

車中女人道：「請問少俠貴姓？」

岳家宇道：「在下姓岳……」

車中女人柔聲道：「請進來吧！」

岳家宇肅然道：「不必了！謝謝姑娘的美意！」

車中女人道：「外面風大，嬰兒着了涼可不是玩的……」

岳家宇只得走到車邊，掀開車幃一看，天哪！他心中嘶喊着：這眞是世界上最美的少女了！古之四大美人，西施、昭君、飛燕、貴妃，被譽爲羞花、閉月、沉魚、落雁，究竟如何？未曾見過，但眼前這位，却是活生生坐在眼前。

少女見岳家宇怔怔地看着她，掩口微笑道：「上來呀！我臉上又沒有花……」

岳家宇自知失態，俊臉羞紅，進入車中。

這車子很小，本是供一人乘坐，如今坐兩個人，不免肌膚相接，只感少女吹氣如蘭，身上幽香陣陣。

而他自己，由於近幾天揹着兩個嬰兒，日夜趕路，汗臭薰人，一身泥垢，不由歉然道：「在下身上極髒，眞是萬分抱歉，不知姑娘貴姓？」

少女柔聲道：「我叫紀露露！你把孩子放下來吧！」

岳家宇解開孩子，紀露露立即接了過去，嬌笑道：「很好玩嘛，只是剛生下的嬰兒並不好看……」

岳家宇心道：「眞是說風凉話！要是叫你揹上五天，恐怕就不好玩了……」

他連忙接過一個，道：「可別讓他弄髒了紀姑娘的衣衫！」

紀露露道：「不要緊！小孩的便溺也不太髒！」

老嫗掀開車幃，乍見車中景況，狠狠地瞪了岳家宇一眼，把一瓶米湯塞在岳家宇手中，放下車幃。

岳家宇皺皺眉頭，道：「眞抱歉！這位前輩似乎很討厭在下……」

紀露露嬌笑道：「別理他！我們來喂孩子，眞是一件好玩的事！」

只聞她大聲叫道：「李嬤，我們去開封！」

老嫗沉聲道：「姑娘乃是金枝玉葉，叫那小子坐在車中，若被主人看到，老身可担待不起！」

紀露露冷笑道：「那個要妳担待！還不快走……」

老嫗不再囉嗦，狠狠抽了兩鞭，似在拏馬屁股洩氣，馬車立即疾馳而去。

兩個小傢伙吃飽之後，又沉沉睡着，紀露露側過頭來，見岳家宇正在望着她，不由嫣然一笑，低聲道：「我看你這人很老實，願意帮我一次忙嗎？」

岳家宇觸景生情，想起翻臉絕情的萬紫琴，雖不如此女之美，但他們共過患難，不禁黯然一嘆，正色道：「紀姑娘不避瓜李之嫌，解了在下的窘困，內心感激不可名狀！紀姑娘只管吩咐就是了……」

紀露露玉面一紅，又微微一嘆，道：「你應該先問問我是甚麽事才對！有些事情你也許不能帮忙……」

岳家宇肅然道：「此嬰之母乃是在下的血海仇人，在下都能伸手接下來，姑娘之事，在下必能帮忙！」

紀露露低聲道：「旣然如此，我就相信你了！到了地頭，一切都聽我安排，你可不能反悔呀！」

岳家宇心想，沒有什麽大不」之事，總不會比護送這兩個嬰兒更麻煩吧！

車子飛馳前進，大約半夜了，嬰兒又啼泣起來，小手緊緊抓着他的手，心想，一個初生嬰兒，力道就這樣大，若按年齡增長，比例增加，到了二十歲時，應該力大無窮才對……

紀露露微微一笑，幽幽地道：「你是不是感覺嬰兒的力道很大而奇怪？」

岳家宇肅然道：「正是！但普通人長大之後，力量却未按照正軌去發展，似有縮減的現象。」

紀露露正色道：「不錯，設若一個人能自嬰兒時順序發展，到了二十歲，必定力大無窮，這理由很簡單，因爲嬰兒渾渾噩噩，無慮無碍，心神專一，要抓就抓，全力以赴，絕不會同時去想別的事情，因此，能徹底發揮所有潛力，所以你會感覺他的小手力道極大，武林中人，應該知道這個道理。」

岳家宇點點頭，說道：「姑娘之言確有至理，這正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心法，只是大多數人不能自這簡易的道理中去發掘眞理。」

爲兩個嬰兒餵了米湯，嬰兒又沉沉入睡，紀露露閉上美目，似在假寐，岳家宇心中反覆想着紀露露所說的道理，似有所悟。

他自獲悉白琬偷學金佛上的心法之後，決心不學「太上罡炁」，他要自己研成一種至高無上心法，這本是一種近乎狂想的行爲。

但世上沒有絕對不成之事，只看你是否肯下苦心。是否百折不撓，當然，除了肯下苦功之外，還要有過人的智慧。

他忽來的靈感，如痴如醉，按照心靈啓示，進入一種無碍的奇妙境界，他隱隱感覺，只要他想做任何事，必能够從心所欲。

漸漸地，他由虛幻縹緲的境界，進入圓活實在的妙境，他五指一收，紀露露立即發出一聲驚呼。

原來他想試試這一抓之力，像那嬰兒一樣，無阻無碍，心神不分，果然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紀露露驚駭地望着他，捧着左手大聲呼痛，車子也戛然止住，李嬤掀開車幃，冷峻地說道：「我早就知道你這小子不是好人，天下那有不喜腥的貓兒！還不快滾出來……」

岳家宇歉然，惶恐道：「請紀姑娘原諒我……我剛才只是想試試一種奇妙的心法……」

紀露露吃驚地道：「可是我剛才所說的那個道理？」

岳家宇肅然，說道：「正是，在下早有自創一種至高心法的企圖，只是不得要領，剛才聽了姑娘的精闢見解，觸動靈機，竟進入一種圓活玄妙之境，伸手輕輕一抓……」

紀露露失聲道：「你剛才僅是輕輕一抓？」

岳家宇歉然道：「不錯！在下只是輕輕一抓，大概僅有二三成功力。」

紀露露駭然道：「當今之世的絕世高手，能輕輕一抓而使本姑娘尖呼之人，恐怕不多！你……眞了不起呀。」

李嬤搖搖頭道：「到底是在玩什麽鬼把戲？」

紀露露又大聲叫道：「李嬤，繼續趕路。」

車子繼續向前馳去，岳家宇極爲興奮，道：「這都是紀姑娘一言所賜……」

紀露露含情脈脈地，說道：「旣然悟出大道理，就應該趕快複習幾遍，以免遺忘。」

「對！我應該再重複幾遍……」他再次依法用功，直到天明，已經能靈活運用，近日來的鬱悶和失意的心，立即開朗起來。

他認爲當今至高心法，有「太上罡炁」和「大心燈眞氣」，自己所研的奇妙心法，也該有個名字，他決定命名爲「一元罡」。

「一元罡……一元罡！」他喃喃地念着，覺得這名稱還行，只聞紀露露睡意朦朧地道：「岳大哥，你不會後悔吧？」

岳家宇微微一怔，道：「什麽事？」

紀露露道：「帮我的忙呀！」

岳家宇正色道：「大丈夫一言旣出，如白染皂，豈能後悔！」

紀露露喃喃地道：「我知道你是一位君子，你絕不會反悔的，只是這件事非比尋常。」

岳家宇心中一動，忖道：「我應該問問她，到底是甚麽事情？」立即低聲道：

「紀姑娘，到底是什麽事情？」

這時車子在石路上行駛，那馬蹄聲極爲清脆，好像正在一條甬道中奔馳！

紀露露突然道：「到了，現在告訴你，也沒有用了！希望你心口如一，帮忙到底……」

車子緩緩停下，李嬤跳下車來，撩起車幃，沉聲道：「姑娘把這小子帶回家，是否另有深意？」

紀露露肅然道：「當然，待會妳抱着孩子，看我的眼色行事！」

太陽剛剛昇起，照着這幢巨宅，除了巍峨壯大之外，還有一種清幽之象，岳家宇深信紀露露的父執，必是武林知名的人物！

李嬤接過孩子，跟着兩人，向第二重院落走去，只聞有人大聲道：「小姐回來了！小姐回來了……」

紀露露領先進入一座大廳，只見一位精神奕奕的老婦人坐在迎門椅上，一位年約五旬的老人，正在負手踱步，神色十分不安。

紀露露叫了一聲「媽」！跑進客廳，鑽入那老婦人懷中，老婦人摟着她，現出十分慈愛之色，道：「露兒……妳找到他了？」

紀露露大力點點頭，幽幽地道：「媽……我們已經……請爲女兒作主……」

老婦人斗然一震，看了岳家宇一眼，目光又落在李嬤懷中的孩子身上，面色一變，沉聲道：「生了兩個？」

紀露露大力點點頭，幽幽地道：「雙胞胎……」

李嬿和岳家宇同時一驚，這才隱隱猜出她的用意，岳家宇當眞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君子一言，如白染皂，當初他怎麼會想到是這種事呢？

這工夫那老人突然止步，一雙冷厲的眸子，冷冷地瞪着岳家宇，沉聲道：「你們結褵好久了？」

這分明是審問口供的語氣和神態，岳家宇心中大爲焦灼，只聞紀露露接口道：「爹……我們已經一年多了……孩子還沒有滿月……」

「天哪！我簡直被出賣了！」岳家宇張口結舌，玉面漲紅，吶吶又止，他本想大聲否認，轉念一想，這件事又不能埋怨紀露露，是自已太大意，以爲沒有什麼了不起之事，就滿口答應下來。

老婦人畢竟疼愛女兒，推開紀露露道：「露兒的爹，生米已成熟飯，氣已沒用，況且此子又是故人之後，讓我先看看孩子……」

老夫人掀開衣衫一看，不由眉開眼笑，「嘖嘖」連聲道：「露兒的爹……你快來看嘛……可愛極了……」她再仔細一看，竟大聲嚷嚷道：「快來看哪，兩個都是男孩子！」

老人哼了一聲，對岳家宇冷冷地道：「你就是岳家的嬰兒麼？」

岳家宇不由暗自稱奇，心道：「他怎知我的來歷？好像紀露露也早已知道我的身份了……」他立即肅容道：「晚輩岳家宇，正是岳家之後……」

老人沉聲道：「金佛帶來了沒有？」

岳家宇又是一震，說道：「已經帶來了……」

老人面色一緩，似乎吁了一口氣，肅然道：「金佛上的『太上罡炁』學會了沒有？」

岳家宇不假思索地道：「沒有！」

老人面色一變，連連頓足道：「完了……完了！果然不出老夫所料！」說着，又在大廳上不安地踱着。

岳家宇越弄越糊塗，忖道：「我未學金佛上的心法，與他有何關係？他怎知岳家有尊金佛？」

老婦人面色凝重，對岳家宇沉聲的說道：「孩子……你爲甚麼不學金佛上的心法？」

岳家宇有點光火，肅然反問道：「晚輩爲甚麼要學金佛上的心法？」

老婦人不由一怔，道：「你難道還不知道這件事？昔年你岳父把金佛送與令尊，叫他練那『太上罡炁』，以便於十八年後共禦大敵，這生死約會訂爲十八年後，你岳父與令尊也有深意，那表示他們二人若是活不到十八年，後人必已長成，練成『太上罡炁』，仍可應付大敵！你岳父昔年本是一份善意，那時他們雖然齊名，但令尊爲人聰明，天資較高，所以由令尊學那心法，成就較大，那知令尊爲人太傲，竟棄而不練，現在約會之期僅半月不到，想想看，你岳父能不焦急？」

岳家宇這才知道金佛的來歷，原來是紀露露之父所贈，其本意並不算壞，只是在一位絕世高手來說，却不使學別人的絕學。

他冷冷地說道：「前輩不必憂心忡忡！俗語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那對頭雖然厲害，也畢竟是人，只要大家同心合力——」

老人冷冷哼了一聲，沉聲道：「老夫紀曉嵐，世稱『掌仙』也可知老夫掌上工夫如何霸道，尚不敢如此托大，你小子初出茅廬，竟敢大言不慚，眞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岳家宇沉聲道：「前輩說話請留點餘地，依晚輩看，家父並沒錯！」

紀曉嵐不由大怒，道：「小子！你糟塌了我女兒，竟連一聲岳父也不叫，你……你這畜牲！」

岳家宇此刻的心情惡劣極了，情場失意，大仇未報，今又被騙，忍無可忍，大聲說道：「前輩你口出不遜，簡直沒有教養——」

紀曉嵐厲喝一聲，欺身逾電，在紀露母女驚呼聲中，快得像個影子，伸手抓向岳家宇的左肩。

岳家宇心頭大駭，深信雷士亮及程九臯等人，也沒有這等功力，自知苦頭是吃定了，反而更加鎮定，自然地運起「一元罡」，兩臂大張，以八成眞力劈出一掌。

「蓬」地一聲，二人身形乍分，各退了三大步。岳家宇固然大感意外，其餘之人也目瞪口呆，只見紀曉嵐愕了一下，忽然仰天縱聲大笑道：「好小子……原來你是騙人！若非學了『太上罡炁』，那有這等驚人的內力！哈……」

「掌仙」紀曉嵐的身份極高，猶在雷士亮等人之上，以七八成眞力一擊，竟和岳家宇扯成平手，自然會以爲他已學了金佛上的「太上罡炁」了。

然而，岳家宇心裏清楚，他決定今生不學「太上罡炁」之心，永不改變，現在雖知眞相，學了也無不當，却仍不願改變初衷，剛才的奇蹟，分明是「一元罡」的威力。

這等至高心法，才不過學了一天，竟是如此霸道，連他自已也不敢相信，木然楞在當地。

「掌仙」興奮已極，也忘了剛才的不愉快事件，拍着岳家宇的肩胛道：「好小子！果然是將門虎子！你學此心法有多久了？」

岳家宇喃喃地道：「一天……」

「一天？」紀曉嵐長眉一挑，冷冷地道：「越說越不像話了！那有一天之中能學會一種至高無上心法的？」

只聞紀露露大聲道：「爹！他確是今天夜裏才悟出來的！」

紀曉嵐又想起孩子之事，重重哼了一聲道：「鬼丫頭！妳還有臉講話！」

紀露露又鑽到老夫人懷中，撒嬌地道：「媽……我不管……」

老夫人笑罵道：「死丫頭！已經做媽了！還是這樣淘氣！來人哪！帶姑爺去沐浴更衣！」

岳家宇心中呼喊着：天哪！他們眞把我當作姑爺了！這是從何說起？紀露露這丫頭，簡直不要臉！她到底是何居心？

岳家宇向紀露露望去，只見她倚在老夫人懷中，向他神秘地眨眨眼，桃頰上飛起兩朵紅暈。

岳家宇暗暗哼了一聲，狠狠瞪了她一

眼。

此刻連李嬿也十分同情岳家宇，認爲紀露露以一個黃花閨女身份，玩這等把戲，實在胆大包天，不知她將來如何結束這個惡作劇？

岳家宇跟着侍女來到沐浴室，侍女把他侍奉得舒舒服服，浴罷，自頭到脚，換了全新的衣衫和鞋襪。

這在岳家宇來說，是一次奇妙而溫馨的經驗，他自幼住在荒山之中，朝夕與師傅相處，那種師徒間嚴肅的情感，是無法與此刻的感受比擬的。

岳家宇本是玉樹臨風，一表人材，加之換上嶄新的衣衫，更是瀟洒飄逸，英俊無比。

老夫人上下打量，眉開眼笑，當眞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好看！此刻那怕女兒一胎生下十來個，她也不會在乎了。

酒席上只有紀曉嵐夫婦，岳家宇夫婦（假鳳虛凰）及李嬿五人，兩個嬰兒早已換上了新的斗篷，放入高貴的車子中。

岳家宇不由暗自感慨，這兩個苦命的小傢伙，本是無家可歸的小流浪漢，以「小桃紅」生前之濫，面首之多，這嬰兒的父親能否收留他們，也大有問題！

設若不收，這兩個小傢伙豈不變成孤兒了？假如就這樣冒充下去，這兩個嬰兒暫時獲得妥善的關照，可謂吃喝享用不盡，倍受痛愛。只要一天不拆穿他們的來歷，則永遠沐浴在愛的環境中。

但這假鳳虛凰的局面不會太久！我必須於最短期內，把他交與嬰兒的生父，同時也要揭開紀露露的謊言，至于紀曉嵐的大敵，即將前來，我可以帮他應付，此事一了就揭開眞相……」

「李嬿！」老夫人持杯興奮地道：「幸虧妳在露兒身邊，不然的話，兩個小寶寶誰去照料？來，老身敬妳一杯！」

李嬿老臉上抽搐一陣，不安地看了紀露露一眼，似感繼續欺騙下去，無法善了，吶吶無法作答。

紀露露唯恐她沉不住氣，道出眞相，立即幽幽地道：「李嬿功勞大着呢！連接生也是她一手料理的……」

她畢竟是個黃花大閨女，說出這等事，也不由玉面羞紅，把粉臉深深埋在老夫人懷中。

岳家宇暗罵一聲「不要臉」！李嬿楞了一下，似也感覺紀露露胆子大得驚人，只得硬着頭皮雙手舉杯，道：「不敢當……老奴侍候小姐是分內之事……」

老夫人對紀曉嵐道：「露兒的爹，你看這寶貝女兒，兩個孩子的媽媽囉，還是這樣淘氣……」

她這樣說着，却是心花怒放，一會摸摸嬰兒的面頰，一會又爲岳家宇佈菜，使岳家宇和李嬿連連苦笑。當眞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紀曉嵐哼了一聲，對岳家宇道：「你的個性雖然極似令尊，但有些地方則不及令尊！就以你和露兒的事來說，本是水到渠成，竟能私作主張，自行結褵，簡直是目無尊長，大逆不道之事，令尊絕不會做出這等混帳事來……」

既然他痛定思痛，越想越不是滋味！女兒未嫁而生孩子，而且一胎兩個，於他的名望大有損害。

岳家宇玉面漲紅，心中狠狠地道：「天曉得！這眞是寃哉枉也！哼！終有一天你會知道！混帳的不是我，而是你的寶貝女兒……」

老夫人連忙道：「露兒的爹快別粗言粗語，駭壞了岳家宇這孩子！喏！你不是在十年前就希望有個男嬰麼？」

紀曉嵐冷聲道：「老夫是希望妳自己生一個，哼！外孫和兒子畢竟不一樣！」

老夫人甚不服氣，大聲道：「有什麼不一樣？老身生不出兒子，你也有責任！女婿有半子之分，今後他就是我們的兒子，再不然把嬰兒留下一個，自小扶養，還不是一樣！」

紀露露不再答理她，一個人喝着悶酒。岳家宇心想，我得趕快設法離去，免得越陷越深！嗨！其實我自己也有錯誤，誰叫我粗心大意，隨便許願……

席殘夜闌，已是三更天了，岳家宇被送往臥室，那是剛剛爲他們準備的洞房。

娶媳婦的滋味如何？他從未想過，但今夜他將扮演一位新郎，不由心中狂跳不已。

不一會兒老夫人和紀露露聯袂而來，母女一年多不見，自有談不完的家常，老夫人一直囉嗦到四更天，才諄諄叮囑兩個侍女小心伺候，離開洞房。

老夫人一走，岳家宇立即吩咐兩個侍女去睡覺，聲言這裏不需人照料，但那兩個侍女就睡在外間，帶上房門含笑而去。

岳家宇面色一冷，沉聲道：「妳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紀露露「格格」嬌笑，上氣不接下氣，花枝亂顫，使岳家宇更有被出賣和戲弄的忿怒，冷峻地說道：「在下還以爲妳是一位心地慈善，急公好義的女人呢！原來妳——」

紀露露連忙搖搖手，以食指在小嘴上作個十字，低聲道：「你小聲點好不好？這件事可不能聲張！」

岳家宇冷冷地道：「原來妳也有羞惡之心，眞是難得！在下失敬了……」

紀露露負氣道：「你隨便說好了！反正我是一份好意……」

岳家宇厲聲道：「好意！在下差點身敗名裂！這份好意實在不敢領教！」

紀露露幽幽地道：「我爲了你不顧廉恥！勿非是對你……」

岳家宇大步走到她的身邊，托起她的粉臉，輕蔑地道：「妳也有廉恥之心？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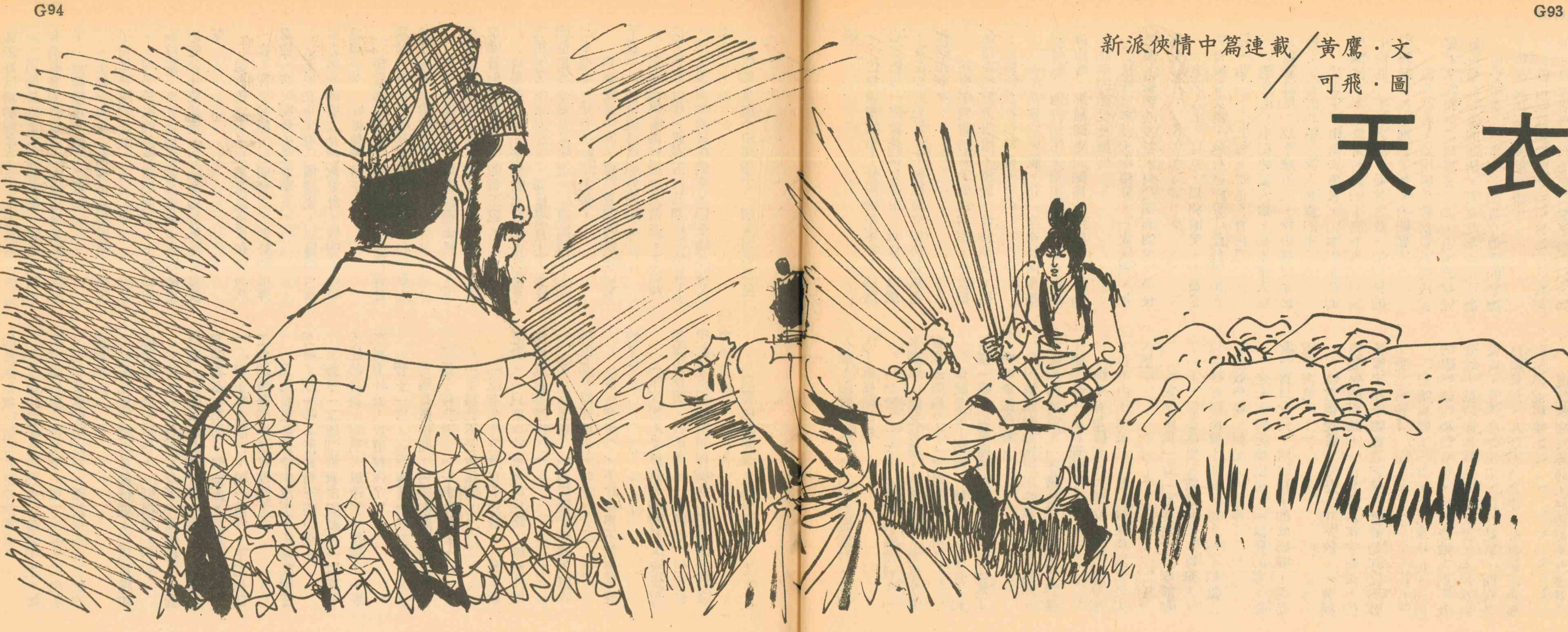
紀露露沉聲道：「你大聲狂笑是什麼意思？」

岳家宇冷峻地道：「事情太可笑，在下不能不笑！妳越怕聲張我越要聲張！」

紀露露突然站了起來，粉面一寒，道：「好吧！你大聲宣佈吧！看看你能否脫去關係？」

「什麼？」岳家宇深深吃了一驚，沉聲道：「咱們是假鳳虛凰，絲毫沒有瓜葛！我要走就走，誰也攔不住我……」

紀露露冷笑道：「走吧！你走了之後，我爹爹立即會派出大批高手到處找你，那樣一來，整個武林中都知道你是一個始亂終棄的薄倖之人……」（未完・七）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天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蟋蟀用他的最後一柄飛刀直揷入天衣的體內，使他嚴重受傷，天衣爲免一死，用燕王的秘密向他們求饒，但未爲所動，終被蕭展鵬先後削去他的左臂、右腿及頭顱，蟋蟀因此也含笑而逝。蕭展鵬爲飛燕的安全着想，乃決定獨往晉王府一行。另一方面，司馬長風已展開行動，進入晉王府內殺死一批侍衞後，終與魏大中的女兒王妃碰面，他倆亦預計這一夜之戰是無可避免的，而晉王則希望化干戈爲玉帛，就此作罷，互不追究，但司馬長風會接受這項提議嗎？而王妃的身手是怎樣的？能否擊敗司馬長風？……

行刺成功　誤墮圈套

司馬長風道：「只要我有本領，就是連天衣殺掉他也不在乎。」

晉王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難道還不清楚。」

「我喜歡這種人，簡單直接，絕不拖泥帶水。」司馬長風冷笑。

晉王點頭。「我應該早作決定的。」

王妃接道：「若是早一些將他解決，根本不會有今夜的事情發生。」

司馬長風又笑了。「早一些將我解決，天衣早已成功，王爺又如何能夠活得到今天？」

晉王道：「有順天侯在我左右，天衣又能夠採取什麼行動？」

司馬長風道：「魏大中既然想出我會反叛，若是用不着我這個人，又怎會留到我如今？」

晉王怔住，司馬長風歎息：「王爺一直能夠安枕無憂，我這個人也不是全無作用，雖然難免有兼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與所屬實在已盡了力。」語聲一頓，轉向王妃。「這個魏大中應該清楚的。」

王妃只有點頭，晉王看看她，再看看司馬長風，「我們之間應該有妥協的餘地的。」

「沒有——」司馬長風斬釘截鐵的。「我生平最討厭被人輕視，尤其在盡了全力之後。」

晉于還待說什麼，司馬長風已喝道：「你若是還有話說，留待黃泉路上再與你的人細說。」

晉王面色一變，但居然忍耐下來，道：「長風，你應該知道——」

司馬長風再喝道：「我只知道現在是殺你的最好機會，不容錯過！」

晉王目光又回到王妃面上，王妃到底忍不住，歎了一口氣。「這既然已不是說話的時候，也就不要說了，省得大家心煩意亂。」

晉王又一怔，到現在爲止，王妃還是第一次用這種語氣跟他說話。

司馬長風目光即時轉到王妃面上。「好，果然聰明，看出我的目的。」

王妃道：「我只知道這一次必須全力出擊才有生機。」

司馬長風道：「怎樣也沒有分別。」

王妃一聲冷笑，司馬長風一個身子隨即拔起來，上了旁邊的一株桂樹。

王妃看着司馬長風，身子亦拔起來，半空中三枚暗器射出，射向司馬長風的要害。

司馬長風長劍立即展開，迅速一劃，擋開了射來的三枚暗器，枝葉叢中一轉，手中一枚暗器射向凌空撲來的王妃，旣勁且狠！

王妃的反應也很敏捷，半空中劍轉人轉，將暗器擋開，隨即落在桂樹上。

司馬長風劍立即刺前，王妃的劍亦迅速迎上，兩柄劍交擊，一陣珠道玉盤也似的聲響，劍光匹練般飛閃。

劍出擊同時，王妃的暗器亦尋隙抵暇，一有機會便射出，能夠劍與暗器齊施，到她這個境界，實在不多。

司馬長風身形閃動，劍擊射來的暗器，樹上接連換了七個位置。

王妃緊跟在司馬長風身後，亦迅速換了七個位置，劍與暗器不絕。

司馬長風身形繼續變化，樹上翻騰，每一個變化其實都極盡小心，劍同時配合身形，暗器却是一枚也不用，只等機會。

王妃看出司馬長風有心消耗她的氣力，却是沒有選擇的餘地，她稍有退勢，司馬長風便迫回來，暗器也終於用光了。

司馬長風再一個身形變化，發覺沒有暗器射來，立即迫回去。

王妃以劍迎劍，她的劍術絕無疑問也不是一般人能及，足以與司馬長風一較高下。

若非她的武功這麼好，天衣的幾次暗襲，到最後關頭，也不會功敗垂成。

司馬長風不由暗驚，若非也選擇這個時候，魏大中一夥若是也在晉王身旁，他根本沒有把握可以擊敗晉王，而且很難有生還的機會。

魏大中當然清楚司馬長風的武功，否則也不會放心只留王妃一個在晉王身旁，以他的推測，有王妃謝方平丁磊以及一羣忠心的侍衞，已足夠保護晉王的安全。

事實證明，天衣一連串的襲擊都失敗，王妃等人有一定的作用。

司馬長風將丁磊謝方平及其中幾個侍衞調走，當然在魏大中意料之外，而司馬長風的受傷更就連王妃也被迷惑，沒有反對謝方平丁磊的隨行。

這一方面當然是由於王妃對自己武功的信心，另一方面那些證據也實在重用。

司馬長風裝作受傷的目的就在這裏，他雖然不能夠肯定王妃的武功，却絕對相信，以自己的武功再加上經驗應該可以取勝。

現在王妃的暗器被他誘使完全用盡，令他更放心，他也看得出王妃眞的已沒有暗器在身，看王妃那種想用暗器又沒有暗器的神態，完全不像是裝模作樣。

他仍然以劍迫前，進一步證實才採取行動。

王妃看不出司馬長風的居心，她到底是缺乏經驗，鬥心智又怎會是司馬長風這

種老奸巨猾的對手？

司馬長風並不急着動手，同攻三劍，有進有退，等到王妃的情緒迷亂才突然出手，一輪搶攻，劍急如暴雨。

王妃一個身子飛旋，長劍展開，擋住了司馬長風的長劍。

司馬長風的劍勢雖然凌厲，王妃仍然能夠接下來，這當然並不容易，也因而王妃有着一種錯覺，以爲司馬長風要全力撲擊。

也就在這下子司馬長風身形劍勢突然一變，身形倒翻，射向晉王，劍勢閃電奔雷般，亦疾向晉王凌空擊下。

王妃立時又有一種錯覺，以爲司馬長風方才一陣搶攻是誘敵之計，目的在迫她退到一旁，好得襲擊晉王。

她當然沒有料到司馬長風一而再都是誘敵之計，目的其實在對付她，心一急，凌空急落，搶救晉王。

司馬長風凌空一擊看似有去無回，但事實有餘未盡，身形半空中突然轉回，連串暗器射向凌空落下的晉王妃。

他蓄勢待發，暗器旣急且勁，旣意外突然，又是全力施爲，即使平日，王妃要閃避也不容易，又何況一心搶救晉王，人在半空中，是有去無回之勢。

到她發覺中計，要閃避的時候經已來不及，一柄長劍仍然全力施爲。

三十六枚暗器封擋連閃帶避，王妃解決了三十一枚，還有五枚却都打在她身上，雖然沒有一枚打在要害，已令她心神大亂。

她的身形不由半空中一頓，司馬長風的長劍也就在這時候凌空飛捲過來。

王妃半空中新力已盡，舊力未生，如何閃避得開，劍勉強一擋，「噹」的脫手，司馬長風劍勢未絕，繼續飛捲向王妃的咽喉。

王妃驚呼聲中身形倒翻，司馬長風如蛆附骨，緊追不捨，一劍緊接一劍。

王妃一面驚呼，身形一面倒翻，一翻再翻，三個風車大轉才落在地上，鮮血已濕透衣衫，有如一個血人。

晉王看在眼內，脫口驚呼，王妃也就在他的驚呼聲中倒在他脚下。

司馬長風身形這才落下，正落在晉王面前，劍一伸，指着晉王的心窩。

晉王一張臉刹那蒼白如紙，一個身子不住的發抖，司馬長風冷笑，接問：「現在還有什麼人能夠救你？」

晉王一怔。「沒有了。」

司馬長風接問：「那你要怎樣？」

晉王終於道：「只求你饒我一命。」

「這種話不是你說的。」

「沒有命什麼話也不用說。」晉王歎息着。「只要你放我一條生路，無論什麼條件我也答應你。」

司馬長風道：「可惜燕王能够答應我的你都不能够做到。」

「我一統天下，有什麼事不能够答應的？」

「你絕對不是做皇帝的材料，燕王可以將你擊倒，其他的也一樣能够，何況你現在手下已沒有可用的人，已再無爭鬥之力。」

「只要你追隨我，何事不成？」

「這是廢話。」司馬長風搖頭：「臨死那刹那我以爲你也該像一個男子漢，大丈夫。」

「我只求活命——」

司馬長風大笑。「到底是一個奴才，白費我當初一番苦心。」

笑語聲一落，他的劍便刺出去，不偏不倚，刺進晉王的胸膛。

血隨着劍抽出箭也似射出，晉王張着眼倒下，眼神在臨死那刹那仍然是充滿疑惑不信。

司馬長風看着他倒下，一聲歎息。「一直以來我都是爲你賣命，一心要保護你以免你被殺，現在却是要親手殺你，簡直就是在開玩笑。」

晉王當然不會回答他，也沒有人回答他，這當然是他由衷之言。

他隨即仰首向天，一陣細雨就在這時候洒下，彷彿天也在歎息。

一切若都是天意安排，這歎息又是暗示什麼？

天意難測，只因爲一切事情的安排往往都是出人意料，有時又實在不合情理。

人情道理却也到底不是天意，而前因後果，更也是一般人所往往忽視。

也所以一切又何妨聽天由命？

那種無可奈何，那種不由自己，力不從心，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忍受。

不能够忍受却也得忍受，與天抗命，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　×　×

蕭展鵬終於回到晉王府，只有他一個人，飛燕沒有同行，留在家中等。

飛燕也沒有多說什麼，蕭展鵬却知道他若是不再出現，飛燕會採取什麼行動。

他亦明白此行說不定會很危險，司馬長風說不定已準備好陷阱埋伏，等他送死，可是也還是要去。

第一步踏入晉王府他便知道大局已定，司馬長風已計劃成功，他還是繼續走進去，一直到他看見晉王與王妃的屍體。

司馬長風也就坐在屍體的後面，閉上眼睛，好像很疲倦。

蕭展鵬在司馬長風面前停下來，沒有作聲，只是靜靜的看着司馬長風。

院子內也就只有他們兩個活人。

也不知過了多久，蕭展鵬才開口，他實在忍不住了。「司馬長風——」

等他開口，司馬長風才張開眼睛。「你的耐性比以前已好了很多，但是還嫌不够。」

蕭展鵬冷笑道：「比起頭兒，更就是遠遠不如。」

司馬長風道：「我的耐性若是不好，根本不可能活到現在。」

「也不能够利用你的手下。」

「錯了，我從來也沒有想過利用自己的手下，只是這一次，這要怪，也得怪晉王。」

「他待你不薄。」

「却對我從不信任，有這樣的一個主子，又怎教人不心灰？」司馬長風歎息着。「你應該看出，之前我是全心全意爲晉王效命。」

「若非如此，我們也不會不惜犧牲，也不會對你如此信任。」蕭展鵬道：「你

突然改變主意，投靠燕王，當然是燕王給你太多好處。」

「伴君如伴虎，好處什麼，說來長遠，我之所以突然改投向燕王，晉王本身也有大部份責任。」司馬長風一頓接道：「你當然已知道我是什麼原因背叛晉王。」

「除了燕王的好處，當然就是因爲魏大忠的關係。」

「魏大忠精通相術，據說他是早已看出我是天生叛骨，一定會背叛晉王。」

「他的相術的確是不錯。」蕭展鵬道：「可是他不明白相由心生，心情轉變對相貌也有影响。」

「他不是不明白，只是多年以來，少有出錯，難免會固執一些。」司馬長風緊接。「能相不自相，也許他相不出就是因爲他的影响我這塊叛骨才會實現，反叛變成事實。」

蕭展鵬道：「這當然有一定的影响，只是有些人決定效忠一個人，無論在怎樣的情形下，都不會變更，效忠到底，至死不渝。」

司馬長風道：「這是愚忠。」

蕭展鵬道：「你不是愚忠的那種人，所以即使沒有這一次的事情發生，到燕王勢力强大，晉王已沒有希望，你還是會背叛。」

「也許——」司馬長風笑笑。「我也不瞞你，的確我曾經有這種心意。」

蕭展鵬道：「什麼時候的事？」

「發現晉王優柔寡斷，不像是做大事的人之後。」司馬長風搖頭。「這已經多時的了，只是我仍然希望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多少也有些影响帮助，使晉王堅强起來，與燕王一爭長短。」

「那是因爲你沒有其他可以投靠的對象。」

「不是沒有，只是每一個都已有寵信的人，譬如燕王座下有天衣。」

「你不甘屈居人下？」

「當然了，雖然我的武功未必比得上天衣，但也不是一般人能及。」

「最初你選擇晉王之時，難道沒有看清楚？」

「不是沒有，只是看得還不够清楚。」司馬長風笑問：「開始的時候你覺得晉王怎樣？」

「對平民百姓很好，用的人也都是好人，在他地面的平民百姓從來都不用担驚受怕。」

「所以人家都希望他能够做皇帝，也以爲他做了皇帝之後天下便會太平。」

「這已經足够。」

「任何一個好官都不難做到晉王所能够做的事情。」司馬長風搖頭。「一統天下這還不足够。」

蕭展鵬接問：「那還要怎樣？」

「待人處事，總要一些手段，心要狠，手要辣，若是連裏頭的人也安排不來，根本做不了大事。」司馬長風笑了笑。「能够將一個人用到最盡而那個人仍然不覺察，效命到底，才是本領。」

「你是說燕王？」

「我敢肯定天衣到死的時候還不知道燕王已與我暗中聯絡，由我來取代他的地位。」

蕭展鵬不由點頭。「他的確不知道，爲燕王盡全力，以至全軍覆沒。」

「晉王可就沒有這個本領了，魏大中的事他應該處理得很好的。」司馬長風歎息着。「他可以相信魏大中的相術，小心提防我，却應該不形於色，好像他那樣，那麼明顯的對我表示不信任與懷疑，叫我怎再提得起勁再爲他賣命？」

「你已經說過你根本不是愚忠的那種人了。」

「但我絕對是能做事的人。」

蕭展鵬不能不承認，沉吟着。「晉王旣然不是做皇帝的材料，你遲早還是會背叛的，在這個時候，只能說是我倒霉。」

司馬長風又笑了，道：「你雖然是我的手下，受的却是晉王的俸祿，護送證據的事即使沒有我的命令，你們還是要上路的。」

蕭展鵬又點頭，司馬長風道：「這不是誰的責任，是事實，一切由魏大中安排，包括晉王在內，我只是洞悉先機，擺脫魏大中。」

蕭展鵬道：「你也知道天衣中途必定會出擊，我們此行實在很危險。」

「奪回證據志在必得，天衣的出擊在所難免，魏大中也已作好了安排，你們除非有意擺脫晉王，不再爲晉王賣命，否則還是免不了此行的凶險。」

蕭展鵬道：「你其實可以告訴我們眞相。」

司馬長風笑笑。「我只問你們是否一心效忠晉王，是否會因爲我的不受重用而離開晉王？」

蕭展鵬道：「應該不會。」

司馬長風大笑，「這就是了，你們雖然是我的手下，效忠的到底是晉王。」

蕭展鵬看着司馬長風，心情那刹那突然有些混亂，他知道司馬長風跟着要說什麼。

司馬長風果然接道：「現在只是晉王要利用你們引開天衣，不顧你們死活，絕不是我。」

蕭展鵬歎了一口氣。「你難道不可以告訴我們眞相？」

「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保護自己的權力，我不甘心不受重視，可不知道你們的感覺。」

「也不知道崑崙奴？」

司馬長風一怔。「我唯一感到遺憾的就是崑崙奴，可是我要維護他，不難引起晉王的懷疑，旣然他的命是我救回來的，爲我而送命又有何不可？」

「你這樣說我沒有話可說了。」

司馬長風道：「你知道我爲什麼留在這裏？」

「等我？」蕭展鵬不由問。

「不一定是你，每一個可能活下來的人，但若是魏大中的秘密沒有洩露，我可能要等上一段頗長的時間。」

「回來的若是崑崙奴？」

「他不會有話說的。」

「好像他那樣忠心的人不多。」

「那是愚忠，我需要這種愚忠的人，但他不隨你們去，晉王是必懷疑我。」

「可惜他已經死去，不能够回來。」

「回來他也不會找我算賬的。」

「你知道他是爲什麼死亡?」

「因爲我的命令他才會效忠晉王，他雖然爲了晉王的事犧牲，我得負全部責任。」司馬長風一頓接道：「當然魏大中也難逃其責。」

蕭展鵬歎息，事實崑崙奴若不是追魏大忠那隻信鴿，根本不會送命，而魏大中只要表明態度，也根本不會有這種誤會。

等了一會，他又問道：「同來的若是天衣?」

「這一戰在所難免，不是他死，便是我亡，但他若是知道事實眞相，是必不會全力以赴，而大戰之後，以你們的身手，他縱能倖免，也難免受傷，而我以逸待勞，自是必勝。」司馬長風笑問：「天衣到底是怎樣子的一個人?」

「不知道。」蕭展鵬這樣回答。

「他既然已經倒下，你難道完全沒有興趣不想看清楚他的廬山眞面目?」

「興趣是有的，可是我根本不能够肯定他是否天衣。」

「是麼?」司馬長風懷疑的。

「他若是眞的天衣，應該絕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而且我們也不可能有這許多人活下來。」

「除了你，還有什麼人?」

「蟋蟀飛燕都平安無事，那個天衣的身手並沒有傳說中的厲害。」蕭展鵬話說來半眞半假，目的當然也就只是要司馬長風相信，天衣還存在。

司馬長風疑惑的看着蕭展鵬。「他們怎麼不隨你一齊進來?」

「這是我個人的事，必須由我個人來解決。」蕭展鵬搖頭。「要他們北上護送證據，已經是有些過份的了。」

司馬長風道：「你不像是會說謊的人，爲什麼要說這種謊話?」

蕭展鵬佯裝一怔。「哦?你以爲我在說謊?」

司馬長風笑了笑。「是否說謊，要清楚並不是一件困難事。」

蕭展鵬冷冷道：「你盡管去弄個清楚明白。」

司馬長風道：「謝方平他們回來，總會有一個清楚明白的。」

「他們絕不會回來的。」

「已經倒在天衣手下?」

「他們已經知道你投靠燕王的秘密。」蕭展鵬搖頭。「消息是由崑崙奴得來的，只有他才可以追上信鴿，可惜他不知道追回來的消息是讓大家清楚你的秘密。」

「道聽途說，有什麼人能够證實?」

「燕王南下與你會面，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大家都已經清楚明白。」

司馬長風皺上眉頭，蕭展鵬所說的他實在難以肯定是否事實。

蕭展鵬接道：「我這次回來，原是要痛罵你一頓，可是現在提不起興趣了。」

「什麼原因?」

「我原就不是做這種工作的人，一切都想得太美好，現在終於發覺到底是怎麼回事，從此擺脫這種工作，應該是值得高興的。」

「你做了這麼多年官，難道就甘心就此放棄?」

「不放棄也得放棄，我只得一條命，再留下來不難又再被出賣，一個人的運氣不會是永遠那麼好的。」

司馬長風道：「聽你的口氣，對這方面多少還有一點兒興趣。」

「那是你的感覺。」蕭展鵬打了一個哈哈。「燕王晉王，一個比一個厲害，誰還提得起興趣。」

「花了這許多時間，就此放棄?」

「現在放棄最底限度我還有朋友，再下去連朋友也沒有的了。」

司馬長風繼續道：「你可以考慮清楚的。」

蕭展鵬道：「不用了，留下來而且還要面臨天衣的死亡威脅。」

司馬長風接問道：「你們將那個天衣擊殺在什麼地方?」

「順天侯府東行三里一個叢林內，你可以去看看到底是否眞正的天衣。」

司馬長風道：「我會去看的。」

蕭展鵬道：「祝你好運。」

司馬長風道：「你回來只是要跟我說這些。」

「也主要弄清楚你是否背叛晉王，現在事實證據俱在，够清楚的了。」

「然後你準備替晉王復仇?」

蕭展鵬搖頭。「我也絕不是那種愚忠的人，只是不清楚事實眞相，實在有些不甘心。」

司馬長風有些奇怪的道：「我以爲你會因爲受騙而生氣，找我拚命。」

「若是我的朋友因此而身遭不幸，我會跟你沒完沒了，現在這種情形下，正好借這個機會退出官場，從此不再與官場中人接觸。」

「你本來就無意於官場。」

「現在總算如願以償。」蕭展鵬目光一轉。「你還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司馬長風道：「我要聽的是老實話，不是老實話不說也罷。」

蕭展鵬淡然一笑。「我說的你既然不相信，那也就算了，反正天衣很快就會出現。」

司馬長風笑笑。「那麼，我等他出現好了。」

蕭展鵬又是一句：「祝你好運，」轉身舉步，往外走去，頭也不回。

司馬長風看着他離開，突然拔劍，「嗆啷」龍吟聲中，劍光匹練也似射向蕭展鵬後背。

蕭展鵬沒有理會，脚步反而停下來，劍尖也就在距離他後背一寸處停下來。

司馬長風劍一頓，冷笑。「你知道我的手只要往前一伸，劍便可以刺進你的後心?」

蕭展鵬很冷靜的道：「我的存在對你可以說毫無影响，你沒有殺我的必要。」

司馬長風道：「有沒有影响只有你才明白。」

「若是連這一點你也不明白，我們也可以算是白認識一場。」

司馬長風道：「你眞的對官場已毫無留戀?」

蕭展鵬道：「我所以留在晉王府到現在，除了先父的影响，便是你的關係。」

司馬長風道：「到現在你仍然不明白我的處境。」

「我完全明白，也明白你的爲人。」

蕭展鵬失笑。「我們還是就此分手，以後不見面的好。」

司馬長風道：「以後你有你退隱山林，我忙着做我的官，見面的機會是沒有的了。」

蕭展鵬道：「也許很快我便會忘記這件事。」

「一個人要記憶一些事情固然有困難，但要忘記一些已經記憶的事情却更加不容易。」

「我會盡力一試。」

「你果然很了解我。」司馬長風終於放下劍。「我也的確沒有殺你的必要。」

「你平日教我們對敵人要心狠手辣，以絕後患……」

「對敵人的確是應該這樣。」司馬長風搖頭。「可惜你不是敵人。」

「這實在可惜得很。」蕭展鵬冷冷地道。「一直以來我都想清楚一試你的身手，看看你的本領是否在我之上。」

「現在當然沒有這個必要了。」司馬長風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你的身手實在很不錯，但若是平日，你一定不是我的對手。」

蕭展鵬接道：「因爲我沒有你那麼狡猾。」

「可以這樣說，飛燕兄妹若是有什麼不測，方才你動手殺我，一定可以擊倒我的。」

「這是說我們之間的武功相差不遠。」蕭展鵬道：「可惜不能證明。」

司馬長風道：「你不想做沒有意思的事，我也是的，總之，就當你已經將我擊倒好了。」

蕭展鵬笑了笑。「能够安全離開這裏，在我來說，已經是得勝了。」

司馬長風道：「若換是我，不一定有這個胆量，所以說你勝了我也無異議。」

蕭展鵬問：「你可是要送我離開。」

司馬長風道：「不送也罷。」

蕭展鵬道：「我也是這意思，可是你一定要做這種無聊的事情，我也無可奈何的。」

司馬長風打了一個「哈哈」，手一翻劍入鞘，蕭展鵬沒有理會，繼續往前行。

司馬長風沒有再追前，劍也沒有再出鞘，冷冷的目送蕭展鵬離開晉王府。

到蕭展鵬消失不見，他才收回目光。

風吹葉落，司馬長風看着葉落，心頭突然亦變得蕭索起來。

蕭展鵬到底有沒有說謊他不知道，以他認識的蕭展鵬，應該所說的都是事實。

天衣若是仍然生存，到現在一定已清楚事實眞相，下一步的行動應該就是來對付他，而將會採取什麼手段，則是只有他才清楚。

若是出擊蕭展鵬等人的不是眞正的天衣，那麼天衣必然不是他所預料的那樣，手下已沒有可用的人，而且他還有幾個得力的心腹。

相反他則是一個可用的人也沒有，這早已在他意料之內，蕭展鵬縱能倖免，在知道事實眞相之後，一定也不會再爲他効命。

所以蕭展鵬的態度他一些也不覺得意外。

現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蕭展鵬判斷錯誤，他們所殺的是天衣本人。

心念一動他的身形立即拔起來，往外疾掠了出去，掠過院子，掠向蕭展鵬的去向。

追踪蕭展鵬，一切便有一個明白。

× × ×

蕭展鵬知道司馬長風必然會這樣做，出了晉王府，立即趕向飛燕的屋子。

一路走來他都盡量保持輕鬆的步伐，沒有回頭望。他知道回頭望，一定會引起司馬長風的懷疑，也知道未必會發現司馬長風的踪影。

才轉過街口，他便看見了飛燕。

飛燕手牽着兩匹坐騎，靜立在那裏，遠遠看見蕭展鵬走來，面上不由露出了笑容。

蕭展鵬一眼瞥見，心頭亦一陣激動，但步伐仍然不變，往飛燕走去，好像早已知道飛燕在那裏，一些也不覺得意外的。

飛燕也是聰明人，看見蕭展鵬那種神態，亦壓抑住那份驚喜，盡量顯示出輕鬆的神態。

蕭展鵬來到飛燕面前，若無其事的道：「我告訴司馬長風天衣沒有死。」

飛燕應聲道：「我明白。」隨即讓鞍上馬。

蕭展鵬亦躍上坐騎。「也許這樣做會很無聊，但最低限度，司馬長風已沒有時間來算計我們。」

飛燕道：「他沒有將你留下，可見他根本沒有打算怎樣對付你。」

蕭展鵬道：「只因爲他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情，同時我亦已表明態度要離開這裏。」

（未完・十四）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竹蘭君在殭屍城秘道內與了眞大師及拂琴相會，原來了眞大師此行是勸諫其弟，「殭屍城主」黑木大師的。他們一行三人來到偃師城便分手，拂琴與竹蘭君投宿於一相熟客棧，以便與了眞大師聯絡，可是等了多天，仍毫無音訊，二人正考慮往少林寺查明眞相，遇上天地門龍虎雙將之一的臧彪，他說近日有蒙面黑衣人常出沒於少林寺，可能是天慾教已滲入少林寺，另竹蘭君的師兄狄飛虹及其夫人於日前奉命赴太原鎭壓動亂。拂琴與竹蘭君深信了眞大師在少林寺是不會有危險的，所以決定先往太原助狄飛虹一臂，她們首先查探到總督府已出了事……

巧施妙計　押解犯人

店小二道：「以後小的就不知道了，不過這幾天人心惶惶，大家都好像大禍要臨頭一般。」

竹蘭君道：「沒有事了，伙記。」

遣走了店小二，拂琴道：「姑爺已經得手，爲什麼還要人心惶惶？」

竹蘭君道：「百足之虫，死而不殭，師哥抓到了總督，他必然還有一些擁有兵力的部屬，一個處置不當，仍會引發兵變，可能這就是人心惶惶的原因。」

拂琴心頭大急，忍不住長身而起道：「竹姑娘，快走，咱們去總督府。」

竹蘭君道了一聲好，丟了一塊銀子在桌上，便按照店小二所說的路綫奔去。

她們找到了總督府，這兩位身負絕學嬌娃，竟然神色一呆，她們被府前的兵威嚇得踟躇起來。

原來總督府前崗哨林立，軍容極盛，這般久經訓練的兵勇，除了手持紅纓長槍，有些還扛着火鎗。

她們互相瞧了一眼，拂琴道：「怎麼辦？咱們要不要闖過去？」

竹蘭君道：「不過去怎能見到師哥，咱們走。」

她們走向總督府，遠遠的就被攔了下來，一名狀似兵目的大漢喝問道：「作什麼來的？」

竹蘭君道：「找人。」

兵目道：「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

竹蘭君道：「總督府，是嗎？」

兵目一怔道：「找人找到總督府來了，說說看，妳找誰？」

竹蘭君道：「狄飛虹，他是我師哥。」

兵目剛剛啊了一聲，府門之內已經有人呼叫道：「讓她們過來。」

說話的是侯府四劍士之一的冷戰，他正陪着兩名身着戎裝的軍官走出府門。

拂琴迎上前去道：「冷大人：咱們姑爺呢？」

冷戰道：「大人正在後堂。」語音一頓，手指兵目道：「你帶兩位姑娘進去，下官有事不奉陪了。」

他最後一句是衝着竹琴二人說的，語音一落就匆匆離去。

竹琴二女在兵目帶領之下，走進了戒備森嚴的總督府，待到達後堂之外，兵目才告罪退回。

現在也用不着他引導了，因爲她們已經瞧到兩名守在門外的黃蜂弟子。

「啊，竹姑娘，琴姐姐，妳們也來了。」

「是的，我師哥呢？」

「在裏面，竹姑娘請稍待，我這就去稟告大人。」

竹蘭君暗忖：「師哥當了官就跟往常不同了，旣然知道他在裏面就可以進去，幹嗎還要稟告什麼。」

但這是官場，就必須遵守官場的禮節，她無可奈何只好等着。

這一等就是一盞熱茶，那名黃蜂弟子才出來相請道：「竹姑娘：大人有請。」

竹蘭君哼了一聲，噘着嘴與拂琴進入後堂。

在一張辦公長桌之後，坐着一位長像威武，面目冷肅的將軍，他身後立着兩名黃蜂弟子，兩側肅立着八名戎裝武士，這位將軍自然就是狄飛虹了。

「啊，師妹，拂琴，妳們怎麼也來太原了？坐下來說。」

「咱們本是來帮你的，看來這是多餘。」

「別這麽說，師妹，小兄正遭遇到一項困難，希望師妹助我一臂之力。」

「這話當眞？好，你說，要我作些什麽？」

「請跟我來。」

狄飛虹將她們帶進一間密室，道：「隔牆有耳，小兄不得不愼重一些。」

竹蘭君道：「師哥都作了些什麼，小妹不知道，也不懂，不過，民間人心惶亂，小妹頗爲担心。」

狄飛虹道：「這是因爲大同的關係，太原總督莫重威，雖巳被我逮捕，但大同總兵蘇獻學是莫重威的妻弟，此人手擁重兵，驍勇善戰，如若據地以叛，就有勾結韃靼，引敵入關的可能。」

竹蘭君啊了一聲道：「師哥：這可不是一件小事，一個處置不當，就會掀起一場邊亂。」

狄飛虹道：「我巳派遣大軍，分路馳往大同，就這兩天必有訊息。」

拂琴道：「要咱們馳援大同？」

狄飛虹道：「不，羅蘭、葉青，帶着祝京娘六兒及十名所屬弟子，巳經馳援大同，妳們不必去了。」

竹蘭君道：「既然如此，還有什麼需要咱們作的？」

狄飛虹說道：「有有，也是非常重要的。」

竹蘭君道：「說吧，師哥。」

狄飛虹說了，竹蘭君、拂琴的神色立即沉重起來，但她們仍然毫不遲疑的答允了。

狄飛虹見她們面有難色，遂微微一笑道：「不要担心，我會要小蝶全力支援妳們的。」

竹蘭君道：「師哥不要誤會，爲了你，凌遲碎剮在所不惜，我担心的只是不能達成任務罷了，既然覃師嫂會出谷支援，這樁事就萬無一失了。」

狄飛虹道：「妳們去歇息吧，我會叫冷戰準備妥當了通知妳們。」

× × ×

一頂軟轎抬出了太原城，在八名護轎的前呼後擁之下，經壽陽、平定兩縣，一逕向娘子關奔去。

她們剛過壽陽，就巳被人跟踪，但見鐵騎揚塵，飛羽掠空，一副風聲鶴唳的感覺。

軟轎沒有理會這些，仍然不急不徐的走着，直待到達太行山麓，終於被人堵住去路。

前面是一個險道，雖然比不上娘子關雙峯排雲，一綫中分那麼險峻，但二十多人往山道上一堵，要走過去也就難如登天了。

前途既是不通，軟轎只得停下，護轎武士之中，有四人身着白衣，黑巾蒙面，裝扮完全相同，此時其中一人向阻路者哼了一聲道：「你們這是作什麼，是要買路錢？」

阻路者哈哈一笑道：「你說對了，留下轎子就讓你們過去。」

白衣蒙面人道：「轎子不值錢，坐轎的是一個年老的病人，閣下準是看走了眼了。」

阻路者道：「走不走眼不關你的事，只要留下轎子就放你們一條生路。」

白衣蒙面人道：「你要咱們留下病人，豈不是強人所難！」

阻路者冷冷道：「你既然不願，咱們只好用強了，上！」

二十餘名阻路者，此時一起衝殺上來，八名護轎武士立即分頭迎戰。

他們人數雖少，但猛勇彪悍，武功過人，尤以四名白衣蒙面人功力之高，使得阻路者大爲震駭。

白衣蒙面人全都用刀，而且招不虛發，只要他們揮出一刀，必然會有一具屍體仆倒下去。

阻路者不僅無法接近軟轎，傷亡之慘，也使他們心寒胆怯，失去了捕殺的勇氣了。

在一聲吶喊之下，這般刀下餘生者忽然分途逃亡，他們技不如人，再鬥下去只怕無人能够倖免。

護轎武士沒有追趕，他們擁着軟轎逕向娘子關奔去。

此後過井陘，經石門，再北上新樂，竟連番遭到攔截，經過不少惡鬥，終於有驚無險的闖了過來。

明月店在新樂及定縣之間，是一個頗爲繁榮的鎮集，一般商旅多半會在此地打尖，或是歇息一下。

現在時方正午，驕陽像火傘一般，烤得跋涉長途的旅客，嘴裏幾乎冒出烟來，既然到達明月店，自然要歇歇腿兒。

但那多災多難的軟轎，却過門不入，似乎他們巳經算定了，如果在明月店歇脚，準會遇到意外的痲煩。

這就應了是禍躲不過，躲過不是禍那句老話了，明月店固然是一個是非窩，撇掉明月店未必就能免禍。

果然，在距離明月店約莫兩里之處，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地形，但見丘陵起伏，蒼莽夾道，如果在這裏預置伏兵，他們只怕不易闖得過去。

一個人如果走了霉運，最好什麼都不要怕，因爲怕什麼就會遇到什麼。

也許軟轎這一伙人的時運都不太好，他們撇開明月店是逃避痲煩，結果還是送到痲煩窩裏來了。

在一陣厲哨之聲响過，叢莽之中伏兵四起，幢幢人影由石間草隙冒了出來。

這是一片驚人的浪潮，無論這般護轎武士如何高強，他們連抬轎的算在內也只有十個，螞蟻多了淹死象，這一仗他們註定是一個輸字。

一名白衣蒙面人當機立斷，他是這般人的頭兒，因而下達命令道：「棄轎，向樹林中撤退。」

「棄轎？」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他們千里迢迢的護送軟轎，闖關過寨，歷經生死，那麼這軟轎之中，必然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了。

既是重要人物，而且護轎有責，怎能還未與敵人接觸就率先撤退？

他們似乎沒有考慮這些，一轉身就向右側的樹林奔去。

其實他們巳然陷身重圍，無異籠中之鳥，網中之魚，樹林中的敵人並不比別處少，或許還會更多，他們要闖樹林，豈不是自尋死路？

誰知其中兩名白衣蒙面人，忽然由腰際取下兩隻葫蘆，他們打開葫蘆的蓋子，立即飛出百餘隻異種黃蜂，敢情他們是黃蜂谷弟子，由狄飛虹派來誘敵的，軟轎中只是一名假人，在情非得巳之際，只得放棄軟轎了。

黃蜂在他們特殊的嘯聲之下，分兩路飛入樹林，此舉有如立竿見影，哀嚎之聲跟着不斷的傳出，他們跟隨黃蜂前進，兵不血刃，便巳輕易的出圍。

這是一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計策，也可以說是聲東擊西的策略，這一策略是成功的，因爲押解人犯的竹蘭君，拂琴，及冷戰等三人，巳經通過保定，逐漸接近京師了。

這天晌午時分，一輛雙轅馬車到達定興縣以北的高碑店，車轅上坐着兩名滿身風塵中年漢子，他們正是竹蘭君拂琴改扮的。

馬車在一間酒館之前停下，他們要在此處打尖，拂琴在下車之前，便對車廂裏面的冷戰道：「冷兄：咱們在此地打個尖，你看可好？」

冷戰道：「好的，兩位先請。」

待竹蘭君拂琴進食之後回到車轅，冷戰才走出車廂，他飲食完畢，再要店小二準備一份飯食帶回。

他們這些舉動，明眼人一看便知，車廂之內必然另有蹊蹺。

當冷戰正欲出店之際，忽然人影一閃，一名懷抱長刀的藍衫大漢，巳經堵住店門。

冷戰愕然說道：「朋友：你這是作什麼？」

藍衫大漢哼哼一聲道：「瞧你們鬼鬼祟祟的，使在下有點懷疑。」

冷戰道：「這就怪了，難道咱們吃飯沒有給銀子？」

藍衫大漢道：「給不給銀子是你的事，大爺不管。」

冷戰道：「那你要管什麼？」

藍衫大漢道：「大爺要檢查你們的車廂。」

冷戰一怔，說道：「檢查車廂？憑什麼？」

藍衫大漢一振掌中的長刀，道：「就憑這個。」

冷戰道：「朋友：是非只爲多開口，痲煩皆因強出頭，咱們素昧平生，朋友何必多此一舉。」

藍衫大漢冷哼一聲，說道：「縣城袁大戶前晚遭竊，損失十多萬兩銀子，以及一批價值昂貴的珠寶，你敢說我是多此一舉？」

冷戰道：「你認爲咱們涉有嫌疑？」

藍衫大漢道：「不錯，袁大戶前晚遇竊，你們今天就出現在這兒，自然難免瓜李之嫌了。」

冷戰道：「咱們要洗脫嫌疑，除了讓閣下搜查車廂，就別無選擇了？」

藍衫大漢道：「不錯，除非你能勝過大爺掌中的寶刀……」

「勝了你還是不行，咱們三個也要算上一份。」

冷戰回頭向身後一瞥，見是一名灰衣老者，及一青一黃的兩名中年大漢。

冷戰淡淡道：「四位是一伙的？」

灰衣老者道：「應該算是。」

冷戰道：「如果還有別人，不妨一起出來，賣零碎該多痲煩！」

黃衣大漢面色一沉，雙目怒睜，兩縷殺光暴射而出，他的右手巳經握着劍把，像是要全力一擊。

冷戰道：「別忙，各位，此地不够寬敞，要怎樣咱們到鎮口了斷。」

灰衣老者道：「好，讓他出去。」

堵門的藍衫大漢讓冷戰出了店，但他們却釘着馬車，一同來到鎮口之外。

竹蘭君首先由車轅上躍下，衝着灰衣老者道：「朋友貴姓，咱們素不相識，應該不會有什麼仇恨吧？」

灰衣老者道：「老夫是誰，妳就不必管了，至於仇恨麽，當然沒有，再說如果你們心中無愧，讓咱們瞧瞧車廂又有何妨呢？」

竹蘭君道：「閣下這是強辭奪理，故意找碴了，那你們就一起上吧。」

她說話之間，巳經由布套中取出琵琶，雙手往懷中一抱，嬌靨如霜，流露出一股凌厲的殺機。

灰衣老者心頭一懍，他雖是早巳瞧出車轅上是兩位女扮男裝的姑娘，却未想到這位姑娘會是一位身負絕學，內外兼修的高手。

使刀的藍衫大漢踏前兩步道：「老大，這女人交給我吧。」

灰衣老者道：「好的，不過人家姑娘可是高人，你千萬不能大意。」

藍衫大漢身形一轉，長刀在身前一橫，神色之上顯得一片穆肅。

「姑娘，請賜招。」

「有僭。」

一片烏光壓頂而來，速度雖是不快，却湧來一股強大的潛力。

藍衫大漢脚下斜踏，避過鐵琵琶的當頭一擊，長刀以飛星逐月之勢，立時還攻三刀。

他們這一交上手，似乎不是一時半刻能够分出勝負的，灰衣老者向青黃兩名大漢擺擺手道：「你們也不要閒着，上。」

這兩人全都用劍，他們身形一分，由兩側撲向馬車。

這是灰衣老者的如意算盤，他想用這兩人纏住冷戰及拂琴，他就可以去搜查車廂了。

誰知那兩人只不過奔出幾步，就一頭栽倒下去，而且這一栽就再也起不來了。

灰衣老者面色一變，同時大喝一聲道：「住手。」

竹蘭君一招震退藍衫大漢道：「閣下有什麼指教？」

灰衣老者道：「姑娘原來是孤烟門的高人，失敬。」

竹蘭君道：「高人不敢當，閣下還有什麼事？」

灰衣老者道：「老夫與貴門往日有點淵源，今日之事到此爲止。」

竹蘭君道：「多謝，咱們是不是可以走了？」

灰衣老者說道：「慢點，姑娘，老夫還有幾句不中聽的言語，希望姑娘不要見怪。」

竹蘭君道：「請說。」

灰衣老者道：「孤烟門一向笑傲山林，不問世事，更不會投身六扇門中，作官府欺壓民衆的工具，姑娘如此作法，豈不違背貴門的規戒，而有損貴門的清譽！」

竹蘭君道：「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這是先賢立身處世的規範，敝門的門規也準此原則，循義守禮，打擊邪惡，決不作半點非份之事，倒是前輩，你可知道你在作些什麼？」

（未完・卅三）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三屍一命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阿漢被囚在像監獄的總部地下室內，不見天日，史勿夫、司馬洛暗中在飯裏摻入追踪器給他吃落肚中，然後故意放他逃走，阿漢以爲僥倖逃出，暗中通知布非明用汽車秘密逃回另一個山洞中，由水渠底回到山洞，布非明亦不知其中奧妙，救回阿漢對自己有幫助，如果其他手下就早已置諸死地滅口了。山洞中又是另一個人體肢解手術室，山洞上座落一幢別墅，守衛森嚴，史勿夫、司馬洛從直升機已追踪到山頭，警方配合人手，包圍別墅，警匪槍戰，布非明利用水渠逃走，因大雨渠洞水滿仍冒險逃生，阿漢不敢跟去，留在洞底等候司馬洛進來。

深入匪穴　一網成擒

「叫吧，」司馬洛冷冷地說：「你叫喊，你的後腦就會增加一個咀巴了。」

那女人呆若木鷄地坐在那浴缸之中，司馬洛慢慢地把槍收回，在馬桶上坐了下來，但是槍咀仍然對着那個女人。

「你是誰？」那個女人恐懼地，發着抖問：「你想要甚麽？」一面，她就用兩臂交抱在胸前，遮掩着她那半裸的身子。下意識地，她以爲司馬洛是爲了她的肉體而來的。

「布非明在那裏？」司馬洛問。

「誰？」

「你的老板！」司馬洛說：「那個禿頭小眼的傢伙！」

「哦，他——他是住在樓上的！現在他一定已經睡着了！」那女人老實地回答道。

「這裏還有些甚麽人？」司馬洛問。

「我……」那女人在心裏盤算着，不是不想回答，而是一時還沒有算出來，終於，她說了出來，布非明之外，還有阿漢，還有她們幾個女護士，担任在手術室中的工作。

「如果布非明沒有睡着。」司馬洛問道：「他現在會在甚麽地方的呢？」

「大概是在廳子裏吧！」那女人說。

司馬洛又向她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問的是這間屋子的形勢，而這個女人也老老實實地回答了！司馬洛一聽她的語氣，就知道她不會是說謊的，從她的咀巴裏問出來，要比他自己去闖好得多了。

那個女人招供完畢，司馬洛就打開浴室中的藥櫃，那裏面照例有膠布和藥棉，司馬洛找出了一捲寬條膠布。

「不要！」那女人低聲地哀求起來，「請你不要——」

但是，司馬洛已經用膠布封住了她的咀巴，於是她不能做聲了，司馬洛用膠布封住了她的咀巴，又以膠布代替繩子，縛住了她的手脚，使她一動也不能動地躺在浴缸之中。

她恐怖地看看司馬洛，喉嚨間仍然發

出着「唔唔」的聲音。

司馬洛彎下身子對她微笑，在她的臉上輕輕地一吻，說：「美人兒，不要焦急！你祇要乖乖地，靜靜地躺在這裏，你就不會有危險了！懂嗎？」

她點點頭。

司馬洛出去了，又把浴室的門關上了，脚步無聲地走向屋子的另一部份，走進了那座大廳，首先進去的是槍咀，然後才是人。

廳中空空如也，一個人都沒有。

司馬洛皺着眉頭，遲疑了一下，便跑上樓梯，登上了屋子的樓上，那樓上却也是一個人都沒有的。

「那老狐狸！」司馬洛一面喃喃地罵着，而心中一面就慌張起來：「他又逃走了！」

他在樓上走了一轉，在布非明的房間裏，一座內綫電視機的前面停了下來，那電視機是仍然開着的，電視機內映出的畫面，就是那大廳中的情景，司馬洛伸手按了電視機的底部一隻按鈕，電視機的畫面便立即轉換了，這一次，他所看到的則是廚房裏的情形，顯然，全間屋子都可以從這電視機中看到。

司馬洛再按一個掣，電視機中又出現另一個畫面。他覺得，這眞是天賜其便了！他用不着到全屋去跑，祇要看着這隻電視機，就知道哪裏可以找到他所要找的人了。

司馬洛就逗留在那裏，應用着那副電視機，直至他找到了要找的地方。那就是屋子的車房，他看見了阿漢坐在那部車子之中。

但在這時候，阿漢却是不知道司馬洛在那裏看着他的。

大約五分鐘之後，阿漢忽然發覺，車房中的燈光完全熄滅了，那座車房頓時陷入了漆黑之中！起先，阿漢以爲大概是受到大雨的影响，電綫出了毛病而已，不過，他還是機警地往下面一蹲。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槍聲就响了，車子是擋風玻璃「勒勒」地碎掉，碎片濺在他的頭上，子彈飛蝗也似的在他的頭頂經過。

阿漢不禁捏了一把冷汗，如果他不是及時縮了下去，他就早已經死了。

阿漢以第一時間推開車門，滾出了車子外面，手中的機槍又連串地响了起來，向那梯口的方向一排掃射，這是合理的行動，由於那個向他襲擊的人，必然是從那裏下來的。

掃射了一陣之後，跟着就是靜默，阿漢摒息靜氣地等着，希望他的槍彈已經射中了來人，他用不着看，也知道來人是誰了。

但是，橙色的火光一閃，就把他的希望粉碎得一乾二淨了，一顆子彈在他的耳邊飛過，差點兒把他的耳朵也給擦傷。

阿漢下意識地一連打了兩個滾，手中的機槍又提起來，向那火光的亮處一陣掃射。

現在兩個人都是在盲目作戰的，大家都以對方槍咀亮過火光的地方作爲目標而射擊。

阿漢知道對方一定是躲在一件障碍物的後面了，因爲他的掃射對之毫無威脅，阿漢吃虧的地方是他現在已經滾到了空曠之處，無遮無掩的，但是也有個便宜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槍的火力夠強大，因爲這個緣故，對方不輕易移到一個適合的地點來向他射擊。

「媽的！」阿漢喃喃地自言自語：「不能這樣拖下去，如果拖到他們救兵來了，那就完蛋了！我得快點殺死他！」

希望是這樣希望，但是成功與否，却又是另一回事」。

司馬洛也是同樣地希望的，大家都盡了能力要達到自己的希望，結果又不是希望的問題，而是變成了一場本領高低的實際考驗了。

最後，還是司馬洛考了第一。

那時，阿漢正企圖爬行着繞到司馬洛的後面去，由於他對車房的形勢是比較熟悉的，他正爬行到了最空曠的地方時，忽然燈光却大亮起來。

這亮起來的燈光，並非車房中的大燈，而是那其中一部車頭燈，阿漢就給這車頭燈光所籠罩了，一時，他陷入了極度的恐怖中，就像全身都鑽進了冰窖裏，槍舉了起來，向那車的車頭燈掃射，但是已經慢了一點，他祇是射破了其中一盞燈，自己就中了一槍，那一槍射中了他的右肩，使他打了一滾，連手中的機槍也丟了，也連忙再打了一個滾，伸出左手要把槍拾起來。

另一顆子彈進入了他的左肩，起先，他兩肩都完全麻痹了，極力命令自己的手指動，去把槍挑起來，但是辦不到，跟着痛苦就來了。他痛得叫了起來，那兩顆子彈都把他的骨頭打碎了。

骨碎的痛苦，實在不是容易抵受的，這痛苦使阿漢完全失去了鬥志。

車頭燈光之外，地下室車房中的大燈，也亮起來了，站在阿漢面前的，果然就是那全身黑衣服的司馬洛，司馬洛的手中，仍然拿着一把手槍，槍咀斜斜向下，朝着阿漢，雖然，到了這個地方，司馬洛實在是用不着這把槍的了。

阿漢睜着死魚一般的眼睛，對司馬洛瞪視着，司馬洛擺擺手中的槍：「我是可以把你腿骨也射碎的！」

「殺死我好了！」阿漢咬牙切齒地。

司馬洛微笑：「視死如歸，眞是烈士！但死並不是最可怕的，手脚都不能動，永遠躺在床上渡過一生，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阿漢臉上的肌肉扭曲着：「你已經贏了，你還想怎樣？」

「當然是想找到布非明。」司馬洛微笑：「他在那裏？」

「他已經逃走了！」阿漢道。

「胡說！」司馬洛鄙夷地一歪咀：「我知道這裏並沒有可以逃走的路！」

阿漢冷笑：「你以爲布非明是一個像你一樣的蠢豬嗎？他不會躲在一個無路可逃的地方的！」

「我找得到這裏來，就證明我也並不太蠢了！」司馬洛微笑道：「怎麼樣，這條逃路在那裏？」

「你還是先把我殺掉吧！」阿漢說。

司馬洛伸脚在阿漢的肩上無情地一踢

，阿漢又劇烈地抖顫着，整個身子都縮成一個球了，司馬洛冷冷笑道：「看你捱得多久！」

阿漢還是緊緊地閉着嘴巴。

司馬洛又把脚提了起來，但在這隻脚踢出去之前，他的耳朵聽到了一些值得他注意的聲音，那就是從那升降機槽下面透上來的水聲，他立即轉過去，對着那水聲的來源。

司馬洛是一個機靈的人，他馬上就注意了那已經關上了升降槽的門。

表面上看來，那不過是像一度雜物間的門之類而已，但是既然那裏面透出不應發自什麼雜物間的聲音，他便不能不走過去觀察。

司馬洛把那度門拉開了，就發覺了那升降機的槽位，以及裏面那控制升降機的按鈕。

阿漢極力掙扎着，要向地上的輕機槍伸出手去。

可是辦不到，他的肩骨已碎，他的手是已經完全失敗，不再聽從他的使喚了，他毫無辦法地看着司馬洛伸手按了那按鈕，使升降機升上來。

他看着司馬洛站在門口的前面，等待着。

阿漢相信司馬洛是會失望的，布非明一定不會隨着升降機上來的。而另一方面，布非明也會是失望的，他一定不可能逃生，明天，人們會找到他淹死在車中的屍體。

但是，結果是出乎阿漢的意料之外的，當升降機升上來的時候，那部車子赫然仍在升降機之中！

難道布非明是棄車逃走了？

車子的玻璃是暗色的防太陽玻璃，車子藏在升降機內的陰影之中，無法看得出車中究竟有沒有人在着。

司馬洛也正眯起眼睛在看時，車子的馬達就忽然怒吼起來，而車子也動了，向司馬洛直衝過來，司馬洛祇有時間放了一槍，但是沒有用，子彈在擋風玻璃彈開了，原來那是避彈玻璃，子彈射不進去的！

但是車子也並沒有撞着司馬洛，在千鈞一髮間，司馬洛向旁一跳跳開了，在地上一滾，車輪僅可在他身邊輾過！

司馬洛滾了一滾，便又跳了起來，手中的槍又不停地响着，射向那部車子，這是本能的動作，雖然明知道那部車子是有避彈設備的，他也是要如此做。

子彈在車身上紛紛彈開，那車身也是裝了避彈甲，子彈是穿不進去的。

那部車子在車房的中央停了下來，車窗的玻璃絞低了一點，一把機槍的槍咀伸了出來。

在這槍咀開始噴出子彈之前，司馬洛已經一滾滾開了！那些子彈「辟辟拍拍」地擊在地面上，紛紛彈開，在地上濺起了火花。

但是司馬洛已經滾到了一根柱子的後面，那鋼筋水泥的柱子替他抵擋了繼後而來的子彈，因此他是沒有受到威脅的，他在柱邊伸出他的槍，繼續還擊，可是，車中那人，還是佔了優勢的。

車窗雖然絞低了一點，可是祇是開了一條縫，從裏面放槍向外射擊是比較容易的，但從外面向車中射擊，則沒有甚麼效力了。

子彈即使能夠進入那條窄窄的窗縫，也不過祇能射中車頂而已，並不能夠射中車中的人。

接着，司馬洛手中的槍忽然不响了，因爲子彈已經用完，他手中的不過的空槍一把。

那車中的人當然就是布非明了，布非明看見掃射沒有甚麼效力，便也放棄了用槍，又把車子開動了，這座屋子乃是他親手建立的，當然，沒有人比他對這車房的形勢更熟了，車子以高速在車房中行走着，車輪擦過地面的時候，發出吵耳的「哇哇」之聲。

司馬洛抬起頭來，已看不見了車子，不知它開到何處去了，他正懷疑那部車子可能另有逃路的時候，那部車子却在他的後面出現，向他直衝過來，司馬洛手中的槍已經沒有子彈，不能用槍還擊了，所以就祇有逃走。

他一跳跳了起來，好像跳水似的向旁邊一撲撲過去，一着地就縮成一球，繼續滾動。那部車子「呼」的一聲在旁邊經過了，到了車房另一邊，又開始掉頭。

司馬洛雖然在緊急的環境之中，他的行動却沒有慌亂，他那一滾並不是亂滾的，他是以阿漢躺着的地方爲目標，這樣一連串地滾動，最後就到達了阿漢的身邊。

阿漢的身邊，是棄着一挺輕機槍的，而司馬洛的最主要目標就是這挺輕機槍，

他一手把輕機槍撈了起來。

阿漢眼睜睜地看着他拿起機槍，却無法加以制止。

這時，車子已經掉了頭，又向司馬洛直衝過來了，司馬洛舉起機槍，扳動槍機，不過這一次，他却是聰明得多了。既然那車子的車身以及擋風玻璃都是避彈的，他就沒有以此爲目標，他把槍拿得很低，幾乎是貼着地面掃射過去的，他的射擊目標就是那部車子的車輪。

果然車輪是沒有避彈設備的，於是，車子就忽然矮了一矮，兩隻車輪都破掉了，司馬洛的心裏感到一陣快意。

可是，他却忘記了一點，那就是，車輪破掉了，雖然會使車子的行動有了困難，但是却並不會使車子完全不能行動，那車子繼續向司馬洛直衝過來，車輪沒有了空氣的支持，金屬的部份擦着地，發出了一種使人毛骨悚然的聲音，司馬洛頓時嚇出了一身冷汗。

他連忙向旁滾開。

他是可以滾開的，但是，躺在那裏的阿漢，連移動手脚的能力都沒有，他當然是滾不開的，他恐怖地而尖叫起來道：「不！不要！不要……」

布非明此刻，却像忘記了有他存在似的。

那部車子繼續衝過來，阿漢也繼續尖叫，接着車輪輾過了阿漢的身體，阿漢的叫聲，就忽然中斷了！他的眼睛大大地瞪着，他已經死去了。

布非明的車子差不多一直衝到了車房的盡頭，一拐彎，又調轉了過來，去找尋司馬洛，可是這個時候，司馬洛却已不見了，不過，布非明却肯定，司馬洛並沒有

逃出了車房，他剛才所在的地方，距離車房進出口處的那石階有好一段路，而且，布非明一直留心着，並沒有看見司馬洛逃向那出口，至於車房通向山下那條路的出口，又是給一座大閘門隔住的，司馬洛也不能夠從那個出口逃出去。

那麼，司馬洛是到了何處去呢？

布非明開着那部車子，在車房中往來遊弋，巡視着，找尋着司馬洛的踪跡！司馬洛一定是在車房中躲了起來的，而且，他可以躲的地方並不多。

車子的兩隻前輪的車呔已經完全失效，因此車子是傾斜的，車頭比車尾低得多，而行駛起來時，發出來的聲音難聽而刺耳，不過，當駕駛的人不顧輪軸的後果而仍然繼續開動，則大致上還是沒有問題的，車子仍然可以再駛用一段時間，一段足夠把司馬洛撞死的相當長的時間的。

接着，角落裏有人影一閃，布非明就明白了，司馬洛是躲在一部停着的汽車的後面，馬上，脚在油門上一踏下去，速度又增加了，那部巨大的汽車，就直撞了過去。

轟！車頭向那停着的車子攔腰撞過去。那車差點倒翻，但結果沒有。它祇是移動了好幾呎，布非明把自己的車子退後，又向前衝，轟！又攔腰碰了一碰，那部停着的車子又移動了幾呎，「轟」的一聲撞在車房的牆壁上去。

如果司馬洛是躲在車後的話，那他該會給夾扁在那裏的，布非明也是這樣想的。可是，事實却沒有如此容易，這個時候的司馬洛已經不是躲在車子的後面，而是鑽到了車底下去，貼着地面，平躺在那裏，如此，雖然車子被撞向牆邊移過去，他也不受影响了。

現在，當布非明的車子向後退開了之後，他又從車底鑽了出來。

布非明又開動了車子，向他直衝過來，司馬洛一跳，到了一根柱子後面，布非明連忙把車煞停，差一點沒有撞在那根柱子上。

司馬洛離開了那根柱子的後面，使半跑半跳地飛躍着，又跑到了另一部車子的旁邊去，這一次，他却不是躲藏了，他祇是打開車門，坐進了車中。

布非明不知道司馬洛在攪甚麼鬼，但他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司馬洛在轉瞬之間，是無法把那車子開動的，由於司馬洛沒有車匙。

布非明的車，又向司馬洛坐上去了的這部車撞過去，連人帶車也沒有關係的，他一樣可以撞，由於他開着的這部車，是結實和沉重得多的。

但是，在他的車子還沒有到達之前，司馬洛却從那部車子的車窗內伸出手來，丟出了一件東西，布非明看不清楚是什麼，一閃眼間，他祇大略看到，這似乎是一顆藥丸之類。

布非明大吃一驚。他對司馬洛的古怪才能並非是完全一無所知的，他已經猜到了，這可能是甚麼，他連忙把車子煞停住了。

這時，那顆藥丸却剛好滾進了他的車底，而且，那顆藥丸，也就在此時爆炸起來。

那部沉重的車子，幾乎離地跳起了一呎。

看來，那部車子就像要散開來似的，連形狀也變了。

但這畢竟是一部夠結實的車子，並沒有散開來，仍然穩當地立在那裏，司馬洛在那部車中，是幾乎完全不受爆炸力影响的，因爲他已經伏了下來，有車身替他抵擋了所有的震波。

現在，他才慢慢地坐了起來，看看那部車。他看見那部車停在那裏，仍然看不見駕車的布非明。

接着，那車子的馬達咳嗽起來，又開始動了。原來那車子的結構的確不錯，雖然受了劇烈的震動，還是沒有損毀。現在，它又開動了。這一次，它並不是前進，而是退後，退向車房出路的那度大閘，而在同一個時候，那度大閘也開始發出隆隆的聲音，向上升去，把那個出口露出來。

布非明是要逃走了，很顯然，那度大閘是可以用無綫電控制器控制的，布非明在車中扭動控制器，那閘便升起來了。

「不行」司馬洛在他的車中叫道：「你不能走！」這樣叫着，他又從車窗伸出手，把一顆藥丸丟了出去。

這顆藥丸跌在布非明的車頂，彈起了一下，再沿着車頭的擋風玻璃滾下來，滾到車頭上，就在此時爆炸了。轟！一隻火球在擋風玻璃的前面爆炸，整部車子就向後一退，這樣就使得它的退後速度也快了一點。

然後，車子就停了下來，爆炸的濃烟散去，就看見，那擋風玻璃已呈現了龜背般的裂紋。避彈玻璃雖然避彈，可是却不是絕對不能破的東西，炸藥就在它的前面爆炸，它便抵受不住了。

司馬洛又舉起了一顆藥丸，準備着，也這爆炸藥丸，許多人都知道，簡直就是濃縮的手榴彈。藥丸上是有一根綫的，如果把這根綫扯去了，藥丸就會爆炸，目前，司馬洛還沒有去扯這根綫。

而在他扯綫之前，布非明那部車子的車門，忽然打開了，首先出來的，就是布非明的尖叫聲：「不要！不要！」布非明尖叫着：「我們可以談談！我們可以談談吧！」

司馬洛握着藥丸的手暫時停在那裏，但是，另一隻手却把他攫到的那一挺輕機槍舉了起來，槍咀擱在車窗的邊緣上，等着。

布非明叫完了後，人就撲出來了，仆倒在地上。似乎，那爆炸的震動使他吃不消，他連站也站不起來了，他正在哭泣。

司馬洛感到一陣快意，他知道他終於找到眞的布非明了。那禿禿的頭，小如老鼠的眼睛，在車房的燈光之下，他可以看得很清楚，不錯，這就是如假包換的布非明，不再祇是一具燒焦了，沒有面目可辨的屍體。

「我……我投降了！」布非明尖叫着：「別再放炸彈！」

本來，司馬洛對於一個沒有抵抗能力，而且是已經投降了的人，是會手下留情的，但是布非明却是一個例外。這個人太狡猾了，司馬洛幾次功敗垂成，都給他溜掉了。司馬洛已經得到過兩具屍體，但是

，布非明的性命却仍然能够保存着。

因此司馬洛不再留情了。他把機槍的槍機扳動，一排子彈射出去，有兩顆穿過了布非明的右肩。子彈的撞力，使布非明打了一個滾，正在大聲求饒時，第二排子彈又來了，這一次，則有一顆子彈穿過了布非明的左肩。

於是現在，布非明就完全無法行動地躺在那裏，和阿漢一樣了。

司馬洛下了車，走到布非明的身邊去，布非明仰首看他，那雙小眼睛現在張得大一點了，而那眼睛裏是充滿了恨意的。

「我還以為你已經逃走了。」司馬洛得意洋洋地看着他道：「怎麽你又會出現呢？」

布非明的眼睛再瞪了司馬洛一會，却轉向了阿漢，他懺悔似地說：「我……我以為我幹得來的，但最後我還是不够勇氣，我知道……如果我硬衝出去，我是一定淹死的！」

「那下面是甚麽？」司馬洛問：「海嗎？」

布非明搖搖頭，司馬洛自已走過去看看。以他對這些古怪機關的知識之豐富，他自然是一看就明白了的。

「哦，一條水溝！哈哈哈，想不到原來是大雨帮了我的忙！我還罵那雨呢！」他又走到布非明的身邊，用脚踢踢他！

「你現在可以殺我了。」布非明恨恨地說：「你現在可以肯定你是並沒有找錯人了！」

「你終於會死的。」司馬洛吃吃笑着：「但不會是我殺你！在你死之前，我們還要你回答好些問題！值得我稱讚的一點就是，你祇有一條命，居然死過兩次，弄出了兩具屍體來，但，不可能再多了，你這一命，祇可能有三屍，不會再多了！」

布非明的咀巴一開一合着，吐出着一連串的惡毒的咒罵，不過聲音低到就祇有他自己聽得見的。

「還有一點，我一直在奇怪的。」司馬洛說：「你的實驗裏，究竟在作着一種甚麽實驗？兩處都是一樣的，把一具美女的屍體解剖開來！究竟是在幹甚麽？」

布非明那充滿了痛苦和汗珠的臉上，這時也不禁咧開來，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顯然地在那實驗室裏所作的實驗，是一種他引以為榮的實驗。但是他緘口不言。

司馬洛又輕輕踢他一脚：「你始終要說出來的，我們有辦法令你說出來，我不過是好奇，想先知道吧了。你現在告訴我，以後就可以少受許多苦了。」

布非明閉上了眼睛，似乎根本懶得睬他。

司馬洛又在他身上踢了一脚：「克麗說她知道你在完成了這件實驗之後，我們就不可能找到你的……你究竟是在攪甚麽鬼？」

布非明的眼睛又張開了，而且，他的臉上，可忍不住露出了一個得意的微笑：「你眞的想知道？」他問。

「是的。」司馬洛說：「我雖然恨你，不過我對你的能力，一直都是佩服的，雖然你敗在我的手裏，因為，我有史勿夫的龐大組織在為我撐腰，而你呢，却是完全要靠你自已的！」

布非明雖然是一個一世之雄，可是却似乎也有受不起捧這個弱點的。在痛苦中，他的臉上，也露出了一個樂不可支的微笑道：「是的，司馬洛。」他說：「我是一直都比你強的！我是一個比你好得多的好手！」

「如果天不下雨。」司馬洛說：「也許你又逃得掉了！」

「媽的！」布非明說：「完全是壞在天不合作！」

「不過，你却不能不承認，這一次的確是棋逢敵手！」司馬洛又捧一捧自己：「我給阿漢吃了一些有輻射性的食物，他就把我領到這裏來了！」

「原來——」布非明勃然地吐出了一連串的咒罵。

「你也料不到吧？」司馬洛吃吃笑。

「你想知道我在實驗室內幹的是甚麽嗎？」布非明忽然問他道。

他似乎想挽回多少面子，所以在口頭上，也不願給予司馬洛以太多的勝利。

司馬洛相當虛心地說：「戰鬥已經過去了，開心見誠地談一談，可有甚麽關係呢？」

布非明又露出着那個得意的微笑：「我嘛，我是正在研究改容整形手術！」

「這用不着甚麽研究的。」司馬洛說道：「現在世界上，整容手術，已經發達得很了。你要換一張臉皮的話，你早已換了！」

「不是這樣簡單的手術。」布非明搖着頭：「如果我要換一張臉皮的話，我早已換了，這句話說得不錯！但是，又有甚麽用？我的身體的形格不能換，指紋也換不掉，這樣，你仍然可以追查到我的身上來的！」

「你研究的辦法，却能換許多東西嗎？」司馬洛問道。

「對了。」布非明承認：「我可以換過臉皮之外，還把手脚也換掉！不是這一雙手，也不是這一雙脚。甚至我那一件不聽話的器官也可以換，換到變成我可以享受女人了！」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沒有人能够這樣做的！」

布非明的微笑更加自豪了。他說：「許多沒有人能够做到的事，我都能够做到了！」

司馬洛知道，布非明大概不是說笑的，如果這一項研究不是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布非明也不會如此落力地去進行了！

「換上了別人的手脚？」司馬洛仍然難以置信地問。

「是的。」布非明說：「比我更靈活的手，比我更有力的脚！這樣，我就會有不同的指紋，你找到我的身上來，也不會相信我是布非明，即使我站在你的面前告訴你我是布非明，你也一樣不會相信的！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能力更高，外表與前完全不同的人！我必須如此做的。因為我的敵人已經太多了，除了你之外，另外也還有人在找我。兩次假死，都不能教人相信。人們還是在找，就像你。我必須變成另外一個人，這樣，就隨便他們去找好了！」

司馬洛凝視着布非明，布非明所說的

話，使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毛骨悚然。如果布非明的研究眞成功的話，那今後他到何處可以找到布非明呢？

「但是，你怎麽要把一些美女的屍體來割開呢？」司馬洛說：「難道，你想替自己換上女人的手脚？」

布非明又微笑着搖頭：「那些女屍祇是作實驗用的。我的研究發覺女人的體內，有一種特殊的質素，使她們有着特強的生長力。這是眞的，所以，生育的責任就由女人去負担，而不是由男人去負担。我們就是正在採集這種特殊的質素，然後便加以濃縮！」

「甚麽質素？」

「你不會明白的。」布非明搖着頭：「因為目前，醫學界的人也不知道有這種質素存在，祇有我們知道！」

司馬洛頓時呆呆地看着他。

「將會換到我身上來的手我已經選定了！」布非明說：「右手是一個一流槍手的，左手是一位空手道高手，至於腿子，則是一位世運長跑健將的腿子。」他忽然哈哈地笑起來：「到時，我會成為一個全能的人，優異的體能，再加上我這副優異的頭腦！」

「很可惜！」司馬洛說：「你的身體，現在却是已經沒有機會裝上這些了！」

布非明苦笑：「天妒英才嘛！」

忽然有人聲從上面的進口處傳來。

司馬洛一抬頭，就看見一個持槍的人衝下來，跟在他後面的另一羣女人，就是那些女護士們了，人聲主要就是那些女人們發出來的，女人就是這樣，人數一多，她們就不能保持沉默了，無論怎樣都要吵起來的。

司馬洛知道情形是怎樣的，一定是下面那度防綫已經給攻破了，一個打手便回來，領導那些女人們，希望能够坐車逃出去！

一看見司馬洛，這個人手中的槍便提了起來，說時遲，那時快，司馬洛立即向旁邊一滾，滾到了一根柱子之後，本來，司馬洛有機會先向那人開槍射擊的，講到反應，無論如何，他都不會比司馬洛那麽快的，司馬洛之所以沒有放槍，主要是為了那些女人，他不想殺死那些手無寸鐵的女人，那些女人是在那個打手的後面的，如果他向那個打手放槍的話，那麽，那些女人便難免遭受到魚池之殃了。

司馬洛一跳開了之後，那個打手的槍就響了起來，司馬洛自然是沒有中槍的，但是，遭到了魚池之殃的却是布非明，布非明大叫一聲，身上中了好幾顆子彈，身子抽搐了一陣，就不動了。

那個打手這時才有機會看清楚這是他的老板，他呆在那裏了，吶吶着：「老板！老板！老板！」

「放下槍！」司馬洛在那根柱子後面向他們喝道。

那人的臉一震，怒恨地擺過去，槍又怒吼起來，一排子彈掃向司馬洛所在的地方，但是祇掃中了那根柱子，子彈「達達」地彈開了。跟着，司馬洛在柱子後面站着。

司馬洛在柱子後面站了起來，已經棄下了手中的機槍，而改為拿起了一把手槍，那把手槍祇是响了一聲，放出了一顆子彈。不過，祇要放得準，一顆子彈就已經够了。

這顆子彈準確地射中了那人的右肩。那人大叫一聲，槍也丟了，身子打了一個轉，便仆下了餘下的那幾級梯級，仆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司馬洛走了出來。

那一羣女人，又像早上的鳥羣一般，吵鬧着逃回上面去了。司馬洛也不再理她們。

現在她們反正是已經成了甕中之鼈，逃不到那裏去的了。

他祇是走到布非明的身邊。

沒有救了，布非明已經死掉，那人的槍彈，有一顆穿過了布非明的頭顱，現在的布非明，全身起碼有三份之二是浴在鮮血之中的。

司馬洛喃喃地咒罵起來。現在，他也像布非明一樣，在埋怨命運之神的不公平了。

他們是還有很多問題要問布非明的，尤其是這種移植肢體的手術的秘密，他更加想知道，可是布非明已經死掉了，於是，這些移植肢體的秘密也要隨布非明之死而失去了。

司馬洛蹲在布非明的身邊好一會，才慢慢地再站起來，拿着槍，走上樓去。他一直走到了布非明的房間，那些女人已不知何處去了。

他扭動那副內綫電視機，就可以看到，她們原來已經回到了宿舍之中，六神無主地守在那裏面不敢出去。每一個人的咀巴都在動着，幸而司馬洛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司馬洛相信，她們一定吵得十分之厲害。

司馬洛又走到窗前望外面。他正來得及看見一部警車正沿着山路駛上來，車頂上一盞探射燈正在四面照射着，一面，有聲音從擴音機中透出來。

「你們已經被包圍着了，不要抵抗，舉着手出來投降吧！不要抵抗！」

却沒有人應聲投降，事實上，可能這是由於可以投降的人都已經死掉，或者是已經給制服了。

司馬洛微笑，按了內綫電視機的通話掣，同時更換了電視機內的畫面。這時，畫面就是換到了那些女護士宿舍的房間裏了。

那羣女人們仍然在那裏面惶惶不可終日的。

司馬洛說：「喂，你們都聽見我的話沒有？」

那些女人們，馬上都肅靜下來了。她們知道，這個乃是老板用以與她們通話的揚聲器，她們雖然知道老板已死去，但是習慣成自然，她們還是難免肅然起敬！

「甚——甚麽事？」其中一個女人領導着問道。

「外面警察已經來了。」司馬洛說：「你們快舉着手出去吧！」

那些女人們正在六神無主，有了人在指揮她們，她們便很自然地接受司馬洛指揮了。

（以下轉入第129頁）

◎◎◎◎◎◎

上文提要：圓通寺內人山人海，門口香油錢不斷增加，筱乩童忙得不可開交，正在胡亂畫符，突然小虎帶着闞積德來抓人，筱乩童、迷魂八姑情知鬥不過闞積德等，立即溜之大吉……呆瓜不見了，小虎、三八花焦急萬分，四處找尋，終於讓他們在一條小巷內找到線索，但呆瓜身邊有鬼道士看守，如何救出呆瓜呢？

◎◎◎◎◎◎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少年英雄　凱旋而歸

「啊！原來是山口組的殺手。」迷魂八姑驚叫起來。

她耳聞過江湖上有這麼一個恐怖組織，想不到居然現在面對面在聊天。

鬼道士道：「假如二位眞的不能寬心，不妨先進去躲一躲。」

「好！好！」筱乩童與迷魂八姑早已心裡七上八下，求之不得。

鬼道士對另一桌四名黑衣人吩咐道：「來個人帶他們二位去安全地方躲一躲，順便把那個小鬼也帶走，別忘了點他的啞痲二穴。」

筱乩童與迷魂八姑站了起來，呆瓜不得不站起來，心裡却在想，這間酒舖前後不過巴掌那麼一點大，除了這間茅屋，就是後面的院子，那有什麼安全的地方？莫非還有秘密地窖不成？

他細細地分析着，衣領已被那黑衣人提起，帶向屋後……」

*　*　*

小虎躲在雜貨舖裡，左等右等，等得心焦神煩，眞想罵人，倏然門口人影一閃，銀釵跟三八花悄無聲息地跑了進來。

「銀姊。」小虎高興地跳起來，低聲道：「人都來了嗎？」

銀釵點點頭，反問道：「人都在隔壁酒舖裡？」

「一點沒錯。」小虎說：「就等你們圍捕了。」

「好，我去招呼人手。」銀釵說完拔腳要離開，小虎連忙一把抓住。

「銀姊，我老爸來了嗎？」小虎有點患得患失。

銀姊笑道：「放心，你爹在另一路，這一路是邵捕頭領隊。等捕好了網，這份功勞讓給你。」

小虎一聽老爸沒來，心頭大樂，雖說醜媳婦難免見公婆，但能拖過一時半刻，在小虎心理上來說，也比較好過一點。

銀釵說完就走了，三八花見小虎手上還捧着一包棒棒糖，拿出一根就往嘴裡塞，同時對小虎道：「買了就吃啊！不吃白不吃。」

雜貨舖的老頭子站起來道：「小把戲，你姊姊來過了，怎麼還不走啊？」

「老人家，等一下子嘛。」三八花笑道：「馬子要臨檢哩！」

「臨檢？」老頭子沒聽懂。突然聽到巷口一陣大聲吆喝，還有着破鑼鼓聲：「各位注意聽着，江夏府在此實施臨檢，所有居民一律不准出屋，靜候檢查，違者格殺無論。」

小虎一聽這陣破嗓子，就知道是老爸的副手邵捕頭。心情一開朗，把包棒棒糖一摔，拉着三八花就跳出了雜貨舖，烏漆抹黑的巷子已是火把通明，邵捕頭拉開八字步，手握鬼頭刀，率領十名捕快，大模大樣地三擺一搖，走了過來。旁邊跟着敲着青竹棒子的柴八斗。

「邵叔叔。」小虎迎了上去，說道：「你老快一點好不好？」

邵捕快一把摟住小虎道：「今天總算看到你了，你老爹急得快發瘋了，你逃家了十幾天還好吧？」

「呸呸呸，我是抓土匪，逃什麼家。」小虎正經八百的反駁。



柴八斗却忍不住了：「捕頭老爺，辦正事兒要緊，抓到人再敍舊吧！」

「對對對，小虎，跟住叔叔們，不要吃眼前虧，弟兄們，上酒舖！」

十餘人擠進酒舖，邵捕頭的官腔調就出籠了！

「站起來站起來，統通給大爺貼壁站好，大爺們奉江夏府的命令，在這兒臨檢。」

鬼道士與四名山口組的殺手都站起來了，他們誰都知道這些官爺動起手都是些基本招數，繡花枕頭，並不可怕，但究竟官府有威勢，不得不站起來靠着牆邊站好。

那酒保依然死氣沉沉地站在櫃台裡，呆呆望着，好像一切都不關他的事。

一旁的三八花及小虎可緊張了，明明剛才看到筱乩童與迷魂八姑、呆瓜都在這裡，也沒見人走出門過，現在怎麼會不見了呢？

小虎望望三八花，三八花聳聳肩，攤攤手，表示也不知道。

邵捕頭大剌剌地道：「來人啊，上去一個先查查身份證。」

旁邊站着的劉捕快忙低聲道：「頭兒，官府裡沒發過身份證啊！」

邵捕頭道：「那你不會去問問啊？」

劉捕快立刻走到鬼道士面前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道：「你好像是道士嘛！」

「不錯，我是道士。」鬼道士臨危不亂，蠻鎮定地。

「在那裡出家？來此幹甚？跟我一一報來。」

小虎看得暗暗搖頭，這樣官腔官調，還能查出個什麼玩兒來，眞是沒急死皇帝，先急死了太監。

鬼道士道：「我出家龍虎山天師府，到此地是爲人袪災去病，這不犯法吧。」

「沒人說你犯法。」劉捕快又道：「那四個呢？」

「咱們路過這裡喝酒也犯法？」第一名黑衣人立刻氣唬唬地反問。

小虎眼見這種情形，問下去也是白問，忙對邵捕頭低聲道：「邵叔叔，還是讓我來問吧！」

邵捕頭皺眉道：「你急什麼呀？」

「我怎麼不急，呆瓜生死不知，我急着想救他呀！」

邵捕頭想了一想，道：「老劉，你過來，讓小虎問一問。」

劉捕快立刻退了回來，小虎却先對柴八斗道：「老人家，我問話之時，要請你當保鏢了。」

柴八斗呵呵笑道：「你放心，我自信還能料理這五個傢伙，只要他們誰敢動一動，我老人家的打狗棒一定能打得他們趴下。」

「好，他們誰敢，就格殺毋論。」小虎開始老神穩穩了，對鬼道士笑道：「鬼道士，剛才我已經來過，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先告訴你，我明明看見筱乩童與迷魂八姑坐在這兒，呆瓜也坐在這兒，現在人在那兒？給我從實招來。」小虎人五人六的發威了。

鬼道士冷冷道：「是你看花了眼吧！

我甚麼沒看到。」

小虎爲之氣結，道：「你是局外人，也幫過我忙，何苦把事情往身了攬，隱瞞眞相。」

鬼道士來個死不認帳，說道：「就因爲我是局外人，根本不必隱瞞眞相。不信你們搜，就是要上衙門打官司，也得要講人證物證的。」

談問的話已問到頭了，回答的也回絕了，小虎變得張口結舌，沒轍了，但他就是槓子頭脾氣，氣往上沖，臉色一沉，道：「好，你既這麼說，咱們就搜。」

「請。」鬼道士大大方方地擺擺手，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態。

柴八斗揮揮青竹棒，道：「那好吧！咱們到屋後去。」

於是邵捕頭派二名捕快在屋裏四處搜，主要是敲敲地板牆壁，看看有什麼暗門地窖。其他一干人都魚貫進入了屋後院子。

四四方方的院子，大酒缸卻佔了一半地方，四面圍着籬笆，也看不出什麼異樣。

小虎先望望籬笆外面，邵捕頭已曉得小虎的意思，道：「外面有人搜查把守，可以不必管。」

於是小虎又看看那些三分之一埋入地的大酒缸，酒缸雖然可以藏人，但是酒缸口子只有一個巴掌那麼大，連呆瓜的頭都鑽不進去，不用說是大人了，何況缸口還有泥封，泥巴糊得死死的，不像有空隙。

小虎大聲道：「四處地上踩一踩，看看有沒有地道？」

那些捕快立刻四處用腳跺地，試試有沒有空洞的迴聲。

鬼道士與四名黑衣人靜靜木立着，沒一絲兒驚慌之色。小虎看看三八花、三八花搖搖頭，也是一副茫然之色。

難道人早已溜了？還是筱乩童作法遁走了？小虎正在大傷腦筋，倏聽到一聲既、尖銳又悶沉的羊叫聲。

這正是樹葉吹出來獨有的聲音，小虎不禁大喜，四處張望，三八花已叫起來了：「在酒缸裏，呆瓜在酒缸裏。」

捕快們聽三八花一叫，紛紛拔刀出鞘，把一堆酒缸團團圍住，這刹那，鬼道士與四名黑衣人臉色立刻變了，突然冲天而起，想逃之夭夭。

柴八斗一聲大喝：「往那兒走！」

青竹棒一搖，身形跟着離地而起，而四週也響起聲聲嬌叱之聲，原來佈在四週包圍的伏樁就是十二金釵，對山口組的殺手紛紛圍截。

邵捕頭急急道：「外面有人管，咱們注意裏面的，大夥兒把酒缸一隻隻推動試試。」

劉捕頭推第一隻酒缸就發現用力過猛，酒缸竟齊腰而斷，露出一半的缸底，裏面躺着的正是呆瓜。原來其中有的酒缸是事先齊腰鋸成二段的，把人裝進去以後，再把酒缸罩上，不注意絕對看不出來。

呆瓜躺在缸中不動也不玩，只是用力吹嘴巴裏的草笛，但是草笛裏已塞滿了唾沫，已吹不出聲音來。

「呆瓜，你出來啊！」劉捕頭在叫。

小虎走近一看，笑道：「他一定被點了穴道，既不能說也動不了啦，不過還能吹哨子，那鬼道士沒算準這一點，算他衰死。」

邵捕頭忙過來伸手解開了呆瓜的穴道。呆瓜喘過一口大氣叫道：「悶死我了，千萬別放走那鬼道士，他們是殺手，跟搶大牛的銀號有關。」

小虎道：「先別管那些，你先出來啊！」

呆瓜可憐兮兮道：「我全身痲痲地，那有力氣爬出來啊。」

邵捕頭一把抱起，把他放在地上，問呆瓜道：「還有二個在那裏？」

呆瓜一指中間二隻酒缸道：「就在這二口缸裏，可要小心啊！筱乩童與迷魂八姑的武功高得很。」

邵捕頭一揮手，那些捕快個個如臨大敵，仗刀跳上四週酒缸上，一名捕快飛起一脚，向一隻酒缸踢去。

嘩啦啦一陣缸碎的聲音中，迷魂八姑已慌忙失措地站了起來。一條鐵鍊子立刻飛出，套上她的脖子，那名捕快喝道：「乖乖跟爺走出來，準備上衙門打官司吧！」

迷魂八姑眼目一掃，見人多勢衆，動手也逃不了，失魂落魄地乖乖站起來。

跟着把迷魂八姑雙手加上鐵鍊，劉捕快朝另一隻酒缸踢去。

酒缸上半段飛起，大家緊張地看着，那知缸裏空空的什麼也沒有。

這是怎麼回事？大家都望着呆瓜。懷疑他忘記指錯了。

呆瓜嚷嚷道：「我看他爬進這口缸裏，人怎麼不見了呢？有鬼，眞的有鬼。」

小虎忙揮手道：「不要嚷嚷，我明白了。」

邵捕頭怔怔道：「小虎，你明白了什麼？」

「筱乩童的邪術相當高明，他一定作法遁走了。」

邵捕頭道：「跑了一個沒關係，咱們去看看外面打得如何？老劉，你就快去通知頭頭一聲，人犯大部份已抓到，該收隊回江夏府了。」

老劉應了一聲，帶了四名同夥，押着迷魂八姑就往外走。這時四週的叱喝之聲，此起彼落，顯然，鬼道士與山口組正在作困獸之鬥。只是在黑暗中，小虎人小，引頸也看不到打鬥的情景。

不過他見筱乩童又溜了，心中始終不甘心，靜靜在想這老小子又能溜到什麼地方去？

左想右想，覺得筱乩童只能重回圓通寺，除非他有孫悟空的本事，一個觔斗能翻十萬八千里。否則已經沒別的地方可跑了。

想到這裏決定去碰碰運氣，遂向走出酒舖的邵捕頭咬咬耳朵。

邵捕頭聽完笑道：「小虎，你有沒有把握？」

小虎道：「我至少有七成把握，抓不到那老小子，我實在不甘心。」

「好，那我們現在就趕去。」邵捕頭覺得能把這些土匪一網打盡，也算是功勞一件。於是興頭十足，聽從小虎慫恿，要到圓通寺捕筱乩童。

三八花卻嗐呼起來了：「邵大叔，現在不能去，外面還在打架呢？應該先去幫她們的忙啊。」

邵捕頭笑道：「丫頭，妳放一百二十個心，十二金釵加上柴老大，十二對四，假如還收拾不了，她們也不用闖江湖了，乾脆嫁人吃老米飯算了。」

小虎道：「對對，抓人要快，各人歸各人的活兒，不過路上得辦件事。」

邵捕頭問道：「什麼事？」

「先抓條野狗，宰狗留血，好破筱乩童的法術。」小虎在出餿主意了。

邵捕頭道：「簡單。」

他立刻吩咐二名捕快去抓條野狗。

三八花拉拉小虎低聲說：「你少出鬼點子，萬一不靈讓邵大叔笑死。」

小虎一哼，道：「靈不靈試試就知道，妳少給我嚕嗦。」

他正經八百地邁開步子，在衆捕快擁護之下，再度奔向圓通寺。

小虎的確有靈感，猜得沒錯，筱乩童聽到酒缸外面有人聲，就覺得情況不妙，盤坐酒缸中，唸咒作法，以五行遁法中的土遁，逃離了酒舖。

人雖脫困，卻覺得前途茫茫，天下雖大，竟無立足之處。有一點最要緊的，就是走得匆忙身上沒有帶半分銀子。沒有銀子，本事再大，怎麼跑路？

邊走邊想，只有回到圓通寺去，因爲只有圓通寺中，還有一筆香油錢可以拿着當跑路費用。

心念一決，立刻飛奔圓通寺。

圓通寺中，老和尚帶着二名小和尚正在殿中打掃整理。筱乩童一走，大殿上搞得符灰紙屑滿地飛，亂七八糟，氣得老和尚邊打掃邊唸阿彌陀佛。剛剛清理乾淨，倏見筱乩童氣喘咻咻地走進大殿，不由怔了一怔，道：「道友何以去而復返？」

筱乩童也顧不得禮數，道：「我來取香油錢。」

老和尚皺了眉頭，指指放在殿角疊在一起的捐獻箱道：「都在那兒，你自己去看吧。」

筱乩童走過去打開箱蓋一看，裏面是空的，再看下面的箱子也是空的。神色頓時一呆一變，轉身厲喝道：「老和尚，你敢吞沒我的香油錢。」

老和尚冷冷道：「佛門中人，不貪財，道友不可亂說。」

「那滿滿一箱的錢那裏去了，你和尚要好好給我交待。」筱乩童想到自己就靠這筆錢跑路，人都快急瘋了。

「老衲出來時，箱內已空。」老和尚神色冷峻：「道友走時沒有交代，老衲要如何交代，再說敝寺讓道友借宿，道友走時也不交代，大殿上弄得汚煙瘴氣，清理到現在還沒清理完，老衲不責問道友，已算客氣，道友居然無理取鬧起來。」

筱乩童厲道：「你不用跟我談這些狗屁巴啦的道理，我只問香油錢的下落，你和尚若不給我滿意的答覆，我就要斬了你。」

老和尚見筱乩童神色猙獰，連退二步，混身抖索道：「道友卻莫亂來，這大雄寶殿上，舉頭三尺有神明，可不是亂來的地方。」

小和尚怕主持吃虧，忙道：「我見你走後，那些手下抓了銀子，各人打包也走了，所以跟主持根本沒關係。」

筱乩童一呆，辛苦了半天，竟便宜了迷魂八姑的手下，他有點哭笑不得，不過眼前情況緊急，走頭無路下，也只能逼一逼老和尚了，他獰聲道：「這就是你和尚給我的答覆？」

「道友還要什麼答覆？」

「我要的答覆就是銀子。」

老和尚合什閉目道：「阿彌陀佛，老衲沒有銀子，道友要殺老衲就殺吧。」

筱乩童已瘋了心，厲笑道：「你以爲我不敢殺你。我就先殺個小和尚給你老和尚看看。」

說完，撲向掃地的小和尚，小和尚大叫一聲救命，急忙轉身奔逃。卻聽到一聲格格笑聲，道：「筱乩童，你剛剛逃脫羅網，又要殺誰啊？」

眼見就抓住小和尚的筱乩童聞言一驚，轉目一看，說話的竟是三八花，後面還跟着小虎。

那三八花懷裏抱了一個酒罈，居然絲毫不怕地跨進大殿，迎面走過來。

小和尚已慌忙跑到小虎身後，只叫小施主救命。筱乩童更冒火了，獰笑道：「我殺你也是一樣。」

轉身向三八花撲來，三八花倏把酒罈子一送，一片紅光撲面撒去，雙方的動作都極迅速，筱乩童情急之下，防不到有這一招，躲避不及，洒得滿頭滿身都是，眼前一片血汚，腥臭撲鼻，發覺竟是汚血，他急忙舉手擦眼睛，一條鞭影已無聲無息捲到，正是小虎百發百中的繩鞭，捲住筱乩童的脖子，往前一拉，筱乩童喉管被勒住，喘不過氣來，撲地摔了一個狗吃屎。

三八花與小虎跳上前去，二人二隻脚已踩往筱乩童的背脊，小虎道：「老小子，你一身狗血，看你作法還靈不靈。」

三八花格格笑道：「逃呀！筱乩童，你再能逃走，少姑奶奶就喝你的洗脚水。」

這時寺門口，火光燭天，一羣手執火把的官差，蜂湧而出，領隊的邵捕頭哈哈笑道：「小虎，你還眞有二把刷子，果眞是虎父無犬子。」

三八花道：「邵大叔，快來銬人犯吧，這件功勞就給你啦！」

「多謝多謝。」邵捕頭高興地吆喝道：「來人啊！上去把人犯綁了。」

二名捕快立刻上前架住筱乩童，只見他已經眼珠子泛白，被小虎的繩鞭差點勒斷了氣。

一名捕快一面在綁筱乩童，一面稱讚道：「小虎，你的鞭法還不賴嘛！」

小虎頓時人五人六起來，笑道：「那還用說，不然怎麼能在江湖上揚名立字號抓土匪呢！」

「你好像蠻威風嘛，嘿嘿，揚了什麼名啦！」

一聽這語聲彷彿很熟，小虎立刻抬頭望去，雙方目光一接觸，小虎頓時傻眼了，竟是他唯一尅星老爸，江夏府的總捕頭黃二郎。

這好像老鼠見了貓，醜媳婦已見到了公婆，小虎在這刹那，剛才得意威風的氣

勢完全消失了，畏畏縮縮地上前垂首喊道：「爹。」

黃二郎一身官服，臉色威正嚴厲，望着小虎冷冷道：「你終算沒忘記我是你爹，不好好用功念書，求取功名，居然混江湖要揚名立字號了，我眞是有個好兒子。」

這完全是反話氣話，小虎那能聽不出，但又不服氣，囁嚅道：「爹，我是幫你抓土匪破案哪。」

黃二郎眉毛一挑，沉聲道：「抓土匪破案自有衙門的捕快，還用得上你們這些小把戲？」

邵捕頭忙上前打圓場，道：「頭頭，也虧得小虎這麼搞一搞，把大小土匪一網打盡，省了我們不少力氣。」

「哼！」黃二郎鼻管裏出氣，這種結局，在他來說，不知道是高興，還是感到沒光采。

「頭頭，辦正事要緊，小虎的事，回家再說吧！這小傢伙有出息，回去勸一勸就好了。」

邵捕頭在暗暗幫小虎忙，說完了立刻向小虎擠一擠眼睛眉毛，笑了一笑，大聲吆喝道：「弟兄們，現在把人犯統通押好，連夜回江夏府，立刻起程啦。」

「是。」大殿前哄然應聲回答，命令也一聲一聲傳出了圓通寺。

只見寺外火把像一條火龍一樣，蜿蜒而動。

這眞是壯觀的行列，最前面是兵勇，中間一連串囚車人犯，二旁是馬隊，接着是總捕頭帶着一干捕快騎着馬，最後面是小虎、呆瓜與三八花在車裏。蹄聲夾着車輪聲，向清河鎭外前進。

小虎這時躭上了心事，一看車轅上坐着邵捕頭，立刻叫道：「邵大叔，那些幫忙的姊姊呢？」

邵捕頭道：「還有一些小嘍囉，總捕頭就交代她們幫忙掃一掃，免得擾亂地方。」

小虎道：「大叔，回去後我老爸一定會揍我，你得幫我忙說說好話啊！」

「放心，」邵捕頭哈哈笑道：「這次我打保票，包你沒事。」

小虎這時一顆心才放下來，道：「最好沒事，有事我再蹺頭。」

邵捕頭沒聽懂，問道：「你說什麼？什麼是蹺頭啊？」

呆瓜呆呆道：「笨哪，連蹺頭都不懂，就是再跑的意思。」

小虎猛打呆瓜一記響頭，道：「你少賣嘴皮子。」

邵捕頭回頭道：「小虎啊，你千萬不能再跑啦，這一二十天，你不知道你老媽媽整天在傷心掉淚，倚門盼望你回家，再說這次我保你，下次我可管不了囉，你爹的脾氣你應該知道，打爛了屁股可沒人救你啊！」

小虎不再說話了，想起老媽媽，內心不由產生一絲愧疚之感。

三八花這時接口問道：「大叔、大牛現在好不好？」

「好極啦！」邵捕頭在車轅上笑道：「錢豐銀號重新開張，錢百萬這次又神氣活現了，這全靠你們幫了他一個大忙，掃地出門不到二十天立刻翻身，誰也想不到會這麼快復業，回去不要忘了好好敲他一頓山珍海味。」

呆瓜感到不解，問道：「爲什麼要掃地出門呀？」

「嘿！欠人一屁股債，錢百萬變成了錢要飯，連住的房子都被債主押下了，不掃地出門做叫化子怎麼辦！」

呆瓜伸伸舌頭道：「哇啊，這麼慘。」

邵捕頭用感嘆的語氣道：「人是英雄錢是膽，做人若沒有銀子，就像叫化子丟了要飯棒，什麼都玩不靈啦，所以你們將來大了，都要好好賺錢，這年頭兒，有了銀子，什麼話都可以說，就算你是啞巴，銀子也會幫你說話。」

呆瓜聽不懂，問道：「小虎哥，銀子怎會說話？」

「去你的。」三八花笑道：「人家邵大叔在打比方，你聽不懂就少開口，銀子就像你屁股，那會說話。」

呆瓜一哼道：「妳少賣弄，屁股會放屁，銀子會不會放屁？」

這番話說得小虎哈哈大笑，連車轅上的邵捕頭也笑了，他笑完道：「我眞搞不懂，憑你們四個傻不哩嘰的小把戲，怎會把這幾幫土匪搞得團團轉，來個一網成擒，難道江湖上的土匪都是一批草包？」

三八花格格笑道：「小虎哥是街上有名的小草包，那批土匪在小虎哥的手裏，就變成大草包，小草包修理大草包，這次回江夏府，應該是英雄凱旋歸哩！」

呆瓜忍不住問道：「這麼說，咱們這次回去，一定會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囉？」

小虎興頭又起來了：「那還用說，一定是萬人空巷，鮮花滿舖十里，知府老爺親自出來迎接，街坊鄰居人人歡呼，讓呆瓜也神氣一番。」

「那太好了。」呆瓜興奮地說：「也讓我老爸對我刮目相望，使他高高興興。」

三八花糾正道：「呆瓜，你唸過的書到那裏去了，什麼刮目相望，是刮目相看，你懂不懂啊！」

「反正都是一樣意思。三八花，大家都在興頭上，你也甭挑我的毛病啦。」

邵捕頭在車轅上見三個毛孩子你一句我一句，在做清秋大夢，笑得幾乎肚子痛，忙道：「好啦，少說兩句，快打個盹養養精神，到江夏府要到天亮啦。」

對，回到家正好天亮，一定要養足精神，才能神采奕奕地接受歡迎。

小虎、呆瓜、三八花都有這種念頭，于是不再胡扯，不消片刻，立刻沉沉睡去。

可以想像得到的，他們在夢中，也會夢見盛大的歡迎場面，受到家鄉父老兄弟姊妹們的英雄式歡迎。

事實上如何呢？

當小虎迷迷糊糊被人推醒的時候，馬車已停在家門口，耳中只聽到老母「小虎，小虎！」喜悅而顫抖的叫喊聲。

「小虎，下車吧！黃夫人出來接你啦，呆瓜、三八花，我派二位兄弟，送你們回家。」這是邵捕頭的招呼聲。

小虎醒了醒神，急忙跳下馬車，撲進老母懷中，迷迷糊糊地喊道：「媽……」

黃夫人擁抱着小虎，眼淚都流出來了

，吸着鼻子，又愛憐又心痛地道：「回來就好，回來就好，邵大叔，謝謝你了，你去忙吧！」

「是，嫂子，公事繁忙，我就失陪了。小虎，有空我再來看你。」邵捕頭說着揚揚手朝對街的衙門走去。

三八花與呆瓜被二名捕快像押人犯一般押走了。

四週那有歡迎的隊伍，只有看熱鬧的人羣。小虎腦袋空空，失望已極，像做了一場有悲有喜，驚險刺激的白日夢。

不過依偎在老母懷中，走進了屋子，還是使他感到一股溫暖，家終是家，平淡、寧靜，使孩子們無憂無慮過着平淡而溫馨的生活。

在正廳裡，黃夫人把小虎像心肝寶貝一樣地按在座位上，道：「你餓了吧！我跟你拿早點去。」

說完就往廚房去，轉眼就端出一盤子的東西，有稀飯，有醬菜，還有一大碗鷄湯。

「你看你，離家一去就一二十日，人被風沙磨得又瘦又黑，眞不知道你這些日子是怎麼過的，快把這碗鷄湯喝下去，補補身子。」

這就是老母親，可是小虎此刻反而喝不下了，雖然有邵大叔作保，他還是担心老頭子回家後，那張嚴厲的臉譜，嚴父總比慈母難於親近。

眼見老母殷殷注視着，喝不下也只得喝，好不容易喝下一碗鷄湯，對母親搖搖頭道：「媽，我飽了。」

「也好，你什麼話都不用說，先去睡一覺。」

小虎只能依照母親的話去做，進入臥室，蒙頭大睡。

時間就這樣像往昔那般一天天地過去了。

轉眼就是五天。

這五天中或許因爲老爸的公事繁忙，小虎很少看到老爸的人影。而老母却盯得緊緊的，唯恐小虎再度離家。

小虎也不好意再出門，悶在家中百般無聊，幾乎悶出病來，不過有一點他比較寬懷的，老母似乎想慰撫小虎的心靈，絕口不提蹺家的事。但也不讓他上學。

到第六天，小虎實在忍不住了，對黃夫人要求道：「媽，我想出去溜溜。」

黃夫人想了一想，笑道：「你爹要我看管你，但看你這麼痛苦的模樣，我就放你出次門，不過你不要故技重施，一去不回啊！」

「媽，我那敢。」小虎高興地跳起來。

黃夫人慈祥地笑道：「瞧你，說到能出門，高興成這副樣子，好啊！天黑以前要回來啊？別碰上了你爹。」

「我知道，謝謝媽。」小虎混身又來勁了，連跳帶蹦地出了家門。

他想起呆瓜、三八花與大牛，不知他們回家後的情形怎麼樣，心念一轉，覺得阿香的豆腐店離得最近，回來後也該去看看她，謝謝她當時贈金之情。

於是他繞過衙門，走小巷，朝豆腐店走去。剛轉過一個彎，却碰到了隔壁胖得像豬一樣的李嬸婆。

「小虎啊！你回來啦？」李嬸婆站住打招呼，一對眼珠子不停地上下打量着小虎，好像小虎臉上長出了一朵花。

對隣居街坊上的三姑六婆，小虎一向是敬而遠之，因爲他最怕他們不饒人的那張嘴皮子。但是現在既碰上了，而且好意招呼，小虎不得不保持風度禮貌，只得點點頭。

「李嬸婆，您好。」

「嗯！黑了點也瘦了點，外面的日子不好過吧？」

他奶奶的，果然諷言諷語過來了，小虎霎霎眼睛，故意裝作聽不懂道：「不錯啊？晒黑了總比酒罈子好。」

李嬸婆喜歡喝兩杯，加上心廣體胖，外號就是「酒桶子」，一聽小虎說話居然回敬過來，臉色立刻虎了起來，皮笑肉不笑地道：「聽說你逃家去追土匪，我看哪，小草包一個，不被土匪抓去就算祖上有德嘍，眞是什麼樣子的老子，生什麼樣的兒子，氣數。」

說着，扭着水桶腰，一步扭三扭，扭着屁股就走了。

小虎一肚皮窩囊氣，可是剛剛回家，不敢再惹口舌是非，恨得跺着脚一踢，地上一粒小石子隨脚飛了出去。

他是踢石頭洩肚子裡的怒氣，那知遠處倏傳來啊呀一聲，急忙抬頭望去，前面屋簷下一個婦人正在破口大罵：「那個雜種拿石子丟老娘，要吃老娘豆腐也不是這樣吃法，是想死啊！」

小虎已走到面前，一看是賣檳榔的李二嫂，平日潑辣得像隻母老虎，在街坊中是出了名的兇婆娘，心中不由一跳，暗暗道：「倒楣，怎麼打到她？」

這時，李二嫂也看到小虎了，一見小虎臉色，就道：「是你丟石子打我？」

小虎不能否認，忙道：「李二嫂，對……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李二嫂格格笑道：「是你就算啦！告訴你老爸，幫幫忙，以後不要再找我的麻煩，砸我的檳榔攤，妨害交通又不止我一個，有牌沒牌都要吃飯哪，做小生意混飯吃不過份，身在公門，該做做好事。」

小虎只有苦笑，連連道：「是、是、我回家一定轉告。」

他拔脚想溜，可是李二嫂仍不放過他，橫身一攔，獻殷勤道：「那就謝謝你啦，要不要來二顆檳榔，台南貨，好吃得很。」

看到吃檳榔，小虎就想吐血，忙不迭地搖手道：「謝啦！不不不，我不敢吃。」

李二嫂格格笑道：「你眞是小草包，闖江湖追土匪，就要吃檳榔才來勁，聽說土匪都喜嚼檳榔，你不吃怎能抓得到土匪？結果還得勞駕你那個老爸爸。」說完又是一陣大笑。

這是那門子的道理？小虎氣往上冲，可惜李二嫂不是土匪，是街坊隣居，不能用對待土匪的點子來修理她，只有拍拍屁股，陪着傻笑，落荒而逃。

他再也不願碰上熟人，一口氣跑進了豆腐店，阿香正在整理豆腐板，一見小虎，高興得漲紅了蘋果臉，迎上來道：「小虎哥，你終於來看我啦！」

小虎喘着氣道：「妳不要以爲我忘記妳似的，實在因爲被老母盯死了，不然第

一個就來看妳。」

「坐啊！」阿香情意殷殷地說：「要不要吃碗豆腦？」

小虎一屁股就坐在矮櫈上，道：「不必不必，阿香，我先向妳抱歉。」

「什麼事，說得這麼鄭重？」阿香訝異地問。

小虎不好意思地道：「出門時跟妳拿的銀子，一時沒法還妳。」

阿香怔了一怔，笑得很甜：「你惦念這事幹嘛，其實你已經還了，還多出好幾倍。」

「還了，我怎麼不知道？」

「是大牛拿來的，我不收，他硬要我收下，我只能放着，等你來了再說。」

小虎想起來了，哈哈笑道：「妳只管收下無妨，這人情是給我的，阿香、大牛有沒有常常來看妳。」

「昨天還來過。」阿香道：「他要我看到你，叫你一定要去看他。」

小虎對大牛不忘情，非常滿意，又問道：「呆瓜來過沒有？」

「嗨！我不是來了嗎？」呆瓜提起蘿蔔腿，跳跳蹦蹦地蹦了進來。

小虎也跳起來一把抱住呆瓜道：「你回去沒事吧！」

呆瓜呆呆笑道：「有什麼事？我老爸忙着趕貨做力霸大飯店裡的桌椅，看到我二話不說，就叫我刨木片幫忙，累了我三天三晚，前天才趕完，鬆了我一口大氣。」

小虎注視着呆瓜，看他不似撒謊，但又不敢相信，那有兒子蹺家十餘天，老子問也不問之理：「呆瓜，你老爸沒問你出去幹了什麼？」

呆瓜傻笑道：「不必問，大牛送了我老子二百兩銀子，就是我最好的回答。」

小虎恍然大悟。呆瓜又喃喃道：「邵大叔說得一點也沒錯，我回家還在担心我老子查問，嘻嘻，銀子却幫我說了話，免我傷腦筋去編一套故事。」

這話說得小虎與阿香情不自禁地大笑起來，幾乎笑痛了肚子。

「我是悟通了邵大叔的話，有什麼好笑的？」呆瓜瞪着眼，正經八百地說：「不要笑啦，阿香，三八花有沒有來過？」

對三八花，呆瓜始終念念不忘。

笑得像小花亂抖的阿香，倏然不笑了。她低聲道：「她沒來過，但我爹昨天送豆腐給祝記車行的老闆娘，帶回來她的消息。」

呆瓜一聽，興頭十足，忙問道：「什麼消息？」

「聽說阿花被她爹狠狠揍了一頓，打得她呼天嗆地，連哭帶爬，就是她老娘出面攔也攔不住。」

呆瓜緊握小拳頭，猛然一搗板櫈，氣唬唬地道：「太過份了，他敢揍阿花，小祖宗就去揍他，揍給阿花看，讓她出口氣。」

小虎猛敲呆瓜一記響頭，喝道：「你可別亂來啊！揍三八花的是她老子，老子揍女兒，你發什麼神經病，狗拏耗子，多管閒事。」

「那怎麼辦？」呆瓜呆呆問道：「阿花好慘，難道就眼睜睜看她哭哭啼啼挨揍？」

小虎好氣又好笑道：「還能怎麼辦？難道讓你去涼拌？不過三八花她老爸平日很喜歡她的，這次怎麼會狠下心呢？」

阿香道：「這其中有個原故。」

「什麼原故？」呆瓜忙問。

阿香道：「聽說阿花弄出去那輛馬車，連車帶馬都不見了，你們想想，這是她老爸靠此為生的吃飯傢伙，一生辛辛苦苦，不過賺下了四輛車，現在讓阿花丟了一輛，等於丟掉四分之一財產，怎能不惱火。這一火，阿香就倒霉啦！」

「原來是這麼回事。」小虎一拍大腿道：「這就該怪大牛了。」

阿香莫名其妙道：「怎麼去怪大牛呢？」

小虎道：「當初偷車子出門，完全是為了幫大牛的忙，大牛早該送點銀子給祝三瘸子才對。」

呆瓜笑道：「有道理，就像我一樣，嘴巴不會說話，讓銀子幫我說話，這樣阿花豈不也能消災避難。走，找大牛去。」

小虎想了一想道：「好，去看看大牛也好。呆瓜，走。」

阿香忙道：「小虎哥，你等下還來不來？」

「不了，過二天再來一起玩。」小虎拉着呆瓜，走出豆腐店。

他們一路走，一路却遭人側目而視，有的燒餅店、雜貨舖裡，還有人大聲嚷嚷：「小草包，好久沒見啦！」

這種口氣，就像看寡婦上花轎一樣，不是稱頌，而是看笑話，好奇探口風。

小虎來個相應不理，對呆瓜道：「咱們在江湖上也算一幫之主，這次出生入死回來，好像一點也沒受到歡迎，仍把咱們當小狗熊。」

「可不是。」呆瓜搔搔耳朵道：「不過小虎哥，跟這些街坊隣居，也計較不了那些，他們老死沒出過門，那有咱們見多識廣啊！要想講點經驗給他們聽，他們還以為咱們在天方夜譚，在編故事書。」

「他奶奶的，土匪好對付，街坊眞難搞。」小虎不由大發牢騷，滿腹委屈：「不過我偏不信邪。」

「不信邪又怎樣？」呆瓜傻傻地問。

小虎跺脚道：「有機會我要露兩手給他們瞧瞧，免得門縫裡瞧人，把咱們瞧扁啦。」

二人說着話已經走到錢豐銀號大門前，只聽到門裡大叫一聲：「小虎哥……」大牛邁着八字步急急迎了出來。

患難小兄弟，離開三四天再度相逢，三人抱在一起，又蹦又跳，歡天喜地，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這時，門口出來一人喊道：「大公子，老爺有請黃公子進入待茶。」

大牛道：「小虎哥，一定是我老爸知道你來了，咱們進去吧！」

小虎皺眉道：「咱們三人在一起玩，和老大人弄在一起，沒有搞頭。」

呆瓜呆呆道：「對對，咱們跟大人玩不出名堂，不去不去，我們到土地廟去玩。」

「不不不，小虎哥、呆瓜，我老爸天天在唸你們，希望能見一見，表示一點感

激的心意，看我面子，進去進去。」

不由分說，大牛一手拉着小虎，一手拉着呆瓜，走進了銀號大門，繞過前面的帳房間到了內廳，胖胖的錢百萬挺着一個大白肚已站起來。

「爸，這位就是小虎哥與呆瓜弟。」大牛嚷嚷着。

「啊！原來是黃公子與李公子。」錢百萬笑瞇瞇地招呼：「我的身家性命全是二位公子所救，大恩大德，容我一拜。」

說着眞的雙膝一跪，拜了下去。

小虎與呆瓜什麼陣仗都見過，却沒見過這種場面，頓時慌了手脚，不知該怎麼應付，忙一推大牛，跑開一邊，連連搖手道：「大牛啊！你快請令尊大人起來，大家都是好兄弟，這是幹嘛。」

大牛忙把錢百萬扶起，跟他咬了一陣耳朵，錢百萬連連點頭，笑道：「二位坐，由大牛作陪，中午就在此間午餐，我就失陪了。」

說完連連哈腰走了出去，他是聽了大牛的一番話，知道小虎與呆瓜不喜大人在一起應酬，所以避開。

小虎吐出一口氣，呆瓜伸了伸舌頭，與大牛哈哈大笑起來。不過小虎肚子的鬱氣此刻終於消解了，五六天來，聽多了諷言諷語，好像小孩子做什麼事情都像做錯了事，現在總算有一個人肯定了自己，把自己捧得高高的，頓時高興起來。這可能就是成就感吧。

一名僕役倏然走進來，跟大牛低聲說了二句話，交給大牛一本小本子。大牛點點頭，等僕人退去，大牛立刻把小本子交給小虎道：「這是我老爸送給你的禮物，你就收下吧！」

小虎接過一看，原來是錢豐銀號的一本存摺，翻開第一頁，裡面沒有數目字，只有一框戳記，框框有八字：

「憑摺取銀，無論多寡。」

「大牛，這是什麼意思？」小虎不太懂。

大牛笑道：「我老爸的意思，只是給你一份存摺，備不時之需，要多少你可以任意塡，櫃上立刻照付。」

小虎道：「那好，我塡上一千萬兩，明天我就變成黃千萬，做錢豐銀號的老闆，把你老爸掃地出門。」

大牛一呆，小虎猛敲大牛一記響頭道：「你還是拿回去吧！剛才是一句笑話，大家是好朋友，有力出力，拿你銀子幹嘛！」

大牛吶吶道：「我老爸也是一番好意，你就收下吧！」

小虎眼珠子一轉，笑道：「好好，我收下，現在不是流行什麼基金會吧！聽說南方有什麼文教基金會，環境保護基金會，都在掛着招牌抬自己的身份，咱們四龍幫不搞了，不如也來個什麼基金會好不好。」

呆瓜呆呆道：「基金會是什麼玩意兒呀？」

大牛道：「好呀，反正呆瓜與我都不懂，隨便你。」

小虎道：「基金會是服務老百姓，花錢不用繳稅，我們就組織一個修橋舖路基金會好了，我做理事長，你們都是委員，

那裡要修橋，咱們就出錢。」

呆瓜拍手跳起來道：「好極了，我老爸要蓋傢俱工廠，門前就是少條馬路，正好拿錢來鋪一鋪。」

小虎猛敲呆瓜一記响頭道：「你眞是肥水不落外人田啊！第一樁事就要佔便宜。」

呆瓜傻笑道：「哥兒們幫襯嘛。」

小虎道：「說到哥兒們，我就想起三八花、大牛，你怎麼忘了送三八花家裡一筆銀子？」

「甭提了。」大牛道：「回來我第一樁事，就是先送銀子到祝記車行，給祝老闆拿掃把趕了出來，差一點打到我屁股，嚇得我落荒而逃。」

小虎一怔道：「三八花她老爸這麼兇？」

「可不是。」大牛搖搖頭道：「銀子現成，要送你去送，我不敢再去碰釘子。」

小虎不信道：「凶也要凶個理由啊！」

大牛道：「祝老頭凶的確有理由，他說一個黃花大閨女，被你們誘拐出門一二十天不回家，竟敢送銀子來汚辱我，我要打爛你們的狗腿。」

啪！呆瓜猛敲一下桌子。

小虎一怔道：「呆瓜，你敲桌子幹嘛？」

呆瓜氣咻咻道：「我氣他老不修說話不分青紅皂白，豈有此理。」

小虎笑道：「對，大牛，你準備二百兩銀子，我去送，祝老闆敢不收這份銀子，我就揍他個落花流水。」

呆瓜道：「我贊成，他把三八花揍了一頓，我也要揍他一頓給三八花消消氣。」

大牛忙道：「銀子我立刻準備，可不要亂來啊！」

「放心，咱們先禮後兵。」小虎胸有成竹道：「備一份帖子，我來寫，銀子用紅封套裝好，準備妥當，咱們三人就去。」

大牛膽怯道：「小虎哥，我不要去好不好？」

「不行，理事長出馬，委員一定要跟班，這才顯出我的派頭。」

* * *

祝記車行裡，塊頭高大粗壯的祝老闆祝三正翹着二郎腿，在泡老人茶，看到門口有個毛孩子在探頭探腦，就拉起嗓門高聲道：「小把戲，幹什嘛？有事就進來說，不要賊頭狗腦地像小偸。」

呆瓜聽了一氣，虎地跳進門檻，道：「祝老闆，我給你送帖子來。」

說着一封銀子，加上一份大紅帖，放在桌上。

祝老闆拿着帖子，倒看正看，上面寫的字認識他，他却不認識字，但他認識呆瓜，冷笑道：「呆瓜，你在搞什麼花樣，是不是來看我家阿花的？」

呆瓜見他不懷好意，怕他說完就動手，忙道：「你老不要誤會，我唸給你聽，咱們是江夏府修橋舖路基金會理事長來拜訪你，官位跟拜帖一樣大，我不過是個小跟班，你不要得罪了人家吃苦頭。」

祝老闆一呆，聽了這一長串的頭銜雖搞不清楚是什麼名堂，但感覺到這麼長的頭銜，一定是大人物，立刻站了起來，問道：「人在那裡？」

小虎帶着大牛，搖着八字步，瀟瀟洒洒地走進來，小虎笑道：「就是我黃小虎，祝老闆，你好。」

「他娘的，怎麼是你？」祝老闆一怔，黑黑粗糙的臉上，立刻有了怒氣，眼珠子像銅鈴。

小虎無畏無懼，拱拱手道：「怎嘛，不可以是嗎？告訴你，我這個理事長第一天當家，就來拜訪你，你該感到榮耀才對。」

祝老闆知道小虎是總捕頭的兒子，心裡未免有三分顧忌，冷笑道：「你們這批小鬼頭，說來說去要見阿花是不是？」

小虎笑道：「見不見沒關係，銀子先請收下。」

祝老闆吼起來了：「老子不賣女兒，你們滾出去，不去告你們，算是對你們客氣了。」

「嘿嘿，祝老闆，這是什麼話？」小虎毫不示弱，道：「誰要買你女兒啦，告訴你，這兩百両銀子是下的聘禮，你敢不收？」

「聘禮？」老闆娘背着一個奶孫子，又驚又喜地從裡面跑出來，呆呆望着小虎，說不出是高興還是驚訝。

祝老闆也是一呆，老闆娘開口了：「老公，人家是官府公子，來下聘禮，是高抬咱們，有話好好問嘛，幹嘛窮吼窮叫，教人笑話。」

祝老闆道：「這是聘金？」

「不錯。」小虎此舉突出奇怪，却把呆瓜及大牛弄糊塗了。

祝老闆冷冷道：「要說媒也該託個媒婆來，那有這般兒戲法。」

小虎道：「我就是媒婆，你們若答應，我馬上叫義美餅店送五百只喜餅過來。」

祝老闆又是一呆，老闆娘搖着背上的孩子，急急問道：「你是媒人，那誰要娶我家阿花？」

小虎拍拍呆瓜肩膀道：「就是我這位結拜弟弟呆瓜。」

祝老闆神色一變，道：「他不是李木匠兒子嘛？嘿嘿，李木匠天天在吃地瓜飯，他兒子可眞大方啊！出手就是二百兩銀子。」

小虎一哼，道：「怎嘛？你是看不起呆瓜他爹？他爹吃地瓜飯是刻苦節儉，現在馬上要蓋廠房，做大老闆哩，告訴你，李記傢俱行少東就是這位呆瓜弟，配你家阿花，是她有少奶奶的命。」

老闆娘道：「這話是眞是假？我們當地人怎麼沒聽說過李木匠發財啦？」

小虎笑道：「有錢百萬做後台，要銀子有銀子，加上一等一的手藝，還有我小虎廣爲宣傳，不發也得發，現在就看你們同不同意了。」

「同意、同意。」老闆娘笑歪了嘴，祝老闆却道：「且慢且慢，怎麼能答應得這麼快。」

「死老公啊！天大的喜事，你還拏蹻啊？」老闆娘狠狠地在祝老闆臉上戳了一指：「這事由我來作主，你少嚕嗦，管你的驛馬去吧。」

祝老闆好像怕老婆，他老婆這麼一兇

，沒了轍，像洩氣的皮球，坐落櫈上，吭也不吭。

老闆娘的興頭十足，摸摸封包中的銀子，笑道：「小虎公子，你們趕快把喜餅送來，我也可以送上親戚朋友，讓大家知道，我家阿花並不是逃家的壞孩子，已經有男家上門來訂親了。」

小虎大笑道：「好好，這兩百両算是初定，另外我們還會正式下聘的，呆瓜，快上前叫泰山泰水啊！」

呆瓜心裡當然喜翻了天，對三八花他早已想娶回去做老婆了，立刻上前鞠躬行禮，道：「老丈人，丈母娘，小生有禮了。」

這蹩蹩扭扭的一喊，連大牛都笑了起來。

「好好。」老闆娘打量着呆瓜，看他一副老實憨厚的樣子，是越看越有趣。

祝老闆一時下不了台，只能眇着呆瓜，喝他的老人茶，不過心裡倒是蠻滿意。

功德圓滿，小虎帶着大牛、呆瓜告辭出了祝記車行，走不遠，已聽到祝記車行門口響起了鞭炮聲。

「小虎，眞有你的。」大牛不由衷心佩服小虎的點子。

呆瓜也由衷心感激小虎成人之美，道：「小虎哥，謝謝你。」

小虎拍拍呆瓜肩膀道：「你先不必謝謝，趕快回去告訴你老爸，同時快去訂喜餅，銀子不夠，跟大牛拿。這次要辦得風風光光，免得讓阿花她爹笑話。」

「是、是，我這就回家。」呆瓜邁起蘿蔔腿，跑得比兔子還快。

大牛這時道：「小虎哥，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什麼事？」

「以後我不能去上學了。我老爸叫我學做生意。還請了二名護院，要我練功夫。」

小虎道：「那好啊！那二名護院功夫高不高？」

「我也不知道。」

小虎興頭十足道：「沒關係，明天我先去考一考他們，試試他們的本事，若是有眞功夫，就留下來，我也跟他們學幾招，若是花拳綉腿，讓我一鞭子就趕走他們。」

大牛點點頭，道：「還有一事，我也要告訴你。」

小虎笑道：「到底有幾件事，爲什麼不一齊說，婆婆媽媽的，煩不煩啊。」

「只有一件了。」

「那快說啊。」

大牛這才從衣襟裡掏出一封信來，交給小虎，道：「你自己去看吧！」

小虎一怔道：「誰的信？」

「玫瑰姊要我交給你的。」

小虎在家中，日夜思念着她，急忙拆開一看，一方信箋上，寫着一筆娟秀小楷字：

「虎弟，親愛的：

我跟着姊妹們回淮陽去了，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痲煩，恕我與紫姊沒去探望你。

你要好好用功讀書，將來爭取功名，出人頭地，我與姊妹們決定退出江湖，好好經營媒婆館，把它改爲婚姻聯誼社，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我會等你長大的，希望你不要難過，十年光陰彈指即過，我們仍可歡敍一堂，書不盡意。臨別不勝依依。

玫瑰、紫玉仝啟。」

隨着信中的一句一字，小虎的心緒已飛向遠方，捏着信箋，久久不忍脫離視線。

「小虎哥、小虎哥，你怎麼啦？」大牛在旁邊低聲叫着：「快走吧！我老爸在家中等我們回去吃呢？」

「不吃了。」小虎意興姍姍，拔腿就跑。

「小虎哥，你幹嘛？」大牛邊叫邊追。

小虎停步道：「你不要追我了，我要回去寫信。」

「寫信怎麼寄啊？」

「交給祝記車行，順便遞一遞，方便得很。」小虎隨時隨地都有點子：「你回去吧，明天我再來看你。」

大牛只能罷休：「那明天見。」

「明天見。」

小虎急急忙忙跑回家，剛到家門口，只見門楣上掛紅披彩，賀客盈門，邵捕頭正在門口招呼迎賓。

「嗨！小虎，快向你老爹道喜去。」邵捕頭一見小虎就拉着小虎往裡跑。

「大叔，什麼事？」小虎感到莫名其妙：「難道我老爸娶小老婆？」

「去你的！令尊大人高昇啦。」

「高昇？」

「總捕頭是七品，連昇三級，成爲四品的游擊將軍。不過你也該向我先道個喜。」

「大叔，你又有什麼喜事？」

「令尊高昇，大叔當然也水漲船高跟進，變成總捕頭啦！」

說着話，小虎已被拉進客廳，客廳裡都是人，只見老爸端坐中堂，滿面笑容。

小虎上前，躬身道：「恭賀爹昇官。」

黃二郎勉强把臉一板，道：「這次我不罰你，明天起，你給我好好上學，明年考個秀才回來。」

「頭頭，你放心，以公子的聰明才智，考秀才還不是探囊取物，沒問題的。」邵捕頭在旁又拍又捧。

小虎一聽又要考秀才，一個頭變十個大，這年頭聯考愈來愈難考，那有說說唱唱這麼容易。

若是像你們做官那麼容易，我小虎頭也不會大了。他心裡滿腹牢騷，可又不敢表示，忙含含糊糊應了一聲，轉身就走。

回到自己書房，把門一關，也把一片鬧聲關在門外，復掏出玫瑰釵的信箋，痴痴地看着，久久不能止住綿綿思念。

腦中浮現了紫玉釵與玫瑰釵的倩影，心中更是飛轉着離家闖蕩江湖的種種經驗，一下子之間，酸、甜、苦、辣全湧向了心頭，一幕幕在眼前飛逝，久久，不覺天色已晚。眼望窗外，暮色漸濃，像極了紅岩寨的夜。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龍驤和玄機道人正在追逐南宮北，忽然發現一蒙面白衣大漢，原來是金蜈使者，龍驤遇到勁敵，格鬥節節後退，金蜈使者輕敵，反被龍驤所乘，用玉龍劍刺至重傷。玄機道人發出焰火報警，南宮北已走脫，玄黃道人趕來，見金蜈使者負傷將金蜈拋出，傳天尊之令：半月之內，命武當掌門赴巫山神女峯。說完便走，被龍驤截住將金蜈令斬斷，金蜈使者見金蜈令被毀，難於覆命，便自戮於衆人之前，衆道士大驚，龍驤亦後悔，不防他有此一着，此時玄地道人趕來，知道金蜈使者因受龍驤劍傷毀令之辱自戮，對龍驤頗感不滿，怕大禍之將至……

受傷不屈　强自撐持

龍驤飛身掠起了五丈有餘，等到氣勢一衰，左手疾速地探將出去，抓住斜伸出的飛簷，換過一口氣，正待往頂層飛躍而上……

驀地，從他頭上不遠的一個窗孔裏，傳出一聲沉喝道：「龍驤！」

龍驤聞聲抬頭，只見一道強光從敞開的圓窗裏向自己飛射過來。

他愕然一怔，吐氣開聲，右掌平舉，拍出一股勁風向那道火光拍去。

「啪」地一聲輕響，那道火光還沒飛到他的面門，便已被龍驤拍出的強勁掌風擊得退了回去，撞在塔壁之上。

一蓬火光迅速地燃燒起來，沿着塔壁往下落去。

龍驤在火光燃起的刹那，已經看清楚那被自己擊落的是一盞江湖人行夜路用的風燈。

他的心中一動，一個意念迅如電掣地閃過腦袋：「有人躲在塔裏要暗算我！」

這個意念剛自腦際閃現，他的身形還懸在虛空，一條人影已自圓形的窗孔裏探身出來。

目光一閃，龍驤剛瞥見人影倏然出現窗外，一道犀利的劍風已當頭猛劈而下。

龍驤深吸口氣，雙臂一振，腰肢往橫一扭，飛快地飄了開去，避過這當頭的一劍。

他的反應極快，目光也很銳利，在挪身飄開的刹那，已藉着急速落下的火光看清楚那自圓形窗孔裏探身出來偷襲自己的那人。

他忍不住脫口道：「南宮北，原來是你！」

那人方面大耳，虎目獅鼻，頷下長着一大綹紫鬚，他不是武當名宿紫髯金劍是誰？

龍驤記起方才自己從叢林裏追趕南宮北而去，一直追到那片大草坪之前，眼見便要追到，陡然出現那幪面的金蜈使者，擋住了去路。

由於那金蜈使者的出面阻擋，使得龍

驤只能眼看着南宮北沒身在黑暗之中，而不能繼續追去。

面對着像金蜈使者那等高手，他若有一絲分神，將是必死無疑！龍驤焉敢爲南宮北冒這麽大險？

結果，他總算在金蜈使者鋒利的劍刃下逃過，反而憑着急智將對方擊敗……

龍驤本來還以爲南宮北在武當傾門追擊之下，必是趕緊逃出武當，從此亡命江湖，永遠接受天心教的庇護。

他怎麽想到南宮北不但沒有逃出武當，反而又回頭躲在塔裏對自己施以暗算。

他心中一驚，只聽南宮北陰陰一笑道：「龍驤，你的死期到了！」

話聲未完，他整個身軀伸出窗外，僅以脚尖掛在窗孔之上，手中長劍一轉，刷刷刷一連三劍，有如狂風驟雨般的向龍驤攻到。

龍驤身在空中，面臨南宮北那陣狂飆般的劍式，一時之間，無法拔出長劍，除了閃躲之外，別無他法了。

他逼住一口眞氣存在丹田，雙臂平伸，斜斜的往下滑落，大袖兜着夜風，不住獵獵作響。

他之用這種姿式滑落而下，不用千斤墜的功夫躍落地上，就是提防南宮北會趁着居優勢，飛身追擊而下。

當南宮北看到龍驤以這等滑翔的姿式輕飄飄的滑落而下，他曉得自己的輕功造詣，較之對方，是要相差一籌，決難在空中傷得龍驤。

是以他僅冷笑一聲，不再追擊而下，劍尖一點塔壁，翻身躍進塔裏。

就在他的身軀沒入塔裏時，龍驤的雙足也踏落在地面。

龍驤這次下山以來，一路上經過許多打擊，使他養成了極高的警覺性。

在他的心中認爲，單憑南宮北一人決不可能有那份暗算自己的胆子，跟隨在這次暗算之後的，必然是另有陰謀等着他。

因此龍驤在落地的刹那，右手已按在劍柄之上，隨着墜下之勢，雙腿半彎，擺下應敵之式。

果然不出他的預料之外，他的脚根剛一踏實，兩道尖銳的勁風自右襲擊而至。

龍驤沉喝一聲，上身偏右，左足後撤，迅快地偏轉了半弧，玉龍劍已經在一聲輕吟裏，飛射而出，封住那攻來的兩股勁風。

他的長劍一出，也看到了那暗中偷襲自己的人正是金臂劍魔任明傑。

任明傑此時已恢復了原來的裝束，他那一雙鐵臂半直半彎，一攻咽喉，一切右臂，往龍驤身上攻至。

本來以他的武功，超過龍驤甚多，在這等機會之下，龍驤必然會被他所算。

可是龍驤手中所持的乃是削鐵如泥的利劍，加之他又提防在先，拔劍在手，先不攻敵，而運劍佈起一道劍幕，護住了全身。

故此任明傑眼見自己雙掌如劍，即將切落對方身上，却倏然發現龍驤的長劍已經撤將出來。

龍驤的劍式要較他慢上一分，若是旁人的話，任明傑儘可放心攻去，必定可以將對方殺死。

但是他曉得那柄玉龍劍的厲害，自己就算能將龍驤殺死，這一雙仗以縱橫江湖的鐵臂也將報廢了。

他以金臂之號成名武林，若是失去了這一雙手臂，今後還能與人爭強鬥勝嗎？

何況他還沒有把握一定能够殺死龍驤呢！

他心中一驚，深吸口氣，右臂急垂，往龍驤小腹劃去，左臂巳霍地縮進肩膀尺許。

龍驤一劍揚起，在胸前佈起了一層扇形的劍幕，將對方的攻勢阻住。

可是他却沒料到任明傑突然施出「通臂功」來，那條垂落的右臂倏然長出八寸有餘，向自己的小腹斬至。

龍驤若是沒有跟任明傑交過手，那麽此刻除了退縮之外，別無閃避之法。

他只要一退身閃避，任明傑便可以連續施出他那詭異莫測，變幻多端的「幻魔劍法」。

到那時，龍驤處於劣境之中，手裏縱然握有寶劍，也會被對方奇幻的「臂劍」所尅，而陷入敗勢。

龍驤吃過任明傑的大虧，他焉能再度將自己置於劣境之中？

故此，他根本不退不讓，僅是一吸小腹，上身前躬，手中的玉龍寶劍霍地斜斬而下，往對方的右臂斬去。

他這手完全是種兩敗俱傷的辦法，仗着手中寶劍之利，而攻敵之必救。

任明傑那會想到龍驤心思如此靈巧，馬上便看出雙方的優劣所在，而以對方的長處，攻向自己所短。

假如在平時的話，他最歡迎別人以長劍與他的金臂相碰了，不過在這個時候，他可不敢這麽做！

但見他低吼一聲，右臂陡然縮了起來，左掌一長，揮掌向龍驤面門拍去。

龍驤輕笑一聲，劍尖一轉，鋒刃如電彈起，依然向任明傑的左臂削去。

任明傑在刹那之間，雙臂相互長短，一連變換了七招劍法，乘隙蹈虛的向龍驤攻去。

而龍驤却是一步都沒退讓，劍劍不離對方雙臂，完全是一副拚命的架式，把對方所有的招式都封得死死的。

任明傑氣得幾乎吐血，他大吼一聲，霍地退出丈許，不再是繼續向龍驤施以攻擊。

龍驤沒想到任明傑竟然氣得放棄繼續攻敵，他不得一笑，道：「任前輩，怎麽不玩了？」

任明傑氣得臉色發紫，沉聲道：「龍驤，你仗着手中的一枝利劍還擋不了老夫的空手，你還有什麽可以訕笑老夫的？」

龍驤笑道：「依前輩的意思是要在下收起玉龍寶劍，與你空手相搏？」

任明傑冷笑一聲道：「老夫比你大一輩，也不用你空拳，你只要換上一枝劍便行了！」

龍驤放聲大笑，道：「任明傑，你還好意思承認比我大上一輩？我叫你一聲前輩那是太抬舉你了！你還不曉得。」

任明傑的臉色一變，怒聲喝道：「龍驤！」

「咄！」龍驤沉聲大喝道：「龍驤二

個字豈是你這無恥之輩能夠叫的？」

任明傑生平何曾受過如此重大的侮辱？他受到龍驤的喝叱，氣得渾身都在打顫，咬牙切齒地道：「姓龍的小輩，老夫若不殺了你……」

龍驤冷嗤一聲，道：「任明傑，你不要發什麼誓，如果你要面子的話，也不會暗中偷襲我了，哼，虧你還是個成名武林的高手，在下眞替你害羞。」

任明傑氣得過甚，反而鎭定下來了。

他等龍驤的話說完了，方始冷冷地道：「小子，你儘管在老夫面前逞口舌之利好了，老夫發下毒誓，若不弄得你連做人都難，老夫便把這個任字倒過來寫。」

龍驤也是冷冷一笑，道：「任明傑，你無論擺出什麼架式來，我龍驤接着你便是了，可是你最好下次自重一下身份，別再像今日這樣用偷襲的手段……」

他的話聲未完，身旁不遠處傳來南宮北的聲音，道：「龍驤，你不必抬高自己的身份，憑任總巡查的神功，要想收拾你還不容易……」

龍驤側首望去，但見南宮北自塔裏行了出來。

他的目光一閃，看到地上躺着的那些年青道士，冷笑道：「南宮北，你這背叛祖師，殘殺同門的無恥之徒，還有什麼顏面在本人面前說話，替我滾開點。」

南宮北被罵得頷下的紫髯不住拂動，渾身氣得都在顫抖，大吼一聲，拔出長劍便衝了過來。

龍驤把劍一竪，沉聲道：「怎麼？你們想打車輪戰？」

南宮北看到龍驤的長劍一立，不敢貿然攻去，趕忙刹住脚步，擺下了「亂披風劍法」的起手劍式。

龍驤目光閃了一閃，道：「任明傑，你們兩位『武林前輩』，是不是要一齊上來？」

任明傑冷笑一聲，道「龍驤，你太狂了，峨嵋將因你的狂妄而血流成河！」

龍驤冷冷一笑，道：「任明傑，你除了會恐嚇之外，還會什麼？」

任明傑眼中幾乎要噴出火來，咬牙罵道：「小子，你該死！」

罵聲中，向前行了一步。

龍驤嗤然一笑，道：「嘿！你們果然要趁着無人之際，聯手對付我一個人，哈哈，我龍驤何等榮幸，竟被你們這些成名二十多年的『前輩』所尊重。」

任明傑心中就算有除去龍驤的念頭，此刻被龍驤先行說了出來，他也不好意思那麼做。

他右掌狠狠一揮，又往後退了一步。

南宮北自信憑着手中的一劍，絕對無法制得住龍驤，他心中一動，道：「總巡查，我們何必管他什麼，宰了這可惡的小子……」話未說完，任明傑已破口大罵道：「住口！假若不是你壞事，老夫今晨便已將他殺死，還要等到此刻？」

任明傑話中的意思是責怪南宮北沒有盡到責任，以致龍驤自南宮北莊院逃走，引發以後的一連串失敗，終被龍驤殺死郝泉，奪回玉龍劍。

龍驤就憑着手中那枝無堅不摧的玉龍劍，使得任明傑束手束脚，無法憑着金臂魔劍將龍驤殺死。

南宮北沒有弄清楚任明傑責罵自己是何緣故，不過他想起自己在山下的小鎭受到龍驤的戲弄，被脫去衣衫，渾身淋酒的難堪情景，心中便混雜着羞辱慚愧的複雜情緒。

他吶吶地道：「屬下……」

任明傑喝叱一聲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南宮北受到叱責，更加把龍驤恨之入骨，他一咬牙道：「總巡查，請准屬下與他決死一拚。」

任明傑沉聲道：「南宮北，玄地道長等不久便將到來，你還敢在此停留，莫非你眞不要命了？」

南宮北獰獰地盯着龍驤，道：「龍驤，老夫被你害慘了，今宵，就算拚掉這條老命，也不讓你再活下去！」

龍驤冷笑一聲道：「南宮北，你不會是我的敵手，還是快走吧，在下決不過問你背叛武當之事。」

本來以他的武功說來，與南宮北僅是在伯仲之間，他是不該說這等話來的，尤其是以武林中的輩份相論，他更不應該如此諷刺南宮北。

但是，他深切地了解眼前的情勢對自己不利，若是任明傑拋下顏面與南宮北聯手的話，用不着二十招的功夫，他便會落敗遭擒。

到那時，只怕玄地道人等聞訊趕及，也救援不了自己遭擒的命運了。

所以，他必需出言激使南宮北獨自一人與自己拚鬪，仗着手裏的玉龍劍，以及存在於南宮北心中的受辱陰影，他取勝的機會是很大的。

只要有那麼一段時間的運用，龍驤相信就算任明傑要加入戰圈，他也可以支持到玄地道人等的趕到。

果然，南宮北受不了他三番兩次的出言相激，吼怒一聲，揮劍撲了上來。

龍驤冷笑一聲，正待舉劍相迎，忽見一條人影其快如電的飛身躍至，擋在南宮北的身前。

那人左臂一伸，掌刄伸得畢直，揮振之下，已將南宮北的攻勢封住。

南宮北的一劍劈出，劍風一響，鋒刄已砍在那人的手掌之上，只聽「噗」地一聲，他這一劍如同砍在巨石之上，不但沒有把那隻手掌砍下，反而劍鋒受震，反彈起數寸之高。

南宮北吃了一驚，只見那擋住自己出劍的是任明傑。

他微微楞了一楞，說道：「總巡查，你……」

任明傑沒有理會南宮北，目光森冷地凝望着龍驤，道：「龍驤，你要想在老夫面前要什麼詭計，你就看錯人了，嘿嘿，老夫自十七歲闖盪江湖到現在，所走過的橋都比你走過的路多，你那一套還能在老夫面前瞞得過去？」

他話聲一了，側首道：「南宮北，這小子就唯恐我們兩人聯手，所以才用話激使你動手，他好拖延時間等候那些老道的救援，你豈能上這個當？」

南宮北興奮地道：「對，總巡查，這小子狡猾無比，我們若不將他殺死，將來

必定是本教的大害。」

任明傑的嘴角浮起一絲冷酷的表情，沉聲道：「老夫生平除了教主之外，沒有將第二個人看在眼裏，可是對這小子不能不佩服，單看他這幾天的進境，已使得老夫寒心，若是再過時日，必然會成爲本教的大害。」他話聲一頓，寒聲道：「龍驤，這可不能怪老夫不顧顏面，只怪你鋒芒太露，使得老夫難以心安，非要將你擒住押回教裏不可。」

龍驤剛才眼見任明傑以肉掌擋住了南宮北，心中驚凜不已，曉得自己所仗以保身的便是玉龍寶劍。

否則，單靠自己的武功，較之任明傑還差得太遠。

他的心中正在盤算到底該要如何才能拖延時間，避過今晚之難，已聽得任明傑說出要與南宮北聯手的話來。

他的心緒慌亂無比，却不敢現之於神色，鎭定地凝望着任明傑，冷冷一笑，道：「任明傑，枉你有金臂劍魔的尊號，却恬不知恥地說出這種話來，在下也眞替你感到害羞！」

任明傑眼中射出兩道煞光，說道：「龍驤，隨你說什麼，老夫今晚也不會放過你。」

說着，他緩緩的向左移去，與南宮北成犄角之勢站立，似乎防備龍驤會返身逃走。

龍驤看到他移動身形，怎能不曉得對方的心意？

不過，他在黃鶴樓上看見過任明傑那神妙的輕功，曉得自己就算萌起逃走之念，也會被任明傑追及的。

他的臉上還是掛着那絲冷漠的笑容，說道：「任明傑，你不必害怕在下會逃走的，在下這一生之中，絕不以後背對着人的……」

任明傑冷笑一聲道：「姓龍的，你別說得這麼好聽，那晚，你在長江船上，若不是撒腿逃走，今晚老夫還用費上如許多的手脚來對付你麼？」

龍驤嘿嘿一笑，道：「那晚你任明傑帶着多少人？今晚你只不過帶着個飯桶在這兒罷了，在下又何懼之有……」

他的話未說完，南宮北已怒喝一聲，道：「姓龍的，老夫……」

龍驤冷哼一聲道：「南宮北，你還有什麼顏面與本人說話？你還記得昨日在小廟裏的事？那時本人若要殺你，你還能活到此刻？」

南宮北氣得哇哇怪叫，又沒有話好反駁對方。

他一振手中長劍，側首道：「總巡查，我們……」

任明傑左手一舉，連忙將他攔住，說道：「南宮舵主，我們不必急在一時，就讓他逞一下口舌之利好了，老夫等會將他擒住，非挑下他的大筋，割下他的舌頭不可。」

龍驤揚聲大笑，道：「任明傑，在下被你如此佩服、稱讚，就算被你割去舌頭又有什麼關係？嘿嘿！你們一起上吧，看我龍驤可會皺一下眉？」

任明傑冷冷一笑，單掌一立胸前，身軀緩緩向前移去。

龍驤目光一閃，長劍一分，指着任明傑，左手飛快地從懷中掏出一柄精光閃閃的短劍，指向南宮北。

南宮北一見龍驤從懷中掏出一柄精光閃閃的短劍，他認得那正是自己所保存十年之久的斷金劍。

自從虞雲姬受了總舵之命，派入南宮北山莊，做他名義上的五夫人，南宮北便因喜愛虞雲姬之故，而將這柄珍藏的斷金劍贈給了她。

他沒想到自己贈給虞雲姬的斷金短劍，此刻竟會到了龍驤的手裏。

他的心中頓時又滲雜進一股莫名的酸味，喝問道：「龍驤，你這柄劍從那裏來的？」

龍驤淡笑一聲道：「這是你的五夫人虞雲姬送給在下的定情之物，難道你不曉得？」

南宮北本來就不贊成總舵的以財、色，引誘龍驤之舉，但他爲了那是總舵的命令，不敢反抗罷了，其實心裏一直都不舒服。

此刻一聽龍驤竟說出那等話來，更使他心中醋火飛揚，不可遏止，揚劍高舉，霍地飛身急斬而去。

武當的劍法，爲了配合內功心法，完全走的是輕靈一路。

就拿張三豐所手創的「亂披風劍法」說來，雖說劍式潑辣、狠毒，却也是以輕靈爲主，絕不能像外家劍法那樣，純以猛力見勝。

但是此時南宮北心中怒火高燒，已將他的理智都全部燒燬，根本就置本門的心法於不顧。

他恨不得就這一劍斬出，便把龍驤劈爲兩片，是以這一劍，威猛沉重，有如一株大樹迎面傾倒。

任明傑是劍道名家，怎會看不出南宮北這一劍用的濁力太大，而不留後力，就與莊稼揮柴刀一樣，看似威猛，其實已將自身置於死地。

他怒喝一聲，說道：「南宮北，你瘋了！」

喝聲中，他飛身急躍，左掌斜削，攻向龍驤右脅而去。

龍驤看到南宮北一劍急斬而來，以他在劍法上的造詣，怎會看不出對方心浮氣躁，完全走上蠻打亂殺的地步？

他心中一喜，脚下滑開半步，迎着對方劈下的劍鋒而去，左手短劍已輕靈無比的劃了個半弧，沿着南宮北的手肘，向對方的喉部滑去。

武林中人都曉得這麼一句俗語：「一寸長、一寸強、一寸短、一寸險。」其中的含意便是說兵刄長的往往能藉着兵刄的優勢，而拒敵於遠處，給予敵人置命的威脅。

但是兵刄的短小，並不完全沒有優勢可言，手中持有短兵刄的人，只要能欺身進入對方的防禦圈之內，所攻出的招式，招招都能置對方於死，遠較長兵刄更加凶險毒辣。

龍驤深明此理，便是利用身形的快速閃動，想要趁對方劍路走入死地的時候，侵入對方胸腹之間。

就憑他這快速的一劍，南宮北絕無閃

躲的餘地，結果是必死無疑！

但是他的身形移動得快速之極，任明傑較猶要快上一分，就在他左手短劍攻出的刹那，身側掌風如刀，已向他的右脅切至。

這右脅之處，有肋骨護住，其間佈滿穴道，被人擊中，不死也是重傷。

龍驤就算練成了傳說中的佛門「金剛不動」身法，也難擋得了任明傑那隻比劍刃更利的掌鋒一切，更何況他的功夫還較任明傑要差上半截。

凌厲的掌勁一觸及右脅軟肉，龍驤大吃一驚，上身一扭，右手的玉龍寶劍抖出一個劍花，往那勁風襲來之處削去。

就在他側身抵擋任明傑那犀利的一掌時，左手短劍已停住了往前探進的銳利去勢。

只見冷寒的劍芒一閃，南宮北胸前的衣衫裂開一條長長的裂口。

那冰冷的劍尖劃破衣衫，貼着胸前的肌肉擦過，所留給南宮北的是一股火辣辣的感覺。

他的胆子在這一劍之下，幾乎都給嚇破了，忙不迭往上一仰身，「鯉魚倒穿波」倒射出八尺開外。

心中驚魂未定，他左手一摸胸前，發現從衣衫裂口處，滲出絲絲鮮血，隨着手掌摸去，沾得一手是血。

他絲毫沒有感覺到胸前傷口的痛楚，因爲他的心已被震懾住了。

急促的喘了兩口氣，他抬起頭來，只見龍驤雙手持劍，左攻右守，右攻左守，招式凌厲無比地與任明傑在搏鬥。

任明傑的功力，經驗都要較龍驤高出甚多，尤其他那變幻莫測的「幻魔劍法」更是厲害，給予龍驤很大的威脅。

可是龍驤手中持的長短兩劍都是斷金切玉，無堅不摧的神兵利刃，任明傑自知雙臂不能與利劍相拚。

因此他每一個招式都不敢用老，更不敢輕易地攫取對方的鋒刃。

一時之間，他們兩人交手了七八招之多，不分勝負，未見長短。

任明傑所觸怒的是自己往往把許多精萃的招式施出一半，便硬生生地變換另外一招，以致不能發揮全部功力。

他見到南宮北站在遠處發楞，不由怒喝道：「南宮舵主，你站在那兒發什麼楞，還不過來？」

南宮北被他這麼一喝，驚魂一定，不敢稍有遲疑，連忙飛身前來。

他明白自己剛才怒火充塞胸頭，因而心浮氣躁，才使出那等笨拙的招式出來。

若非是任明傑救援得快，他此刻恐怕早已血染大地，死於龍驤的劍下。

故此這下飛身前來，心緒平靜，氣守丹田，不浮不躁，長劍一引，攻出一招「臥看七巧」，完全是一派劍道高手的模樣，跟剛才的急躁之態比較起來，幾有雲泥之分。

他這一加入場中，龍驤的壓力登時增加一倍不止。

敢情高手相爭，並非跟凡夫俗子一般，打羣架時，必定是人多的一方獲勝。

他們只要攻出一招，便能互相配合，攻守相融，不但能掩住本身的短處，並且還能發揮招式中的整個威力，比兩人的功力總和，還要超出甚多。

龍驤的功力與南宮北相去不遠，較之任明傑相差大半截，若非仗着手中的利劍，他已不是任明傑的對手，更何況任、南宮兩人聯手相攻。

刹那之間，他彷彿置身於驚濤駭浪之中，隨時都有滅頂的危險。

僅僅只是兩招，他已從攻守兼有的局面，改變爲只有挨打的份兒，而無還手的力量。

南宮北和任明傑才配合了兩招，便已發揮出各自的長處。

任明傑左右雙臂相互長短，變幻莫測，他雖然不敢以肉掌抵擋對方的寶劍之利，却已改變戰法，以雄渾掌勁封住龍驤的招式。

南宮北一見任明傑改變打法，他也把劍路一轉，完全使的「粘」字訣，以手中長劍去粘吸對方的寶劍。

龍驤若是單獨與南宮北應戰，對方使出這等「粘」字訣，是決難粘得住他的寶劍的。

但是此刻，來自任明傑方面的壓力太大，使得他無力掙脫南宮北劍上發出的粘吸之勁。

漸漸，他的兩枝寶劍運行之速度緩慢下來，身形也開始凝滯，無法像方才那樣迅捷的挪動。

南宮北意氣飛揚，獰笑道：「龍驤，今晚便是你畢命的時候了！你還有什麼佻皮話好說？」

龍驤受到逐漸加重的壓力，幾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那還有說話的力氣？只得任對方嘲弄。

他暗自思忖道：「我可不能一直處於挨打的地位，非得要想辦法不可……」

置身在任明傑和南宮北兩人的夾擊之下，他都無法相抗，此刻再一分心，豈能應付得了？

龍驤一個意念剛自腦際閃過，只覺左手短劍一滯，已被南宮北的長劍封住，不能奪回。

他大吃一驚，想要運勁，抽回短劍，却發現玉龍寶劍也被任明傑封在外門，整個身軀受到兩方面的壓力，壓制得無法動彈。

任明傑長笑一聲，趁着龍驤驚惶失措，身形且又不能動彈的時候，驀地左掌急揮，運掌如刀，往龍驤頸後斬去。

他這一掌去勢極快，但是所用的勁道並不很狠，顯然，他並不想就此一掌將龍驤的頸骨斬斷，而是要將對方擊昏。

龍驤一聽耳後掌風急嘯，渾身不由一陣顫慄。

他曉得自己已面臨生死關頭，呼吸的停頓與否，僅在這須臾之中，非得設法避過這份致命的一擊不可。

他根本就沒有時間可以思考，吐氣開聲，霍然往前一弓身，抽回右手的長劍，平舉着往南宮北刺去。

夜色之中，但見人影急閃，龍驤肩背之上，已中了任明傑的一掌。

「砰」地一響，他整個身軀飛了起來，撞在塔壁之上，然後滑落地上。

任明傑見到自己一掌奏效，不禁發出一陣得意的狂笑。

可是笑聲才起，他臉上的笑容已是一斂，沉聲道：「南宮舵主，你怎麼？」

南宮北站立在他身前六尺之外，右手指着半截斷劍，左手捂住右肩，好似在發楞。

他聽到任明傑的招呼，苦笑一下，道：「沒什麼，只是右肩被那小子的劍鋒擦傷一塊。」

他想起剛才龍驤挺劍刺來時，那等凶險的情景；不由暗暗打了個寒噤。

擲下了手中的半截斷劍，他羞慚地道：「總巡查，這小子眞是凶悍，方才若非你給他一掌，他那一劍可能已刺穿屬下的胸膛。」

他深吸口氣，猶有餘悸地道：「屬下沒想到他竟會不顧自己的生死，向我攻來，幸好有這枝劍擋了他一下，加上他受了總巡查的一掌，劍尖歪了數寸，不然眞不堪設想。」

任明傑的嘴角泛起一絲冷漠的神色，蔑視地望了南宮北一眼，道：「南宮舵主，枉你被稱爲武當名宿，你的劍法還差得太遠，今後還要好好琢磨一番不可。」

南宮北臉上一紅，忍住胸中的羞慚，垂首道：「總巡查說得極是，屬下等到這次劍會一完，回到總舵還得向總教練多多學習。」

「嗯！」任明傑頷首道：「你有這份心意，我在回到總舵之後，要向宋老兒多多美言兩句，叫他把本教的那套『萬流歸宗十八劍』傳授給你。」

南宮北抬頭起來，掩不住面上的喜色，更顧不了肩上的傷，抱拳道：「多謝總巡查。」

任明傑揮了揮手，道：「南宮舵主，不必多禮了。」

話聲一頓，沉聲道：「不過，你在武昌的分舵遭到黑湖山寨那個人妖的破壞，雖說本教已派人將黑湖山寨剷爲平地，可是武昌分舵還得重新建立，你還得回到武當，不能一直呆在總舵。」

南宮北惶恐地道：「上次分舵的被黑湖人妖摧毀……」

任明傑曉得他要說些什麼，出言打斷他的話聲，沉聲道：「上次之事，我已專函稟報總舵，詳細情形也都明瞭，並無責怪你的意思，因爲你當時已在武當，對於黑湖人妖的率人突襲之舉並不知曉，當然不能責怪你……」他話聲一頓，道：「但你却不能因爲總舵的寬容你，而不思報答，不求改進，到那時只怕僅是一點小錯，也將使你致命。」

他的話越說越嚴厲，直把南宮北聽得誠惶誠恐，凜然道：「屬下敬領總巡查訓示。」

任明傑滿意地吁了口氣，道：「爲了龍驤，我們遭遇到一連串的打擊，總舵因爲此怪罪下來，好在教主深知我的忠誠可靠，所以沒有責怪於你，但老夫也有愧在心，對本帮也有個交待。」

南宮北俯身拾起龍驤摔落在地上的斷金短劍，道：「這小子確實可怕，看他每日都有進境，眞不曉得他的潛力有多少，將來會進步到一個什麼地方，若非是總巡查在此，還不容易抓住他呢。」

任明傑傲然道：「若不是他手裏持着斷金切玉的利劍，老夫早就抓住他了，還用等到現在？」

他似乎忘了剛才的無奈神情，忘了若不是與南宮北兩人聯手的話，如何能傷得了龍驤。

他向着倒臥在塔旁的龍驤望了一眼，道：「這小子就算是銅皮鐵骨，中了我的金臂魔劍一擊，也够他受的了，我再閉上他的穴道，他神通再大也逃不了。你就依我原先的計劃，秘密把他押回總舵，此處的一切事情由我來安排。」

南宮北問道：「我師兄那兒……」

任明傑道：「令師兄爲本教建功，本教定然使他主掌武當，只要等到我們確定鐵心孤客那老鬼的死訊，本教立即全面展開稱霸武林的行動，到那時……嘿嘿，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若有不願臣服本教的，決殺無赦……」

他仰首哈哈一笑，說道：「等到那個時候，你需要什麼東西，還有得不到手的嗎？」

南宮北道：「屬下什麼都不要，只要想得到雲姬……」

任明傑道：「哦！老夫倒忘了南宮舵主你的財產足可列入天下十位巨富之中，在江湖中誰都曉得你是武當名宿，人生名利雙收之後，自然就只有向色字一途發展了！」

南宮北有點難堪地說道：「總巡查，你……」

任明傑輕輕拍了南宮北的肩膀一下，道：「南宮舵主，老夫是與你開玩笑的，其實你能看上雲姬，正是你的目光有獨到之處，老夫一定向總舵進言，達到你的願望。」

南宮北道：「多謝總巡查了。」

任明傑微微點了點頭，臉色回到了原先的冷靜，沉聲道：「好了，我們的話到此爲止，此刻大概令師兄也會趕回來了，免得他難堪，我們還是早些避開。」

南宮北應聲道：「屬下這就帶着那小子下山了。」

說完，他向龍驤仆倒之處行去。

才走了幾步，他突然看到那仆倒在地上，一直沒醒的龍驤倏然像一個幽靈樣的緩緩站了起來。

南宮北駭然道：「你……」

任明傑也大感驚異，道：「龍驤，你怎麼？」

龍驤冷笑一聲，打斷了他的話語，說道：「你以爲這一掌便能使我躺下起不來嗎？」

南宮北駭然的望着龍驤，凜異地道：「總巡查，這小子確實邪門，挨了那麼重的一掌，還能够起得來。」

任明傑目中冷電湧射，沉聲道：「老夫不相信他中了金臂魔劍之後，一點傷都沒有，他這只是在強自撐持罷了。」

龍驤驀然舉起手中的玉龍劍，喝道：「站住！」

任明傑沒有理會於他，繼續向前行去，陰陰笑道：「龍驤，你身負內傷，若是放鬆一點，恢復起來要容易得多了，否則，硬自強撐下去，只有加重傷勢，內腑瘀血，到那時，你要恢復原先的功力，可就

就難了。」

任明傑在說完這段話後，巳距離龍驤不足八尺，他蓄足勁道，只等龍驤稍一放鬆時，撲了上去。

龍驤驀地大喝一聲，道：「任明傑，你止步！」

任明傑冷笑一聲，道：「龍驤，你的中氣都巳不足，何苦又使內腑的傷加重一分呢？」

龍驤開口道：「任明傑，在下……」

他話語未了，全身一陣顫動，「哇」地一聲，巳吐出一口鮮血。

任明傑灰眉一皺，搖頭道：「唉！老夫跟你說，叫你別再運氣，你偏偏不聽，這下……」

龍驤吐出一口鮮血後，竟然覺得胸臆之間舒服不少，他試着運一運氣，只覺眞氣仍能提起，並沒有被任明傑一掌擊散，內腑也沒有受什麼傷。

只是在左肩中掌之處，火辣辣的一大片，肌肉酸痛難忍，使得整條左臂都無法動彈而已。

他一發現自己所受的傷只是外傷，心中的希望又熾盛起來，忖道：「此刻我所需要的便是時間，只要有足够的時間，自然會有人趕來。到那時，他們就算再狂妄，那個武當叛徒再有權力，也不能包庇他們了。」

凝目望着任明傑臉上浮起殘酷的嘲笑，龍驤忿忿地道：「任明傑，你不用裝出這個樣子，我龍驤對於生死早就置之度外，決不在乎。」

任明傑笑道：「有胆量，有志氣，可是你就此一死，留下你家裏的妻室，年紀青青的便守起寡來，豈不……」

他此刻的心情就跟捕住老鼠的貓一樣，要眼見對方的痛苦、駭懼之色，慢慢戲弄一番後，才予以殺害，如此才能滿足方才所受的侮辱。

龍驤沉聲道：「任明傑，在下當你是一個前輩，你若是繼續出言侮辱我的話，我可要罵人了。」

任明傑臉色一沉，道：「好，老夫不多說了，你快棄劍投降吧！」

龍驤道：「要我棄劍不難，可是我要弄清楚一件事情。」

任明傑問道：「什麼事？」

龍驤：「我記得你們想盡辦法要利用我奪取劍主之席，你們若是殺了我，豈不是前功盡棄了嗎？」

任明傑笑了笑，還沒說話，南宮北巳道：「總巡查，這小子狡猾得很，小心他用的拖延之計。」

× × ×

任明傑心中巳有制服龍驤的打算，當然不會聽從南宮北的話。

他臉孔一側，道：「南宮舵主，我們要這小子死，也要讓他死得甘心，告訴他一點小秘密又有什麼關係呢？」

南宮北道：「可是……」

任明傑揮了揮手，道：「你不必說了，老夫豈會沒有分寸？」

他見到南宮北不敢多言，面色一緩，轉過臉來，說道：「你大概到現在都不曉得成爲五派劍主的好處吧？老夫告訴你，這個每二十年舉行一次的劍會，並非你們五大劍派所定，而是由二十年以前一個叫『鐵心孤客』的怪人所命令……」

他的話聲稍稍一頓，接道：「二十多年前，當時天下第一高手金蜈天尊自南疆北上中原，於一夜之間，將中原五派的掌門一齊殺死，那時眼見便可以統一武林，可是却遇上『鐵心孤客』和邪道大宗師兩人。他們任何一人都不是金蜈天尊之敵，但是面對着金蜈天尊，他們却聯合起來！金蜈天尊寡不敵衆，終於敗了一招，回返南疆，並誓言在鐵心孤客和大宗師兩人健在之日絕不重回中原。」

他冷笑一聲，繼續說道：「當時，各大門派掌門新立，派中精英全都隨着前任掌門死於『死亡谷』中，可說實力空前低弱。他們一聽得金蜈天尊回到南疆，歡喜欲狂，本想好好的從頭開始，依照各派的秘笈，加緊訓練門人，增強本門武功。那知，最先從崆峒開始，五大劍派所保存的神功秘笈在一月之內，全被『鐵心孤客』取去……」

關於前一段的往事，龍驤不久之前，就聽到師叔鄭公明對他說過，至於後面有關「鐵心孤客」盜走五大劍派秘笈的事，他尚是第一次聽到。

因爲鄭公明曾經說過峨嵋當年曾經出現過一位絕代劍道高手，被武林尊稱劍神的袁君達。

並且說到鐵心孤客和大宗師聯手繫退金蜈天尊時，提示龍驤，他懷疑那鐵心孤客便是當年五大門派掌門逼着跳下金頂的劍神袁君達。

因此龍驤一聽鐵心孤客盜走各派秘笈，忍不住反駁道：「依在下的看法，鐵心孤客不會是那種人吧！他的武功如此高強，又何必要去取走各派的秘笈？」

任明傑冷笑一下，道：「你僅憑猜測，又怎會曉得不是？」

龍驤道：「在下不是說過理由了？」

任明傑道：「事實證明你的想法根本就錯誤了，當年鐵心孤客在取走五大劍派的秘笈之後，曾留下書信，要各派每十年舉行劍會一次，從第二代弟子中挑出一人去到岡底斯山由他親自傳授武功。

「當時，第一屆劍會的劍主就是武當的乙木道人，但他到了岡底斯山之後，僅僅兩個月被趕下山來，並且帶來了鐵心孤客的令諭，說是劍會今後每二十年才能舉行一次，要各派在二十年中儘量找尋資稟好的門人，如乙木之流，是不能受傳他那絕世劍法的……」

龍驤聽到這裏，心中的許多疑惑都獲得解答了，他恍然道：「怪不得你們要用種種辦法來逼使我爲你們賣命，原來是這個原因，哼！敢情天心教是金蜈天尊所創的，他爲了害怕鐵心孤客的武功得傳下去，才想控制最有機會成爲鐵心孤客傳人的本屆劍主……」

任明傑道：「本教是否由金蜈天尊所創的，老夫不必對你說明，但要對你說明一件事，那便是當年的鐵心孤客巳經死去了！」

龍驤這下眞個恍然大悟，說道：「敢情你們認爲鐵心孤客巳經仙逝，所以要不要控制本屆劍主巳經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了？」

任明傑點頭，道：「你說的一點都不錯。」

龍驤眼中露出一絲迷惑之色，雖然他從任明傑話中獲知了許多秘密，但是却使他對更多的事情迷惑起來。

他問道：「既然你們巳經失去利用我的價值，爲何又要將這些秘密告訴我？難道……」

任明傑敞笑一聲道：「老夫不願你死後還做一個糊塗鬼！」

任明傑說話之中，巳飛身朝龍驤急撲過去。

龍驤在心裏一直提防着任明傑會突然出手暗算，縱然是心中疑惑不清，也沒鬆懈絲毫。

他一見任明傑撲了上來，長劍一振，一片劍雨洒將出去，急驟無比。

任明傑武功果然了得，他在那等急掠之勢撲去，一見眼前寒芒迸射，頓時刹住了身形，右掌一抬，順着對方劍鋒攻來的方向，向劍背搭去。

龍驤看到任明傑竟然敢向劍鋒壓去，心中微微一驚，曉得對方要以強韌的內力粘住自己的長劍。

他在平時尚不是任明傑的對手，所仗以對抗的僅是實劍鋒利，使得任明傑有所顧忌。

此時他背上中了一掌，不但行動不便，連內力也只有平時的八成左右，若是長劍被粘住，那還能脫身得了？

當下，他立即抽回長劍，閃身挪步，向左邊橫移六尺。

任明傑冷笑道：「你想往那裏逃？」

龍驤沒等對方追擊過來，深吸口氣，沿着實塔而上，縱身而起。

他的輕功極好，若在平時，盡全力躍起，足可掠起四丈有餘，可是現在他才躍到第三層塔簷，眞氣便巳不繼，渾身一濁，便要往下落去。

就在他身形停在空中的刹那，他輕哼一聲，手中長劍如電刺出。

「噗」也一響，劍尖插進壁中半尺有餘。

龍驤就藉劍身搖晃的一刹，換了口氣，又躍起兩丈，一直躍到第五層上，方始落身在塔簷上。

他的脚尖剛一站穩，任明傑巳似一隻巨鳥飛了上來。

龍驤大喝一聲：「下去！」

任明傑身在空中，頭上劍風激盪，寒氣沁人，被那威厲的一劍逼得無法再升起一寸之微，只得飄身而下，落在第三層的塔簷上。

他似是氣惱無比，喚道：「南宮舵主，你到裏面去，我們跟他來個前後夾攻，看他還能跑到那裏去！」

站在底下的南宮北應聲持着斷金劍奔進塔裏。

龍驤一聽任明傑之言，忖道：「不好，他們這一來，我該怎麼辦才好？」

他心中焦急，不知要如何應付來自兩面的攻擊，正在担心之際，突然見到遠處的樹林裏閃出一條短短的火龍飛快地向這邊移動。

頓時，他滿腹的憂愁盡去，興奮地忖道：「老天保佑，他們總算趕來了。」

任明傑就站在第三層塔簷上，也看到了遠遠奔來的那條火龍。

他的嘴角突然漾起一絲詭異的笑容，側身對着窗洞裏道：「南宮舵主，我們快走，那些老道趕回來了。」

南宮北這時剛剛爬到第三層上，一聽任明傑之言，從窗孔探首而出，驚聲說道：「什麼？他們這麼快便趕回來了，莫非是……」

任明傑打斷了他的話，道：「我們快走吧，再晚就脫身不得了。」

龍驤站在他們頂上兩層塔簷，將他們對話聽得清清楚楚。

他聽到南宮北的語氣，立即明瞭那四個長老的如此久才趕到，是預先算好計的，可以讓任明傑有足够的時間擒住自己。

他一方面爲自己慶幸終於逃過難關，另一方面則爲南宮北將要說出那個武當叛徒的名號，却被任明傑阻止，使得他不能及時知曉而遺憾。

心中滲雜着這兩種複雜的情緒，他眼見任明傑飛身躍下實塔，也跟着奮勇跳了下去。

任明傑似沒想到龍驤受了傷之後，尚還有這份胆量追來。

他霍地轉過身來，大喝道：「姓龍的，你眞要找死不成？」

龍驤仗着武當四個長老即將趕到，胆氣大壯，也不理會任明傑，提氣平劍，以劍尖逼住對方，緩緩行了過去。

這時南宮北也從塔裏奔出來，他一見到龍驤咄咄逼人之勢，握緊斷金短劍，喝道：「總巡查，我們合力宰了這小子！」

任明傑的臉上佈起一層煞氣，左掌護胸，右掌高高舉起來，似有與龍驤一拚之意……

但是他陡然之間，好像想到什麼，收歛起那份殺意，喝聲道：「南宮舵主你先走。」

南宮北道：「可是這小子……」

任明傑道：「今晚先放過他，以後再說……」

他想放過龍驤，但龍驤還不想放他離去。

龍驤趁着他說話之際，進身移身，劍芒乍閃，長劍走「之」字形，從右側攻了上來！

他這一劍之運，迅快毒辣，沒等任明傑把話說完，巳侵襲至距他右脅不足尺許之內。

任明傑怒喝道：「你想找死！」

他的上身一矮，左掌斜按而去，高舉的左掌劃着龍驤的額頭急劈而下。

這一招乃是他仗以成名的「幻魔劍法」中最後的一招「鬼王拍扇」，其中的變式有四種之多，在他一生之中，都難得用上幾次。此刻，他施了出來，是想要致龍驤於死命。

龍驤一劍攻出，突見對方上身一蹲，隨着便是一股旋迴的暗勁往劍上封來。

他依恃手裏利劍，根本不在乎對方的封劍之舉，手腕一沉，劍鋒斜滑，便待向對方小腹要害刺去。

就在他變式的刹那，他的眼前陡然出現一片迷濛的掌影，使他根本分不清楚任明傑那一掌要落在什麼部位……

他駭然一驚，顧不得傷敵，急忙閃身收劍，護住面門。

可是他招式變得太晚，任明傑那隻右掌倏地伸長了尺許，掌刄向他左頸切落，來勢淩厲！

龍驤一見自己在一招之下，又陷身如此危厄的局面，驚駭無比，正想不顧一切的滾身落地，逃過這一掌之危。

驀然，在黑暗之中飛來一枚暗器，向着任明傑雙眼之間射到，速度迅捷無比，上面所帶的尖銳風勁已使他有睜不開眼的感覺。

任明傑心中大駭，再也顧不得向龍驤攻擊了，偏首左側，右掌劃一個半弧，將那枚暗器操在手裏。

任明傑一操住那枚暗器，不待詳看，便開聲喝道：「是什麼人……」

話一出口，他的全身一震，陡地停了下來，攤開手掌一看，只見手中抓着的暗器只是一片樹葉。

剎時，他如遇蛇蝎，身體急速後退，啞聲道：「藏身黑暗裏的朋友是誰？」

南宮北就站在塔前不遠，對任明傑的所有行動都看得很清楚，唯獨他沒有看到那枚暗器是什麼。

他心中極是驚駭，不曉得是什麼原因使得金臂劍魔任明傑如此震驚，忍不住問道：「總巡查，你爲何……」

任明傑臉色凝肅，眼中射出驚凜的光芒，向着南宮北一攤手掌，道：「你看，你看。」

南宮北凝望去，看到任明傑手裏擺着一片樹葉，不禁愕然道：「這是……」

他話一出口，全身一震，口吃地道：「這……這便是那枚暗器……」

任明傑點了點頭，沉聲道：「是那位前輩……」

他這個「輩」字才出口，黑暗之中傳來一聲沉沉的冷哼。

龍驤方才面臨着任明傑銳利的一掌下，除了想法閃避之外，根本無法分神注意任明傑的神情。

等他趁着任明傑一個遲疑，回掌去接暗器的時候，閃身躍出丈外，驚魂稍定，他才發覺到對方的奇異神態。

任明傑在攤開手掌時，龍驤由於站立的位置不同，沒能看到他手裏的暗器是什麼模樣。

可是他從任明傑的驚駭神情中看出，必定是有人出手救了自己。

他心中猜疑地暗忖道：「武林之中有誰能使得任明傑如此驚駭？並且還自認晚輩……」

他的心裏正在胡亂猜想，耳邊已響起那聲低低的冷哼之聲。

那個聲音從黑暗中傳出，龍驤却發現彷彿是有人站在自耳邊發出的一樣，使人根本不能找出聲音的來源處。

他心中一驚，已曉得發出這聲冷哼的是一個絕世高手，否則僅僅是這一聲冷哼，絕不能如同一塊巨石落入湖水般的使人心中產生驚凜，畏懼的奇異感覺。

目光一閃，他見到任明傑震愕了一下，突然抱拳朝着黑暗中深深行了一禮，道：「晚輩敬聆訓示。」

他也沒等那藏身黑暗中的異人任何回答，招呼了南宮北一聲，道：「走！」

南宮北莫名其妙，猶疑了一下，道：「總……」

任明傑臉色一寒，道：「你想把命留在這裏？」

南宮北吭都不敢吭一聲，跟隨任明傑向着黑暗中急掠而去。

龍驤正在爲那藏身黑暗中的神秘異人之突然出現而心中疑惑無比。

在他的忖想，那人既然阻止任明傑對自己不利，必然是武林的絕世高手。

雖然他想不起江湖上有誰能使如任明傑這等高手受到驚嚇，駭然退去，可是他猜測那人絕非與任明傑等人一流……

那麼，眼見任明傑和南宮北兩人向着黑暗中逃竄而去，那個神秘的異人絕對會挺身出來，加以阻止。

誰知他眼見任明傑和南宮北身形逃竄，已將消失在黑暗之中，也不見有人出來加以阻止。

龍驤心頭一怔，也不能指望那人會將任明傑兩人擒住，他大喝一聲，飛身追了上去。

他身形一動，才躍出四丈多遠，脚尖還未落地，驀然，耳邊傳來一聲低聲的話語，道：「你已受傷，不用再去追趕，就放過他們這一次吧！」

這陣話聲清晳之極，如同那人湊在耳邊對他說出來的一般。

緊隨着話聲一落，從黑暗中旋起一股柔和的勁風，迎着龍驤拂來。

龍驤脚尖還未落地，懸空的身軀被那股勁風托了起來。

龍驤大驚失色，方待運氣抗拒，已被那股柔和而強韌的勁風裹住，擺回原來立身之處。

雙脚才一落地，那股包在身外的勁風已戛然而止，消失於無形。

正如同晴空閃電，那股勁風來得突然，去得也突然，來去之間，一絲痕跡都尋覓不到。

龍驤心中明白，這股勁風就是那隱身如黑暗中的異人所發，目的在阻止自己追趕任明傑兩人。

他固然爲那異人的阻止自己而驚奇，更爲那異人的一身神奇的武功而震駭。

凜然之下，他抱抱拳問道：「是那位高人藏身在此？尚請親身出來，容晚輩一拜。」

話聲傳出，等了一會，寂夜悄悄，却沒人回答。

彷彿那個異人也如一縷夜風般消逝，使得龍驤毫無所覺。

龍驤沒有聽到回答，沉聲問道：「以前輩這份神奇的武功看來，必在武林中享有盛名，前輩爲何又容許那等邪惡之徒逃逸？」

他的話聲一落，耳邊已響起那清晳的話語：「你是在責怪我？」

龍驤聽出話中有不悅之意，他抱拳道：「晚輩年輕識淺，那敢責怪前輩，晚輩之意，只是恐怕前輩不曉這兩人是誰，所以才輕易放過他們……」

隱身黑暗中的那人答道：「老身自然曉得他們是誰。」

龍驤腦海中意念電轉，忖道：「聽這

人的聲音，好像一個年老的男人，但是他的口氣却是個老婦人，這倒令人猜疑不定了……」

他把記憶中所曉得的前輩俠女，在剎那之間想了一次，却沒發現有那一個人身手具那等神秘莫測，高深如海的武功。

他飛快地想了一下，問道：「依前輩的武功說來，放眼江湖，已無敵手，想必昔年也是江湖盛名的高手，前輩既然曉得那逃走之人乃是衡山叛徒，謀害師兄的金臂劍魔任明傑，爲何還放他們走？」

隱身黑暗中的那人冷冷道：「老身爲何要將他們擒住？」

龍驤一怔，道：「前輩，你……」

那人的話聲陡然提高，在他耳邊響起：「老身救了你一命，你不圖答謝，反而出言不遜，責怪老身，這也是你這種身爲俠義弟子所應爲的嗎？」

龍驤目光連閃，趁着那人說話之際，搜尋聲音來源之處，想要看清那藏身黑暗之人到底是誰。

但是，那縷聲音聽來雖然清晳響亮，却彷彿從四面八方發出來的，又似那人就站在他身旁，湊在他耳邊說的一樣。

任憑龍驤的目光如何銳利，就找不到聲音的來源，自然也就發現不了那人藏身何處了。

他聽得那人在責備自己，毫不驚慌道：「前輩身爲武林高人，豈不知除暴安良，仗義行俠乃是武人應有的德行，對於像任明傑、南宮北這等欺師滅祖的叛逆之徒，不論與他有否仇怨，都應將之除去，以免他們爲害武林……」

他的話聲末了，耳邊響起一陣笑聲：「哈哈，孩子，你的胆量好大，不但敢責怪老身，甚而還教訓起老身來了。」

「嘿！就算龍鉞在此，他也不敢如此狂妄的對老身說話，那天老身見到他，可要與他理論！」

龍驤聽得那人稱他「孩子」，並且在提起父親的名字時，把武林中無人知道的字號也說了出來。

他心中疑惑，忖道：「爹爹有龍鉞這個字號，除了我之外，可以說是連同門師叔都不清楚。」

但是這人却一口便叫了他老人家的字號，可見他跟爹爹已是很熟了，不然他不會曉得這個無人知曉的名號！

但是他却記得自己從未聽到父親說過，一生之中曾認識這麼一個巾幗奇人。

他惶惑地說道：「聽前輩的口氣，似是與家父乃多年熟人，能否請前輩現身出來……」

那人打斷了龍驤的話，道：「你要見老身不難，但不是此刻，以後有的是時間可讓你見到。」

她說到這裏，突然幽幽的嘆了口氣，道：「那些雜毛回來了，老身也要走了，但願你好自爲之，喔，這兒有一顆藥丸，你拿去服下，傷勢立即痊癒。」

話音一完，一枚圓形物狀已飛射過來，龍驤接在手裏一看，只見是枚蠟丸。

他連忙呼喚道：「前輩，請留步片刻，容晚輩親致謝意……」

話聲一出，他已聽得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傳進耳裏。抬起頭來循聲望去，兩條火龍已出現在不到十丈之外，正向着這邊飛快地奔過來。

龍驤的黑眸之中閃着跳躍的火光，他思緒却爲了那火龍樣的飛快移動：「這人是誰？她爲何一人站在這兒？」

龍驤自迷惑中被喚回現實，他抬起頭來，只見四下火光閃爍，照耀得周圍如同白晝。

那長髯拂胸，仙風道骨的玄地道人，就站在他的身旁不遠，以疑惑的目光望着他。

龍驤笑了笑道：「在下方才……」

他的目光一閃，突然看到其他三個老道也都站立在不遠處，每一個人全都以一種怪異的目光望着自己。

那種奇異的目光中，不但包含着懷疑，並且還交雜着悲慟、錯愕之意。

龍驤的話聲戛然而止，凝目望着那四個老道，詫異地忖道：「他們爲什麼要以這種目光看着我，難道我又做錯了什麼事不成？」

疑雲自心頭湧起，他已聽玄地道人問道：「龍大俠，敝派這些弟子！」

龍驤聽得此言，恍然大悟。

他這才曉得那些道人，包括四個長老在內，爲何要以那等奇異的目光凝望自己的原因了。

敢情他此時手上還持着玉龍劍，在他身外倒着七八個年輕道士的屍體。

這等形狀，叫任何人看了，都會懷疑那些武當道士是龍驤所殺的！

龍驤於心無愧，坦然道：「道長懷疑是在下所爲？」

玄地道人搖頭道：「貧道沒有這個意思，不過，大俠一人在此，可知敝門這些弟子是遭何人所害？」

龍驤道：「是金臂魔劍任明傑和貴派紫髯金劍南宮北兩人下的手！」

玄地道人哦了一聲，道：「又是他們兩個？」

龍驤道：「道長如果不相信的話，可以查看他們的致命之處，便可曉得在下之言是否虛假。」

玄地道人蹲下身去，用手撥動那些死屍，很快地查看了一下，然後吁了口氣，立起身來。

龍驤淡然一笑，道：「這不能怪道長，任何人處身在這等情勢下都難免有嫌疑，又何獨在下例外？」

那些道士一聽龍驤之言，臉上全都浮起釋然之色，尤其玄機道人，忍不住長長的吁了口氣。

玄地道人問道：「龍大俠，他們兩人此刻……」

龍驤道：「在下非常慚愧，不但沒有將他們留下，反而中了任明傑一掌，此刻左邊手臂還不能挪動……」

「哦！」玄地道人關切地問道：「大俠的傷勢可重，貧道這兒有本門傷藥『玉露金丹』，大俠可要？」

「多謝道長，」龍驤道：「在下這兒已有傷藥，些少外傷，也不須浪費貴派寶貴的『玉露金丹』了。」

玄地道人嘆了口氣，道：「這只怪貧道等來晚了，以致使得大俠身受創傷，好

在傷勢並不很重，否則貧道更要愧疚難安了。」

龍驤問道：「道長你們是為了何事耽擱？」

這句話是他早就想問的，只是玄地道人他們一來便懷疑他殺了武當弟子，他必需先說清自己的嫌疑才能提出這句問話。

因為他心中在懷疑那個武當四個長老中的叛徒，故意拖延時間，不趕快來到，以使他陷入任明傑和南宮北兩人包圍中。

他此刻只要一問玄地道人，便可曉得是誰使得他們如此晚趕來，便可曉得誰是武當叛徒了。

玄地道人說道：「自從二十年來，本門是第一個接到金蜈信物的門派，由於此事關係重大，我們必需磋商決策，以決定本門今後的做法……」

他話聲頓了頓，道：「由於貧道等四人在討論此事時，命令不許任何人打擾，以致那兩名通報令師叔靈飆的弟子趕到之後，一直站在旁邊……」

龍驤一直被許多意外的事情困惑着，首先是任明傑和南宮北兩人的阻擾，使他在憂困中無法想及其他之事。

其次便是那個神秘的高手突然出現，嚇退任、南宮二人，憑他的口氣，便能使龍驤為之思疑不已了。

他被這兩件事擾亂得思緒一直無法轉連到鄭公明的死訊上。

是以，他此時一聽玄地道人之言，頓時想起了那件大事。

他驚呼一聲，轉身便待飛身躍上塔頂去。

玄地道人問道：「龍大俠，你……」

龍驤臉上現出悲慟之色，道：「在下被任明傑和南宮北兩人所攔截，差點便喪身於此，一直抽不出時間上塔去探視一下敝師叔，他老人家不知……」

玄地道人哦了一聲，說道：「原來如此！」

他垂下眼簾，道：「龍大俠，令師叔遭人所害，敝派……咦，龍大俠呢？」

敢情他一張開眼睛，發現龍驤已經不在眼前。

玄機道人說道：「師兄，龍大俠上塔去了。」

玄地道人抬起頭來，只見龍驤的背此刻已消逝在塔頂的小窗裏，他揮了揮手，道：「師弟們，我們也上去看看。」

他們也懶得沿着塔裏的樓梯一級一級的爬上去了，全都一揮袍袖，飛身躍起，向塔頂掠去。

玄地道人的武功在四位長老裏算是最好了，他最先躍上第七層塔上，右手一按窗沿，鑽進塔裏。

進得塔中，他只見在塔壁處，側倒着一具屍體，自屍身上流出的血液已經凝結了，成為一片暗紅色。

龍驤就站在立在鄭公明的屍體之前，左手垂下，右手握着長劍，如同一尊石像，動也不動一下。

一股血腥味撲進鼻來，玄地道人皺了皺眉，退了半步，說道：「龍大俠！」

他本想說幾句安慰的話，那知才說出三個字，龍驤已大喝一聲，轉身揚劍，向他一劍劈過來。

（未完・十八）

三屍一命

（本文承自第108頁）

她們鷄飛狗走衝了出去，有些人身上，還是祇穿着褻衣。當她們出現在外面的雨中，給警車的射燈照着了的時候，就連警車上的人們都呆住了，警車也停了下來，他們都想不到會出現一隊如此精采的娘子軍的。

「我們投降！」那些女人們都高舉起雙手來，叫着。

司馬洛在布非明的床上捧着肚子，哈哈大笑起來了。

× × ×

克麗呻吟一聲，從半睡狀態中醒了過來，張開眼睛看着司馬洛。

他們現在是裸臥在床上。已經是在布非明「授首」的三天之後了。

窗外陽光明媚，天氣已經轉好，而且轉得非常之好了。

不過，這三天之內，無論天氣如何，對他們的影响却都是不大的，因為他們一直都在床上，也許，如果外面下大雨，情調反而更加美好了。

克麗現在是在又一次的歡娛之後醒過來的，她嘆了一口氣，幽幽地說：「眞美妙！」

「和以前一樣美妙？」司馬洛不經意的問。

「是的，比以前更美妙得多了。」克麗說：「你知道為甚麼嗎？就是因為布非明在死去以前，我們做的時候沒有一次不是在布非明的威脅之下的，但是現在，頭一次，我終於可以肯定，布非明是不會再對我們有甚麼威脅了。我終於可以完全鬆下來！」

「我也有着相同的感覺。」司馬洛說道。

他點上了一根香烟，和克麗交替抽吸着。

這時，電話聲就响了起來，司馬洛接聽，臉上的表情就忽然嚴肅了下來，而且連腰也都伸直了。

克麗凝視着他，她開始察覺到事情有點不對了。

後來，司馬洛就放下了電話，就下床拿去衣服。

克麗問：「你要到那裏去？」

「有工作要做，」司馬洛說：「剛才那是史勿夫打電話來，我們有了高洛的消息。」

「誰是高洛？」克麗問。

「一個老敵人，」司馬洛說：「和布非明差不多的。」

「我早知道好景不常的，」克麗說：「我們又要分了手。」

「我會回來的。」司馬洛說。

「這個高洛。」克麗問他道：「他也有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嗎？」

「沒有。」司馬洛微笑：「他不像布非明那麼好艷福。」

克麗吸着那根香烟，看着司馬洛，喃喃着說：「我希望你是眞會回來的。」但是，她知道，這希望實現的可能性不大，司馬洛多數是不會回來了。

（全文完）


常服
氣金丹
腦活腎通
事
成功
固本
氣金丹
各大藥房有
峨嵋藥廠